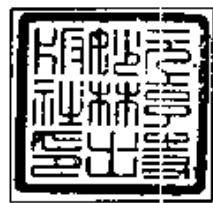


請勿翻印



版權所有

經藏大傳南譯漢

元亨寺漢譯南傳大藏經編譯委員會

主任委員

釋菩妙老和尚

監修

印順導師·演培法師

水野弘元博士

Prof DR. Y. karunadasa Ven. DR. K. anuruddha

Ven. DR. dhammadajoti

慧嶽法師

元亨寺 通妙

吳老擇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高雄市鼓山區80417元亨街七號

(07)5211311六(五線)

(01)7699508·7616114(傳真)

四〇三七六九六七 妙林月刊雜誌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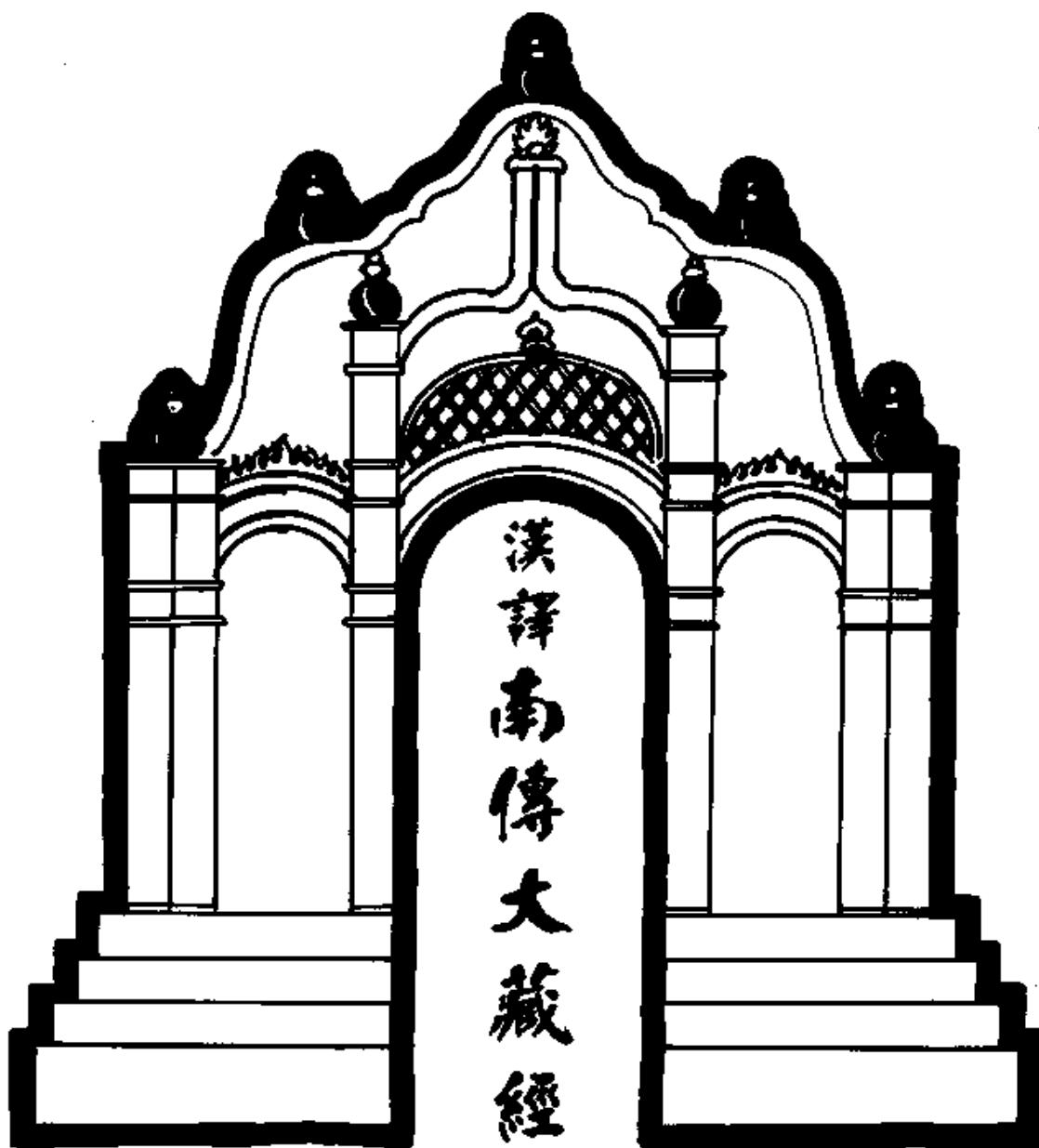
局版台業字第三九三三號

元亨寺妙林出版社

中華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李富美律師

民國八十二年四月



漢譯南傳大藏經



元亨寺世尊像

凡例

一、本藏經根據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刊行會出版之日譯本重譯，並參照Pāli Text Society原本，及還羅本，加以修訂。

一、日譯本與原巴利文之精義略有出入者，今皆觀瀾而索源，以巴利聖典爲主，抉其奧論，不當者刪之，未備者補之。

一、日譯本於經文行端，標有P·T·S·對照碼，以示原刊行本之頁數，俾便互相對照。今仍沿襲採用，並以阿拉伯數字標出。以便查原文出處。

一、經文中〔 〕內之辭句，乃爲補足行文之語氣及助讀者瞭解而加添。

一、經文中有……或……乃至……者，依原本之省略。〔……〕或〔……乃至……〕則是日本譯者權宜上之省略。

一、凡義理深贍之辭彙或因直譯而辭理不順者，皆於其下以（……）作簡單夾註。

一、人名、地名等專有名詞之音譯，盡量採用北傳漢譯阿含中已有者。然北傳漢譯中阿

含經主要是依梵文翻譯，故其譯音，並不完全能符合巴利語。

一、術語、名相等之採用，大抵援拈北傳漢譯阿含藏之習慣用語。庶幾辭趣一揆，文歸雅飾。

一、目次中對經文之說明乃日本譯者之述作。今亦譯出給讀者，容易把握經文之內容。

目 次

中部經典 二

元亨寺 通妙 譯

第五品 雙小品

四一 薩羅村婆羅門經

一

北傳 沒有此經。

本經乃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問世尊，死後生于惡趣、善趣之差別有何因？世尊以答此，詳細地說，因其爲非法行、非正道行，或爲法行、正道行也。

四二 韶蘭若村婆羅門經

八

北傳 沒有此經。

本經乃韶蘭若村婆羅門居士衆，來舍衛城，從世尊所聞，其內容與前經完全同樣。

四三 有明大經 ······

北傳 中含二二一・大拘稀羅經（大正藏一、七九〇頁）雜含二五一（大正藏二、六〇頁。）

本經乃大拘稀羅問，舍利弗答之間答經。內容有相當嚴密之法論。北傳中含，問者與答者剛相反。內容大體上一致。雜含之間者與答和巴利文一致但其內容，甚為簡單。

四四 有明小經 ······

北傳 中含二一〇・法樂比丘尼經（大正藏一、七八八頁。）

本經亦和前經，同為弟子間之間答經。問答者是優婆塞毘舍佉和比丘尼法授。問答內容，乃個體與五取蘊之關係，對個體常住論者之批評。應特別注意八支聖道有為說，關於想、受滅說，隨眠論等。和北傳之內容大體一致，但問者非是優婆塞而是優婆夷。

四五 得法小經 ······

北傳 中含一七四・受法經（大正藏一、七一一頁。）

本經乃世尊，對現在之生活和未來之果報關係之四種（現在樂未來苦，現在苦未來苦，現在苦未來樂，現在樂未來亦樂。）給予詳細的敘述。

四六 得法大經

[三三]

北傳 中含一七五・受法經（大正藏一、七一二頁。）

本經乃最初人所欲之法衰退，人所不欲之法增廣，有其反對者，是依如何之理由而說。其次與前同樣問題，但以前經之不同方法敍述之。

四七 思察經

[三四]

北傳 中含一八六・求解經（大正藏一、七三一頁。）

本經乃如何是如來，說明對於如來性之吟味方法。

四八 橍賞彌經

[四五]

參照北傳 增含二四・八（大正藏二、六二六頁。）

本經乃世尊教誡橘賞彌諸比丘之諍論，導于和合一致，教以六法。其次以導不共凡夫之聖果，教以聖見之七支。雖與漢譯橘賞彌之諸比丘諍論同。其他則有很大之差異。彼等不容易聽世尊之教誡。因此世尊以往昔之長壽王故事教誡之。

四九 梵天請經

[五五]

北傳 中含七八・梵天請佛經（大正藏一、五四七頁。）

本經乃世尊匡正一梵天婆伽之邪見和慢心。梵天及出現其間之惡魔對談問答，遂屈伏梵天惡魔之敍述。

五〇

魔訶責經

六三

北傳 中含一三一・降魔經（大正藏一、六二〇頁。）弊魔試日連經（大正藏一、八六四頁。）魔燒亂經（大正藏一、八六四頁。）

本經乃敍述大日健連以種種方法對治惡魔。

第二篇 中分五十經篇

初品 居士品

五一

乾達羅迦經

七四

北傳 沒有此經。

本經乃普行者乾達羅迦和御象者子倍沙來世尊處，見善導引比丘衆之狀態而感嘆爲始。次世尊說四念處，更說四種人。

五二 八城經………八八

北傳 中含二十七·八城經（大正藏一、八〇二頁。）十支居士八城人經（大正藏一、九一六頁。）

本經八城人第十者，問阿難，佛說法中於一法有得解脫者耶？對此阿難答，教以四禪、四無量心、及空無邊、識無邊，無所有之三處。

北傳 兩譯，皆謂此事以世尊入滅後。且加上非想非非想處為十二門。其他大體一致。

五三 有學經………九四

本經始於迦毘羅拔兜城之釋迦族新造講堂。請世尊初入堂，世尊應諾，初入堂而說法。其次世尊因背痛休息，阿難代為說法。敍阿難說法，其內容是戒成就，護根門、守食之節度、警寤、七正法具足、四禪。

北傳 雖無正相當於此經，初之新講堂入堂式，在雜阿含卷四十三（大正藏二、三一六頁。）之部份相合。其次阿難說法之部份，北傳為大日犍連之說法，其內容亦不同。

五四 哺多利經………一〇一

北傳 中含二〇三·哺多利經（大正藏一、七七三頁。）

本經敍元外道之信徒，居士哺多利，聞世尊之說法，成為世尊之信徒。說法之內容，即

八法（不殺生，不偷盜，實語，不兩舌，不貪欲，不毀恚，不忿惱，不過慢。）及欲之七喻（骸骨、肉塊、炬火坑、夢、借財、樹果。）與北傳大約一致。

五五

耆婆迦經……

北傳 沒有此經。

本經乃述耆婆迦問食肉事，世尊對此回答，比丘若爲自己所備，以見、聞、思之肉不得受。又比丘于食不得貪著。

五六

優婆離經……

北傳 中含一三三・優婆離經（大正藏一、六二八頁。）

本經乃述離繫派之徒，長苦行者及同派之居士優婆離，受世尊的教化而成爲佛弟子。離繫派之師若提子，知之而吐血。與北傳大體一致，但至後面記述，若提子其後往波瓦國而死。

五七

狗行者經……

北傳 沒有此經。

本經乃世尊對牛行者（學牛之行動能得解脫）芬那及拘禁行者（學拘之動作可得解脫）仙尼耶，說業之果報。其結果芬那成在家信者，仙尼耶即爲比丘而後成爲阿羅漢。

五八 無畏王子經……一四三

北傳 無此經

本經敍述元離繫派之信者無畏王子，來世尊處問答，被世尊所論破而歸依佛。

五九 多受經……一四九

北傳 雜阿含四八五（大正藏二、一二二頁。）

巴利文、相應部三六——一九般若康伽經（南傳藏一五）幾乎同一文。
本經乃尊者優陀夷與建築師般若康伽之間，關於受、一受、三受起諍論。阿難聞之、以求世尊判定。世尊對阿難說，其內容，如來以種種方便說、唯執語言之表面，即引起相互諍論，要注意有過誤。又對於樂，亦說種種之樂。

與巴利文相應部似同一文。北傳是優陀夷與頻婆娑羅王之論諍，而共往世尊處請教。說法的內容，重在受的說明，對受的分類即有多少的差異。

六〇 無戲論經……一五五

北傳 沒有此經。

本經是世尊對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所說的，其內容是關於無戲論。其無戲論之法者，可以說是消滅多支多樣之戲論，以實踐根本中道之意義。若有善實修此無戲論法之時，

亦即消滅邪見，依於正見之實修時也。當時舉說種種之戲論而揚止之。其種種之戲論者：一、善惡業果報之有、無，二、有作用說及無作用說，三、無因論與有因論，四、無色界之有無，五、涅槃之有無等。最後與中部第五十一經乾達羅迦經之四種人，大約同樣。另外，關於本經之戲論，參照長部第二經之沙門果經等。

第二品 比丘品

六一 菩婆蘂林教誡羅睺羅經

北傳 中阿一四・羅云經（大正藏一、四三六頁。）

本經是世尊以水盤之譬喻，王象之譬喻教誡羅睺羅。說法之要點，應時常反省，以淨化身、口、意之行。大綱與北傳雖然一致，但文意即有所不同。又，王象之譬喻的後面，有相當於巴利文法句經三〇六、三〇八之偈，又最後亦有偈。

六二 教誡羅睺羅大經

北傳 之增阿一七・一羅云（大正藏二、五八一頁。）

本經亦是世尊教誡羅睺羅的。其說法之內容是於五蘊之無我觀及地、水、火、風、空之說明，其如實觀察，應不執著於心者：四無量心、不淨觀、無常觀、入出息念等。大綱

相似北傳本，而次序及內容，有相當的差異。

六三 摩羅迦小經……一八八

北傳 中阿二二一・箭喻經（大正藏一、八〇四頁。）箭喻大經（大正藏一、九一七頁。）

本經是摩羅迦子對世尊，如果世尊不說世界之常無常等之諸論，自己便還俗。世尊即教之此議論，因為不是導至正覺涅槃，故予不說之。予說四諦之法，是可以導至正覺涅槃。說有名的毒箭之喻。與北傳大約一致。

六四 摩羅迦大經……一九六

北傳 中阿二〇五・五下分結經（大正藏一、七七八頁。）

本經是有關摩羅迦子受持五下分結之教而言。世尊質其意義，且應阿難之請，說明五下分結，并說明其捨離之道。與北傳本之大綱雖是一致，但後面，巴利文沒有二譬喻。即於水流作筏而渡，芭蕉任切之，節節無實。

六五 跋陀利經……一一一

北傳 中阿一九四・跋陀和利經（大正一、七四六。）

本經是世尊，最初制定一坐食，跋陀利比丘不順從此。而後，後悔敍懺罪容赦。其次，

世尊因此，應從師教，於順次必須處罰療治，即敍調馬法之喻說。與北傳之中舍大綱一致，和增舍四九七（大正藏二、八〇〇頁。）唯前部相合而已。

六六 鶉喻經

一一五

北傳 中阿一九二・迦樓烏陀夷經（大正藏一、七四〇頁。）

本經因優陀夷讚歎世尊之教用心周到。世尊教其應脫離一切縛，因此，喻鶉縛於朽蔓而至死，王象雖縛於強固之革索，亦容易切斷。貧人被貧財所縛，富者捨富財而出家等喻。其次，說關於縛與離縛有四種人：有非聖與聖之二樂，及從初禪，次第至滅盡定完全無縛，和北傳的大意相合，字句有不少差異之處。

六七 車頭聚落經

一一七

北傳 僧阿四五・二（大正藏一、七七〇頁。）舍利弗摩日健連遊四衢經（大正藏一、八六頁。）

本經分為二部，前半是世尊在車頭聚落時，舍利弗和日健連率五百比丘來見世尊，因比丘等太過攬鬧而被世尊所叱，令離去之，以此，聚落之衆人或娑婆梵天主，爲比丘等求情容赦。其時，世尊對舍利弗和日健連說，汝等二人與我，應擁護比丘衆等。後半是說，入水者有四種怖（波、渦、鰐）之喻，說出家者有四種怖（怠躁、飽食、五種欲分、女人。）此部分和巴利文增支部四之一二二同文。北傳之增阿與此部分不同，別譯此部

分全缺。

六八 那羅伽波寧村經……………一一三四

北傳 中阿七七・婆鷄帝三族姓子經（大正藏一、五四四頁。）

本經是世尊在那羅伽波寧村時，以嘉讚阿那律陀和其他甚多善家男子，樂出家修行，離欲、不善，說應得喜樂及此之眞實。其次，如來是煩惱滅盡之身，然而，故說行四依之行。次，記別如來之弟子死後之往生處，而示其理由。北傳，說處是在婆鷄帝，而依此爲經名，大綱雖合，但處有差異。

六九 罦尼師經……………一一四三

北傳 中阿二六・瞿尼師經（大正藏一、四五四頁。）

本經是舍利弗，因名爲瞿尼師之林住比丘，而向諸比丘說法，其內容以示林住比丘來僧伽中時，應有態度、行儀、作法及其他之心得。次舉一般比丘應遵守修行之數項。北傳大綱和南傳相合，但二三頁有出入，且最後有結頌。

七〇 枳吒山邑經……………一一四九

北傳 中阿一九五・阿濕貞經（大正藏一、七四九頁。）

本經是對居枳吒山邑之阿濕貞及弗那婆修二比丘行非時食，世尊爲之說法，其趣旨，第

一，佛不說任何受皆一概受之，說應吟味一一之受而取捨之，第二，對任何比丘亦不說一概不放逸，於此說明具分解脫、慧解脫、身證、見到、信解、隨法行、隨信行之七人。北傳之大綱雖是一致，但有不少差異之處。

第三品 普行者品

七一 婆蹉衢多三明經……………一六〇

北傳 沒有此經。

本經是釋尊對婆蹉姓之普行者（外道出家行者）說佛教之三明，勝過婆羅門之三明（三吠陀。）其三明者，即憶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

七二 婆蹉衢多火〔喻〕經……………一六四

北傳 雜阿九六二・（大正藏二、二四五頁。）別雜一九五・（大正藏二、四四四頁。）

本經同前之普行者婆蹉姓對於世尊之說法，遂歸依佛門爲信者，說法之內容是世界之常、無常、有邊、無邊、命（靈）即身、命身各別，如來死後是否存在等，關於此等種之意見，因爲無益於正覺涅槃，故謂不執此見，唯如實知五蘊及其集、滅而解脫。解脫者，是以語表現此死後之往生，以火之燃和消失喻之。關於本經之內容，以參照長

部第一梵綱經等。北傳之內容甚簡單，其大意為一致。

七三 婆蹉衢多大經 二七二

北傳 雜阿九六四・(大正藏一、二四六頁。) 別雜一九八(大正藏一、四四六頁。)

本經是前經之婆蹉姓普行者，從世尊說善不善，且知世尊之弟子，在家出家皆成就此法，遂為佛教之比丘後，成為阿羅漢，北傳之大綱與此合致。

七四 長爪經 二八三

北傳 雜阿九六九・(大正藏一、二四九頁。) 別二〇三(大正藏一、四四九頁。)

本經普行者長爪，受世尊之說法，遂為信者。說法之內容，一、不應執著於見，及身、受等。北傳大綱與此合致，但終了之處，長爪成為佛教之比丘。

七五 摩犍提經 二八九

北傳 中阿一五三・鬚闍閼提經(大正藏一、六七〇頁。)

本經是普行者摩犍提，被世尊所說伏，遂為佛教之比丘而成為阿羅漢。說法之內容，於五種欲分，應制御五根，以世尊自己在家時之實例，如生於天界者，不羨望人間之樂。以及癩病者之喻，不離欲者，即不得心之寂靜，及有盲人之喻。北傳大綱和此合致。

七六

刪陀迦經

北傳 沒有該當此經的。

本經是尊者阿難和外道刪陀迦之間答的經。刪陀迦逐知佛法之殊勝，以至令自己之徒衆歸入佛教。於問答，阿難舉四種非梵行、四種不與安息之梵行，以示得達佛教之正善行的梵行。四種非梵行中，舉出理論家之說，或詭辯論者之說等，關於此點，以見長部第一經之梵網經、第二經之沙門果經、中部經第六十經無戲經等之外道說，是很重要的經典。

索引

中文索引

第五品 雙小品

第四十一 薩羅村婆羅門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遊行於拘薩羅國，與大比丘衆俱行，至名爲拘薩羅之婆羅門村。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如是聞：「實釋迦族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遊行於拘薩羅國，與大比丘衆俱行，至薩羅村。彼世尊瞿曇有如是大名聞：「如是，彼世尊是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也。」彼包含此天、魔、梵天世界，及沙門、婆羅門、天人之世界，自知，自證已而教化。彼說法爲初善、中善、終善、有義、有文，顯示完全具足清淨之梵行。若見如是應供者爲幸也。」所以，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詣世尊處。詣已，有人向世尊敬禮，坐於一面；有人向世尊問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坐於一面；有人向世尊合掌而坐。

於一面；有人於世尊之面前報出姓名，坐於一面；有人默然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薩羅村婆羅門居士衆白世尊曰：「卿瞿曇！以何因、何緣，於此有一類有情，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耶？又，卿瞿曇！以何因、何緣，於此有一類有情，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耶？」〔世尊曰：〕「居士等！因非法行、非正行，如是此有一類有情，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居士等！因法行、正行，如是於此有一類有情，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也。」〔彼等曰：〕「我等依卿瞿曇之略說，不能詳細分別理解其意義。如是卿瞿曇能爲我等說法則甚幸也，我等則依瞿曇之略說，得詳細分別理解其意義。」〔世尊曰：〕「居士等！若然，汝等諦聽、善思惟之，予將說之。」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應諾世尊：「卿！願樂欲聞」世尊言曰：

「居士等！依身有三種非法行、非正行；依口有四種非法行、非正行；依意有三種非法行、非正行。居士等！云何依身有三種非法行、非正行？於此有一類殺生者：殘忍、手塗血、專事殺戮、對於生類無慈悲心。又有不與取者：凡他人之財物，或在村里、或在森林，不與而盜取者也。又有愛欲邪行者：凡爲母所護，爲父所護，

爲父母所護，爲兄弟所護，爲姊妹所護，爲親族所護，有夫之女人，有①杖罰所護之女人，乃至飾有華鬘瓔珞之女人，與如是等之女人交媾者也。居士等！如是爲依身之三種非法行、非正行也。居士等！云何依口有四種非法行、非正行？此有一類妄語者：或至集會處，或至衆會，或至親族間，或至公會中，或至王族間，被提出作證人，被問：「友！當語如汝之所知！」彼不知而言：「我知。」知而言：「我不知。」或未見而言：「我見。」見而言：「我未見。」如是或爲自己、或爲他人、或因少許利益，因此故意說妄語者也。又有兩舌者：由此處聞而於彼處語，以離間此等；或由彼處聞而語此等，以離間彼等。如是爲和合之破壞者，或爲離間援助者也。以離間爲好，以離間爲樂，以離間爲喜，爲離間語者也。又有粗惡語者：凡言粗惡，橫暴之語，刺激他人，叱責他人，激怒周遭，不資定之語，而言如是語者也。又有綺語者：非時語者，非實語者，非義利語者，非法說者，非律說者，保持不住而非時說，無理由，不慎重，無義利之語者也。居士等！如是爲依口有四種非法行、非正行也。居士等！云何依意有三種非法行、非正行？居士等！此有一類爲貪欲者：對他人之財物資具有貪欲也。〔念〕他人財物乃我財物也。又有瞋恚心者：憎惡思惟而云：

「此等有情，當令殺之！當令屠殺！當令斬斷！當令滅亡！勿使存在。」又有邪見者：持顛倒之見，無布施〔之功德〕，無犧牲〔之功德〕，無供養〔之功德〕，無善、惡業之果報，無此世，無他世，無母，無父，無諸化生有情；於世間無諸沙門婆羅門之正行、正道，彼等對此世間自知、自證而教化。居士等！如是依意有三種非法行、非正行。因如是非法行、非正行，居士等！如是一類之有情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

居士等！依身有三種法行、正行；依口有四種法行、正行；依意有三種法行、正行。居士等！云何依身有三種法行、正行？居士等！於此有一類之捨殺生、離殺生、捨刀、捨杖、有慚有愧、有慈悲心，而住於憐愍一切生類。捨不與取，離不與取，或在村里，或在森林凡他人之財物，其不與者不盜取。對愛欲捨邪行、遠離愛欲之邪行，凡母所護，父所護，（父母所護，）兄弟所護，姊妹所護，親族所護，及有夫之女人，有杖罰所護之女人，乃至飾有華鬘瓔珞之女人，不與如是之女人交媾者也。居士等！如是依身有三種之法行、正行也。居士等！云何依口有四種之法行、正行？居士等！於此有一類捨妄語成爲離妄語者，或至集會處，或至衆會，或至親

族間，或至公會間，或至王族間，被提出作證人，被問：「友！當語如汝之所知。」彼不知而言：「我不知。」知而言：「我知。」不見而言：「我不見。」見而言：「我見。」如是或爲自己、或爲他人、或爲少許之利得，不因此故意說妄語者也。有捨兩舌成爲離兩舌者：由此處聞不於彼處語，而不離間此等；或由彼處聞不於語此，而無離間彼等。如是，或爲諸離間之和解者，或爲諸和合之促進者也。以和合爲好，以和合爲樂，以和合爲喜，而爲和合語者也。捨粗惡語，遠離粗惡語。柔和順耳、樂於入心，優雅爲衆人所欲、衆人所好，語如是之語者也。捨綺語，遠離綺語。爲應時語者、實語者、義利語者、法語者、律語者也。以守口知宜時、場所、限度。有理由，有辨別，俱義利之語者也。居士等！如是爲依口有四種法行、正行也。居士等！云何依意有三種之法行、正行？居士等！於此有一類不貪欲者，對他人之財物資具無有貪欲：「嗚呼！實無貪欲他人之財物爲己有。」又有無瞋害心者，無害思惟：「願此等之有情爲無怨者、無患者、無擾亂者、幸福者，自當守護之。」又有正見者，持不顛倒之見：「有布施〔之功德〕，有犧牲〔之功德〕，有供養〔之功德〕，有諸善行、惡行之異熟果；有此世，有他世，有母，有父，有諸化生有情；『於世間有沙門、

婆羅門之正行、正道者。彼等於此世、他世自知、自證而教化。」居士等！如是依意有三種法行、正行。因如是之法行、正行，居士等！於此有一類之有情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也。

居士等！若法行者、正行者念：「嗚呼！我身壞命終願生於豪勢之王族。」則彼身壞命終生於豪勢之王族，斯有是處也。何以故？如是彼實爲法行者、正行者也。居士等！若法行者、正行者如是念：「嗚呼！我身壞命終後願生於豪勢之婆羅門族……乃至……豪勢之居士族。」彼身壞命終則生於豪勢之居士族也。何以故？如是，彼實爲法行者、正行者也。居士等！若法行者、正行者念：「嗚呼！我身壞命終後，願生于四天王天……乃至……三十三天……焰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梵衆天……光天……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徧淨天……廣果天……無煩天……無熱天……善現天……善見天……色究竟天……虛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所有處天……乃至非想非非想處天。」彼身壞命終當生於非想非非想處天，斯有是處也。何以故？如是彼實爲法行者、正行者也。居士等！若法行者、正行者念：「嗚呼！我願……由諸漏之滅

盡而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自證通智，自證具足住，彼則由諸漏之滅盡而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自證通智，自證具足住也。何以故？如是，彼實爲法行者、正行者也。」

如是說已，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白世尊言：「偉哉！卿瞿曇！偉哉！卿瞿曇！卿瞿曇！猶如扶起倒者、顯現覆者、對迷者教以道、於闇中持來明燈、使有眼者見諸色！如是，卿瞿曇以種種方便開示法，於此！我等歸依師尊卿瞿曇、「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師尊瞿曇！願容認予等自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四十二 辨蘭若村婆羅門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辨蘭若村之婆羅門居士衆，因有要事住於舍衛城。辨蘭若村之婆羅門居士衆聞：「實釋迦族子，由釋迦族人出家之沙門瞿曇，住於舍衛城給孤獨園，彼尊者瞿曇有如是之大名稱：『如是，彼世尊是應供、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彼包含此天、魔、梵天之世界，及沙門、婆羅門、天人之世界，自知、自證已而教化。彼說法初善、中善、終善、有義、有文，顯示完全具足清淨之梵行。若見如是之應供者爲幸也。」所以，辨蘭若村之婆羅門居士衆，詣世尊住處。詣已，有人向世尊敬禮坐於一面；有人向世尊問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坐於一面；有人向世尊合掌，坐於一面；有人於世尊之面前報出姓名，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辨蘭若村婆羅門居士衆白世尊言：「卿瞿曇！以何因、何緣，於此處有一類之有情，身壞命終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耶？又卿瞿曇！以何因、何緣，於此處有一類之有情身

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耶？」〔世尊曰：〕「居士等！因非法行、非正行，如是，於此有一類之有情，身壞命終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居士等！因法行、正行，如是，於此有一類有情，身壞命終生於善趣天界。」〔彼等曰：〕「我等對尊者瞿曇之所略說，未能詳細分別理解其意義。如是，尊者瞿曇！能爲我等說法則幸也，我等則對尊者瞿曇所略說義，得詳細分別理解其意義。」〔世尊曰：〕「居士等！若然，汝等諦聽、善思念之，予將說之。」鞞蘭若村之婆羅門居士衆應諾世尊。世尊乃說此：居士等依身有三種之非法行者、非正行者。……

〔以下重覆四十一經第二段之初至終。但非法行、非正行代之爲非法行者、非正行者。非法行者、非正行者代爲以法行者、正行者，薩羅村人換爲鞞蘭若村人〕……〔願師尊瞿曇！容認我等自此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四十三 ①有明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尊者大拘稀羅，於晡時由宴默而起，詣往尊者舍利弗之處。至已，與尊者舍利弗互相問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尊者大拘稀羅，向尊者舍利弗曰：「尊者！所言『無慧也』，無慧也。」尊者！是由何被稱爲『無慧』耶？」〔舍利弗曰：〕「尊者！言『彼無慧、彼無慧者。』因此被稱爲『無慧也。』何謂彼無慧？彼無慧『此是苦也。』彼無慧『此是苦集也。』彼無慧『此是苦滅也。』彼無慧『此是苦滅道跡也。』尊者！『彼無慧，彼無慧者。』因此被稱爲『無慧也。』」「善哉！尊者！」尊者大拘稀羅對尊者舍利弗所說大喜、隨喜。對尊者舍利弗更問曰：「尊者！所謂『有慧也』，有慧也。」尊者！是由如何被稱爲『有慧』耶？」〔舍利弗曰：〕「尊者！言『彼慧知之，彼慧知之。』因此被稱爲『有慧也。』何謂彼慧知之？彼慧知『此是苦也。』彼慧知『此是苦集也。』彼慧知『此是苦滅也。』彼慧知『此是苦滅道跡也。』尊者！「彼慧

知之，彼慧知之。」因此被稱爲「有慧也。」——「尊者！所言『彼有識，彼有識。』是由何被稱爲『識』耶？」——「尊者！言『彼識知之，彼識知之。』因此被稱爲『識也。』何謂彼識知之？彼識知『樂也。』彼識知『苦也。』彼識知『不苦不樂也。』尊者！「彼識知之，彼識知之。」因此被稱爲『識』也。」——尊者，彼慧與彼識者，此等之法是相合耶？抑相離耶？且對此法分解、分析之後，得知其差異耶？」——「尊者！彼慧與彼識，此等之法爲相合、而非相離也。且對此等之法分解、分析之後，不得知其差異。尊者！彼慧知之即識知之；彼識知之即慧知之。是故此等之法爲相合者、而非相離也。且對此等之法分解、分析之後亦不得知其差異。」——「尊者！如彼慧與彼識，此等之法爲相合、而非相離者，有何差異耶？」——「尊者！此慧與此識，此等之法爲相合、而非相離者，於此慧當修之者、識當徧知之，是即此等之差異也。」

「尊者！所言『受，受。』是由何稱之爲『受』耶？」——「尊者！『彼感受之，彼感受之。』是故稱之爲『受』也。何謂彼感受？彼感受『樂』也，彼感受『苦』也，彼感受『不苦不樂也。』尊者！『彼感受之，彼感受之。』是故稱之爲『受』

也。」——「尊者！所言『想，想。』尊者！是由何稱之爲『想』耶？」——「尊者！『彼想之，彼想之。』是故稱之爲『想』也。何謂彼想？彼想青、想黃、想赤、想白也。尊者！『彼想之，彼想之。』是故稱之爲『想』也。」——「尊者！彼受、彼想與彼識，此等之法爲相合耶？或爲相離耶？且對此等法之分解，分析後，可得知其差異耶？」——「尊者！彼受，彼想與彼識，此等之法爲相合，而非相離者，且對此等法之分解、分析後亦不得知其差異也。尊者！彼感受即想之；彼想即識知之。是故此等之法爲相合、而非相離者，且對此等法之分解、分析後亦不得知其差異也。」

「尊者！五根之釋放，以清淨之意識，當導至何處耶？」——「尊者！五根之釋放，以清淨之意識，當導至『虛空無邊』之空無邊處；當導至『識無邊』之識無邊處；當導至『無所存在』之無所有處。」——「又，尊者！導至……之法，是以何慧耶？」——「尊者！導至……之法以慧眼、慧知之。」——「又，尊者！慧以何爲利義耶？」——「尊者！慧以通智爲利義、以偏知爲利義、以捨斷爲利義。」

「又，尊者！由幾何之緣，得生正見耶？」——「尊者！由二緣得生正見，由〔聞〕他聲及內思惟也。尊者！由此等二緣得生正見。」——「又，尊者！有幾支攝正見，

得心解脫果、心解脫果之功德、慧解脫果、慧解脫果之功德？——「尊者！有五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心解脫果之功德、慧解脫果、慧解脫果之功德。尊者！於此，正見乃依戒所攝爲資助、依多聞所攝爲資助、依對論所攝爲資助、依寂止所攝爲資助，及依觀所攝爲資助。尊者！是以此五支攝正見，得心解脫果、心解脫果之功德、慧解脫果、慧解脫果之功德。」

「又，尊者！有幾何之存在耶？」——「尊者！此等有三存在：欲之存在、色之存在、無色之存在。」——「又，尊者！如何於當來有生耶？」——「尊者！有情爲無明所蓋，爲愛結所繫，由於歡喜此處彼處，如是，謂當來有生也。」——「又，尊者！云何當來不生耶？」——「尊者！若無明已盡，明已生者，必盡渴愛，如是，謂當來不生也。」

「又，尊者！云何爲初禪耶？」——「尊者！於此，比丘以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住。尊者！是即謂『初禪』。」——「尊者！初禪有幾支耶？」——「尊者！初禪有五支。尊者！初禪之比丘有尋、伺、喜、樂及一心。尊者，如是初禪有五支也。」——「又，尊者！初禪有幾支捨離與幾支具足耶？」

——「尊者！初禪有五支捨離與五支具足。尊者！於此，入初禪之比丘捨欲貪、捨瞋恚、捨昏沈睡眠、捨調悔、捨疑也；轉起尋、伺、喜、樂及一心。尊者！初禪有如是五支捨離與五支具足。」尊者！此等五根，異境界、異行界、不互相一致領受境界及行處，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也。尊者！此等五根有異境界、行異界、不互相一致領受對境及行境。有何所依耶？何者爲領受此等之境界及行界？」「尊者！此等五根有異境界、異行界，不互相一致領受境界及行界。（根各受境）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也。尊者！此等五根異境界，異行界不互相一致領受境界及行界。意爲五根所依，意領受此等之境界行界。」

「尊者！此等五根：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尊者！此等五根，緣何而住耶？」——「尊者！此等五根：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尊者！此等五根是緣壽而住。」——「尊者！壽緣何而住耶？」——「壽緣緩而住。」——「尊者！緩緣何而住耶？」——「尊者！緩緣壽而住。」「尊者！今我等如是解尊者舍利弗之所說：『壽緣緩而住。』又，我等如是解尊者舍利弗之所說：『緩緣壽而住。』又，尊者！此說之真義應如何見耶？」——「尊者！然則，我於尊者以喻示之，依喻於此，

有智者當解所說之真義也。尊者！猶如點燃油燈，緣光而有焰，緣焰而有光，因光故有焰也。如是，尊者！壽即緣煖而住，煖即緣壽而住也。」

「尊者！彼等諸壽行，即爲彼等之受法耶？或諸壽行與受法爲各別耶？」——「尊者！彼等諸壽行，非即彼等之受法。尊者！若彼等諸壽行即爲彼等之受法者，則入滅受想定之比丘當不可能知出定。尊者！因諸壽行與諸受之法爲各別，故入滅受想定之比丘可能知出定。」——「尊者！有幾法，於此身滅時，此身之拋棄擲出，如橫置無心思之木片耶？」——「尊者！壽、煖、識之三法，此身之拋棄擲出時，如橫置無心思之木片也！」——「尊者！此之死亡命終者，與此入滅受想定之比丘，彼等之間有何差別耶？」——「尊者！此之死亡命終者：身行滅、安息；口行滅、安息；心行滅、安息。壽盡、煖息、諸根敗壞；而入滅受想定之比丘，亦身行滅、安息；口行滅、安息；心行滅、安息；但壽不盡、煖亦不息、諸根寂靜〔不敗壞也〕。尊者！此之死亡命終者，與此入滅受想定之比丘，彼等有如此之差別也。」

「尊者！有幾何之緣入於不苦不樂之心解脫耶？」——「尊者！有四緣入於不苦不樂心解脫。尊者！於此，比丘先捨樂、苦已，以滅喜、憂、不苦不樂，而捨、念、

偏淨成就第四禪住。尊者，依此等四緣，入不苦不樂之心解脫也。」——「尊者！有幾何之緣入於無相心解脫耶？」——「尊者！有二緣，入於無相心解脫，即一切相之不作意，及無相界之作意也。尊者！由此等二緣，入於無相心解脫也。」——「尊者！有幾何之緣於無相心解脫住耶？」——「尊者！有三緣，於無相心解脫住，即一切相之不作意，對無相界之作意及前預備之爲作也。尊者，由此等三緣，有無相心解脫住也。」——「尊者！有幾何之緣，起無相心解脫耶？」——「尊者！有二緣起，無相心解脫，即一切相之作意，及對無相界之不作意也。尊者！由此等二緣，起無相心解脫。」

「尊者！此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空心解脫及無相心解脫，此等諸法爲義異、名異耶？或義同而名異耶？」——「尊者！此無量心解脫、無所有心解脫、空心解脫及無相心解脫者，尊者！因有方便，依據方便，此等諸法爲異義、異名。然而尊者！因有方便，依據方便，此等諸法爲同義而異名也。尊者！因如何方便，依據如何方便，此等諸法爲異義、異名？尊者！於此，比丘以俱慈心偏滿一方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如是四方上、下、橫、一切處，將對一切世界之〔有情〕廣大、

廣博無量、無恚、無害、俱慈之心，徧滿而住。〔又〕以俱悲之心……以俱喜之心……以俱捨之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如是四方上、下、橫，一切處，將對一切〔有情〕視作自己，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恚、無害之捨俱心，徧滿而住。尊者！此稱爲無量心解脫。「〔尊者！云何爲無所有心解脫？」〔尊者！於此，比丘超越一切識無邊處，「作意」。〕『無任何所有』具足無所有處而住。尊者！此稱爲無所有心解脫。」「〔尊者！云何爲空心解脫？」〔尊者！於此，比丘或至森林、或至樹下、或至空閑處，作如是思惟：『此我或我所是空也。』〕〔尊者！此稱爲空心解脫。」「〔尊者！云何爲無相心解脫？」〔尊者！於此，比丘由對一切相不作意，具足無相心定而住。尊者！此稱爲無相心解脫。〕〔尊者！因有方便，依據方便，此等諸法爲義異、名異。復次，尊者！因何方便、依據何方便，此等諸法爲義同而名異？〕〔尊者！^①貪爲量因，瞋爲量因，癡爲量因。彼等漏盡比丘，已捨、已斷根〔如截〕多羅樹頭，歸於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尊者！與無量心解脫相比，彼等不動心解脫稱爲最上。彼不動心解脫，即貪空、瞋空、癡空也。尊者！貪障、瞋障、癡障，彼等漏盡之比丘已捨、已斷根〔如截〕多羅樹頭，歸於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尊者！與無所有心

解脫相比，不動心解脫稱爲最上。彼不動心解脫，即貪空、瞋空、癡空也。尊者！貪爲取相，瞋爲取相，癡爲取相。彼等漏盡之比丘已捨、已斷根〔如截〕多羅樹頭，歸於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尊者！與無相心解脫相比，不動心解脫稱爲最上。彼不動心解脫，即貪空、瞋空、癡空也。尊者！因有方便，依據方便，此等諸法爲義同而名異也。」

尊者舍利弗如是說已，喜悅之尊者大拘稀羅，大喜尊者舍利弗之所說。

第四十四 有明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竹林迦蘭陀迦尼婆波。爾時，優婆塞毘舍佉詣法授比丘尼住處。詣已，頂禮比丘尼法授而坐一面。坐於一面之優婆塞毘舍佉白法授比丘尼曰：「聖尼！所謂『自身、自身』。云何爲世尊所說之『自身』耶？」（比丘尼曰：）「居士毘舍佉！此等五取蘊，即世尊所說之『自身』也。即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也。居士毘舍佉！此等五取蘊爲世尊所說之『自身』也。」「善哉！聖尼！」居士毘舍佉對法授比丘尼之所說生歡喜、隨喜，更向法授比丘尼問曰：「聖尼！所言『自身集，自身集』。云何爲世尊所說之『自身集』耶？」——「居士毘舍佉！此渴愛引爲當來之生，貪喜俱，樂此處、彼處者也，即欲之渴愛、有之渴愛及①無有之渴愛也。居士毘舍佉！此爲世尊所說之『自身集』也。」——「聖尼！所言『自身滅，自身滅』。云何爲世尊所說之『自身滅』耶？」——「居士毘舍佉！彼令渴愛，斷滅無餘、捨離、廢棄、解脫、無執時，居士毘舍佉！此即世尊所說之『自身滅』。

也。」——「聖尼！所言『自身滅道，自身滅道。』云何爲世尊所說之『自身滅道』耶？」——「居士毘舍佞性！此八支聖道，即世尊所說之『自身滅道』也。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聖尼！彼取即是彼等五取蘊耶？或者五取蘊之外有取耶？」——「居士毘舍佞性！彼取非即是彼等五取蘊，然亦非五取蘊之外有取。居士毘舍佞性！於五取蘊，如有欲貪，則其對彼有取也。」³⁰⁰

「聖尼，云何爲②自身見耶？」——「居士毘舍佞性！無聞凡夫，不識聖者，不知聖者之法，不調御於聖者之法。不識善士，不知善士之法，不調御於善士之法。而且觀色即是我也，或③觀我爲有色者，或觀我於色中，或觀色於我中。又，觀受即我也，或觀我即是受者，或觀受於我中，或觀我於受中。又，觀想即是我也，或觀我即是想者，或觀想於我中，或觀我於想中。又，觀行即是我，或觀我即是行者，或觀行於我中，或觀我於行中。又，觀識即是我，或觀我即是有識者，或觀識於我中，或觀我於識中。居士毘舍佞性！如是謂自身常往見也。」——「聖尼！云何爲無自身常住見耶？」——「居士毘舍佞性！多聞聖弟子，尊重聖者，知聖者之法，善調御於聖者之法。尊重善士，知善士之法，善調御於善士之法。然而，不觀色即是我，不

觀我即是色者，不觀色於我中，不觀我於色中，不觀受即是我，不觀我即是受者，不觀受於我中，不觀我於受中，不觀想即是我，不觀我即是想者，不觀想於我中，不觀我於想中，不觀行即是我，不觀我即是行者，不觀行於我中，不觀我於行中，不觀識即是我，不觀我即是識者，不觀識於我中，不觀我於識中。居士毘舍佉！如是則無自身之常住見也。」

301
「聖尼！云何爲八支聖道？」——「居士毘舍佉！此八支聖道即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也。」——「聖尼！八支聖道是有爲、抑是無爲耶？」——「居士毘舍佉！八支聖道是有爲也。」——「以八支聖道攝三聚耶？抑以三聚攝八支聖道耶？」——「居士毘舍佉！不以八支聖道攝三聚，居士毘舍佉當以三聚攝八支聖道。居士毘舍佉！正語、正業及正命，此等諸法爲戒聚所攝；正精進、正念及正定，此等諸法爲定聚所攝；正見及正思惟，此等諸法爲慧聚所攝。」——「聖尼！云何爲定？云何爲定之相？云何爲定之資具？云何爲定之修習？」——「居士毘舍佉！得心一境性是定也；四念處爲定之相也；四正勤爲定之資具也；彼等諸法之練習、修習、多所作，是定之修習也。」

「又，聖尼！有幾何之行耶？」——「居士毘舍佉！有此等之三行，即身行、口行、心行也。」——「聖尼！云何爲身行？云何爲口行？云何爲心行？」——「居士毘舍佉！出入息爲身行也；尋、伺爲口行也；想及受爲心行也。」——「聖尼！何故出入息爲身行耶？何故尋、伺爲口行耶？何故想及受爲心行耶？」——「居士毘舍佉！出入息爲屬於身者也，此等諸法爲繫縛於身者也，是故出入息爲身行也。居士毘舍佉！尋、伺於先而後發語，是故尋、伺爲口行也。想與受是屬於心，此等諸法爲繫縛於心者也，是故想及受爲心行也。」

「聖尼！如何入滅受想定耶？」——「居士毘舍佉！入滅受想定之比丘是無有生念：『我將入滅受想定』，或『我正入滅受想定』，或『我已入滅受想定』。其時，³⁰²本如是修習心，是故如是之趣向也。」——「聖尼！比丘入滅受想定時先滅何法耶？爲身行耶？爲口行耶？或心行耶？」——「居士毘舍佉！入滅受想定之比丘，先滅口行，次身行，其次心行也。」——「聖尼！如何是滅受想定之起出耶？」——「居士毘舍佉！比丘從滅受想定起時不生如是念：即『我將滅受想定起出』，或『我正由滅受想定起出』，或『我已由滅受想定起出』。彼本如是修習心，是故以至如是之趣

向。」——「聖尼！比丘從滅受想定起時，先生何法耶？爲身行耶？爲口行耶？或心行耶？」——「居士毘舍佉！比丘從滅受想定起時，次身行，其次口行也。」——「聖尼！比丘從滅受想定起時，觸幾種觸耶？」——「居士毘舍佉！比丘從滅受想定起時，觸三種觸：空觸、無相觸、無願觸也。」——「聖尼！比丘從滅受想定起出已，心何所傾、何所趣、何所順？」——「居士毘舍佉！比丘從滅受想定起出已，心傾向遠離、趣向遠離、順於遠離。」

「聖尼！有幾種受耶？」——「居士毘舍佉！有此等之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也。」——「又，聖尼！云何爲樂受？云何爲苦受？云何爲不苦不樂受？」——「居士毘舍佉！若感於樂覺、喜好乃身心之樂受也。居士毘舍佉！若感於苦覺、不喜好乃身心之苦受也。居士毘舍佉！若感於非喜好、非不喜好乃身心之不苦不樂受也。」——「聖尼！樂受者以何爲樂、以何爲苦耶？苦受者以何爲苦、以何爲樂耶？不苦不樂受者是以何爲樂、以何爲苦耶？」——「居士毘舍佉！樂受以住爲樂，以變易爲苦；苦受是以住爲苦，以變易爲樂，不苦不樂受是以知爲樂，以不知爲苦。」——「聖尼！樂受以何隨眠隨使之耶？苦受以何隨眠隨使之耶？不苦不樂受以何隨眠隨使之

耶？」——「居士毘舍佞性！於樂受是貪隨眠隨使之，於苦受是瞋隨眠隨使之，於不苦不樂受是無明隨眠隨使之。」——「聖尼！一切樂受皆貪隨眠隨使之耶？一切苦受皆瞋隨眠隨使之耶？一切不苦不樂受皆無明隨眠隨使之耶？」——「居士毘舍佞性！一切樂受非貪隨眠隨使之，一切苦受非瞋隨眠隨使之，一切不苦不樂受非無明隨眠隨使之。」

——「又，聖尼！樂受何應捨耶？苦受何應捨耶？不苦不樂受何應捨耶？」——「居士毘舍佞性！樂受應捨貪隨眠也，苦受應捨瞋隨眠也，不苦不樂受應捨無明隨眠也。」

——「聖尼！一切樂受皆應捨無明隨眠耶？」——「居士毘舍佞性！非一切樂受皆應捨貪隨眠，非一切不苦不樂受皆應捨無明隨眠。居士毘舍佞性！於此，比丘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得初禪具足住；依此而捨貪，其時，貪隨眼不隨使之。居士毘舍佞性！然於此，比丘如是思惟之：『今諸聖者成就住其處，我必成就住其處。』如是對無上解脫之立願者，由願不生憂苦，以此而捨瞋，其時，瞋隨眠不使之。居士毘舍佞性！於此，比丘依樂之捨、苦之捨，於先已滅喜憂、不苦不樂、捨、念以達偏淨，第四禪具足住；以其捨無明，其時，無明隨眠不使之。」

「又，聖尼！樂受者有何對耶？」「居士毘舍佉！樂受者以苦受爲對。」「聖尼！苦受者有何對耶？」——「居士毘舍佉！苦受以樂受爲對。」「聖尼！不苦不樂受者有何對耶？」——「居士毘舍佉！不苦不樂受以無明爲對。」「聖尼！無明者有何對耶？」——「居士毘舍佉！無明者以明爲對。」「聖尼！明者有何對耶？」——「居士毘舍佉！明者以解脫爲對。」「聖尼！解脫者有何對耶？」——「居士毘舍佉！解脫者以涅槃爲對。」「聖尼！涅槃者以何爲對耶？」——「居士毘舍佉！」〔卿〕越問之範圍，不可能捉問之終極也。居士毘舍佉！梵行是以涅槃爲深入、以涅槃爲彼岸、以涅槃爲究竟。居士毘舍佉！汝如欲之，應詣世尊處，問其義，而當如世尊所說受持之。」

「爾時，優婆塞毘舍佉聞法授比丘尼之所說，歡喜，隨喜，由座而起，稽首法授比丘尼，右繞，而詣世尊住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優婆塞毘舍佉，將與法授比丘尼所問答之一切告世尊。世尊聞而對優婆塞毘舍佉曰：「毘舍佉！法授比丘尼爲賢者也。毘舍佉！法授比丘尼是大慧者也。毘舍佉！汝若以此義問我，我亦如法授比丘尼所說也。實如是說，即是其義也。應如是受持之。」

世尊如是說已，優婆塞毘舍訥喜信受世尊之所說。

第四十五 得法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呼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乃曰：

「諸比丘！有此等四^①得法。云何爲四？曰：諸比丘！有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諸比丘！有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諸比丘！有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諸比丘！有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

諸比丘！云何受法爲現在樂、未來受苦報？有一類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說、持如是見，即：『於諸欲無過也。』彼等陷落於諸欲中；彼等與髻髮之女行者共相娛樂，而彼等曰：『何故彼等沙門、婆羅門於諸欲以見未來之恐怖，言諸欲之捨離，說應偏知諸欲耶？觸此等年輕女行者之臂幼、嫩、毳軟是樂也。』彼等即陷落於諸欲中。彼等陷落於諸欲已，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彼等於彼處感受如是尖銳極苦之受。於是彼等曰：『彼等沙門、婆羅門於諸欲以見未來之恐

³⁰⁶

怖，言諸欲之捨離，說應徧知諸欲，實此事也。此我等實因欲、緣欲。而受如是尖銳極苦之受。』諸比丘！猶如於諸夏最後月，有葛實之莢破開，爾時，諸比丘！此葛之種子隨墜落於婆羅樹下。諸比丘！彼時，住於彼婆羅樹之樹神，當恐怖、悚懼、戰慄。於是，諸比丘！住彼婆羅樹之樹神之友人、同僚、親戚、血緣，即園神、林神、樹神，及住於藥草、禾本、林樹之諸神集合，會合，當如是相慰籍之：『汝勿有恐怖！汝勿有恐怖！彼葛之種子、或爲孔雀所吞、或爲野鹿所食、或爲林火所燒、或爲樵夫所拾、或爲白蟻所食；又，或不成種子也。』然而，諸比丘！若彼葛之種子、非爲孔雀所吞、非爲野鹿所食、非爲林火所燒、非爲樵夫所拾、非爲白蟻所食；而成爲種子，又此種子：其依雨雲降大雨，可能順利而發芽生長。彼葛蔓有嫩、柔、毳軟之蔓草，當遂行〔纏繞於〕彼婆羅樹。諸比丘！爾時，住彼婆羅樹之樹神曰：『何故彼等友人、同僚、親戚、血緣，即園神、林神、樹神及住於藥草、禾本、林樹諸神，是於葛之種子以見未來之恐怖，集合、會合，如是相慰藉之：『汝勿有恐怖！汝勿有恐怖！彼葛之種子、或爲孔雀所吞、或爲野鹿所食、或爲林火所燒、或爲樵夫所拾、或爲白蟻所食；又，或能非是種子。』此等葛蔓之嫩、柔而毳軟之蔓

草，觸之爲樂也！」彼〔葛〕纏抱彼娑羅樹，彼〔葛〕纏抱彼娑羅樹於樹上作枝，於上作枝而生根，生根，即摧破彼娑羅樹高大之樹幹。諸比丘！此時彼樹神方作是念：『此，實彼等友人、同僚、親戚、血緣，即園神、林神、樹神及住於藥草、禾本、林樹之諸神，由於葛之種子以觀未來之恐怖，而集合、會合，如是相慰藉之：『汝勿有恐怖！汝勿有恐怖！彼葛之種子、或爲孔雀所吞、或爲野鹿所食、或爲林火所燒、或爲樵夫所拾、或爲白蟻所食；又，或能非是種子。而我因葛之種子，受尖銳極苦之受。』諸比丘！如是，或有沙門、婆羅門有如是說、如是見，即：『諸欲無過也。』但彼等陷落於諸欲，彼等與髻髮之女行者共相娛樂，彼等曰：『何故彼等沙門、婆羅門於諸欲見未來之恐怖，言諸欲之捨離，說應徧知諸欲耶？觸此等年輕女行者之臂幼、嫩、毳軟，觸是爲樂也。』彼等陷落於諸欲。彼等陷落於諸欲已，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彼等受如是尖銳極苦之受，而彼等作是念：『彼等沙門、婆羅門於諸欲見未來有何恐怖，言諸欲之捨離，說應徧知諸欲，實此事也。此我等實因欲、緣欲，而受如是尖銳極苦之受。』諸比丘！是謂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也。

諸比丘！云何受法爲現在苦、未來受苦報耶？曰：諸比丘！在此，有一裸形脫〔糞〕行、舐手者，不〔受用〕『善來，尊師！』不〔受用〕『且留，尊師！』不〔受用〕持來，不〔受用〕別請，不受用招待，不由壺口納受，不由血緣納受，不〔受〕於闕內，不〔受〕於棒間，不〔受〕於杵間；一人正在食時，「只由其一人起立與之」不〔受〕，不〔受〕妊婦所與，不〔受〕授乳中之婦所與，不〔受〕被男〔人〕所擁抱之女所與，不〔受〕饑饉之際所集施者；狗現前之處不〔受〕，於蠅群集處不〔受〕；不〔食〕魚、肉；不飲穀酒、果酒、粥汁；彼或爲一家受食者、爲一口食者、或爲二家受食者、爲二口食者……爲七家受食者、爲七口食者；或依唯一施〔食〕而過活之，或依二施〔食〕而過活之……依七施〔食〕而過活之；或爲一日〔一〕食之，或爲二日〔一〕食之……或爲七日一食之，如是乃至半月而一食之，從事定期食之修行；彼或〔唯以〕野菜爲食、或〔唯以〕稷爲食、或〔唯以〕糙米爲食，或〔唯以〕達頭羅米爲食；或〔唯以〕苔鮮爲食，或〔唯以〕糠爲食，或〔唯以〕飯泡爲食，或〔唯以〕胡麻爲食，或〔唯以〕草爲食或〔唯以〕牛糞爲食；或以林樹之根及果爲食，或以自然落下之果爲食；彼著麻衣、或著麻之混織衣、或著弊衣、

著糞掃衣、著提利多樹皮衣、以黑羚羊皮爲衣、以黑羚羊皮之細條編織爲衣、著吉祥草衣、著樹皮衣、著木片衣、編人髮爲衣、編馬毛爲衣、以梟羽爲衣；又，拔鬚髮行者，即專修拔取鬚髮之行；拒絕坐下之常立行者；常蹲踞行者精勤於蹲踞；臥棘刺行者，常臥於棘刺之牀；夕第三回水浴行者，從事水浴之行；如是，從事如是種種身之苦行、難行，彼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諸比丘！是謂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

諸比丘！云何爲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諸比丘！在此，有性重貪所生（重情欲）者也，彼常感受貪所生之苦、憂；又，性重瞋所生者也，彼常感受瞋所生之苦、憂；又，（有一類）自然重癡所生者彼數隨癡也，彼常受癡所生之苦、憂。彼以苦、以憂、淚沾顏、哭泣、盡行壽修清淨梵行，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諸比丘！是謂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

諸比丘！云何爲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諸比丘！在此，有一類性非重濁欲者，彼不數隨欲、受苦、憂慼；又有一類性非重濁瞋者，彼不數隨瞋、受苦、憂慼；有一類性非重濁癡者，彼不數隨癡、受苦、憂。彼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

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住；以尋、伺息已，內淨，心一境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住；不染喜，住捨，正念，正知，而以身受樂，聖者謂之『捨、念、樂住』具足第三禪住；於樂捨、苦捨，喜、憂於先已滅，不苦不樂，由捨〔所生〕念之徧淨，具足第四禪住。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諸比丘！此謂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諸比丘！此等即謂受法也。」

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彼等比丘信受世尊之所說。

第四十六 得法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呼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世尊乃曰：

「諸比丘！一般諸有情有如是欲、如是願、如是意圖：『嗚呼！令諸無求、無欲、無好之法實損減之；令諸可求、可愛、可好之法增廣之。』」諸比丘！對如是欲、如是願、如是意圖之彼等有情，增廣諸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損減諸可愛、可意之法。諸比丘！於此，汝等理解何因耶？」〔彼等曰：〕「世尊！對諸法我等以世尊爲根源，以世尊爲導師，以世尊爲歸依處！世尊！善哉！唯願世尊開示此說之義，諸比丘聞世尊之〔所說〕當受持之。」〔世尊曰：〕「諸比丘！然，聽之！善思惟之，予將說之。」彼諸比丘應諾世尊：「世尊！〔願樂欲聞〕。」世尊乃曰：

「諸比丘！此無聞凡夫、不識聖者、不知聖者之法、不調御於聖者之法；不識善士、不知善士之法、不調御於善士之法；不知應親近之法、不知不應親近之法；不

知應奉事之法、不知不應奉事之法；不知應親近之法、不知不應親近之法；不知奉事法、不知不應奉事之法者；則於不應親近之法而親近之、于應親近之法不親近之；于不應奉事之法奉事之、於應奉事之法不奉事之；彼之於不應親近之法親近之、於應親近之法而不親近之；於不應奉事之法奉事之、於應奉事之法而不奉事者；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增廣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損減之。何以故？諸比丘！其實此乃〔因〕彼爲非智者之〔故〕。諸比丘！然而，多聞聖弟子，尊重聖者，知聖者之法、善調御於聖法；尊重善士，尊重善士之法，善調御於善士之法；彼知應親近之法、知不應親近之法；知應奉事之法、知不應奉事之法；彼知應親近之法、知不應親近之法；知應奉事之法、知不應奉事之法；則於不應親近之法不親近之，於應親近之法而親近之；於不應奉事之法而不奉事之，于應奉事之法而奉事之；彼於不應親近之法而不親近、于應親近之法而親近；于不應奉事之法而不奉事者、於應奉事之法而奉事者；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損減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增廣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智者之〔故〕。

諸比丘！有此等四受法，云何爲四？諸比丘！有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或

有比丘等，有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法；或有比丘等，有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或有比丘等，有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

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其無智者、癡者不如實知：『此是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也。』其無智者、癡者、不如實知者。彼之對其在親近者、在不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增廣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損減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非智者之〔故〕。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其無智者、癡者不如實知：『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也。』對無智者親近，不迴避、癡者、不如實知者，彼之對其在親近者，在不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增廣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損減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非智者之〔故〕。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無智者、癡者不如實知：『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不親近、迴避其無智者、癡者、不如實知者。彼之對其在不親近者，對其在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增廣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損減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非智者之〔故〕。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樂、未

來受樂報，無智者、癡者不如實知：『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也。』不親近其無智者、癡者、不如實知者。彼之對其在不親近者、對其在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³¹²不可意之法則增廣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損減之。何以故？諸比丘！其實，此乃〔因〕彼是非智者之〔故〕。

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其智者、慧者如實知：『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也。』不親近、迴避其智者、慧者、如實知者。彼之對其在不親近者、對其在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損減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增廣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智者之〔故〕。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其智者、慧者如實知：『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也。』不親近，迴避其智者、慧者、如實知。彼之對其在不親近者、對其在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損減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增廣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智者之〔故〕。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其智者、慧者如實知：『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也。』親近、不迴避其智者、慧者、如實知者。彼之對其在親近者、不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不可意

之法則損減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增廣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智者之〔故〕。諸比丘！於此，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其智者、慧者如實知：『此受法爲現在樂、未來受樂報也』。親近，不迴避其智者、慧者、如實知者。彼之對其在親近者、在不迴避者之無求、不可愛、不可意之法則損減之，有求、可愛、可意之法則增廣之。何以故？諸比丘！實有如此，〔因〕彼是智者之〔故〕。

諸比丘！云何爲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諸比丘！在此，有一類伴苦、伴憂之殺生者也；緣於殺生，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不與取者也；緣於不與取，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邪〔淫〕行者也；緣於邪〔淫〕行，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妄語者也；緣於妄語，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兩舌者也；緣於兩舌，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粗惡語者也；緣於粗惡語，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綺語者也；緣於綺語，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貪欲者也；緣於貪欲，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瞋恚心者也；緣於瞋恚，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邪見者也；緣於邪見，而受苦、憂。彼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諸比丘！此謂之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

314

諸比丘！云何爲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諸比丘！在此，有一類伴樂、伴喜之殺生者也；緣於殺生，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不與取者也；緣于不與取，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而邪〔淫〕者也；緣於邪〔淫〕行，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妄語者也；緣於妄語，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兩舌者也；緣于兩舌，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粗惡語者也；緣於粗惡語，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綺語者也；緣於綺語，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貪欲者也；緣於貪欲，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瞋恚心者也；緣於瞋恚，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邪見者也；緣於邪見，而受樂、喜。彼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諸比丘！是謂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

諸比丘！云何爲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諸比丘！在此，有一類伴苦、伴憂之離殺生者也；緣於離殺生，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離不與取者也；緣於離不與取，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離邪〔淫〕行者也；緣於離邪〔淫〕行，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離妄語者也；緣於離妄語，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離兩舌者也；緣于離兩舌，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離粗惡語者也；

緣於離粗惡語，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離綺語者也；緣於離綺語，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無貪欲者也；緣於無貪欲，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無瞋恚心者也；緣於無瞋恚，而受苦、憂。又有伴苦、伴憂之正見者也；緣於正見，而受苦、憂。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諸比丘！是謂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

諸比丘！云何爲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諸比丘！在此，有一類伴樂、伴喜之離殺生者也；緣於離殺生，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離不與取者也；緣於離不與取，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離邪〔淫〕行者也；緣於離邪〔淫〕行，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離妄語者也；緣於離妄語，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離兩舌者也；緣於離兩舌，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離粗惡語者也；緣於離粗惡語，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離綺語者也；緣於離綺語，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無貪欲者也；緣於無貪欲，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無瞋恚心者也；緣於無瞋恚，而受樂、喜。又有伴樂、伴喜之正見者也；緣於正見，而受樂、喜。彼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諸比丘！是謂受法現在樂、未來受

樂報。諸比丘！此等爲四受法也。

諸比丘！譬如有一苦瓜，以毒混合。爾時，有一欲生不欲死、欲樂嫌苦之人來，對彼如是言：『喂，士夫！此苦瓜以毒混合，若汝意欲則飲食之，其飲食對汝以色、以香、以味，非但不令歡喜之；且飲食已，或至死、或受等於死之苦。』彼無思慮不避而飲食之，彼飲食，其以色、以香、以味，當不令歡喜之；且飲食之，或至死、或受等於死之苦。諸比丘！我以如是譬喻說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苦報。

諸比丘！譬如飲器裝滿色好、香好、味好之可飲物，然而混之以毒。有一欲生不欲死、欲樂而厭苦之人來，對彼如是言：『喂，士夫！此飲器裝滿可飲物，色好，香好、味好，然以毒混合也，若汝意欲則飲之，其飲對汝以色、以香、以味，當令歡喜之；然飲之，或至死、或受等於死之苦。』如彼無思慮不避而飲之，彼飲之其實以色、以香、以味當使歡喜之；然飲之，或至死、或受等於死之苦。諸比丘！我以如是譬喻說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苦報。

諸比丘！又譬如於腐尿水混以諸藥物。爾時，患黃膽之人來。對彼如是言：『喂，士夫！此腐尿水混以種種藥物，汝若意欲則飲之，其飲對汝，以色、以香、以味，

當令不歡喜之；然飲之，汝當成爲樂者。」彼思慮後不避而飲之，彼飲之，實以色、以香、以味、當令不歡喜之；然飲之可成樂者。諸比丘！我以如是譬喻說此：受法現在苦、未來受樂報。

諸比丘！譬喻酪、蜜、熟酥及糖共混合者也。患赤痢之人來。對彼如是言：「喂，士夫！此爲酪、蜜、熟酥及糖共混合者也，汝若意欲則飲之，其飲對汝，以色、以香、以味，當令歡喜之；然飲之，可成樂者。」彼思慮後不避而飲之，彼飲之，實以色、以香、以味，當令歡喜之；然飲之可成樂者。諸比丘！我以如是譬喻說此：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

諸比丘！猶如雨期之最後月，秋日晴朗無雲之時，上昇空中之太陽，照破一切虛空之黑闇，光輝之、熾熱之、照耀之；如是，諸比丘！此爲「受法現在樂、未來受樂報」，以破多數沙門、婆羅門之異說，光輝之、熾熱之、照耀之也。」

世尊如是說已，悅意之彼等比丘大喜世尊之所說。

第四十七 思察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呼諸比丘：「諸比丘！」³¹⁸彼諸比丘應世尊曰：「世尊！」世尊乃說曰：

「諸比丘！由思察知他心差別之比丘，於如來爲等正覺者耶？或非然耶？應作思察。」（諸比丘曰：）「世尊！對諸法，我等以世尊爲根源，以世尊爲導師，以世尊爲歸依處。世尊！善哉！唯願世尊開示此說之義，聞世尊之〔所說〕，諸比丘當受持之。」（世尊曰）：「諸比丘！然，諦聽！善思惟之，我將說之。」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世尊！〕願樂欲聞。」世尊乃曰：

諸比丘！思察他心差別之比丘，當於二法思察如來也。即以眼與耳可識諸法也：『此等眼與耳可識之穢汚法，如來有耶？或不有耶？』其對彼思察者如是知：『此等眼與耳可識之穢汚法，此等爲如來所無。』凡是對彼思察者如是知：『由眼與耳可識穢污之法，此等爲如來所無。』（如是知已，）由此更對彼思察：『此等由眼與

耳可識混雜之法，如來有耶？或不有耶？」其對彼思察者如是知：「由眼與耳可識混雜之法，彼等爲如來所無。」凡是對彼思察者如是知：「由眼與耳可識混雜之法，此等爲如來所無。」由此更對彼思察：「由眼及耳可識純淨之法，如來有耶？或不有耶？」其對彼思察者如是知：「由眼與耳可識純淨之法，彼等爲如來所有。」凡是對彼思察者如是知：「由眼與耳可識純淨之法，彼等爲如來所有。」凡是對彼思察者如是知：「由眼與耳可識純淨之法，彼等爲如來所有。」由此，更對彼思察，「此尊者遂行此善法，爲長時耶？或暫時耶？」其對彼思察者如是知：「此尊者長時遂行此善法，此尊者非暫時遂行也。」凡是對彼思察者如是知：「此長時遂行此善法，此尊者非暫時遂行也。」由此，更對彼思察：「此長老比丘爲有名、有稱譽者，彼可能有此等過患耶？」諸比丘！此未成名、未得稱譽時，其間對比丘無有此等上述之過患。〔然而〕諸比丘！比丘如成名、得稱譽，不可能有此等過患也。其對彼思察者如是知：「此長老比丘有名、有稱譽，不可能有此等過患。」凡是對彼思察者如是知：「此長老比丘有名，有稱譽，不可能有此等過患。」由此更對彼思察：「此尊者爲無畏而節制〔自己〕耶？或此長老非爲有畏而節制〔自己〕耶？「由脫離貪欲根，由滅盡貪欲，於欲不親近者耶？」其對彼思察者如是知：

『此長老爲無畏而節制自己，此尊者非有畏而節制自己；由脫離貪欲，由滅盡貪欲，於欲不親近者也。』諸比丘！彼等可能問彼比丘言：『以〔尊者之〕何等行相、何等類比？如使尊者如是說：「此尊者無畏而節制〔自己〕」，此長老非有畏而節制〔自己〕，由脫離貪欲，由滅盡貪欲，於欲不親近之？』比丘！正確解答之比丘，應作如是答：「實此尊者，或于衆中住時、或獨住時，於其處，無論幸福者、不幸者，或於其處教衆者、從物欲者、不爲物欲所污者、此尊者對彼不以爲（不幸者，受教者、從欲者）而輕蔑之。我從世尊面前聞此、面前領受：『我爲無畏而節制〔自己〕，我非爲有畏而節制〔自己〕，由脫離貪欲，由滅盡貪欲，於欲不親近之。』

諸比丘！於此，更應反問如來：『此等由眼與耳可識之穢污法，爲如來有耶？或不有耶？』諸比丘！如來之回答當如是：『此等由眼與耳可識之穢污法，如來無有。』〔次…〕『此等由眼與耳可識之混雜法，如來有耶？或不有耶？』諸比丘！如來之回答當如是：『由眼與耳可識之混雜法，如來無有。』〔次…〕『此等由眼與耳可識之純淨法，如來有耶？或不有耶？』諸比丘！如來之回答當如是：『此等由眼與耳可識之純淨法，如來有之，我有是道，有是行處。是故①不相等於凡夫者。』

諸比丘！作如是說之師，聲聞弟子爲聞法，值得親近之。師爲彼說上之上、妙之妙、
 ②黑白俱備〔之法〕。諸比丘！如是，如是師爲比丘說上之上、妙之妙、黑白俱備之
 法；如是，如是彼於此法，由通智，就此一類法而於諸法得究竟，於師得淨信，言：
 「世尊是等正覺也，善說之法是由世尊〔出〕也，僧伽是善行者也。」諸比丘！若
 他人對彼比丘如是問：「以何等行相，何等推比，尊者如是說——世尊是等正覺者
 也，善說之法是由世尊〔出〕也，僧伽是善行者也，應善從——耶？」諸比丘！正
 確解答之比丘，應作如是答：「尊者！於此，我爲聞法親近世尊，彼〔世尊〕之對
 我；世尊說上之上、妙之妙，黑白俱備之法。尊者！如此，如此，世尊對我說上之
 上，妙之妙，黑白俱備之法，如是，如是於彼法，由通智就此一類法而於諸法得究
 竟，於師得淨信，言：『世尊是等正覺者也，善說之法由世尊〔出〕也，僧伽是善
 行者也。』」

比丘等！無論何者，凡是以此等行相、此等之句、此等之文，確立對於如來之
 信，信根成已而安住。諸比丘！此謂之，行相具足者，信之見及根堅固者。此爲沙
 門、婆羅門、天、魔、梵天、或世界之任何者，所不能除去〔信心〕者也。諸比丘！

如是於如來，有諸法之思察；又，如是從如來有法性之善探求。

世尊如是說已，悅意之彼等比丘大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四十八 憎賞彌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憍賞彌城之瞿師羅園。爾時，憍賞彌之諸比丘因生起議論、鬥諍、
因犯戒之諍論，相互用口劍（舌鋒）相擊；彼等不互相勸說、撫慰；互相不同意、
不和睦。是時，一比丘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比
丘白世尊曰：「世尊！此時，憍賞彌之諸比丘，因生起議論、鬥諍、因犯戒之諍論，
互相用口劍相擊；彼等不互相勸說、撫慰；互相不同意、不和睦。」是時，世尊呼一
比丘曰：「善來，比丘！以我語告彼等比丘：『師呼尊者等。』」彼比丘應諾世尊：「世
尊！如是。」往彼等比丘之處，至已，對彼等比丘曰：「師呼尊者等。」彼等比丘應諾
彼比丘曰：「尊者！如是。」詣世尊之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
一面之彼等比丘曰：「諸比丘！汝等因生起議論、鬥諍、因犯戒之諍論，互相用口劍
相擊；汝等不互相勸說、撫慰；互相不同意、不和睦。」^①傳言實耶？（彼等比丘曰：）
「如是，世尊！」（世尊曰：）「諸比丘！汝等作如何思耶？汝等處於因爲生起議論、

321

鬥諍、因犯戒之論諍，互相用口劍相擊；於此時，汝等，於諸同修行者，或明或暗，有慈身業現起；於諸同梵行，或明或暗有慈口業現起；於諸同梵行，或明或暗，有慈意業現起耶？」〔彼等比丘曰：〕「實不如此，世尊！」〔世尊曰：〕諸比丘！如傳言，汝等處於因生起議論、鬥諍、因犯戒之論諍、相互用口劍相擊，於此時，汝等於諸同梵行者，或明或暗，無有慈身業現起；于諸同梵行，或明，或暗，無有慈口業現起；於諸同梵行或明、或暗，無有慈意業現起者。然則，汝等愚癡士夫因何知、因何見，而生起議論、鬥諍、犯戒之論諍，相互用口劍相擊耶？汝等互相不勸說、不撫慰；互相不同意、不和睦耶？汝等愚癡士夫，於長夜當有不饒益之苦。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比丘等！實有可念、可愛、可尊重之此等六法，資於攝受、無諍、和合、一性。云何爲六？諸比丘！於此，比丘於諸同修行者，或明、或暗，有慈身業現起，是爲可念、可愛、可尊重之法，資於攝受、無諍、和合，一性者也。諸比丘！復次，比丘於諸同修行者，……暗，有慈口業現起，是〔爲可念、可愛、可尊重之〕法，資於〔攝受、無諍、和合、〕一性者也。諸比丘！復次，比丘於諸同修行者……暗，有慈意業現起。是〔爲可念、可愛、可尊重之法〕資於〔攝

受、無諍、和合、」一性者也。諸比丘！復次，凡比丘如法之所得，依法得者，乃至僅盛於一者，將如是所得，無差別食者，與具戒之同修行者，共食者也。是〔爲可念、可愛、可尊重之法，〕資於〔攝受、無諍、和合、〕一性者也。諸比丘！復次，凡爲諸無缺、無斷、無雜、無汚、自由、無礙、智者，所讚賞、不執取、資於定之戒也。於如是諸戒，比丘與同修行者，或明、或暗，因戒相應而住之，是〔爲可念、可愛、可尊重之〕法，資於〔攝受、無諍、和合、〕一性者也。諸比丘！復次，凡是聖者，導解脫者之見，其遵奉者，導至正盡苦也，于如是見，比丘與同修行者，或明、或暗，因見相應而住之，是爲可念、可愛、可尊重之法，資於攝受、無諍、和合、一性者也。諸比丘！此等六法爲可念、可愛、可尊重者，資於攝受、無諍、和合、一性者也。諸比丘！此等可念之六法中，是爲最上者、是爲攝受者、是爲攝聚者，即此是聖者導解脫之見，其尊奉者，導至正盡苦。諸比丘！猶如重閣中，是尖端是爲最上者、攝受者、攝聚者，即此屋頂也。諸比丘！如是此等可念之六法中，〔即此見，是聖……〕乃至正盡苦也。

比丘等！凡是聖者，導解脫者之見，遵奉者如何導至盡苦耶？諸比丘！比丘或

往閑林、或往樹下、或往空靜處，如是思惟：『於我，有其自己之諸纏，不捨斷，我具牽引以纏心，則如實地我不知之，我不見之。』諸比丘！若比丘爲欲貪所牽引者，即有纏心也；諸比丘！若比丘爲瞋恚所牽引者，即有纏心也；諸比丘！若比丘爲惛沈、睡眠所牽引者，即有纏心也；諸比丘！若比丘爲掉悔所牽引者，即有纏心也；諸比丘！若比丘爲疑所牽引者，即有纏心也；諸比丘！若比丘耽於此世間之思惟者，即有纏心也；諸比丘！若比丘耽於他世間之思惟者，即有纏心也；諸比丘！若比丘爲生起議論、鬥諍、犯戒之論諍、口劍相擊，即是有纏心也。彼如是知：『於我，無有其自己之諸纏，不捨斷，我具牽引之纏心，如實地，我不能知之，我不能見之；我意已善向眞諦、菩提。』此是彼逮得初智，是聖、是出世間、不共凡夫者也。

諸比丘！復次，聖弟子如是再思念之：『當我對此見，實習之，修習之，多次練習之，我獨自得寂止、我獨自得寂滅。』彼如是知：『我實對此見之實習、修習之，多次練習之，我獨自得寂止、我獨自得寂滅。』如是彼逮得第二智，其是聖、是出世間、不共凡夫者也。

比丘等！復次，聖弟子如是再思念之：『除我具足如是見外，其他沙門、婆羅門，或亦有具足如是見耶？』彼如是知：『我具足如是見以外，其他沙門、婆羅門，並無有具足如是見。』如是彼逮得第三智，其是聖、是出世間、不共凡夫者也。

比丘等！復次，聖弟子如是思念之：『見具足之士夫，具足如是常法，我亦是具足彼如是常法耶？』諸比丘！見具足之士夫，具足何是常法耶？諸比丘！此法爲見具足士夫，所具足之法，〔即〕：不論犯任何罪時，彼知此罪，——如知復歸^①，即：急速向師、智者、或同修行者懺悔之、發露之，表明之。懺悔已、發露已、表明已，於未來慎護不犯。諸比丘！猶如幼小無智愚鈍之仰臥兒童，其手或足接近火炭，則立即撤回。如是，諸比丘！此法爲彼見具足士所具足〔即〕不論犯任何罪時，彼如此知出罪，然後，彼急速向師、或智者、同修行者、懺悔之、發露之、表明之。懺悔已、發露已、表明已、於未來慎護不犯。彼如是知：『見具足之士夫，具足如是常法，我亦具足如是常法也。』此是彼逮得第四智，其是聖、是出世間、不共凡夫者也。

諸比丘！復次，聖弟子如是思念之：『見具足士夫，具足如是常法，我亦具足

如是常法也。』諸比丘！見具足士夫、具足如何常法耶？諸比丘！此法是見具足士夫所具足，〔即〕：不論同修行者於任何任務時，盡力予以協助之；是時，彼爲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之強願者也。諸比丘！如母牛拔柱以護念犢牛；如是，諸比丘！此法爲彼見具足士夫所具足，〔即〕：同修行者于任何高底任務時，盡力予以協助之；是時，彼爲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之強願者也。〕彼如是知：『見具足士夫，具足如是常法，我亦具足如是常法也。』此是彼逮得第五智，其是聖、是出世間、不共凡夫者也。

諸比丘！復次，聖弟子如是思念之：『見具足士夫，具足如是力，我亦具足如是力。諸比丘！見具足士夫，具足如何力耶？諸比丘！彼見具足士夫之力，於如來宣說法與律時，傾耳聽法已，作意已，對一切心存念已。彼如是知：『見具足士夫具足如是力，我亦具足如是力。』此是彼逮得第六智，其是聖、是出世間、不共凡夫者也。

諸比丘！復次，聖弟子如是思念之：『見具足士夫，具足如是力，我亦具足如是力。』諸比丘！見具足士夫，具足如何力耶？諸比丘！彼見具足士夫之力，即：

於如來宣說法與律時，得義之信受、得法之信受、得伴法之歡喜。彼如是知：『見具足士夫，具足如是力，我亦具足如是力。』此是彼逮得第七智，其是聖、是出世間、不共凡夫者也。

諸比丘！如是七支具足之聖弟子，有善探究常法，證預流果。諸比丘！得如是七支具足之聖弟子，是得預流果者也。』

世尊如是說已，悅意之彼等比丘，大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四十九 梵天請經

326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呼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應世尊曰：「世尊！」世尊乃曰：

「諸比丘！」一時，予在郁伽羅村幸福林之婆羅王樹下。諸比丘！爾時，梵天①婆伽生如是邪見：『〔我〕是爲常也、是爲恒也、是爲永住也、是爲獨存者也、是爲不變之法也、實爲不生、不老、不死、不滅、不轉生，而無其他比此更殊勝之出離也。』諸比丘！我於此，予因知梵天婆伽心之所念，恰如有力士夫，將屈伸臂或將伸屈臂，如是〔迅速〕，予即於郁伽羅村幸福林婆羅王樹下消失，而出現於彼梵天界。諸比丘！婆伽梵天遙見予來，見予即作是語曰：『善來，尊者！善來，尊者！尊者終於來此處。尊者！〔我〕實爲常也、爲恒也、爲永住也、爲獨存也、爲不變之法也，實爲不生、不老、不死、不滅、不轉生、而無其他比此更殊勝之出離也。』諸

比丘！如是告已，我對婆伽梵天作是語曰：『汝，梵天婆伽實爲無明〔所蔽〕也；汝，婆伽實爲無明〔所蔽〕也；由於〔汝〕將無常之存在，言爲常也，將無恒之存在，在，言爲恒也，將不永住之存在，言爲永住也；將非獨存之存在，言爲獨存也；將變法之存在，言爲不變法也；且又將生、老、死、滅、轉生者，言爲：『此實爲不生、不老、不死、不滅、不轉生』，且又〔將〕有其他更殊勝出離之存在，言：無其他更上之出離也。』

諸比丘！爾時，惡魔魅入另一梵天眷屬，如此告我曰：『比丘！比丘！勿管此閒事、勿管此閒事；比丘！彼實是梵天、大梵天也，是無能勝之征服者，爲普見者、全能者、自在者、創造者、化作者、最尊者、主宰者、主權者、已生、未生之父也。比丘！於汝前世，有沙門、婆羅門，呵責地、憎惡地；呵責水、憎惡水；呵責火、憎惡火；呵責風、憎惡風；呵責^②生物、憎惡生物；呵責天、憎惡天；呵責生主、憎惡生主；呵責梵天、憎惡梵天；彼等身壞命終後，再生於卑下身；又，由汝於前世，有沙門、婆羅門，稱歎地、歡喜地；稱歎水、歡喜水；稱歎火、歡喜火；稱歎風、歡喜風；稱歎生物、歡喜生物；稱歎天、歡喜天；稱歎生主、歡喜生主；稱歎

梵天、歡喜梵天；彼等身壞命終後，生於勝妙身。比丘是故予爲汝如是言：「尊者！對梵天所告汝者，汝應爲之，汝勿逾越梵天之語。比丘！汝若逾越梵天之語，則恰如吉祥天女之前來賜富而士夫卻欲擯出之；又恰如正顛落坑崖之人，欲以手足不至地；如是，比丘！對汝，結果如此。尊者！」對梵天所告汝者，汝應爲之，汝勿逾越梵天之語。比丘！汝不見集坐之梵天衆耶？」諸比丘！如是惡魔導予至梵夫衆。諸比丘！如是言時。予告惡魔曰：『惡者！予知汝，汝勿思量：『無人知予者。』惡魔！汝是惡者也；惡魔！梵天、梵天衆、及梵天眷屬，一切在汝掌中，一切爲汝所支配；惡魔！汝實有如是念：願『彼亦在予之掌中，願彼爲予所支配。』然而，惡魔！予卻不在汝掌中，亦非爲汝所支配。』

諸比丘！如是說已，婆伽梵天對予曰：『尊者！予實將常之存在，言爲常也；予將恒之存在言爲恒也，予將永住之存在，言爲永住也；予將獨存之存在，言爲獨存也；予將不變之法，言爲不變之法也；而又以其處不生、不老、不死、不滅、不轉生，予言：此實爲不生、不老、不死、不滅、不轉生；且又，無比他更上之出離。予言：無其他比此更上出離也。比丘！由於汝前世，有沙門、婆羅門，相當於汝一

生間，於其時彼等行苦行，彼等如有其他更上之出離，則知有其他更上之出離；如無其他更上之出離，則知無有其他更上之出離也。比丘，是故予對汝言：汝雖受如何之疲累、煩勞，汝亦不能得見其他更上之出離。比丘！汝若依著於地，則成爲近侍予者、住「於予」領地者、「予」如欲所作者、「予」之所驅使者；汝若依著水、火、風、生物、天、生主、梵天，則成爲近侍予者，住「於予」之領地者，「予」如所欲作者，「予」之所驅使者。』諸梵天！予亦實知：『若依著於地者，予則成爲近侍於汝者，住於「汝」領地者、「汝」如欲所作者、「汝」所驅使者；若依著於水、火、風、生物、天、生主、梵天，予則成爲近侍汝者，住「於汝」之領地者，「汝」如欲所作者，「汝」所驅使者，梵天！予更知汝之趣向，知榮光，即：梵天婆伽具如是大神通、梵天婆伽具如是大威光，梵天婆伽具如是大偉力。』〔梵天曰：〕『尊者！汝如何知予之趣向、及榮光？即：梵天婆伽具如是大神通、梵天婆伽具如是大威光、梵天婆伽具如是大偉力也。』予曰：

日月所繞行

光輝照十方

卿之大偉力

達及千世界

卿知高與卑

有欲及無欲

此有及彼有

有情之去來

329

梵天！予知汝趣向，知汝榮光；梵天婆伽具如是大神通、具如是大威力、具如是大偉力。梵天！有其他三群衆，對彼，汝不知、不見之，對彼，予知、見之。梵天！有群衆名爲光音天，汝由其處消滅，再生於此處，對彼，汝因過於長時居此，其憶念被忘卻也。是故，汝對彼不知、不見之，予對彼知、見之。梵天！如是，於智予與汝實不相等，何況〔汝〕劣者。然而，予實比汝爲勝也。梵天！又有群衆，名爲徧淨天……又有群衆，名爲廣果天，對彼，汝不知、不見之，對彼，予知、見之。梵天！於通智，予與汝實不相等，何況〔汝〕劣者。然而，予實比汝爲勝也。梵天！對地，予由地證知地，於此時，不於地領受地〔是我所〕，證知：地非〔我〕，地非〔我〕所，〔我〕非地所，我非地，不計地〔是我〕。予不致意地不取著地爲實有也！梵天！如是對於證智，予與汝實不相等，何況〔汝〕劣者；然而，予實比汝爲勝也。梵天！予對水……、火……、風……、生物、天……、生主……對梵天……、光音天……、徧淨天……、廣果天……、阿毘浮天……。梵天！以一切證知

一切於此時，不於一切領受，予已證知，無有『一切』、無有「於一切」、無有「依一切」、無有「一切爲予所有者也」之念，予不重視一切。梵天！如是，於證智，予與汝實不相等，何況「汝」劣者；然而，予實比汝爲勝也。」（梵天曰：）『尊者！若汝以一切之一切性爲無領受者，則汝實不可有所謂空虛之〔想〕，不可有所謂虛無之〔想〕。眼識不示現無邊際、具^③照耀一切處，其爲以地之地性，不得領受者也；以水之水性，不得領受者也；以火之火性，不得領受者也；以風之風性，不得領受者也；以生物之生物性，不得領受者也；以天之天性，不得領受者也；以生主之生主性，不得領受者也；以梵天之梵天性，不得領受者也；以光音天之光音天性，不得領受者也；以徧淨天之徧淨天性，不得領受者也；以廣果天之廣果天性，不得領受者也；以阿毘浮天之阿毘浮天性，不得領受者也；以一切之性爲不得領受者也。尊者！然！予能對汝隱形之。』（予曰：）『梵天！然！汝若能，汝宜對予隱形。』諸比丘！爾時，梵天婆伽言：『爲沙門瞿曇，予將隱形，爲沙門瞿曇，予將隱形。』然對予，實不能行隱形。諸比丘！如是言時，予謂梵天婆伽曰：『梵天！然！換予對汝隱形。』梵天曰：『尊者！汝若能，汝宜對予隱形。』諸比丘！爾時，予施行

330

如其像神變，於其時『此間之梵天、梵天衆、及梵天眷屬，聞予之聲，然不見予』，予施行如是之神力勝行，而予隱形，頌此偈曰：

於有見恐怖 以尋求非有

予不致意有 不歡不執取

諸比丘！爾時，梵天、梵天衆、及梵天眷屬，心生希有，未曾有，〔曰〕：『尊者！沙門瞿曇之大神力性，大威德性、實希有也，實未曾有也，如釋迦族之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此沙門瞿曇，有如是大神力、大威力之沙門或婆羅門者，於此之前，我等於他處尙未曾見、未曾聞，世尊實爲於愛有、樂有、喜有之人中，已除去貪有之根者。』

諸比丘！爾時，惡魔魅詣一梵天衆之眷屬，對予作如是語：『尊者！汝若如是知，又汝若如是覺，則勿教導諸聲聞、出家行者；勿對諸聲聞、出家行者說法；勿於諸聲聞、出家行者生期望。比丘！於汝之前世，有自稱應供、等正覺者之沙門、婆羅門衆，彼等對諸聲聞、出家行者教導之；對諸聲聞、出家行者說法之；對諸聲聞，出家行者生期望；彼等教導諸聲聞、出家行者；爲諸聲聞、出家行者說法；對

諸聲聞、出家行者抱期望之心，身壞命終住於卑下身。比丘！於汝之前世，有自稱應供、等正覺者之沙門婆羅門衆，彼等不教導諸聲聞，出家行者；對諸聲聞、出家行者不與說法；對諸聲聞、出家行者不作期望；彼等不教導諸聲聞、出家行者；不爲諸聲聞、出家行者說法；對諸聲聞、出家行者不作期望之心，身壞命終後，住於勝妙身。比丘！是故，予爲汝如是言：「尊者！汝應住於實踐無關心之現法樂住；尊者！沈默實爲善也，勿教誨他。」諸比丘！如是言已，予對惡魔曰：「惡魔！予知汝，汝勿思：「無人知我！」；惡魔！汝是惡者也；惡魔！汝對我非爲饒益、憐愍而作如是說；惡魔！汝對我無饒益、憐愍而作如是說；惡魔！汝實是如此〔念〕：「沙門瞿曇若對彼等說法，則彼等將脫離予之界域」；惡魔！彼等沙門、婆羅門，爲未證等正覺者，而自稱：「我等爲等正覺者也。」惡魔！予正爲等正覺者，而自稱：「予乃等正覺者也。」惡魔！如來爲諸聲聞說法，實如是也；惡魔！如來不對諸聲聞說法，亦實如是也。惡魔！如來教導諸聲聞，實如是也；惡魔！如來不教導諸聲聞，亦實如是也。何以故如來之說法或不說法？惡魔！如來之諸漏、諸雜染，帶來諸後有、不幸、苦報，及未來之生老死，皆已捨彼等，連根斷之，如斷頭之多羅樹，後歸於

非有，爲不復生之法；惡魔！猶如斷頭之多羅樹不能再成長；如是，惡魔，如來之諸漏、諸雜染，帶來後有、不幸、苦報，及未來之生老死，皆已捨彼等，連根斷之，如斷頭之多羅樹，於後歸於非有，爲不復生之法也。』

此實非對惡魔所言，乃爲梵天請教所說，是爲對此之解答，名謂「梵天請教經」。

第五十 魔訶責經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大目犍連在婆伽國之毘山（失悅摩羅山）恐怖林之鹿野苑。爾時，尊者大目犍連於露地經行，其時，惡魔入於尊者大目犍連之腹中，至〔下〕腹部，是時，尊者大目犍連作如是念：「我腹之贅重猶如滿月，何故然耶？」是時，尊者大目犍連由經行處下來，入僧房已，坐於所設之座，坐下之大目犍連獨自如理作意：於是，尊者大目犍連見入至下腹部之惡魔，作如是言：「惡者！出去！惡者！出去！汝勿觸燒如來，勿觸燒如來之弟子，汝勿長夜爲不利、受苦者也。」是時，惡魔之如是念：「此沙門對予實不知、不見，而言：『惡者！出去！惡者！出去！勿觸燒如來，勿觸燒如來之弟子，汝勿長夜爲不利、受苦者也。』」彼師尙不能速知予，何況其弟子能知予耶？」是時，尊者大目犍連告惡魔曰：「惡魔！予實知汝，汝勿思——彼不知予——惡魔！汝爲惡者也，惡魔，汝實如是念：『此沙門對予不知、不見而如是言——惡者！出去！惡者！出去！勿觸燒如來，勿觸燒如來之弟子，汝勿長夜爲不

利、受苦者也，彼師尙不能速知予，何況其弟子能知予耶？」是時，惡魔之如是念：「此沙門實知予且見予，而如是言：『惡者！出去！惡者！出去！勿觸燒如來，勿觸燒如來之弟子，汝勿長夜爲不利、受苦者』也。」是時，惡魔由大目犍連之〔腹〕部頂端上昇，住於其喉。³³³

尊者大目犍連見住於其喉之惡魔，即告惡魔曰：「惡魔！於此處予見汝，汝勿思：『彼不知予。』惡魔！汝住於〔予之〕喉；惡者！昔予生爲魔是名惡觸燒之魔也，其時，予有妹名伽利蘪里，汝爲彼之子也，汝是予之甥也。惡者！其時，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出現於世；惡者！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有二大首聲聞弟子名爲無類者、蘇生者；惡者！就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弟子中，於說法不可能有任何人與尊者^①無類者相等者；惡者！依此理由，尊者無類者是伊多羅（無類者）、是伊多羅（無類者）之名生起。

又，惡者！尊者蘇生者是閑林、樹下、空靜處住者以容易速入想受滅定；惡者！尊者蘇生者往昔坐於一樹下，入想受滅定；惡者！牧牛者、牧畜者、耕作者、旅行者等，見坐於樹下，入想受滅定之尊者蘇生者，見已，彼等有如是之念：「實不可

思議！實未曾有哉！此沙門坐脫而死也，我等宜火葬彼。』惡者！是時，彼等牧牛者、牧畜者、耕作者、旅行者，拾聚草、木片、牛糞等，積覆於尊者蘇生者身上，彼等施火而去；惡者！是時，尊者蘇生者彼過其夜，由定而起，猝擲衣服，於晨早、著衣、執持衣，詣入村里乞食；惡者！彼等牧牛者、牧畜者、耕作者、旅行者，見乞食之尊者蘇生者，見已，彼等作如是念：『實不可思議哉！實未曾有哉！此沙門已坐脫而死，卻又蘇生也。』惡者！依此理由，尊者蘇生者是珊瑚婆（蘇生者）、是珊瑚婆（蘇生者）之名生起。

惡者！是時，魔度使作如是念：『予不知此等持戒，善法諸比丘之來處，或趣處，予當魅入婆羅門居士衆，〔言〕：汝等對持戒、如是善法諸比丘罵詈之、誹謗之、使惱之、觸燒之，然或被汝等罵詈、誹謗、使惱、觸燒，而心生變異，令魔度使得其方便也。』惡者！是時，魔度使魅入彼等婆羅門之居士衆〔言〕：『汝等罵持戒、〔持喜法〕諸比丘，罵詈之、誹謗之、使惱之、觸燒之，然或被汝等罵詈、誹謗、使惱、觸燒者、而心生變異，令魔度使得其方便也。』惡者！是時，魔度使魅入彼等婆羅門居士衆，罵詈、誹謗、使惱、觸燒持戒、持善法諸比丘〔言〕：此等禿頭、

似沙門而非沙門、賤奴、黑奴、由梵天足〔所生〕子孫，〔又自言〕：『我等爲禪思者也，我等爲禪思者也。』縮肩、低頭、倦怠而禪思之、明思之、審思之、冥想之。猶如梟鳥於樹枝上狩獵，求鼠而禪思之，明思之、審思之、冥想之；如是此等禪似沙門而非沙門、賤奴、黑奴，從梵天之足〔所生〕子孫，〔又自言〕：『我等爲禪思者，我等爲禪思者。』縮肩、低頭、倦怠而禪思之、明思之、審思之、冥想之；猶如野孤於河岸漁魚而禪思之、明思之、審思之、冥想之；如是此等禪冥想之；又猶如貓於罅隙垃圾箱、塵堆獵鼠、而禪思之、明思之、審思之、冥想之；如是此等禪頭，乃至冥想之；又猶如驢脫離牽獸〔隊伍〕、於罅隙、垃圾箱、塵堆、而禪思之、明思之、審思之、冥想之；如是此等禪頭，似沙門而非沙門、賤奴、黑奴、由梵天足〔所生〕子孫，〔又自言〕：『我等爲禪思者也，我等爲禪思者也。』縮肩、低頭、倦怠而禪思之、明思之、審思之、冥想之。惡者！其時，死去之人等，多數身壞命終後，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

惡者！是時，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對諸比丘曰：『諸比丘！魔度使確已魅入婆羅門居士衆，〔言〕……在此，汝等對持戒、〔持〕善法諸比丘，罵詈之、誹

謗之、使惱之、觸嬈之，然或被汝等之罵詈、誹謗、使惱、觸嬈，而心生變異，令魔度使得其方便。——諸比丘！是時，汝等應以慈俱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如是上、下、橫、一切處、將一切〔有情〕視爲自己，對含有一切〔有情之〕世界，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怨、無瞋害慈俱心、徧滿而住；〔次〕以悲俱心……以喜俱心……捨俱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方〕，如是上、下、橫、一切處，一切〔有情〕視爲自己，對含有一切〔有情之〕世界，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怨、無瞋害捨俱心、徧滿而住。』

惡者！是時，依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如是教誡、如是訓誡彼等比丘，行至森林、樹下及空靜處，以慈俱心、徧滿一方而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方〕，如是上、下、橫、一切處，將一切〔有情〕視爲自己，含有一切〔有情之〕世界，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怨、無瞋害慈俱心、徧滿而住；以悲俱心……以喜俱心……以捨俱心，徧滿而住之，如是第二、第三、第四〔方〕，如是上、下、橫、一切處，將一切〔有情〕視爲自己，對含有一切〔有情之〕世界，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怨、無瞋害捨俱心，徧滿而住。

336

惡者！是時，魔度使如是念：『予雖如是爲之，然不知此等持戒、〔持〕善法比丘之來處或趣處，予當魅入於婆羅門居士衆，〔言〕：在此，汝等對持戒、持善法諸比丘，應恭敬、尊重、奉事、供養，或被汝等恭敬、尊重、奉事、供養、而心生變異，令魔度使得其方便也。』惡者！是時，魔度使魅入於彼等婆羅門居士衆，言：『在此，汝等對持戒、〔持〕善法諸比丘，應恭敬、尊重、奉事、供養之，然或被汝等恭敬、尊重、奉事、供養、而心生變異，令魔度使得其方便。』惡魔！是時，魔度使魅入彼等婆羅門居士衆，對持戒、〔持〕善法諸比丘，恭敬、尊重、奉事、供養之；惡者！其時，死去之人等，多數身壞命終後，生於善趣、天界。

惡者！是時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對諸比丘曰：『諸比丘！婆羅門居士衆確已爲魔度使所魅入，〔而言〕：在此，汝等對持戒、〔持〕善法之諸比丘，應恭敬、尊重、奉事、供養之，然或被汝等恭敬、尊重、奉事、供養、而心生變異，令魔度使得其方便。諸比丘！是時，汝等於觀身不淨而住之，於食作厭逆想，一切世間作不可樂想，於觀諸行無常。』惡者！是對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如是教誡、如是訓誡彼等比丘，行至森林、樹下、或空靜處，於觀身不淨，於食作厭逆

想，於一切世間作不可樂想，於觀諸行無常。

惡者！是時，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晨早著衣，執持衣鉢，與隨從沙門尊者伊多羅共往村里乞食。惡者！是時，魔度使魅入一兒童，取礫以擊尊者伊多羅，因而頭破；惡者！是時，尊者伊多羅頭破血流，跟隨著，跟隨著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之後；惡者！是時，拘留孫世尊、應供、等正覺者，猶如象視〔還迴體〕顧曰：『此魔度使真不知厭足。』

惡者！於迴顧之同時，魔度使由其處墮落，生於大地獄；惡者！彼大地獄有三種名，謂六觸處之〔地獄〕、謂擊椿〔地獄〕、謂各自受〔苦地獄〕。惡者！是時，獄卒來對予曰：『賢者！於汝之心臟中，如椿與椿交合時，汝當知！我千年間於地獄中受苦者也。』惡者！彼時，予實爲多年居住、多百年居住、多千年居住，於彼大地獄中受苦，一萬年居住於彼大地獄^②增〔地獄〕正名謂起^③出受之苦；惡者！彼時予身，猶如人〔身〕，然予之頭卻猶如魚〔頭〕也。

④惱害伊多羅 聖者拘留孫

度使陷地獄 何如受諸苦

有百之機械

各別之苦受

如是爲地獄

度使痛苦極

惱害伊多羅

聖者拘留孫

佛之聲聞衆

比丘彼知之

惱害比丘者

黑魔汝受苦

湖中立天宮

立有一劫間

毘琉璃之色

光耀及燦爛

玉女在於此

種種飛彩舞

佛之聲聞衆

比丘彼知之

惱害諸比丘

黑魔汝受苦

比丘現見前

刺戟於佛陀

鹿子母講堂

足指能震動

佛之聲聞衆

比丘彼知之

惱害比丘者

黑魔汝受苦

⑥最勝之講堂

足指能搖之

具持神通力

諸神皆戰慄

佛之聲聞衆

比丘彼知之

惱害比丘者

黑魔汝受苦

於最勝講堂

問天帝釋曰

梵天可欲知

愛盡解脫耶

如是問帝釋

無能如實答

佛之聲聞衆

比丘彼知之

惱害比丘者

黑魔汝受苦

近於善法殿

以問梵天曰

於汝常見有

今尙爲有耶

梵天果光曜

日過汝不見

如是問梵天

無能如實答

予以嘗見有

於今即爲無

梵天界光耀
我爲以常恒
佛之聲聞衆
惱害比丘者
依於此解脫
東方毘提訶
佛之聲聞衆
惱害比丘者
火不作此想
癡人以觸火
如是惡魔羅
如愚人觸火
魔羅爲罪者
惡魔爲何想
我不受惡報
以見日過去
及今得云何
比丘彼知之
黑魔汝受苦
觸妙高山頂
湖森地橫人
比丘彼知之
黑魔汝受苦
我在燒癡人
必自然得燒
觸燒汝如來
當燒自己身

魔羅之所作

惡魔莫厭佛

比丘於怖林

彼憂愁夜叉

長夜於惡積

及莫望比丘

以擊惡魔羅

爾時忽不現

第二篇 中分五十經篇

初品 居士品

第五十一 乾達羅迦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瞻波城之伽伽羅蓮池畔，與大比丘衆俱。爾時，象御者倍沙與普行者乾達羅迦同詣世尊之處。詣已，象御者倍沙敬禮世尊，坐於一面，普行者乾達羅迦亦向世尊問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而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普行者乾達羅迦，默默徧觀比丘衆後，而白世尊曰：「不可思議，卿，瞿曇！未曾有哉！卿，瞿曇！依卿瞿曇，此比丘衆成爲行正道者也。卿，瞿曇！於過去世亦有應供者、等正覺者，

彼等世尊實有如是殊勝之比丘衆行正道，亦猶如今依卿瞿曇之比丘衆行正道者耶？卿，瞿曇！於未來世亦將有應供者、等正覺者、彼等世尊實有如是殊勝比丘衆行正道，亦猶如今依卿瞿曇之比丘衆行正道者耶？」世尊曰：「正如是，乾達羅迦！正是，乾達羅迦！於過去世亦有應供者、等正覺者，彼等世尊實有如是殊勝，之比丘衆行正道，亦猶如今依予之比丘衆行正道者也；乾達羅迦！於未來世亦有應供者、等正覺者，彼等世尊實有如是之殊勝，比丘衆行正道，亦如今依予之比丘衆行正道者也；乾達羅迦！在此比丘衆中有阿羅漢且諸漏已盡，修行圓滿，所作已作，已捨重擔，逮得已利，盡諸有結，〔爲〕正智解脫者；又，乾達羅迦！有諸比丘，在此比丘衆中是學者、常持戒者、常〔聖〕行者、賢者、賢行者；彼等於四念處，心善住之。云何爲四？乾達羅迦！在此，比丘於身，隨觀身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於諸受，隨觀受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於心，隨觀心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於諸法，隨觀法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也。

如是言已，象御者倍沙向世尊曰：「不可思議哉！師尊！未曾有哉！師尊！由世尊所善施設之此等四念處，乃爲清淨有情，爲使其超出愁、悲，爲使其消滅苦、憂，爲使其到達正理，爲使其證得涅槃；師尊！我等在家白衣者，實亦時時於此等四念處，心善住之。在此！師尊！我等於身，隨觀身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於諸受，隨觀受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於心，隨觀心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於諸法，隨觀法而住之，爲熱心者、正知者、具念者，於世間能調伏貪、憂。不可思議哉！師尊！未曾有哉！師尊！世尊對如是現行人間之①密林、人間過患、人間詐誑、善知有情之饒益與非饒益；師尊！實有密林，即人類也，實有②顯露（光明）處，即〔四足所生〕獸類也；師尊！予實能使一已調御之象憶起，就彼來去瞻波城間爲限，顯露此等（人類）一切諸詐誑、詐瞞、邪曲、歪曲；師尊！我等奴僕、或使佣、或雜役者，彼等以變異身行、以變異口行與內心相異也。不可思議哉！師尊！未曾有哉！師尊！世尊對如是人間之密林、人間之過患、人間之詐誑，悉知有情之饒益與非饒益；師尊！實有密林，即人類也，實有顯露處，即〔四

足所生）獸類也。」〔世尊曰〕：

「正如是，倍沙！正如是，倍沙！實有密林，即人類也，實有顯露處，即〔四足所生〕獸類也；倍沙！有此等^③四種人存在於世間，云何爲四？倍沙！在此，有一類人，使自苦，專修自苦之行；倍沙！在此，又有一類人，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倍沙！在此，又有一類人，使自苦，專修自苦之行；亦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倍沙！在此，又有一類人，不使自苦，不專修自苦之行；亦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者，於現法（現在世）、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依自己成爲^④最高者（世尊）而住之。倍沙！此四種人，何者爲汝心所適耶？」

〔倍沙曰：〕「師尊！彼使自苦，專修自苦之行者，彼不適予心；師尊！彼使他苦，專修令他苦之行者，彼不適予心；師尊！彼使自苦，專修自苦之行，亦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者，彼亦不適予心；師尊！彼不使自苦，不專修自苦之行，亦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行者，即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由自己成爲最高者（世尊）而住之，此人爲適於予之心者也。」〔世尊曰：〕

「倍沙！又，由何故此等三種人不適於汝心耶？」〔倍沙曰：〕「師尊！彼使自苦，專修自苦之行者，厭苦欲樂而苦行之、偏苦行之，具此者，不適於予心也；師尊！使他苦，專修吏他苦之行者，厭苦欲樂而苦行之、偏苦行之，具此者，彼不適於予心也；師尊！彼使自苦，以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使他苦，以專修使他苦之行者，厭苦欲樂而苦行之、偏苦行之，具此者彼亦不適於予心也；師尊！彼不使自苦，不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之行者，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由自己成爲最高者而住之，具此者，彼適於予心也。師尊！我等事務繁多、義務繁忙、今欲離去也。」〔世尊曰：〕「倍沙！今汝知適時也！」爾時，象御者之子倍沙對世尊所說，大喜、隨喜，由座而起，敬禮世尊，右繞而去。

是時，世尊於象御者之子倍沙離去不久，呼諸比丘曰：「諸比丘！象御者之子倍沙是賢者也，象御者之子倍沙是有大智也；諸比丘！若彼象御者之子倍沙再坐須臾，予就此等四種人再詳解說，則彼更得大利也。諸比丘！然而，即此至今，象御者之子倍沙已得大利也。」〔諸比丘曰：〕「世尊！今正是時也，善逝！今正是時也，世

尊！請就此等四種人詳爲解說，諸比丘聞世尊所說，必將受持之。」〔世尊曰：〕「諸比丘！若然，聽之！善思惟之，予將說之。」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願樂欲聞，師尊！」世尊乃說示曰：

「諸比丘！^⑤云何爲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人？諸比丘！有一類人或者爲裸形而不作法者、舐手〔用食〕者也，不受『來』之請、不受『留住』之請、不受持來者、不受特設者、不受特定處之請、不受由壺口或皿之緣直接〔受食〕者、不受於闕之內、不受在棒及杵之間、不受二人食時〔其中只有一人〕者；由妊婦施食則不受、由授乳中之婦施食則不受、由與男人擁抱之女施食則不受、於饑饉之際所集施者不受、立於近狗之處者不受、蠅群集者不受；不食魚、肉；不飲穀酒、果酒、粥汁；彼或爲一家受食者、住一口食；或爲二家受食者、住二口食……或爲七家受食者、住七口食；又依一施而度日，又依二施而度日……依七施而度日；又一日攝一食，或二日攝一食……七日攝一食；如是乃至半月攝一食，從事定期食之修行。

彼又唯以青菜爲食、或以稷爲食、或唯以糙米爲食、或唯以頭頭羅米爲食、或唯以哈達草爲食、或唯以糠爲食、或唯以泡（飯汁）爲食、或唯以胡麻粉爲食、或

唯以草爲食、或唯以牛糞爲食、又或以森林樹根及果實爲食、或以自然落地之果爲食；彼又以麻爲衣、或以麻混織爲衣、或著塚間衣、或著糞掃衣、或以提利達樹皮爲衣、或以黑羚羊皮爲衣、或以黑羚羊皮細條編織爲衣、或著吉祥草之衣、或著樹皮衣、或著木片衣、或以人髮編織爲衣、或以馬毛編織爲衣、或以梟毛爲衣。

又彼爲拔鬚髮行者，從事拔取鬚髮之行；又爲常立行者，以常拒座；又常爲蹲踞行者，常精勤於蹲踞；又爲臥棘刺行者，常臥棘刺之牀……或爲一日三浴行者，修水浴之行；行如是種種身體之苦行、難行。諸比丘！是謂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人。

諸比丘！云何爲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人？諸比丘！在此，有一類人爲屠羊者、屠豬者、捕禽者、捕獸者、獵師、漁夫、盜賊、刑吏、獄吏也，或爲其他之殘酷行者也。諸比丘！是謂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人。

諸比丘！云何爲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人，亦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人？諸比丘！有一類人或者爲刹帝利之灌頂王，或者爲刹帝利之灌頂王，或爲婆羅門、豪門〔之富有婆羅門〕，彼令於城東建立新會堂，以剃除鬚髮、著粗獸皮衣、以酥油

塗身、以鹿角搔背，與王妃、婆羅門王師俱入其會堂；彼橫臥於綠草空地，而一牝牛，有一與其同色之犢牛，牝牛以其第一乳房之乳，以保王之生命，以第二乳房之乳，以保王妃之生命，以第三乳房之乳，以保婆羅門王師之生命，以其第四乳房之乳，供養火，唯以其殘餘之乳，以保其犢牛之生命；彼如是言：「爲供犧牲，屠如是數之牡牛、爲供犧牲，屠如是數離乳之牝牛、爲供犧牲，屠如是數犢牛、爲供犧牲，屠如是數之山羊、爲供犧牲，屠如是數之牡羊、爲供犧牲繫柱，伐如是數之樹木、爲供犧牲之草座，刈如是數量之吉祥草。」對彼之奴僕、使佣、或雜仕者，亦以杖威脅之、恐嚇之、以流淚悲哭而勞役之。諸比丘！是謂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人。

諸比丘！云何爲不使自苦，不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由自己成爲最高者而住之。諸比丘！於此，如來出現於世間爲應供、等正覺者、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也；彼包含於此天、魔、梵天之世界，於沙門、婆羅門、天、人衆中，自知、自證而教化；彼說初善、中善、後善、有義、

有文之法，說完全具足清淨之梵行，或爲居士、或爲居士子、或爲其他族性之再生者，以聽聞其法；彼聽其法已，於如來生信，彼得信具足者生起如次之思惟：「在家爲繁雜、塵勞之處，出家爲空閑〔寂靜〕也。」在家者，若行一向完滿、一向清淨，如切磨硯渠〔清淨光輝〕之梵行，爲不容易。讓予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成爲無家者！」彼於後時，或少捨財物、或多捨財物、或少捨親族、或多捨親族，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而出家，成爲無家者。

如是，彼成爲出家者，具足諸比丘之生活規定，捨殺生，成爲殺生之離者，捨刀杖、有慚愧、有同情心、憐愍一切衆生而住之；捨不與取，成爲不與取之離者，給與而取者、給與之期待者，以不盜之淨物而住之；捨非梵行，成爲梵行者、淨行者，離淫欲在俗法；捨妄語成爲妄語之離者，爲真實語者，住於真實，爲可信賴者、誠心者，世間之不欺誑者也；捨兩舌成爲兩舌離者，由此處聞，不在彼處語而無離間此等者，或由彼處聞，不語此等而無離間彼等者，如是或爲人之和解者，或爲諸和合者之促進者，以和合爲好、以和合爲樂、以和合爲喜，以語成爲和合語者也；捨粗惡語、離粗惡語，柔和、順耳、樂入於心、優雅、衆人所欲、衆人所好、語如

是語者；捨綺語成爲綺語之離者，應時語者、實語者、義利語者、法語者、律語者，隨時保持合理、辨別、俱義利之語者也；彼爲損害草木之離者；〔一日〕一食者，夜止〔食〕者而離非時食；爲歌舞、音樂、觀劇等之離者，爲持華鬘、塗香、裝飾、莊嚴住處之離者，爲高廣大之離者，爲受金銀之離者，爲受生穀之離者，爲受生肉之離者，爲受婦人、少女之離者，爲受婢僕之離者，爲受山羊及羊之離者，爲受雞、豬之離者，爲受象、牛、牡馬、牝馬之離者，爲受田、屋之離者，爲專作使節、使佣旅行之離者，爲買賣之離者，爲詐秤重、僞幣、詐度量之離者，爲詐欺、瞞著、奸詐、邪曲之離者，爲斬斷、打殺、捕縛、剽奪、掠奪、暴行之離者；彼爲知足者，法衣以覆身、乞食以護腹；彼之行處，受持俱行，恰如有翼之鳥彼比翼飛翔，荷翼俱飛，如是比丘爲知足者，以覆身衣、護腹之施食，彼彼行處，受持俱行；彼具足此聖者之戒聚，感受內無過之樂。

彼以眼見色、不執總相、不執別相，由於對彼眼根，不予以防護而住，諸貪欲、憂慼、惡、不善之法將流入，因此彼遂行防護；護眼根，於眼根達成防護；以耳聞聲……乃至……以鼻嗅香……以舌嚐味……以身觸所觸……以意識法而不執總相、

不執別相；由於若對彼意根不予以防護而住，諸貪欲、憂戚、惡、不善之法將流入，因此彼遂行防護；護意根，於意根達成防護，彼成就此聖者之根防護，於內感受無過之樂；彼於進退爲正知者，於觀前、顧後爲正知者，於屈伸爲正知者，於大衣及衣鉢之執持爲正知者，於噉飲嚼味爲正知者，於糞尿之行爲正知者，於行、住、坐、眠、寤、及語、默等狀態爲正知者。

347
彼具足聖者之戒聚，具足聖者之根防護，具足聖者之正念、正知；親近遠離世俗之住處——阿蘭若，至閑林、樹下、山巖、石室、山洞、塚間、林叢、露地、及積槁處。彼食後，由行乞歸，結跏趺坐，置身端正，使正念現前；彼於世間，由捨貪欲、以離貪欲之心而住之，由捨貪欲淨化其心；由捨瞋恚，以不瞋恚心而住之，憐愍一切衆生，由捨瞋恚淨化其心；由捨惛沈睡眠，以離惛沈睡眠而住之，有光明想、具正念、正知，由捨惛沈睡眠淨化其心；由捨掉舉、惡作，不掉舉而住之，於內有寂靜心，由捨掉舉惡作淨化其心；由捨疑，離疑而住之，於諸善法無猶豫，由捨疑淨化其心。

彼由於捨此等五蓋、心穢、慧羸，而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

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之；由尋伺之止息，內淨、心專一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之；由喜之捨離，〔爲〕捨者而住之，〔爲〕具正念者、正知者，而以身感受樂——諸聖者所謂『捨者、具念者、樂住者』——成就第三禪而住之；由捨樂、由捨苦、由先已滅喜憂，不苦不樂，由捨〔所生〕念之徧淨，成就第四禪而住之。

348
彼如是於心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彼心傾向於宿住隨念智，彼憶念種種宿住，彼如此：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種種成劫、種種壞劫、種種成壞劫。『於彼處，予爲如是名、如是姓、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命終，從其處死、於彼處生；又，於彼處，〔再生之〕予爲如是名、如是姓、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命終，彼〔之予〕於彼處死，又從此處生。』如是憶念行相，境遇種種之宿住。

彼如是於心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彼心傾向於有情生死智，彼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諸有情之生死、卑賤與高貴、美與醜、

幸福與不幸、知諸有情各隨其業而成：『實有此等之有情，身、口、意具足惡行者、誹謗諸聖者、〔爲〕邪見者、持邪見業者，彼等身壞命終後，往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又實有此等有情，身、口、意具足善行者、不誹謗聖者、〔爲〕正見者、持正見業者，彼等身壞命終後，往生於善趣、天界。』如是彼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諸有情之生死、卑賤與高貴、美與醜、幸與不幸，知諸有情，各隨其業而行。

彼如是於心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彼心傾向於漏盡智，彼如實知『此是苦也』、如實知『此是苦之集也』、如實知『此是苦之滅也』、如實知『此是導至苦滅之道也』；又如實知『此等是諸漏也』、如實知『此是漏之集也』、如實知『此是導至漏滅之道也。』彼由如是知、如是見、彼心由欲漏而解脫，由有漏而解脫，由無明漏而解脫。於解脫，有『已解脫』之智；彼了知『（予）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不復受此〔輪迴〕狀態』。

諸比丘！是爲不使自苦、不專修使自苦之行；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謂由自己成爲最高者（世尊）而住之。

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彼等比丘，對世尊之所說，大歡喜之。

第五十二 八城經

如是我聞。——

一時，尊者阿難住毘舍離城竹林邑。爾時，八城之居士第十，因某要事，抵巴羅利子城。此八城之居士第十，詣雞園一比丘之處。詣已，敬禮彼比丘，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八城之居士第十言：「師尊！尊者阿難今在何處？我等欲見彼尊者阿難。」

〔彼比丘曰：〕居士子！彼尊者阿難在毘舍離城之竹林村。〔爾時八城之居士第十於巴羅利弗城辦事畢，乃詣毘舍離城竹林村尊者阿難處。詣已，敬禮阿難，坐於一面。坐於一面已，八城居士第十白尊者阿難曰：：

「尊師阿難！是否有以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一法，若精進住於不放逸、精勤、自勵之比丘於尚未解脫之心解脫之，或尚未滅盡之諸漏滅盡之，或尚未逮得之無上瑜伽安穩（涅槃）之逮得耶？」〔阿難曰：〕「居士子！有以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一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勵之比丘，對於尚未解脫之心解脫之、尚未滅盡之諸漏滅盡之、尚未逮得之

無上瑜伽安穩之逮得也！」〔居士曰：〕「師尊、阿難！然則，何者是以彼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世尊所說之一法，住於……之比丘，於尚未解脫之心解脫之，尙未滅盡之諸漏滅盡之，或尙未逮得之無上瑜伽安穩之逮得耶？」

〔阿難曰：〕「居士子！關於此，比丘確已離諸欲、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之。彼如是思惟、如是知解：『此初禪是造作，是有思，且凡是造作、思惟，彼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若彼雖不得漏盡，依其法愛、法之歡喜，以斷五下分結而成爲化生，於彼處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居士！此是彼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之世尊所說之一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勵精勤之比丘，其於尙未解脫之心解脫之、尙未滅盡之諸漏滅盡之、或尙未逮得之無上瑜伽安穩逮得之也。

居士！復次，比丘從尋伺之止息、內淨、一心、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之。彼如是思惟、如是知解：『此第二禪亦造作、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若彼雖不得漏盡，依其法愛、法喜，以斷五下分結即成爲化生，於彼處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

居士！此是彼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世尊所說之一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勵精勤之比丘，於尙未解脫之心解脫之、尙未滅盡之諸漏滅盡之、或尙未逮得之無上瑜伽安穩逮得之也。

居士！復次，比丘從喜貪之捨離，〔爲〕捨者而住之，爲具念者、正知者，而以身感受樂，即諸聖者所謂：「捨者、具念者、樂住者」成就第三禪而住之。彼如是思惟、如是知解：『此第三禪亦是造作、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彼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乃至……逮得無上瑜伽安穩者也。

居士！復次，比丘，由捨樂、由捨苦、「由先已滅喜憂、不苦不樂，由捨、念、清淨」，成就第四禪而住之。彼如是思惟精察、如是知解：『此第四禪亦是造作、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彼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而得漏盡……乃至……逮得無上瑜伽安穩也。

居士！復次，比丘以俱慈之心徧滿一方而住之；如是徧滿第二、第三、第四〔方〕；如是徧滿上、下、四維；彼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恚、無害之俱慈心，徧滿全世界、一切處而住之。彼如是思惟精察、如是知解：『此慈心解脫亦是造作、

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彼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乃至……逮得無上瑜伽安穩也。

居士！復次，比丘以俱悲之心……乃至……具喜之心……乃至……俱捨之心，偏滿一方而住之；如是第二、第三、第四〔方〕，如是上、下、四維，彼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恚、無害之俱捨心，偏滿世界一切處而住之。彼如是思惟精察、如是知解：『此捨心解脫亦是造作、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彼即是無常、應滅法。』³⁵² 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乃至……逮得無上瑜伽安穩也。

居士！復次，比丘超越一切色想，滅沒有對想，由不作意種種想故，〔作意……〕『虛空是無邊，』成就空無邊處而住之。彼如是思惟精察，如是知解：『成就此虛空無邊處亦是造作、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彼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乃至……逮得無上瑜伽安穩也。

居士！復次，比丘超越一切空無邊處，〔作意……〕『識是無邊，』成就識無邊處而住之。彼如是思惟精察，如是知解：『成就此識無邊處亦是造作、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彼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乃至

……逮得無上瑜伽安穩也。

居士！復次，比丘超越一切識無邊處，〔作意……〕『無任何（分別識）之存在』成就無所有處而住之。如是思惟、如是知解：『成就此無所有處亦是造作、有思，且凡是造作、有思，彼即是無常、應滅法。』彼如是知。彼住其處逮得漏盡，若不得漏盡，依彼法愛、法喜，以斷五下分結而成化生，於彼處般涅槃，得不退法，終不還此。居士！此是彼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世尊所說之一法，住於不放逸、熱心、自勵精勤之比丘，於尚未解脫之心解脫之、尚未滅盡之諸漏滅盡之、尙未逮得之無上瑜伽安穩逮得之也。

353

如是說已，八城居士第十，語尊者阿難曰：「尊師阿難！恰如求一妙寶之人，同時即得十一妙寶。如是，尊師！予求一甘露門同時即得聞十一甘露門。尊師！恰如人家有十一門，彼於其家失火時，由任一門，已皆得安穩。如是，師尊！予於此等十一甘露門之任一〔門〕，已皆得安穩也。尊師！彼等外道弟子皆爲師徧求束脩，予何不對尊者阿難作供養耶？」於是，八城居士第十，使「人」集巴羅利弗〔城〕及毘舍離〔城〕之比丘衆，以勝妙之硬食、軟食，親手供養之，滿足之；對各比丘各包與

一套衣服，對尊者阿難則包與三衣，且爲尊者阿難建立五百僧房。

第五十三 有學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釋迦國迦毘羅衛城之尼拘律園。爾時，迦毘羅衛城釋迦族人之新講堂建立未久，而沙門、婆羅門或其他任何人皆尙未進住。爾時，迦毘羅衛城之釋迦族人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釋迦族人白世尊曰：「師尊！於此有一新講堂，乃迦毘羅衛城釋迦族人建立未久者，而沙門、婆羅門或其他任何人，皆尙未進住。師尊！望世尊爲最先受用者；世尊最先受用後，迦毘羅衛城之釋迦族人將受用之，其將爲迦毘羅衛城之釋迦族人帶來長時之饒益與幸福。」世尊默然許之。

爾時，迦毘羅衛城之釋迦族人知世尊已應諾，從座而起，敬禮世尊，右繞而詣講堂處。詣已，將講堂處裝飾，施設牀座，安置水瓶、裝上油燈已，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彼等釋迦族人白世尊曰：「師尊！講堂已全部裝飾、施設牀坐、安置水瓶、裝上油燈。師尊！今正其時也。」於是，世尊著衣，持

鉢、與比丘衆俱詣講堂處。詣已洗足，入講堂，於中央柱近處面東坐下。比丘衆亦洗足，入講堂，於近東壁處面西敬禮世尊後。迦毘羅衛城之釋迦族人，亦洗足，入講堂，於近東壁處面西敬禮世尊而坐。於是，世尊對彼等釋迦族人，以法語開示、勸導、鼓勵、令喜直至深夜；語尊者阿難曰：「阿難！汝爲彼迦毘羅衛城之釋迦族人，說示學人之行道。予背疲勞也，予欲舒暢之。」尊者阿難應諾世尊：「師尊！如是。」是時，世尊將大衣四疊，作右脇獅子臥，以一足置他足之上；具念、正知，作意〔寤即〕起立想。

是時，尊者阿難言釋氏摩訶男曰：「摩訶男！聖弟子是戒具足者，是於諸根門防護者，是於食知量者，是專心警寤者，是七正法具足者，是四禪、增上心學及現法樂住得願者、易得者、不難得者也。摩訶男！然則聖弟子如何是戒具足耶？」摩訶男！³⁵⁵於此，聖弟子爲持戒者，防護別解脫律儀而住之，具足正行、行處，於諸微細罪見怖畏，於諸學處受持而學之。摩訶男！如是，聖弟子是戒具足者也。又，摩訶男！聖弟子如何是諸根門防護者耶？於此，聖弟子以眼見色、不執總相、不執別相，由於若對眼根不于防護而住者，則諸貪欲、憂慼、惡不善之法當流入。因此彼遂行防

護，護眼根，於眼根達成防護。以耳聞聲……乃至……以鼻嗅香……乃至……以舌嘗味……乃至……以身觸所觸……乃至……，以意識法，不執總相，不執別相，由於若對意根不于防護而住者，則諸貪欲、憂慼、惡不善之法當流入，因此彼遂行防護，護意根，於意根達成防護。摩訶男！如是，聖弟子是於諸根門防護者。又摩訶男！聖弟子如何是於食知量者耶？摩訶男！於此，聖弟子對食如理思量而食之，非爲嬉戲、非爲驕榮、非爲裝飾、非爲莊嚴，唯爲此身之維持、爲存續、爲止息傷害、爲助長梵行，〔即〕：「如是，我斷故受，不使新受生，而予將成爲正命、無罪、安穩住者。」摩訶男！如是，聖弟子是食知量者。

摩訶男！聖弟子如何是專心警寤者耶？摩訶男！於此，聖弟子晝時，以經行、坐禪，由諸障礙法使心淨化。夜時，於初夜分，以經行、坐禪，由諸障礙法使心淨化。於夜中分，作右脇獅子臥，以一足置他足上；具念、正知、作意〔寤即〕起立想。於夜後分，以經行、坐禪，由諸障礙法使心淨化。摩訶男！如是，聖弟子是專心警寤者。

摩訶男！聖弟子如何是具足七正法者耶？摩訶男！於此，聖弟子〔一〕是有信

者，信如來之菩提：「如是，彼世尊爲應供、等正覺者、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也。」〔二〕是有慚者，慚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慚諸惡不善法之入罪。〔三〕是有愧者，愧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愧諸惡不善法之入罪。〔四〕是多聞者，持聞者，集聞者，對彼等善說諸法，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文、顯示全部圓滿、清淨之梵行，彼如是於諸法多聞憶持、諸語熟知、諸意熟慮、諸見洞察。〔五〕是發勤精進者，住捨諸不善法，具足諸善法；於諸善法強力、堅定、勇猛、責任、忍持。〔六〕是具念者，以最勝之念，用心具足者，久時所作、久時所言之憶念者、隨憶者。〔七〕是有慧者，通生滅，爲聖之有抉擇力而導至苦滅之慧具足者。摩訶男！如是，聖弟子是七正法具足者。摩訶男！聖弟子如何是四禪、增上心學及現法樂住之得願者、易得者、不難得者耶？摩訶男！於此，聖弟子確已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具足初禪而住之，由尋伺之止息、內淨、心專一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而住之……乃至……第三禪……乃至……具足第四禪而住之。摩訶男！如是，聖弟子是四禪、增上心學及現法樂住之得願者、易得者、不難得者。

357

摩訶男！因此聖弟子如是於戒具足、如是於諸根門防護、如是於食知量、如是專心警寤、如是具足七正法、如是爲四禪、增上心學及現法樂住之得願者、易得者、不難得者。如是，摩訶男！言此是聖弟子學人之行道，爲非腐卵而適於破卵殼者，適於正覺，適於到達無上瑜伽安穩者。摩訶男！恰如雌雞之或八、或十、或十二之卵，此雌雞伏坐，適度溫存，適度孵化，而彼雌雞不生起如是希求：「實我之雛等，或以爪尖、或以嘴啄破卵殼，安穩脫出！」然而，彼雛等確實或以爪尖、或以嘴尖，啄破卵殼而安穩脫出。摩訶男！實如是，聖弟子如是於戒具足、如是於諸根防護、如是於食知量、如是專心警寤、如是具足七正法；如是爲四禪、增上心學及現法樂住之得願者、易得者、不難得者。

如是，摩訶男！此是聖弟子學人之行道，爲非腐卵，適於啄破卵殼，適於正覺，適於到達無上瑜伽安穩者。摩訶男！彼聖弟子得此無上之由捨〔所生〕念之徧淨，憶念種種宿住，即如：一生、二生……乃至……如是，共行相、共境遇，隨種種宿住而憶念之，此是彼之第一破殼，如雛之出卵殼也。摩訶男！彼聖弟子得此無上捨念徧淨，以清淨超人天眼見諸有情之生死、貴賤、美醜、幸與不幸……乃至……了

知諸有情各隨其業而受報。此是彼第二破殼，如雛之出卵殼也。摩訶男！彼聖弟子得此無上捨念之徧淨，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通智自證具足住之，此是彼之第三破殼如雛之出卵殼也。

摩訶男！聖弟子是戒具足者，此爲彼之德行。摩訶男！聖弟子是於諸根防護者，此爲彼之德行。摩訶男！聖弟子是於食知量者，此爲彼之德行。摩訶男！聖弟子是專心警寤者，此爲彼之德行。摩訶男！聖弟子是具足七正法者，此爲彼之德行也。

摩訶男！聖弟子是四禪、增上心學及現法樂住之得願者、易得者、不難得者，此爲彼之德行。摩訶男！聖弟子憶念種種居住，即如：一生、二生……乃至……如是共行相、共境遇，隨種種居住而憶念之，此爲彼之明智也。摩訶男！聖弟子以清淨超人天眼，見諸有情之生死、貴賤、美醜、幸與不幸……乃至……知諸有情各隨其業而受報，此爲彼之明智也。摩訶男！聖弟子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通智自證具足住，此爲彼之明智也。摩訶男！如是，此謂聖弟子明具足、行具足，又謂明行具足。摩訶男！常童形梵天亦說此偈曰：

依止種姓人 剎帝利最勝

諸天及人間 明行足最勝

摩訶男！常童形梵天所說之偈是善頌，而非惡頌；爲善說，而非惡說；是義俱饒益，而非無義饒益也；由世尊所認可也。

爾時，世尊起立而對尊者阿難曰：「善哉！善哉！阿難！汝對迦毘羅衛城之釋迦族人，說學人之行道，實爲善哉！」

尊者阿難說此已，世尊與之認可。悅意之迦毘羅衛城釋迦族諸人，大喜尊者阿難之所說。

第五十四 哺多利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鷲崛多羅波國之水處鷲崛多羅波有一聚落名謂阿波那。爾時，世尊晨早，著下衣，執持衣、鉢，入阿波那聚落乞食，於阿波那乞食已，食後歸還，於晝住行至一叢林，深入其叢林中，於一樹下坐。時，有居士哺多利以衣裹全身，持傘蓋，著履，徒步彷徉來此叢林，深入此叢林而詣世尊處。詣已，問訊世尊，互爲交換友誼禮讓之語，而立於一面。世尊告立於一面之居士哺多利曰：「居士！有諸座，汝若欲者則坐。」如是告已，居士哺多利思念：「沙門瞿曇呼予爲『居士』！」忿怒、不悅而默然。世尊再次告居士哺多利：「居士！有諸座，汝若欲坐則坐。」居士哺多利再次思念：「沙門瞿曇呼予爲『居士』！」忿怒、不悅而默然。世尊再三告居士哺多利曰：「居士！有諸座，汝若欲坐則坐。」如是告已，居士哺多利思念：「沙門瞿曇呼予爲『居士』！」忿怒、不悅而白世尊曰：「卿瞿曇！汝呼予爲『居士』乃不確切，其非適當。」世尊曰：「居士！實由汝之外觀、特徵、相貌等有如居士而然也。」（彼

曰：「卿瞿曇！否，予實已捨離一切家業，斷一切俗事也。」〔世尊曰：〕「居士！汝如何捨離一切家業，斷一切俗事耶？」〔彼曰：〕「卿瞿曇！於此屬予之財、或穀、或銀、或金等，此等一切，皆以遺產贈與諸兒等。於此，予非謀事、非積備，而以最〔小量之〕衣食過活也。卿瞿曇！如是，實已捨離一切家業，斷一切俗事也。」〔世尊曰：〕「居士！然則汝所述斷絕俗事，與聖者之法、律相異也。」〔彼曰：〕「師尊！於聖者之法、律，斷絕俗事是如何耶？善哉！師尊！凡如是於聖者之法、律爲斷絕俗事者，願即如是爲予說法。」〔世尊曰：〕「然！居士！汝聽之，善思惟之，余將說之！」居士哺多利應諾世尊：「願樂欲聞，師尊！」世尊乃說曰：

「居士！於聖者之法、律，此於八法導致斷絕俗事者。何等爲八？依止不殺生，殺生當捨斷；依止與取，不與取當捨斷；依止真實語，妄語當捨斷；依止不離間語，離間語當捨斷；依止不貪求、貪欲，貪求、貪欲當捨斷；依止不毀口、瞋恚，毀口、瞋恚當捨斷；依止不忿怒、懊惱，忿怒、懊惱當捨斷；依止不增上慢，增上慢當捨斷。居士！於聖者之法、律此等八法爲導致斷絕俗事者，已略說之，未詳細分別，」〔居士曰：〕「師尊！於聖者之法、律，於此八法爲導致斷絕俗事者，已略說之，未

詳細分別，善哉！師尊！世尊慈悲爲懷，請爲余詳細分別此等八法。」〔世尊曰：〕「然！居士！汝聽之，善思惟之，余將說之！」居士哺多利應諾世尊：「願樂欲聞，師尊！」世尊乃說曰：

『依止不殺生，殺生當捨斷。』實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關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縛，因其可能使予爲殺生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殺生者，緣殺生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殺生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殺生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者，此即殺生也。而緣殺生，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殺生者，則無有諸漏、煩勞、熱惱也。』『依止不殺生，殺生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依止與取，不與取當捨斷。』實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關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因其結可能使予爲不與取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不與取者，緣不與取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不與取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不與取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此即不與取也。而緣不與取，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不與取者，則無有諸漏、

煩勞、熱惱也。』『依止與取，不與取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362
『依止真實語，妄語當捨斷。』實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因其結可能使予爲妄語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妄語者，緣妄語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妄語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妄語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此即妄語也。而緣妄語，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妄語者，無有諸漏、煩勞、熱惱也。』『依止真實語，妄語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依止不兩舌，兩舌當捨斷。』實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因其結可能使予爲兩舌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兩舌者，緣兩舌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兩舌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兩舌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此即兩舌也。而緣兩舌，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兩舌者，則無有諸漏、煩勞、熱惱也。』『依止不離間語，離間語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依止不貪求、貪欲，貪求、貪欲當捨斷。』實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

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因其結可能使予爲貪求、貪欲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貪求、貪欲者，緣貪欲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貪求、貪欲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貪求、貪欲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此即貪求、貪欲也。而緣貪求、貪欲，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貪求、貪欲者，無有諸漏、煩勞、熱惱也。』『依止不貪求、貪欲，貪求、貪欲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363
【依止不毀此、瞋恚，毀此、瞋恚當捨斷。】實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因其結可能使予爲毀此、瞋恚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毀此、瞋恚者，緣毀此、瞋恚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毀此、瞋恚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毀此、瞋恚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此即毀此、瞋恚也。而緣毀此、瞋恚，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毀此、瞋恚者，無有諸漏、煩勞、熱惱也。』『依止不毀此、瞋恚，毀此、瞋恚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依止不忿怒、懊惱，忿怒、懊惱當捨斷。】實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

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因其結可能使予爲忿怒、絕望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忿怒、絕望者，緣忿怒、絕望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忿怒、絕望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忿怒、懊惱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此即忿怒、懊惱也。而緣忿怒、懊惱，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忿怒、懊惱，無有諸漏、煩勞、熱惱。』『依止不忿怒、懊惱，忿怒、懊惱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依止不增上慢，增上慢當捨斷。』如是其謂，緣何其謂耶？居士！於此，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無論何等之結，因其結可能使予爲過慢者，予爲捨離、正斷此等諸結之行者，若予爲過慢者，緣過慢得對予自非難之，智者了知，緣過慢當譴責〔予〕，身壞命終後，緣過慢當豫期生於惡趣，實此爲結、爲蓋，此即過慢也。而緣過慢，能生諸漏、煩勞、熱惱；回避過慢者，無有諸漏、煩勞、熱惱也。』『依止不增上慢，增上慢當捨斷。』如是之謂，即緣此而謂也。

居士此等八法已略說之，〔今〕又詳細分別，其等於聖者之法、律爲導致斷絕俗事者。然而，非僅此，於聖者之法、律，以一切處、以一切地方皆成爲斷絕俗事者

也。〔居士曰：〕「師尊！然則於聖者之法、律，以一切處，以一切地方如何成爲斷絕俗事者耶？善哉！師尊！世尊於聖者之法、律，於一切處、一切地方，如實說該應斷絕俗事者，〔即如是法請爲予敎示〕誠是甚幸也！」〔世尊曰：〕「然！居士！汝聽之，善思惟之，予將說之！」居士哺多利應諾世尊：「願樂欲聞，〔師尊！〕」世尊乃說曰：

「居士！猶如被飢餓、衰羸所征服之一犬，出現於屠牛者之店舗前，此一熟練屠牛者或其弟子，擲與彼犬淨除善削無肉沾血之骨頭；居士！汝其如何思耶？是否彼犬齧此淨除善削無肉沾血之骨頭，可除其飢餓與衰羸耶？」〔居士曰：〕「此實不然，師尊！何以故？師尊！實因其骨頭被淨除、善削、無肉唯沾血。於此狀況，彼犬定成爲疲勞困惑者也。」〔世尊曰：〕「雖然如此，居士！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由世尊所說——欲者譬如骨頭，苦多、惱多，於此多有災患。』如是以正慧對其欲如實觀之，凡此捨是多種、依止^①多種，避去之〔欲〕；凡此捨是一種、而依止一種，如是修習彼捨，於此時，滅盡一切世間利得無餘也。

居士！猶如一鷺或蒼鷺或鷹，啣肉塊飛去時，而諸鷺、諸蒼鷺及諸鷹等追之、

襲之，欲裂取、欲使放棄〔肉塊〕。居士！汝如何思之耶？若彼鷲或蒼鷺或鷹不速棄其肉塊，由此，彼得死或瀕死之苦也。〔居士曰……〕「師尊！如是！」〔世尊曰……〕「雖然如此，居士！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由世尊所說——欲者譬如肉塊，苦多、惱多，於此多有災患。』」如是以正慧對其〔欲〕如實觀之，凡此捨是多種、依止多種，避去之〔欲〕，凡此捨是一種、依止一種，如是修習彼捨，於此時，滅盡一切世間利得無餘也。」

居士！猶如一人持點燃之草炬，逆風行之。居士！汝如何思此耶？若彼人不速棄其草炬，則草炬或燒彼手、彼臂、彼之肢節，由此，彼得死或瀕死之苦也。〔居士曰……〕「師尊！如是！」〔世尊曰……〕「雖然如此，居士！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由世尊所說——欲者譬如草炬，苦多、惱多，於此多有災患。』」如是以正慧對其〔欲〕如實觀之……乃至……如是修習彼捨，於此時，滅盡一切世間利得無餘也。」

居士！猶如有一逾人之^②火坑，充滿無焰、無煙〔尙在燃燒〕之火炭，然而，有一人欲生而不欲死，欲樂而厭苦者來〔此火坑〕，即此一人，二力士各握其一臂曳彼至火坑。居士！汝如何思此耶？是否彼人將身作如是又如是之扭曲耶？」〔居士

曰：」「如是！師尊！何以故？師尊！此人實知余若落入此火坑，由此，得死或瀕死之苦也。」「世尊曰：」「雖然如此，居士！聖弟子亦復作如是思惟：『由世尊所說——欲者譬如火坑，苦多！惱多，於此多有災患。』如是以正慧對其〔欲〕如實觀之……乃至……如是修習彼，捨於此時，滅盡世間一切利得無餘也。」

居士！猶如人於夢中見可愛之園、可愛之林、可愛之地、可愛之蓮池。然而，醒後不見任何〔夢中〕物。雖然如此，居士！聖弟子亦復作如此思惟：『由世尊所說——欲者譬如夢，苦多、惱多，於此多有災患。』如是以正慧對其〔欲〕如實觀之……乃至……如是修習彼捨「滅盡世間一切利得無餘也。」

居士！譬如此處有人，借用豪華車乘，殊妙之珠璫；彼以此等借來財物莊嚴之、圍繞之，行至市肆，人人見此人而言：「此人實豪富哉！諸豪富實享受財物，傳言如是也。」此人之〔債〕主，無論於何處見之，即在該處奪去彼等〔被借用之財物〕。居士！汝對此作何思耶？其人之〔心起〕變異性耶？〔居士曰：〕「然也，師尊！〔應起之〕，何以故？師尊！實因主人奪去彼等〔被借用之財物〕也。」「世尊曰：」「居士！如是，聖弟子如是思惟之：『欲者譬如借用物，苦多、惱多，爲世尊所說，在

此，有更多之災患。」如以正慧對此如實觀之……乃至……〔滅盡世間一切利得之執取至無餘。〕如是修習其捨。」

居士！譬如村里或聚落之附近，有茂密叢林，其處多有已熟果樹，但其果無一落地，是時，有一人，欲果、求果，索果而來，深入其叢林，見已熟多果之樹，彼如是念：「此樹之果多已熟，但無一落地，予得攀登樹上，儘所需而食，且裝滿圍裙。」彼攀登其樹，儘所需食，且裝滿圍裙。於是，又有第二人欲果、求果、索果。執利斧前來，深入其叢林，見已熟多果之樹，彼如是念：「此樹之果多已熟，而無一落地，予不知如何攀樹，予可將此樹之本幹砍斷，儘所需食，且裝滿圍裙。」彼隨砍斷樹幹。居士！汝對此如何思之耶？彼先攀登樹上之人若不速下，則該樹倒，彼當跌壞手、足或其餘肢節，彼由此，受死或等於死之苦也。」「居士曰：」「如是！師尊！」〔世尊曰：〕「居士！如是，聖弟子如次思惟之：『欲者譬如樹果，苦多、惱多，由世尊所說。於此，有更多之災患也。』」如是以正慧對此如實觀之，凡此捨是多種，由依止多種而廻避彼〔欲〕，凡此捨是一種，由依止一種而捨之，於是，由滅盡一切世間利得之執取至無餘，如是修習其捨。

居士！彼聖弟子得此無上捨念偏淨，憶念種種宿住，即：一生、二生、三生……乃至……如是憶念行相、境遇，種種宿住。居士！彼聖弟子得此無上捨〔所生〕念偏淨，以清淨超人天眼見諸有情之生死，貴賤、美醜、幸與不幸……乃至……知諸有情各隨其業而受報。居士！聖弟子得此無上捨〔所生〕念偏淨，由盡諸漏，無漏心解脫、慧解脫，於現法自己以通智自證具足住之。

居士！如是於賢者之所說，以一切處、一切地方，悉斷絕一切俗事者也。居士！對此汝作何思耶？於聖者之所說，以一切處、一切地方，一切俗事之斷絕，如是俗事之斷絕，汝是否亦於自己觀見耶？〔居士曰：〕「師尊！予爲何者耶？又聖者之所說，以具一切處、一切地方一切俗事皆斷絕者爲何者耶？」師尊！於聖者之所說以一切處、一切地方，一切俗事皆斷絕者，予距之尚遠也。師尊！我等前於外道出家，對凡庸者思爲殊勝者之沙門而以殊勝食供養之。對凡庸者之沙門於殊勝處安置之；師尊！我等又對諸比丘是殊勝者沙門而思爲凡庸者，對殊勝沙門以凡庸食供養之。對殊勝之諸沙門於凡庸處安置之。師尊！今我等知諸外道者爲凡庸也。對凡庸沙門以凡庸供養之，對凡庸沙門以凡庸處安置之；我等又知，諸比丘爲殊勝也，對殊勝

沙門以殊勝食供養之，對殊勝沙門以殊勝處安置之。師尊！世尊令予於諸沙門生起敬愛，於諸沙門生起淨信，於諸沙門生起恭敬，偉哉！世尊！偉哉！世尊！世尊恰如能扶起將倒者，能撥露被覆者，對迷路者能導之以道，於闇處能持來明燈，使有眼者見諸色，如是，世尊以種種方便開示法。師尊！予歸依世尊，〔歸依〕法及〔歸依〕比丘僧伽。願世尊認予自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五十五 耆婆迦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①耆婆迦養童子之菴婆園內。爾時，耆婆迦養童子者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耆婆迦養童子者白世尊曰：「師尊！予如是聞：『有別請沙門瞿曇而殺生類者；沙門瞿曇正知此而受用爲自己所作別請之肉』。師尊！就彼所言『有別請沙門瞿曇而殺生類者；沙門瞿曇正知此而受用爲自己所作——別請之肉』如是之說。師尊！彼等對世尊爲真實語耶？抑或以非真實語以誣謗世尊耶？或說法之隨法者耶？或不受任何如法之說隨說者訶責耶？」（世尊曰：）「耆婆迦就彼所言：『有別請沙門瞿曇而殺生類者，沙門瞿曇正知此而受用爲自己所作——別請之肉』如是之說。彼等對予非爲真實語者，彼等對予以非存在、不真實語以誣謗予也。耆婆迦！有三種狀態，予說不受用肉，三種狀態者：即己見（見殺）、己聞（聞殺）、己疑（疑爲己殺）；耆婆迦！予說於此三種狀態不受用肉。耆婆迦！予又說三種狀態可受用肉，三種狀態者：即不見（不見殺）、不聞（不聞

殺)、無疑(無疑爲予殺)；此三種狀態可受用肉。」

耆婆迦！在此，比丘依住一村里或一聚落，彼以俱慈之心，徧滿一方而住之，如是至第二、第三、第四〔方〕，如是至上、下、橫、一切處，一切〔有情〕當作自己，對含有一切〔有情之〕世界，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恚、無害、俱慈之心徧滿而住之。即此，居士或居士子，詣已而招請明朝之食。耆婆迦！比丘願意而同意之，彼過其夜，晨早著衣，執持衣、鉢，詣彼居士或居士子住處。詣已，坐於所施設之座，對彼，該居士或居士子以上妙食供養之。其時，彼念非如是：『善哉！此居士或居士子以上妙食供養予，此居士或居士子於未來亦以如是上妙之食供養予。』彼對其食以不貪著、不惑溺、不耽著、見〔災患〕者，知出離而受用之。耆婆迦！對此，汝作何思耶？彼比丘於其時，有思害自，或思害他，亦思害兩者耶？〔居士曰：〕「不然，師尊！」〔世尊曰：〕「然則，耆婆迦，彼比丘於其時，食無過之食耶？」〔居士曰：〕「如是，師尊！世尊！」予聞：『梵天是慈住者。』「師尊！對此，『世尊爲予對面親見者，世尊實是慈住者也。』」〔世尊曰：〕「耆婆迦！彼具貪、具瞋、具癡者，是爲瞋害者；其貪、其瞋、其癡爲如來所捨，已斷根，如截多羅樹頭，成爲

非有，未來爲不生法。耆婆迦！若汝所言爲如是意義者，則予對汝認可也。」〔居士曰：〕「師尊！予之所言，實爲如是意義也。」

世尊曰：「耆婆迦！在此，比丘依住一村里或一聚落，彼以俱悲心……乃至……以俱喜心……乃至……以俱捨心，徧滿一方而住之，如是至第二、第三、第四〔方〕，如是至上、下、橫、一切處，一切〔有情〕當作自己，對含有一切〔有情之〕世界，以廣大、廣博、無量、無恚、無害、捨俱之心徧滿而住之，即此比丘，居士或居士子，詣而招請明朝之食。耆婆迦！比丘願意而同意之，彼過其夜，晨早著衣，執持衣、鉢，詣彼居士或居士子之處。詣已，坐於所施設座，彼居士或居士子以上妙食供養之。其時，彼念非如是：『善哉！此居士或居士子以上妙食供養予，此居士或居士子於未來亦以如是上妙之食供養予。』彼對其食以不貪者、不惑溺、不耽著、見〔災患〕者，知出離而受用之。耆婆迦！對此，汝作何思耶？彼比丘於其時，有思害自、或思害他，或思害兩者耶？」〔居士曰：〕「不然，師尊！」〔世尊曰：〕「然則，耆婆迦！彼比丘於其時，食無過之食耶？」〔居士曰：〕「如是，師尊！世尊！予聞：『梵天是捨住者。』」「師尊！對此，『世尊爲予對面親見者，世尊實是捨住者

也。」〔世尊曰：〕「耆婆迦！彼具貪、具瞋、具癡者，是爲惱害者、嫌惡者、瞋恚者；其貪、其瞋、其癡爲如來所捨，已斷根，如截多羅樹頭，成爲非有，未來爲不生法。耆婆迦！若汝所言爲如是意義者，則予對汝認可也。」〔居士曰：〕「師尊！予之所言，實爲如是意義也。」

世尊曰：「耆婆迦！凡是別請如來或如來弟子而殺生類者，彼以五事生多非福德。即〔第一〕彼如是言：『汝等去，將彼名之生物牽來。』具此初事即生多非福德。其次，將彼生物繫首牽來感受苦痛、憂傷，具此第二事而生多非福德。其次，彼又言：『汝等去，將彼生物殺害之。』具此第三事，而生多非福德。其次，該生物正遭殺害時，受苦痛、憂傷，具此第四事，生多非福德。其次，彼對如來或如來弟子具不淨燒害心，具此第五事，生多非福德。耆婆迦！凡是別請如來或如來弟子而殺生類者，彼具此五事，而生多非福德。」如是說已，耆婆迦養童子者白世尊曰：「不可思議，師尊！未曾有哉！師尊！師尊！諸比丘實食淨食，諸比丘實食無過食。偉哉！師尊！偉哉！師尊！乃至……願世尊認予自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五十六 優波離經

如是我聞。——

372
一時，世尊住那爛陀之波婆離菴婆園。爾時，離繫派之若提子與離繫派之①大衆俱，住那爛陀。是時，此離繫派長苦行者於那爛陀行乞已，食後由行乞而歸，詣波婆離菴婆園世尊處。詣已，向世尊問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立於一面。世尊對立於一面之離繫派長苦行者曰：「苦行者！有諸座，汝若願意，則②坐之！」如是言已，離繫派之長苦行者取一卑座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離繫派長苦行者曰：

「苦行者，離繫若提子對惡業之成熟、發起，設施若干之業耶？」〔苦行者曰：·〕
「卿瞿曇！離繫若提子不常施設『業也』，業也。」卿瞿曇！離繫若提子是常施設『罰也，罰也。』」「世尊曰：·」苦行者！關於離繫若提子對惡業之成熟、發起，設施若干罰耶？」「苦行者曰：·」「卿瞿曇！離繫若提子對惡業之成熟、發起，施設三罰，即：身罰、口罰、意罰也。」「世尊曰：·」「苦行者！其身罰、口罰、意罰，各異乎？」
〔苦行者曰：·〕「卿瞿曇！身罰、口罰、意罰爲各異也。」「世尊曰：·」「苦行者！如

是各異，如是特殊此等三罰中，彼離繫若提子對惡業之成熟、發起，汝施設何罰爲最重罪耶？身罰耶？口罰耶？抑意罰耶？」〔苦行者曰：〕「卿瞿曇！如是各別，如是特殊之此等三罰中，離繫若提子對惡業之成熟、發起，以施設身罰爲最重罪，口罰不然，意罰不然。」〔世尊曰：〕「苦行者！」汝云「身罰爲最重罪也」耶？」〔苦行者曰：〕「卿瞿曇！予言『身罰也』。」〔世尊再度曰：〕「苦行者！」汝言『身罰也』耶？」〔苦行者再度曰：〕「卿瞿曇！予言『身罰也』。」〔世尊三度曰：〕「苦行者！」汝言『身罰也』耶？」〔苦行者三度曰：〕「卿瞿曇！予言『身罰也』。」如是，世尊實對離繫派長苦行者於此論點，至第三次確定之。

如是言已，離繫派長苦行者白世尊曰：「卿瞿曇！然則，對惡業之成熟、發起，汝施設若干罰耶？」〔世尊曰：〕「苦行者！」如來不常施設「罰也，罰也」。苦行者！如來是常施設「業也，業也。」〔苦行者曰：〕「卿瞿曇！對惡業之成熟、發起，予施設三業，即身施設若干業耶？」〔世尊曰：〕「苦行者！」對惡業之成熟、發起，予施設三業，即身業、口業、意業也。」苦行者曰：「卿瞿曇！其身業、口業、意業爲各異耶？」〔世尊曰：〕「苦行者！」其身業、口業及意業爲各異也。」〔苦行者曰：〕「卿瞿曇！如是各

別，如是特殊之此等三業中，對此惡業之成熟、發起，汝施設何業爲最重罪耶？身業耶？口業耶？抑意業耶？」〔世尊曰：〕「苦行者！如是各別，如是特殊之此等三業中，對惡業之成熟、發起，予以施設意業爲最重罪也。身業不然、口業亦不然。」〔苦行者曰：〕「卿瞿曇！汝言『意業爲最重罪也』耶？」〔世尊曰：〕「苦行者！予言『意業也』……乃至……〔卿瞿曇！汝言『意業也』耶？」〔世尊曰：〕「苦行者！予言『意業也』。」如是，離繫派長苦行者對世尊，實就此論點，至第三次確定後，由座起立，詣離繫派若提子處。

其時，離繫若提子正與以優波離爲上首，愚人所組成之大在家衆俱坐。離繫若提子遙見長苦行者前來，見已，對長苦行者曰：「苦行者！汝晨早由何處來耶？」〔苦行者曰：〕「師尊！我由沙門瞿曇處來也。」〔若提子曰：〕「苦行者！汝與沙門瞿曇有所共論耶？」〔師尊！我與沙門瞿曇有所共論。〕〔若提子曰：〕「苦行者！汝與沙門瞿曇，就何〔事〕共論耶？」於是，離繫派長苦行者將與世尊所共論盡告知若提子。離繫若提子於長苦行者說此時，如是曰：「善哉！善哉！苦行者！如由對師之教說，具正確了解之多聞弟子，如是依離繫派之長苦行者已爲沙門瞿曇作答也。微不足道

之意罰如何與如此重大身罰比美？然而，更恰當言之，對惡業之成熟、發起，身罰爲最重罪，口罰不然，意罰亦不然也。」

說此已居士優波離對離繫若提子曰：「善哉！善哉！師尊苦行者，實如對師之教說具正確了解之多聞弟子，如是依大德苦行者爲沙門瞿曇作答也。微不足道之意罰如何與如此重大之身罰比美？然而，更恰當言之對惡業之成熟、發起，身罰爲最重罪，口罰不然、意罰亦不然，師尊！我亦去向沙門瞿曇對此論點破之。若沙門瞿曇對我如此主張，如依大德長苦行者所確言者，猶如強人將長毛之羊，捉其毛能曳之、能偏曳之、能迴曳之；如是，我對沙門瞿曇，將以論對論曳之、偏曳之、迴曳之；或又如力強之釀造者，將大酒糟袋投入深池，把握其隅端而曳之、偏曳之、迴曳之，如是，我對沙門瞿曇，將以論對論曳之、偏曳之、迴曳之；或又如力強之①漉酒人，把握毛篩之端，能篩除之、振篩之、迴篩之，如是，我對沙門瞿曇，將以論對論篩除之、振篩之、迴篩之；或又如六十歲象，入深蓮池，作②麻洗遊戲，如是，我思對沙門瞿曇，嬉行麻洗遊戲。師尊！今我往，對沙門瞿曇於此論點破之。」（若提子曰：）「居士！汝宜往，向沙門瞿曇於此論點破之。居士！我能向沙門瞿曇論破之，

離繫派長苦行者」「得論破之」，汝亦「得爲之」。」

是如，離繫派長苦行者白離繫若提子曰：「師尊！我不悅居士優波離欲向沙門瞿曇論破〔之事〕，師尊！沙門瞿曇實是幻士，知誘惑術、幻化術，以誘惑外道弟子衆。」「若提子曰：」「苦行者！在諸道理上，無餘地使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然，沙門瞿曇有可能成爲優波離之弟子也。居士！汝往，向沙門瞿曇應於此論點議論之，予實得向沙門瞿曇論破之，因長苦行者「得論破之」，汝亦「得爲之」。」「第二度……乃至……第三度離繫派長苦行者對若提子曰：「師尊！我不悅居士優波離欲向沙門瞿曇論破〔之事〕，師尊！沙門瞿曇實是幻士，知誘惑術、幻化術，以誘惑外道弟子衆。」「若提子曰：」「苦行者！在諸道理上，無餘地使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然，沙門瞿曇有可能成爲優波離之弟子也。居士！汝往，向沙門瞿曇應於此論點議論之，予實得向沙門瞿曇論破之，因離繫派長苦行者「得論破之」，汝亦「得爲之」。」「居士優波離對離繫若提子應諾：「如是，師尊！」由座而起，向若提子敬禮，右繞後，詣波婆離菴婆園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居士優波離白世尊曰：「師尊！離繫派長苦行者曾來此處耶？」「世尊曰：」「離繫派

長苦行者曾來此處。」〔優波離曰：〕「師尊！與離繫派長苦行者有何共論耶？」〔世尊曰：〕「居士！予與離繫派長苦行者有所共論。」〔優婆離曰：〕「師尊！與離繫派長苦行者有何共論耶？」於是，世尊將與離繫派長苦行者之所共論，盡告居士優波離，如此說已，居士優波離白世尊曰：「師尊！善哉！善哉！長苦行者，實如對師之教說具正確了解之多聞弟子，其如離繫派長苦行者對世尊之所答也。微不足道之意罰如何與如此重大之身罰比美？然而，更恰當言之，對惡業之成熟、發起，身罰爲最重罪，口罰不然、意罰亦不然也。」〔世尊曰：〕「居士！汝若願住真實而論之，則我等對此宜論議也。」〔優波離曰：〕「師尊！予願住真實而論之，我等在此論議之。」

〔世尊曰：〕「居士！汝對此作何思耶？在此，有一離繫派徒，患病、苦悶、重患、拒冷水，〔僅〕受用熱水，彼得冷水會死去。居士！對彼，離繫派之若提子施設於何處往生耶？」〔優波離曰：〕「尊者！有名謂意著天^③之天界，彼往生其處，何以故？師尊！彼實爲意之執著而命終也。」〔世尊曰：〕「居士！居士！汝實宜思惟已而答之；汝勿前〔言〕置後，而後〔言置〕前。居士！汝前實曾言：『師尊！予

願住真實而論之，我等在此論議耶？」〔優波離曰：〕「師尊！雖然世尊如是言，然此身罰對惡業之成熟、發起爲最重罪，口罰不然，意罰亦不然。」〔世尊曰：〕「居士！汝對其作何思耶？此有一離繫派徒，住四種制戒防護：避^④一切之水，以防（殺生之惡）。以〔避〕一切水，控制（殺生之）〔惡〕。以〔避〕一切水，抖落〔惡〕。以〔避〕一切水觸，達〔制惡〕。但彼於來回之際已殺害衆多小生類。居士！對此之〔事〕，離繫若提子施設何報耶？」〔優波離曰：〕「師尊！非思非故意者，則離繫若提子不施設大罪。」〔世尊曰：〕「居士！若彼思〔作〕則如何？」〔優波離曰：〕「是大罪也，師尊！」〔世尊曰：〕「居士！離繫若提子對所云思，施設於何處耶？」〔優波離曰：〕「於意罰也，師尊！」〔世尊曰：〕「居士！居士！汝實宜思惟已而答之，汝勿前〔言〕置後而後〔言置〕前。居士！汝前實曾言：『師尊！予願住真實而論之，我等在此論議耶？』」〔優波離曰：〕「師尊！雖然世尊如是言，但是身罰對惡業之成熟、發起爲最重罰，口罰不然，意罰亦不然。」

〔世尊曰：〕「居士！汝對其作何思耶？此那爛陀城富裕豐樂，人民衆多耶？」〔優波離曰：〕「如是，師尊！此那爛陀城富裕豐樂，人民衆多。」〔世尊曰：〕「居

士！汝對其作何思耶？」於此有人拔劍來曰：「予將此那爛陀城之生類等，於一剎那、一瞬間，悉作成一肉聚，一肉山。」居士！汝對其作何思耶？彼人，將此那爛陀城之生類等，於一剎那、一瞬間，得能悉作成一肉聚，一肉山耶？」〔優波離曰：〕「師尊！縱令十人、二十人、三十人、四十人，或五十人，亦不能將此那爛陀城之生類等作成一肉聚、一肉山，何況一惡人〔豈能〕作之耶？」〔世尊曰：〕「居士！汝對其作何思耶？於此，有神通力、得自在之沙門或婆羅門來曰：『予對此那爛陀城以一瞋意，將可化成灰也。』居士！汝對其作何思耶？『彼有神通力、得心自在之沙門、婆羅門對那爛陀城以一瞋意有可能化成灰耶？』〔優婆離曰：〕「師尊！縱令十那爛陀城、二十那爛陀城、三十那爛陀城、四十那爛陀城、或五十那爛陀城，彼有神通力，得心自在之沙門或婆羅門，以一瞋意亦能化成灰也，何況卑劣之一那爛陀城〔不能〕作之耶？」〔世尊曰：〕「居士！居士！汝實宜思惟已而答之；汝勿〔前〕言置後而後〔言置〕前。居士！汝前實曾言：『師尊！予願住真實而論之，我等在此論議耶？』〔優波離曰：〕「師尊！雖然世尊如是言，但是此身罰爲對惡業之成熟、發起爲最重罪，口罰不然，意罰亦不然。」〔世尊曰：〕「居士！汝對其作何思耶？汝聞

單達迦閑林、迦鄰伽閑林、迷奢閑林、摩但迦閑林爲閑林，爲真實之閑林耶？」〔優波離曰：〕「然也，師尊！予聞：『單達迦閑林、迦鄰伽閑林、迷奢閑林、摩但迦閑林爲閑林，爲真實之閑林也。』」〔世尊曰：〕「居士！汝對其作何思耶？汝未曾聞：『依誰，其單達迦閑林、迦鄰伽閑林、迷奢閑林、摩但迦閑林爲閑林，爲真實之閑林』耶？」〔優波離曰：〕「師尊！予曾聞：『以諸大仙之瞋意，其單達迦閑林、迦鄰伽閑林、迷奢閑林、摩但迦閑林成爲閑林，成爲真實之閑林也。』」〔世尊曰：〕「居士！居士！汝實宜思惟已而答之，汝勿前〔言置〕後而後〔言置〕前。居士！汝前實曾言：『師尊！予願住真實而論之，我等在此宜論議』耶？」

〔優波離曰：〕「師尊！予以世尊最初譬喻已歡喜、已滿足；更而，予對世尊猶欲聞此等對種種質問之答辯，然我終不認世尊爲⑤敵對者也。偉哉！師尊！偉哉！師尊！世尊恰如能扶起將倒者，能揭露被覆者，對迷者能導之以道，於闇中能持來明燈，使有眼者見諸色，如是，世尊以種種方便之開示。師尊！在此！予歸依世尊，亦〔歸依〕法及〔歸依〕比丘僧伽，願世尊認予從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世尊曰：「居士！汝宜作熟慮，如汝等知名之士熟慮爲幸甚也。」〔優波離曰：〕「師尊！以世尊對我言：『居士！汝宜作熟慮；如汝等知名之士熟慮爲幸甚也。』我對世尊，更生歡喜滿足。師尊！外道實以我爲弟子，彼等於那爛陀城全城持幡巡遊，〔宣言〕：『居士優波離爲我等之弟子也。』然世尊對我如此言：『居士！汝宜作熟慮，如汝等知名之士熟慮爲幸甚也。』」師尊！在此！予再度歸依世尊，〔歸依〕法、〔歸依〕僧伽。願世尊認予從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世尊曰：〕「居士！長時，汝家成爲供離繫派徒〔所望之〕泉源也，然彼等來乞食時，宜記得與施食。」〔優波離曰：〕「師尊！以世尊對我言：『居士！長時，汝家爲供離繫派徒〔所望之〕泉源也，然彼等來時，宜記得與施食。』我對世尊更生歡喜滿足也。師尊！我曾聞：沙門瞿曇如是言：『只應施與我，不應施與他，只應施與我之弟子，不應施與他之弟子；只施與我則有大果報，施與他則無大果報；只施與我之弟子有大果報，施與他之弟子無大果報。』然世尊卻勸導我施與諸離繫派之徒也。師尊！我等於此當知時也。師尊！在此，我三度歸依世尊〔歸依〕法及〔歸依〕比丘僧伽。願世尊認予從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於是，世尊對居士優婆離，爲之次第說法，即：說施、說戒、說天，欲爲災患、罪惡⑥與穢污及離欲之功德。世尊知居士優波離從順心、柔軟心、無蓋心、欣悅心、明淨心；於是，爲之說諸佛所稱揚法說，即：苦、集、滅、道也。如是，恰如能受染料之清淨無垢衣；如是，居士優波離即於其座，遠塵離垢，生起法眼，即：「凡由緣生起法，彼一切亦由緣離散而歸於滅法也。」於是，居士優波離，見法、得法、知法、入法，於師教說，已斷疑度惑、得無所畏，不復從他者。向世尊曰：「師尊！我等多所作，多事務，我等今〔辭〕行。」〔世尊曰〕「居士！今汝知適時。」

爾時，居士優波離對世尊說法歡喜、隨喜，由座起立，敬禮世尊，右繞而歸自己住處。至已，行至喚守門者：「守門者！予今後對離繫派諸男女全閉門，對世尊之諸比丘、諸比丘尼、諸優婆塞、諸優婆夷不閉門；若任何離繫派之徒來，汝宜對彼言：『尊者！請停，勿入。居士優波離今後接近沙門瞿曇、弟子，對離繫派之諸男女閉門，對世尊之諸比丘、諸比丘尼、諸優婆塞、諸優婆夷不閉門。尊者！若汝需要施食，就暫停此處，將爲汝持來。』」彼守門者應諾居士優波離曰：「如是！尊者！」離繫派長苦行者聞，「傳言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於是，離繫派長

苦行者，往詣離繫若提子處。至已，對離繫若提子曰：「師尊！予聞：『傳言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弟子。』」「若提子曰：」「苦行者！在諸道理上，無餘地使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弟子。然，沙門瞿曇有可能成爲居士優波離之弟子。」再度……乃至……三度，離繫派長苦行者對離繫若提子曰：「師尊！予聞：『傳言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若提子曰：」「苦行者！」在諸道理上，無餘地使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然，沙門瞿曇有可能成爲優波離之弟子也。」「長苦行者曰：」「師尊！然爲知居士優波離是否已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予願往視之。」「若提子曰：」「苦行者！汝宜往之，宜知居士優波離是否已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

於是，離繫派長苦行者往居士優波離住處。守門者遙見離繫派長苦行者前來，對長苦行者言：「尊者請停，勿入。自今起，居士優波離已成爲沙門瞿曇弟子，對離繫派諸男女閉門，對世尊諸比丘、諸比丘尼、諸優婆塞、諸優婆夷不閉門。尊者！若汝需要施食，暫停此處，將爲汝持來。」「長苦行者」言：「友！不必施食。」從其處歸還，往詣離繫若提子處。至已，對離繫若提子曰：「師尊！居士優波離已成爲沙門瞿曇弟子乃事實也。師尊！予〔前〕對汝如是〔言〕：『師尊！予不悅居士優波離

欲向沙門瞿曇論破「之事」。師尊！沙門瞿曇實是幻士，知誘惑術、幻化術，以誘惑外道弟子衆。」其不得「尊師之採信」。師尊！汝之居士優波離今已爲沙門瞿曇以誘術、幻化術所誘惑也。」「若提子曰：」「苦行者！在諸道理上，無餘地使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然，沙門瞿曇有可能成爲優波離之弟子也。」再度……乃至……三度離繫派之長苦行者對離繫派若提子如是言：「師尊！居士！優波離已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乃事實。師尊！予〔前〕對汝如是〔言〕：『師尊！居士！優波離已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乃事實。師尊！予〔前〕對汝如是〔言〕：『師尊！居士！優波離已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乃事實。師尊！予〔前〕對汝如是〔言〕：『師尊！居士！優波離已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乃事實。』』」其不得「尊師之採信」。師尊！汝之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以誘惑外道弟子衆。」其不得「尊師之採信」。師尊！汝之居士優波離今已爲沙門瞿曇以誘惑術、幻化術所誘惑也。」「若提子曰：」「苦行者，在諸道理上，無餘地使居士優波離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然，沙門瞿曇有可能成爲優波離之弟子也。苦行者！今予親往，以了知居士優波離是否已成爲沙門瞿曇之弟子。」

於是，離繫若提子與離繫派大衆等往居士優波離之住處。守門者遙見離繫若提子前來，對離繫若提子言：「尊者！請停，勿入。自今起居士優波離已成爲沙門瞿曇弟子，對離繫派諸男女閉門，對世尊之諸比丘、諸比丘尼、諸優婆塞、諸優婆夷不

383

閉門。尊者！若汝需要施食，就暫停此處，將爲汝持來。」〔若提子曰：〕「然則，友！守門者！請往詣居士優波離處；詣已，向居士優波離如是言：『尊者！離繫若提子與離繫派大衆俱立於門外，彼欲見汝。』」守門者應諾離繫若提子曰：「如是，師尊！」詣居士優婆離處；詣已，向居士優波離如是言：「尊者！離繫若提子與離繫派之大衆俱立於門外，彼欲見汝。」〔優波離曰：〕「然則，友！守門者！於中央之門房小屋設座。」守門者應諾優波離曰：「如是，尊者！」於中央之門房小屋設座後，詣居士優波離處；詣已，向居士優波離是言：「尊者！於中央之門房小屋已設座，今思適時也。」於是，居士優波離往詣中央之門房小屋；詣已，即於其處最上、最尊、最高、殊妙之座就坐已，喚守門者曰：「友！守門者！汝往詣離繫若提子處；詣已，向離繫若提子如是言：『尊者！居士優波離如是言——尊者！傳言汝若願意則請入。』」守門者應諾優波離曰：「如是，尊者！」往詣離繫若提子處；詣已，對離繫若提子曰：「尊者！居士優波離如是言——尊者！傳言汝若願意則請入。」於是，離繫若提子與離繫派之大衆，共詣中央門房小屋處。

爾時，居士優波離遙見離繫若提子前來，出迎之，對其處最上、最尊、最高，

殊妙之座，以上衣擦拭，抱置而就座之。彼今於其最上、最尊、最高，殊妙之座自坐之，對離繫若提子曰：「尊者！有諸座位，若欲，請坐之。」如是言已，離繫若提子對居士優波離曰：「居士！汝爲狂人也；居士！汝爲愚人也；汝言：『師尊！予願往，向沙門瞿曇論破之。』而往之，然被大論所糾纏而還也。居士！恰如前往拔取他人睺丸之人，〔自己〕睺丸被拔取而還也；居士！或又如，前往拔取〔他人〕眼睛之人，〔自己〕眼睛被拔取而還也；如是，居士！汝言『師尊！予願往向沙門瞿曇論議，』而往之。然被大論所糾纏而還也。居士！汝受沙門瞿曇以誘惑術、幻化術所誘惑也。」

〔居士曰：〕尊者！諸誘惑術、幻化術爲賢也；尊者！諸誘惑術、幻化術爲善也；尊者！予之諸所愛、親戚、血緣是於此誘化而得被化，予之諸所愛、親戚、血緣於長時得爲饒益、幸福；尊者！若全王族於此誘化而得被化，則全王族於長時得爲饒益、幸福；尊者！若全婆羅門……乃至……毘舍……乃至……首陀，於此誘化，而得被化，則全首陀於長時得爲饒益、幸福；尊者！若於天、魔、梵天之世界，於沙門、婆羅門、人天衆中，於此誘化而得被化，則於天、魔、梵天之世界，與沙門、

婆羅門、人天大眾，於長時得爲饒益、幸福。尊者！爲此，予將爲汝作喻〔示之〕，蓋有一類智者，依喻了解所說之意義也。

尊者！往昔有一高齡衰耄婆羅門，有年少青春之妻，懷妊臨盆。尊者！於是，彼年輕妻對婆羅門曰：『吾夫，往市肆購一獮猴牽回，將爲兒之玩具。』尊者！如是言已，彼婆羅門對彼年輕妻如此言：『吾妻！待汝分娩，若汝產男兒，則予由市肆買牡獮猴與汝，將爲汝男兒之玩具；吾妻！汝若產女兒，予則於市肆買牝獮猴與汝，將爲汝女兒之玩具也。』尊者！彼年輕妻再度對彼婆羅門曰：『吾夫！往市肆買獮猴牽回，將爲兒之玩具。』尊者！彼婆羅門再度對彼年輕之妻曰：『吾妻！待汝分娩，若汝產男兒，予於由市肆買牡獮猴牽回，將作汝男兒之玩具；吾妻！汝若產女兒，予則於市肆買牝獮猴牽回，將爲汝女兒之玩具。』尊者！三度彼年輕之妻對彼婆羅門曰：『吾夫！往市肆買獮猴牽回，將爲兒之玩具。』尊者！彼婆羅門溺愛彼年輕之妻，戀著其心，乃於市肆買獮猴牽回，對彼年輕之妻曰：『吾妻！此獮猴乃由市肆買來，將爲汝兒之玩具。』尊者！如此說已，彼年輕之妻對彼婆羅門曰：『吾夫！汝牽此獮猴至染工子羅陀波泥處；至已，對染工子羅陀波泥如是言：『予

欲將此獮猴染爲金黃色，擣洗熨伸，兩面呈光澤。』尊者！由於，彼婆羅門溺愛彼年輕之妻，戀著其心，乃牽彼獮猴往染工子羅陀波泥處，至已，對染工子羅陀波泥曰：『友！羅陀波泥，予欲將此獮猴染爲金黃色，擣洗熨伸，兩面呈光澤。』尊者！如是言已，染工子羅陀波泥答彼婆羅門曰：『尊者！卿之獮猴，實不堪染色，不堪擣洗、不堪磨光。』尊者！實如是，愚劣離繫派之說，堪染愚人而不堪染賢者，實不堪於修行、不堪使呈光澤也。尊者！又彼婆羅門，他日執一套新衣往染工子羅陀波泥處所；至已，對染工子羅陀波泥曰：『友，羅陀波泥！予欲將此套新衣染爲黃金色，擣洗熨伸之，使之兩面光澤。』尊者！如是言已，染工子羅陀波泥對彼婆羅門如是曰：『尊者！卿之此新衣堪染之、堪擣洗熨伸、亦堪使之光澤。』尊者！實如是，彼世尊應供者、等正覺者之說爲堪染賢者，不堪染愚人；又堪修行，堪使之光澤。』

若提子曰：『居士！彼大衆包含國王皆知：『居士優波離爲離繫若提子之弟子。』然，居士！汝自認爲誰之弟子耶？如是言已，居士優波離從座起，偏袒上衣之右肩，合掌向世尊處，對離繫若提子如是言：『尊者！然欲聞予爲誰之弟子耶？

堅固離愚癡
無激情心平
③偏度離垢佛
知足無猶豫
人間作沙門
離塵無比佛
無惑善持律
耀法無上士
斷慢大雄尊
人中之獅王
智慧到彼岸
法住自防護
予爲彼弟子
和藹及清淨
超衆爲龍象
斷結得解脫
戒足持善慧
予爲彼弟子
滿悅棄世利
住於最後身
予爲彼弟子
最上調御者
無懼現光輝
予爲彼弟子
甚深不可量
作安穩智者
越執解脱尊

調御滅戲論

隆幢離貪尊⑧

無欺第七仙⑨

三明達梵天⑩⑪

淨行通聖句

輕安得聖智

破城者釋尊⑫

予爲彼弟子

聖者自修習

得利解說者

具念有觀慧

不曲不彎者

不動自在尊

予爲彼弟子

正行與禪思⑬

心不隨煩惱

無依無所畏

獨住得第一

度己度他尊

予爲彼弟子

寂靜廣大慧

遠離於貪者

無敵無比類

如來善逝者

自信聰敏尊

予爲彼弟子

覺者斷渴愛 無煙無污穢

應請應供養^⑯ 最上無等人

得最大名尊 予爲彼弟子

「若提子曰：…」「居士！汝對沙門瞿曇此等美稱，何時所拾集耶？」（優波離曰：…）
「尊者！恰如種種花之大集積，熟練花鬢師或其弟子，能將其編集作成種種華鬘；如是，尊者！彼世尊具種種美稱，有幾百特色。尊者！有誰能密而不作讚美耶？」
爾時，離繫若提子不耐其對世尊恭敬，〔於此〕口吐熱血。

第五十七 狗行者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拘利耶國，名黃枕邑之拘利耶人聚落。爾時，拘利耶人之牛禁行者芬那，與裸形狗行者仙尼耶詣世尊處。詣已，拘利耶人牛行者芬那敬禮世尊坐於一面。裸形狗行者仙尼耶向世尊問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如〕狗屈曲而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拘利耶人牛行者芬那，向世尊曰：「師尊！此裸形狗行者仙尼耶爲行難行者也，〔食物〕置地受用之；彼對其狗行已長時完全正持，彼之趣向何處耶？未來命運如何？」〔世尊曰：〕「此宜止之，芬那！對予勿再問此。」再度……乃至……三度，拘利耶人牛行者芬那白世尊曰：「師尊！此裸形狗行者仙尼耶爲行難行者也，〔食物〕置地受用之；彼對其狗行已長時完全正持，彼之趣向何處耶？未來命運如何？」〔世尊曰：〕「芬那！予實不容汝問；此宜止之，芬那！對予勿再問此！然今予將爲汝記說。芬那！在此有一人，修持完全充分狗行，修持完全充分狗戒，修習完全充分狗心，修習完全充分狗行儀。彼由於修持完全充分狗行，修持完全充分狗

戒，修習完全充分狗心，修習完全充分狗行儀，身壞命終即往生諸狗群中。若彼有：「予以此戒，禁誓、苦行、或梵行，可生天、或爲天之某類」之見，其邪見也。芬那！予說邪見者應趣向於二趣中之一趣；二趣即地獄與畜生界也。如是，芬那！若具足狗行者，則導至於諸狗群中；〔若狗行〕失敗者，〔則墮〕地獄。」

如是言已，裸形狗行者仙尼耶啼哭流淚。於是，世尊對拘利耶人牛禁行者芬那曰：「芬那！對此，予實不容汝之間，〔予對汝言……〕『此宜止之，芬那！對予勿再問此。』〔仙尼耶曰……〕『師尊！予並非爲世尊對予如是言而啼哭。師尊！然予完全正持狗行已久矣，師尊！此拘利耶人牛禁行者芬那，對此完全正持牛行，具彼已久矣，彼趣向何處耶？未來命運如何？』〔世尊曰……〕此宜止之，仙尼耶！對予勿再問此。再度……乃至……三度，裸形狗行者仙尼耶白世尊曰：「師尊！此拘利耶人芬那爲牛行者，對此完全正持之牛行已久矣！彼之趣向何處耶？未來命運如何？」〔世尊曰……〕「仙尼耶！對此，予實不容汝問，〔予對汝言……〕『此宜止之，仙尼耶！對予勿再問此。』然今予將爲汝記說之。仙尼耶！在此有一人，修持完全充分牛行，修持完全充分牛戒，修習完全充分牛心，修習完全充分牛行儀。彼由於修持完全牛行，修持完全充

分牛戒，修習完全充分牛心，修習完全充分牛行儀，身壞命終即往生諸牛群中。若彼有：「予以此戒，禁誓、苦行、梵行，可生天、或爲天某類」之見則其邪見也。仙尼耶！予說邪見者應趣向於二趣中之一趣；二趣即地獄與畜生界也。如是，仙尼耶！若具足牛行者，則導至於諸牛群中；〔若牛禁行〕失敗者，〔則墮〕地獄。」

如是言已，拘利耶人牛行者芬那啼哭流淚。於是，世尊對裸形狗行者仙尼耶曰：「仙尼耶！對此，予實不容汝之間，〔予對汝言……〕『此宜止之，仙尼耶！對予勿再問此。』〔芬那曰……〕『師尊！予並非爲世尊對予如是言而啼哭。師尊！然予完全正持此牛行已久。師尊！予於世尊已淨信。』『世尊如此說法，如是，可使予能捨此牛行，亦使此裸形狗行者仙尼耶能捨彼狗行。』〔世尊曰……〕『芬那！然，聽之，善思惟之，予將說之。』拘利耶人牛行者應諾世尊，「願樂欲聞，師尊！」，世尊乃說曰……

「芬那！此等之四（種）業，依予之通智已自作證而宣教使〔人〕知之，四者爲何？芬那！有業黑而黑報也，芬那！有業白而白報也，芬那！有業黑白而黑白報也。芬那！有業非黑非白而非黑白報，〔此〕業導至業盡者也。芬那！云何爲業黑而黑報耶？芬那！在此有一人，以有恚而造作身行，有恚而造作口行，有恚而造作

390

意行。彼因有恚造作身行、有恚造作口行、有恚造作意行，則往生有恚界。彼往生有恚界者，觸有恚之觸。彼觸有恚之觸，感受一向痛苦有恚受；如地獄諸有情。實如是，芬那！由生類〔所作業〕有生類之往生，隨作其〔業〕以其業往生之。諸觸觸此往生者。芬那！予如是說：『諸有情爲業嗣續者也。』芬那！此謂之：業黑而黑報也。芬那！云何爲業白而白報耶？芬那！在此有一人，無恚而造作身行，無恚而造作口行，無恚而造作意行。彼無恚而造身行、無恚而造作口行、無恚而造作意行，則往生無恚界。彼往生無恚界者，觸無恚之觸。彼觸無恚之觸者，感受一向樂無恚受；如諸偏淨天。實如是，芬那！由生類〔所作業〕有生類之往生，隨作〔其業〕以其業往生之。諸觸觸此往生者。芬那！予如是說：『諸有情爲業之嗣續者也。』芬那！此謂：業白而白報也。芬那！云何爲業黑白而黑白報耶？芬那！在此有一人，亦有恚亦無恚而造作身行，亦有恚亦無恚而造作口行，亦有恚亦無恚而造作意行，彼亦有恚亦無恚而造作身行、亦有恚亦無恚而造作口行、亦有恚亦無恚而造作意行，則往生亦有恚亦無恚界。彼往生亦有恚亦無恚界者，觸亦有恚亦無恚之觸。彼觸亦有恚亦無恚之觸者，感受混合苦樂之亦有恚亦無恚受。如生於人間，或諸天

或諸墮惡處者。芬那！實如是，由生類〔所作業〕有生類之往生，隨作〔其業〕以
其業往生之，諸觸觸此往生者。芬那！予如是說：『有情爲業之嗣續者也。』芬那！
此謂業黑白而黑白報也。芬那！云何爲業非黑非白而非黑非白報？而〔其〕業導至
業盡者耶？芬那！爲彼捨業黑黑報之彼思，爲彼捨業白白報之彼思，爲彼捨業黑白
黑白報之彼思，芬那！此謂之業非黑非白而非黑非白報，〔其〕業導至業盡也。芬那！
此等四種之業，乃依予自通智已作證，而宣教使〔人〕知之。

如是言已，拘利耶人牛行者芬那白世尊曰：「偉哉！師尊！偉哉！師尊！世尊猶
如能扶起將倒者……乃至……願世尊認予從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
塞。裸形狗禁行者仙尼耶亦白世尊曰：「偉哉，師尊！偉哉，師尊！如是如是，依世
尊以種種方便所開示之法，猶如能扶起將已倒者，能揭露被覆者，對迷者能告之以
道，於黑闇中持明燈，使有眼者得見諸色也。師尊！因此，予歸依世尊，〔歸依〕法
及〔歸依〕比丘僧伽。師尊！予願得於世尊之面前出家，願得①進入受具足戒。」〔世
尊曰：〕「仙尼耶！凡曾爲外道者，欲於此法、律出家，欲受具足戒者，彼需於四個
月間別住，經四個月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允使受具足（戒），方爲比丘身也。」

然對此，予知個人之差別。」〔仙尼耶曰：〕「師尊！若諸曾爲外道者，欲於此法、律出家，欲受具足（戒）者，於四個月間當別住，經四個月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允使受具足（戒）爲比丘身份，則予願四年間別住，經四年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允使受具足（戒），成爲比丘身份。」〔於是，〕實此裸形狗行者仙尼耶得於世尊之面前出家，得受具足（戒）。受具足（戒）後不久，具壽仙尼耶爲獨住者、遠離者、不放逸者、熱勤者、自勵而住者；不久之後，凡良家子爲〔達〕目的，正確地由在家出家成爲出家者，對彼究竟無上梵行，於現法自己依通智作證具足住之，彼自證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不更受此〔輪迴〕狀態。』具壽仙尼耶成爲阿羅漢之一也。

第五十八 無畏王子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之竹林粟鼠飼養處。爾時，無畏王子詣離繫若提子處。詣已，問訊離繫若提子，坐於一面。離繫若提子對坐於一面之無畏王子曰：「善來王子！汝宜破沙門瞿曇之論；汝具好名聞上揚如是：『以無畏王子破如是大神通力，如是大威力之沙門瞿曇論耶？』」〔若提子曰：〕「唉！王子！汝宜詣沙門瞿曇處，詣已，對沙門瞿曇如是問之：『尊者！如來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否？』。若沙門瞿曇對汝此問，答爲：『王子！如來可語他人所不愛、所不好之語』者，汝對彼宜如是語：「尊者！然云何尊者汝與凡夫之差別？實凡夫亦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也。」若沙門瞿曇對汝此問，如是答：『王子！如來不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也。』則汝宜如是語：『尊者！然尊者對提婆達多記說：「提婆達多爲〔趣向〕惡趣者也，提婆達多爲〔墮〕地獄者也，提婆達多爲〔久〕劫住〔地獄〕者也，提婆達多極苦

難者也。」而因汝之語使提婆達多憤激不悅。王子！沙門瞿曇對汝之此兩〔極〕端之詢問，當不可能吐出，亦不可能嚥下；恰如有角之鐵刺入人之咽喉，彼將不可能吐出亦不可能吞入。如是，王子！沙門瞿曇對汝之此〔兩極〕端之詢問，當不可能吐出，亦不可能嚥下。」

「然也，師尊！」無畏王子應諾離繫若提子授意，由座起立，稽首離繫若提子，右繞而去，而詣世尊處。詣已，問訊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無畏王子遠見太陽〔之方位〕，而自忖：「今，破世尊之論並非其時，明日於予之住處施與（食物）時，予將破世尊之論。」於是白世尊曰：「尊者！願同意我，世尊明日與①其他三人，〔同來受〕供養。」世尊默然同意。無畏王子知世尊已同意，乃由座起立，問訊世尊，右繞而去。於是，世尊於其夜過後，晨早、著衣，執持衣，至無畏王子住處。至已，坐於所設之座；於是，無畏王子對世尊親手以殊妙之嚼食、噉食，供養之、滿足之。如是，世尊食（竟），手離，無畏王子執一卑座坐於一面。

坐於一面之無畏王子白世尊曰：「尊者！如來是否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否？」〔世尊曰…〕「王子！一向實無此事。」〔王子曰…〕「尊者！我從離繫派隨

聞此事。」〔世尊曰：〕「王子！汝今言：『尊者！我從離繫派隨聞此事。』其爲何耶？」〔王子曰：〕「尊者！予詣離繫若提子處，詣已，問訊離繫若提子，坐於一面。尊者！離繫若提子對坐於一面之予曰：『善來王子！汝宜破沙門瞿曇之論。』汝具好名聞上揚如是：『無畏王子破如是大神通力，如是大威力之沙門瞿曇之論。』尊者！如是言已，予對離繫若提子如是言：『師尊！予將如何破有如是大神通力、有如是大威力之沙門瞿曇之論耶？』〔若提子曰：〕「唉！王子！汝宜詣沙門瞿曇處。」詣已，對沙門瞿曇如是問之：『尊者！如來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否？』若沙門瞿曇對汝此問，答以：『王子！如來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汝對彼如是語：『尊者！然云何爲尊者汝與凡夫之差別？實凡夫亦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若沙門瞿曇對汝此問，如是答：『王子！如來不可語他人之所不愛、所不好之語。』者，則汝宜對彼如是語：『尊者！然尊者對提婆達多記說：「提婆達多爲〔趣向〕惡趣者也、提婆達多爲〔墮〕地獄者也、提婆達多爲〔久〕劫住〔地獄〕者也，提婆達多極苦難者也。」而因汝之語，使提婆達多憤激不悅。王子！沙門瞿曇對汝之此兩〔極〕端之詢問，當不可能吐出，亦不可能嚥下；恰如有角之

鐵刺入人之咽喉，彼將不可能吐出，亦不可能吞入。如是，王子！沙門瞿曇對汝之此〔兩極〕端之詢問，當不可能吐出，亦不可能嚥下。」

395

爾時，有幼小、遲鈍之兒童仰臥於無畏王子之膝上。於是，世尊對無畏王子曰：「王子！汝對其作何思耶？若此幼兒，因汝之隨時疏忽，或乳母之隨時疏忽，或將木片、或將小石置於口中，汝對其應如何處置耶？」〔王子曰：〕「尊者！予一定將〔其〕取出。尊者！若予不得立即取出，則以左手執其頭，以右手曲指〔即食指〕染血〔亦〕必取出之；何以故？尊者！予於兒童有憐愍心故也。」〔世尊曰：〕「王子！正如是，如來知其語爲非實、非真、不具利益者，其因爲他人所不愛、所不好者，如來即不語此語。又如來知其語雖爲如實、真諦、然不具利益者，其因他人所不愛、所不好者，如來亦不語此語。然如來知其語爲實、真諦、具利益者，其因他人所不愛、所不好者，對此如來記說其語是知時者也。又如來知其語爲非實、非真、不具利益者，雖然彼語是他人所愛、所好者，如來即不語此語。又如來知其語爲如實、真諦、不具利益者，其因他人所愛、所好者，此語如來不語此語。如來知其語爲如實、真諦、不具利益者，且彼語是他人所愛、所好者，對此，如來即言彼說其語是知時者也。何

以故？王子！如來於諸有情、有憐愍心也。

〔無畏王子曰：〕「尊者！此等王族之諸賢者，婆羅門之諸賢者、居士之諸賢者及沙門之諸賢者，準備問題詣問世尊；然而，尊者！世尊之心是否預先有如次之審慮：『來訪予作如是問者，則予對彼等之如是問，將如是答之。』」或非〔於預先審慮〕，其答由如來〔直接〕顯現耶？」世尊曰：「關於此，王子！予反問汝，如汝所認，即汝當如是回答也。王子！汝對此作何思耶？汝爲對車之諸部分、細部分熟知者耶？」〔王子曰：〕「然也，尊者！予爲對車之諸部分、細部分熟知者。」「世尊曰：」「王子！汝對其作何思耶？有人詣〔汝處〕問：『車之部分、細部分爲如何耶？』汝之心是否預先有如次之審慮：『有人訪予作如是問者，予則對彼等之如是問，將如是答之。』或非由〔預先審慮〕，其答爲由汝〔直接〕顯現耶？」〔王子曰：〕「尊者！予實爲通曉車者也，對車之諸部分、細部分爲熟知者，熟達者也；予善知車之一切部分、細部分，由於〔預先無審慮〕，其答對予當爲〔直接〕顯現也。」「世尊曰：」「王子！實如是，彼等王族之諸賢者、婆羅門之諸賢者、居士之諸賢者、沙門之諸賢者，準備問題詣問如來。於〔預先無審慮〕，其答對如來爲〔直接〕顯現也。何以故？」

王子！實在，彼法爲如來熟知之，由自己熟知彼法，其答對如來爲「直接」顯現也。」

如是言已，無畏王子白世尊曰：「偉哉！師尊！偉哉！師尊！世尊恰如能扶起將倒者，能揭露被覆者，對迷者能導之以道，於闇中能持來明燈，使有眼者得見諸色；如是世尊以種種方便法開示之。師尊！因此！予歸依世尊，〔歸依〕法及〔歸依〕比丘僧伽。願世尊認予從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五十九 多受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建築師五支詣尊者優陀夷處。詣已，稽首優陀夷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建築師五支白尊者優陀夷曰：「尊者優陀夷！397有幾何之受由世尊所說耶？」優陀夷曰：「居士！二受由世尊所說；〔即〕樂受、

苦受、不苦不樂受也。居士！此等三受實由世尊所說也。」〔五支曰：〕「尊者優陀夷！三受實不由世尊所說，〔唯〕二受是由世尊所說也；〔即〕樂受與苦受。尊者！此不苦不樂受是處於寂靜、勝妙、安樂，不由世尊所說。」再度，具壽優陀夷對建築師五支曰：「居士！二受實不由世尊所說，〔唯〕三受是由世尊所說；〔即〕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也。居士！此等三受實由世尊所說也。」再度，建築師五支對具壽優陀夷曰：「尊者優陀夷！三受實不由世尊所說，〔唯〕二受是由世尊所說也；〔即〕樂受與苦受。尊者！此不苦不樂受是處於寂靜、勝妙、安樂，不由世尊所說也。」如是三度，具壽優陀夷向建築師五支曰：「居士！二受實不由世尊所說，〔唯〕

三受是由世尊所說也；〔即：〕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也。居士！此等三受實由世尊所說也。三度建築師五支對具壽優陀夷曰：「尊者優陀夷！三受實不由世尊所說，〔唯〕二受是由世尊所說也；〔即：〕樂受與苦受。尊者，此不苦不樂受是處於寂靜、勝妙、安樂，不由世尊所說也。如是，具壽優陀夷不能勸說建築師五支；又，建築師五支亦不能勸說具壽優陀夷。

具壽阿難，聞具壽優陀夷與建築師五支之〔三番〕會話。於是，具壽阿難詣世尊所。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具壽阿難，就具壽優陀夷與建築師五支會話之一切以白世尊。聞是已，世尊對具壽阿難曰：「阿難，只是正有方便說〔受〕，建築師五支不爲優陀夷隨喜〔同意〕然又正有方便另說〔受〕，優陀夷亦不爲建築師五支隨喜〔同意〕。阿難！〔有〕二受是由予以方便所說；亦〔有〕三受是由予以方便所說；亦〔有〕五受是由予以方便所說；亦〔有〕六受是由予以方便所說；說；亦〔有〕十八受是由予以方便所說；亦〔有〕三十六受是由予以方便所說；亦〔有〕^①百八受是由予以方便所說。阿難！實如是，法是由方便開示也。阿難！實如是由予以方便所說諸法，若人互相對此善說、善語，不認可、不讚同、不滿足時，

彼等當期待！生起議論、鬥爭、陷於論証，互相以口舌之劍相擊而住之。阿難！實如是，法是由予方便開示之。阿難！實如是由予方便所說諸法，若人互相對此善說、善語，認可、讚同、滿足者，則彼等當期待！和合、相喜、無諍，如乳水相融之狀態，互相以愛眼正觀而往之。

阿難！此等有五種欲分，何爲五種？由眼所識色，可愛、可樂、可意、喜好色，伴欲染心者；由耳所識聲……由鼻所識香……由舌所識味……由身所識觸，可愛、可樂、可意，喜好色，伴欲染心者也。阿難！此等實爲五種欲分。阿難！緣於此等五種欲分生起樂、喜，此謂欲樂。

阿難！若有人如是言：『（此五種欲爲）諸有情感受此最上樂、喜也。』此乃予所不許。何以故？阿難！猶有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也。阿難！更勝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者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已離諸欲、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之。阿難！此是更妙又更殊勝於此（五欲）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如是言：『（初禪之樂）爲諸有情最上感受此最上之喜、樂』此乃予所不許。何以故？阿難！猶有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也。阿難！在此，比丘

由尋、伺之止息，內淨、心專一，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之。阿難！此爲更妙又更殊勝於此（初禪）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乃至……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由喜之捨離，〔爲〕捨者而住之，爲具念者、正知者及以身感受樂——即諸聖者所謂：『捨者、具念者、樂住者，』成就第三禪而住之。阿難！此爲更妙又更殊勝於此二禪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乃至……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由捨樂，由捨苦，由先已滅喜、憂，不苦不樂，由捨所生念之偏淨，成就第四禪而住之。阿難！此爲更妙又更殊勝於此三禪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乃至……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超越離一切色想，消滅有對想，由不作意種種想故，〔而只作意……〕『虛空無邊也』，成就虛空無邊處而住之。阿難！此爲更妙又更殊勝於此四禪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乃至……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超越離一切虛空無邊處，〔而只作意……〕『識無邊也』，成就識無邊處而住之。阿

難！此爲更妙又更殊勝於此（空無邊處）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乃至……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超越離一切識無邊處，「而只作意……」『無任何（分別識）也。』成就無所有處而住之。阿難！此爲更妙又更殊勝於此（識無邊處）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乃至……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超越離一切無所有處，成就非想非非想處而住之。阿難！此爲更妙又更殊勝於此無所有處樂之他樂也。

阿難！若有人如是言：「（此非想非非想處之樂）爲諸有情感受此最上之樂、喜也。」此乃予所不許。何以故？阿難！猶有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也。阿難！更妙又更殊勝於此樂之他樂爲何耶？阿難！在此，比丘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成就想受滅而住之。阿難！此謂更妙又更殊勝於此（非想非非想處）樂之他樂也。

阿難！外道出家行者如是言：「沙門瞿曇……『對其想受滅是施設於樂。』其爲何耶？其如何耶？」阿難！對如是說之外道出家行者，應答：「友！世尊對樂，實不只關於受而施設於樂；然，友！無論於何時、何處得樂，即於該時該處，如來各施各

設於樂也。」

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具壽阿難大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 無戲論經

如是我聞。——

401
一時，世尊遊行於拘薩羅國，與大比丘衆俱行，至名謂薩羅之拘薩羅人婆羅門村。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衆如是聞：「實釋迦族子，由釋迦族人出家之沙門瞿曇，遊行於拘薩羅國中，與大比丘衆俱行至薩羅村。彼尊者瞿曇有如是善美高揚之大名聲；

即：『如是，彼世尊爲應供、等正覺者、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也。』彼於此天、魔、梵天之世界、於沙門、婆羅門、天、人衆中之人人，自知自證已而教導之。彼說初善、中善、後善，有義、有文之法，顯示完全具足圓滿清淨之梵行。見如是之阿羅漢爲甚幸也」。

於是，薩羅村之婆羅門衆詣世尊處。詣已，或者敬禮世尊坐於一面，或者向世尊問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坐於一面，或者向世尊合掌坐於一面，或者於世尊面前自報姓名而坐於一面，或者默然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薩羅村婆羅門居士衆曰：「居士等！然汝等可有任何適意之師，對彼，汝等已獲得理性之信耶？」（彼等

曰：「尊者！我等無任何適意之師，對彼，我等已獲得理性之信也。」〔世尊曰：〕
「居士等！汝等不得適意之師，宜遂行受持此①無戲論法。汝居士等！若完成正持無
戲論法者，彼當長夜安穩與幸福。居士等！其無戲論法爲何耶？」

居士等！有一類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②布施、無供犧牲、
無供養，無諸善惡業、無果報，無此世界、他世界，無父、無母，無化生有情，於
世間無沙門、婆羅門之正行、正行道者，自己依通智自作證而教化此世界、他世界。』
居士等！彼等對沙門、婆羅門，另有一類沙門、婆羅門正爲反對之說，彼等言：「有
布施，有供犧牲，有供養，有善惡業、果報，有此世界，有他世界、有父、有母，
有化生有情；于世間有沙門、婆羅門之正行、正行道者，自己依通智自作證而教化
此世界、他世界。居士等！……對此汝作何思耶？非此等沙門、婆羅門爲相互反對
之說耶？」〔居士等曰：〕「然也，尊者！」

〔世尊曰：〕「居士等！在彼處，彼等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
布施、無供犧牲、無供養、無善惡業、無果報，無此世界、無他世界，無母、無父，
無化生有情；無沙門、婆羅門之正行、正行道者，於世間，自己依通智自作證教化

此世界、他世界。」爲彼等期待此：「〔彼等〕此等三善法，即——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回避已，遂行受持此等三不善法，即——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何以故？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不見諸不善法之災患、罪惡與穢污，〔不見〕諸善法於離欲功德與清淨伴黨〔故〕也。

他世界實有時，彼有此見：『無有他世界。』彼有此邪見也。他世界實有時，彼有此思惟：『無有他世界。』彼有此邪思惟也。他世界實有時，彼有此語：『無有他世界。』彼有此邪語也。他世界實有時，謂：『無有他世界。』此爲對彼等知他世界之諸阿羅漢作敵對也。他世界實有時，彼使他知：『無有他世界。』彼其非正法之說示也。由其非正法之說示而自讚、毀他。如是，彼前有廢棄善戒性，今有現起惡戒；又，此邪見、邪思惟、邪語、及對諸聖者之敵對、使〔他〕知非正法，自讚、毀他，如是此等無數惡不善法，乃緣邪見而成也。

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若實無他世界，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將自作安穩；若實有他世界，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命終當往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不管實無有他世界，〔亦不管〕諸沙門、婆羅門師尊彼等之所言爲真實，然實此

個人於現法，當爲諸智者訶責謂：『是惡戒人，邪見虛無論者也。』若實有他世界，則對此個人之不幸，有兩處：即於現法，諸智者予以訶責，又身壞命終後，當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如是對彼，此無戲論法是惡成就、〔③惡〕受持偏滿已，唯充滿一邊而住，捨善處。

居士等！於此，沙門、婆羅門等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有布施、有供犧牲、有供養、有善惡業、有果報，有此世界、有他世界、有母、有父、有化生有情；有沙門、婆羅門之正行、正行道者，於世間，自己依通智自作證教化此世界、他世界。』爲彼等期待此：〔彼等〕此等三不善法——即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迴避已；遂行受持此三善法——即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何以故？實彼等沙門、婆羅門見諸不善法之災患、罪惡與穢污，〔見〕諸善法於離欲功德與清淨伴黨〔故〕也。他世界實有時，彼有此之見：『有他世界。』彼有此正見也。他世界實有時，彼有此思惟：『有他世界。』彼有此正思惟也。他世界實有時，彼有此語：『有他世界。』彼有此正語也。他世界實有時，謂：『有他世界。』此爲對彼等知他世界之諸阿羅漢不作敵對者也。他世界實有時，彼向他說：『有他世界。』彼有正法之說示也。

又由彼正法之說示，而不自讚、不毀他。如是，彼前有廢棄惡戒，今現起有善戒；又，此正見、正思惟、正語，及對諸聖者不敵對，使〔他〕知正法，不自讚、不毀他。如是此等無數之善法，及緣正見而成也。

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若實有他世界，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命終後，當往生善趣、天界。不管實無他世界，諸沙門、婆羅門師尊彼等之所言爲真實，然此個人實於現法，當爲諸智者稱讚謂：『是持戒之人，正見之說有④論者也。』若實有他世界，則對此個人之幸福，有兩處：即於現法，諸智者予以稱讚；又身壞命終後，當往生善趣、天界。如是對彼，此無戲論法是善成就、〔善〕受持偏滿已，充滿兩邊而住之，捨不善處。

居士等！有一類沙門、婆羅門等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論如何傷害人之事〕，其⑤作者、令作者、切者、令切者、烤者、令烤者、令愁者、令折磨者、戰慄者、令戰慄者、令殺生者、令不與取者、穿入家者、掠奪者、盜竊者、立路旁（搶劫）者、通姦者、妄語者，〔如是〕作者，無罪惡被作也；又，以利劍輪將此大地之生類，作成一肉聚、一肉山，由其因緣，無有罪惡、無有罪惡之果報；又，行於恆

河之南岸，害之、殺之、截之、令截、烤之、令烤之，由其因緣，無有罪惡、無有罪惡之果報；又行於恆河之北岸，布施之、令布施之、祭祀之、使令祭祀之，由其因緣，無功德，無功德之果報；依布施、依調御、依自制、依實語，亦無功德、無功德之果報。』

405

居士等！對彼等沙門、婆羅門，〔另有〕一類沙門、婆羅門作反對之說，彼等如是言：『〔無論如何傷害人之事〕，其作者、令作者、切者、令切者、烤者、令烤者、令愁者、令折磨者、戰慄者、令戰慄者、令殺生者、令不與取者、穿入家者、掠奪者、盜竊者、立路傍（搶劫）者、通姦者、妄語者，〔如是〕作者，有罪惡被作也；又，以利劍輪將此大地之生類，作成一肉聚、一肉山，由其因緣，有罪惡、有罪惡之果報；又，行於恆河之南岸，害之、殺之、截之、令截之、烤之、令烤之，由其因緣，有罪惡、有罪惡之果報；又，行於恆河之北岸，布施之、令布施之、祭祀之、使令祭祀之，由其因緣，有功德、有功德之果報。』居士等！汝對其作何思耶？實此等沙門、婆羅門互相〔所爲〕之相反之說，其爲非耶？」居士曰：「然也，尊者！」

〔世尊曰：〕「居士等！而彼等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論任何傷害人之事』，其作者、令作者……乃至……無有功德之果報。」爲彼等可期待此：「彼等」此等三善法——即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迴避已；遂受持此等三不善法——即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何以故？實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不見諸不善法之災患，罪惡與穢污，〔不見〕諸善法於離欲之功德與清淨伴黨〔故〕也。實有所作業時，彼有此見：『無所作業。』彼有此邪見也。實有所作業時，彼有此思惟：『無所作業。』彼有此邪思惟也。實有所作業時，彼有此語：『無所作業。』彼有此邪語也。實有所作業時，謂：『無所作業。』其爲對彼等有作業論之諸阿羅漢作敵對者也。實有所作業時，彼向他說：『無所作業。』此，乃彼有此使知非正法之說示也。又，由彼非正法之說示而自讚、毀他。如是，彼前有廢棄善戒，今有現起惡戒；此邪見、邪思惟、邪語、及對諸聖者敵對、使〔他〕知非正法，自讚、毀他，如是此等無數惡不善法，是緣邪見而成也。」

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若實無所作業，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將自作安穩；若實有所作業，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命終後，當生於惡生、惡趣、墮處、

地獄。不管實無所作業，〔亦不管〕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真實，然此個人實於現法當爲諸智者呵責謂：『是惡戒人，邪見無作業論者。』若有所作業者，則對此個人之不幸，有兩處：即於現法，爲諸智者予以呵責；又身壞命終後，當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如是，彼於此無戲論法是惡成就、〔惡〕受持偏滿已，唯一邊而住之，捨善處。

「居士等！於是，彼等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論任何傷害他人之事〕，其作者、令作者……乃至……有功德之果報。』爲彼等可期待此：〔彼等〕此等三惡法——即身惡行、語惡行、意惡行迴避已；將遂行受持此等三善法——即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何以故？實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見諸不善法之災患、罪惡與穢污，〔見〕諸善法於離欲之功德與清淨伴黨〔故〕也。有所作業時，彼有此見：『有所作業。』彼有此正見也。有所作業時，彼有此思惟：『有所作業。』彼有此正思惟也。有所作業時，彼有此語『有所作業。』彼有此正語也。有所作業時，謂之：『有所作業。』此爲對彼等有所作業論之諸阿羅漢不作敵對者也。實有所作業時，彼向他說：『有所作業。』此，乃彼正法之說示也。又，由彼正法之說

示而不自讚、不毀他。如是，彼前有廢棄惡戒，今有現起善戒。此正見、正思惟、正語、及對諸聖者非敵對，使〔他〕知正法，不自讚、不毀他，如是此等無數之善法，乃緣正見而成也。」

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若實有所作業，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命終後，當往生善趣、天界。不管實無所作業，〔亦不管〕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真實，然此個人實於現法當爲諸智者稱讚謂：『是持戒之人，正見之有作業論者也。』若實有所作業者，則對此個人之幸福，有兩處也，即於現法，諸智者予以稱讚；又身壞命終後，當往生善趣、天界。如是對彼，此無戲論法是善成就、〔善〕受持徧滿已，充滿兩邊而住之，捨不善處。

居士等！有一類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有情^⑥雜染爲無因無緣；由無因無緣而諸有情被雜染之。有情之清淨爲無因無緣由無因無緣而諸有情被清淨之。無力、無精進、無人之勢力、無人之勇猛。一切有情、一切生類、一切有類、一切有命者，是無自在、無力、無精進，而由〔宿世〕命運、〔階級〕結合、〔本然之〕自性而轉變，如是於六種階級感受樂苦。』

居士等！對彼等沙門、婆羅門，〔另有〕一類沙門、婆羅門作反對之說，彼等如是說：「諸有情之雜染爲有因有緣；由有因有緣而諸有情被雜染之。諸有情之清淨爲有因有緣，由有因有緣而諸有情被清淨之。有力、有精進、有人之勢力、有人之勇猛。非一切有情、一切生類、一切有類、一切之有命者非無自在、無力、無精進，而由〔宿世之〕命運、〔階級之〕結合、〔本然之〕自性而轉變，如是於六種階級感受樂苦。」居士等！汝對其作何思耶？此等沙門、婆羅門互相爲相反之說，其爲非耶？居士等曰：「然也，尊者！」

〔世尊曰：〕「居士等！於是，彼等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有情之雜染爲無因無緣……乃至……受樂苦。』爲彼等可期待此：〔彼等〕迴避此等三善法——即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遂行受持此等三不善法——即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何以故？彼等沙門、婆羅門實不見諸不善法之災患，罪惡及穢污，〔不見〕諸善法於離欲之功德與清淨伴黨〔故〕也。實有因時，彼有此見：『無有因。』彼有此邪見也。實有因時，彼有此思惟：『無有因。』彼有此邪思惟也。實有因時，彼有此語：『無有因。』彼有此邪語也。實有因時，謂之：『無有因。』

此爲對彼等有因論之諸阿羅漢作敵對者也。實有因時，彼向他說：「無有因。」此，乃彼非正法之說示也。又，由彼非正法之說示而自讚毀他。如是，彼前有廢棄善戒、今有現起惡戒。此邪見、邪思惟、邪語、及對諸聖者敵對，使〔他〕知非正法，自讚、毀他，如是此等無數之惡不善法，乃緣邪見而成也。

409

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若實無有因，如此，則此個人身壞，當自作安穩。若實有因者，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命終後，當生惡生、惡趣、墮處、地獄。不管實無有因，〔亦不管〕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真實，然此個人實於現法爲諸智者呵責謂：「是惡戒之人，邪見之無因論者。」若實有因，則此個人之不幸，有兩處，即於現法爲諸智者予以呵責；又身壞命終後，當生於惡生、惡趣、墮處、地獄。如是對彼，此無戲論法是惡成就、〔惡〕受持徧滿已，於一邊而住之，捨善處。

居士等！於是，彼等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有情之雜染爲有因有緣……乃至……非一切有情……乃至……於六種階級受樂苦也。』彼等可期待此：〔彼等〕此等三不善法——即身惡行、口惡行、意惡行迴避已，遂行受持此等三善法——即此身善行、口善行、意善行。何以故？彼等沙門、婆羅門實不見諸不

善法之災患、罪惡及穢污，〔不見〕諸善法於離欲之功德與清淨伴黨也。實有因時，彼有此見：「有因。」彼有此正見也。實有因時，彼有此思惟：「有因。」彼有此正思惟也。實有因時，彼有此語：「有因。」彼有此正語也。實有因時，謂之：「有因。」此爲彼等對有因論之諸阿羅漢不作敵對者也。實有因時，彼使他知：「有因。」有此使〔他〕知正法也。又，由彼使〔他〕知正法而不自讚、不毀他。如是，彼前有廢棄惡戒、今有現起善戒。此正見、正思惟、正語、及對諸聖者非敵對，使〔他〕知正法，不自讚、不毀他，如是此等無數之善法，乃緣正見而成也。

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若實有因，如此，則此個人身壞命終後，當往生善趣、天界。不管實無有因，〔亦不管〕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眞實，然此個人實於現法，爲諸智者稱讚謂：『是持戒之人，正見之有因論者。』若實有因，對此個人之幸福，有兩處——即於現法，諸智者予以稱讚，又身壞命終後，當往生善趣、天界。如是對彼，此無戲論法是善成就〔善〕受持偏滿已，充滿兩邊而住之，捨不善處。

居士等！有一類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色〔界〕者，以一

切「行相」，可證其皆無。」居士等！對彼等沙門、婆羅門，〔另有〕有一類沙門、婆羅門作反對之說：「無色〔界〕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有。」居士等！汝對其作何思耶？此等沙門、婆羅門爲互相相反之說，其爲非耶？」居士等曰：「然也，尊者。」〔世尊曰：〕「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實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色〔界〕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無。』其爲予所不見。又，〔其他〕沙門、婆羅門師尊爲如是說者、如是見者：『無色〔界〕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有。』此爲予所不知。而予實爲不知者、不見者，予可一向決斷言：『唯此是眞實，其他是虛偽。』予對此斷言爲不適當。沙門、婆羅門師尊實爲如是說、如是見者：『無色〔界〕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無。』若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眞實，則見此：『凡彼等有色之天，爲意所成也。』予^⑦定當往生彼處。」〔有是〕理也。然而，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如是說、如是見者：『無色〔界〕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有。』若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眞實，則見：『凡此彼等無色之天，爲想所成也，予定往生彼處。』因色而起諍論，執刀杖，現出鬥爭、異執、論爭、抗爭、離間語、妄語、此一切〔行相〕實於無色〔界〕

不有是理也。彼如是思擇而成爲對諸色厭惡離欲、滅盡之行者。

居士等！有一類沙門、婆羅門爲如是說，如是見者：『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無。』居士等！對彼等沙門、婆羅門，〔另有〕一類沙門、婆羅門作反對之說，彼等如是言：『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有。』居士等！汝對其作何思耶？此等沙門、婆羅門互相爲相反之說，其爲非耶？』〔居士等曰：〕「然也，尊者。」〔世尊曰：〕「居士等！於是，智者如是精察之——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實爲如是說、如是見者：『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無。』其爲予所不見。又〔其他〕沙門、婆羅門師尊爲如是說、如是見者：『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有。』其爲予所不知。而予實爲不知者、不見者，卻一向決斷說：

『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偽。』〔則〕予對此之斷言爲不適當。沙門、婆羅門師尊實爲如是說、如是見者：『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無。』若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真實，則見此論：『凡彼等無色之天，爲想所成也；予定當往生彼處。』有是理也。又，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爲如是說、如是見者：『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有。』若彼等沙門、婆羅門師尊之語爲真實，則見此謂：

『予以現法當般涅槃。』有是理也。沙門、婆羅門師尊實爲如是說、如是見者：『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無。』彼等之此見，爲貪欲現於前、結縛現於前、愛樂現於前、執著現於前、取著現於前。又沙門、婆羅門師尊實爲如是說、如是見者：『存在之滅，以一切〔行相〕可證其皆有。』彼等之此見，爲無貪欲現於前、無結縛現於前、無愛樂現於前、無執著現於前無取著現於前。彼如是思擇而成爲對色厭惡、離欲、滅盡之行者。

居士等！知於現世有此等^⑧四種人，云何爲四？居士等！在此，有一類人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居士等！又在此，有一類人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居士等！又在此，有一類人，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居士等！又在此，有一類人，不使自苦，不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者，於現法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由自己成爲最高者而住之。

居士等！然云何爲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者耶？居士等！在此，有一類裸形者、脫糞行者舐手者——（如中部經典第五十一經乾達建羅迦經中之廣說）——行如

是種種身體之苦行、難行。居士等！此謂之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者。又，居士等！云何是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者。居士等！在此，有一類人爲屠羊者、屠豬狗者……乃至……或作其他之殘酷業者。居士等！此謂之專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者。又，居士等！云何爲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者？居士等！在此，有一類王者或王族之灌頂者……乃至……對彼等以杖脅之、以恐怖而嚇之、使之流涕悲哭而作（諸犧牲祭之）準備。居士等！此謂之使自苦，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使他苦，專修使他苦之行也。又，居士等！云何爲不使自苦，不專修使自苦之行；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之行；即彼不使自苦亦不使他苦，而於現法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由自己成爲最高者而住之。居士等！在此，如來出世爲應供、等正覺者……乃至……世尊。彼捨此等五蓋——諸心穢、慧羸、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初禪……乃至……第二禪……乃至第三禪……乃至成就第四禪而住之。彼如是於心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彼心向於居住隨念智。彼憶念種種居住，即如：一生、二生……乃至……如是憶念行相、境遇種種居住。彼如是於心等持、清淨、皎潔、

無穢、無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彼心向於有情生死智。彼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諸有情之生死，貴賤、美醜、幸與不幸……乃至……知諸有情各隨其業而受報。彼知是如是於心等持、清淨、皎潔、無穢、無垢、柔軟、堪任、確立、不動，彼心向於漏盡智。彼如實知：『此是苦也』……乃至……『此是漏滅之道也。』彼由如是知、如是見，由欲漏而心解脫，由有漏而心解脫，由無明漏而心解脫；於解脫，有『已解脫』之智。彼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不更受此〔輪迴〕』之狀態。居士等！此謂不使自己苦、不專修使自苦之行；亦不使他苦、不專修使他苦之行。彼不使自苦，不使他苦，於現法無貪欲、達涅槃、清涼、感受樂，由自己成爲最高者而住之。

如是言已，薩羅村之婆羅門居士等如此白世尊曰：「偉哉！師尊瞿曇！偉哉！師尊瞿曇！世尊恰如能扶起倒者，能揭露被覆者，對迷者能導之以道，於闇中能持來明燈、使有眼者得見諸色。如是師尊瞿曇以種種方便開示法。在此！予等歸依師尊瞿曇、「歸依」法及「歸依」比丘僧伽。願師尊瞿曇認予等，自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二品 比丘品

第六十一 菩婆蘳林教誡羅睺羅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之竹林，迦蘭哆園。爾時，具壽羅睺羅住菴婆蘳林。世尊由晡時宴默而起，往訪菴婆蘳林具壽羅睺羅。具壽羅睺羅遙見世尊正前來，爲敷坐具與備〔洗〕足水。世尊坐於施設之座，洗足已安坐；具壽羅睺羅頂禮世尊坐於一面。

於是，世尊將極少量殘餘水留於水盤，喚問具壽羅睺羅曰：「羅睺羅！汝確實見此極少量殘餘水留於水盤耶？」〔羅睺羅答曰：〕「如是，師尊！」〔世尊曰：〕「羅睺羅！彼等故意妄語而無愧者，彼等沙門性是如少量〔如殘留於水盤之水〕也。」於是，世尊將其少量殘餘水傾捨之，問具壽羅睺羅曰：「羅睺羅！汝見彼少量殘餘水傾

捨耶？」〔羅睺羅曰：〕「如是！師尊！」〔世尊曰：〕「羅睺羅！故意妄語而無愧者，

彼等沙門性爲如是傾捨也。」於是，世尊倒置該水盤，問具壽羅睺羅曰：「羅睺羅！故

意妄語而無愧者，彼等沙門性爲如是顛倒也。」於是，世尊將該水盤直立之，問具

壽羅睺羅曰：「羅睺羅！汝見此水盤是空、虛無耶？」〔羅睺羅曰：〕「如是，師尊！」

〔世尊曰：〕「羅睺羅！故意妄語而無愧者，彼等沙門性爲如是虛無、如是空虛也。」

〔羅睺羅！猶如象王，有如轍之牙，壯大、良種、慣戰。而彼於戰陣時以兩前足作業，亦以兩後足作業；又以前身作業，亦以後身作業，亦以頭作業，亦以兩耳作業，亦以兩牙作業，以尾作業，唯護象鼻。於是，乘象之士作如是念：「此有如轍之牙、壯大、良種、慣戰之象王，〔彼於〕臨戰，以兩前足作業，以兩後足作業，又以前身作業，亦以後身作業，亦以頭作業，亦以兩耳作業，亦以兩牙作業，亦以尾作業，唯護象鼻。象王猶故惜命。」然，羅睺羅！若有如轍之牙，壯大、良種、慣戰之象王，〔此象〕臨戰……乃至……以尾作業、又以鼻作業，彼時，乘象之士作如是念：「此有如轍之牙、壯大、良種、慣戰之象王，〔彼於〕臨戰……乃至……以尾作業，又以鼻作業，此象王實不惜命也。今象王無有任何不用也。」如是，羅睺羅！凡

任何故意妄語而無愧者，予言：「彼亦無任何惡不可作也。」是故，實以汝羅睺羅！汝當作如是學：「我不得戲笑妄言。」

「羅睺羅！於意云何？鏡有何作爲耶？」（羅睺羅曰：）「鏡是以省察爲目的。」
〔世尊曰：〕「羅睺羅！實如是，應省察而省察身作業也。應省察而省察口作業也。應省察而省察意作業也。」

「羅睺羅！若汝欲以身作業時，則其時應省察汝身業：『我將作身業，予欲以身作此業，此予之身業可轉起自害、亦可轉起害他、亦可轉起（自他）兩害者也！此身業爲不善，成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若汝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將作身業，予欲以身作此業，此我之身業可轉起自害、亦可轉起害他、亦可轉起兩害者，此身業爲不善，受苦果、苦報。』羅睺羅！汝實不該作如此之身業。羅睺羅！若汝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將作身業，予欲以身作此業，此我之身業不轉起自害、亦不轉起害他、亦不轉起兩害者，此身業爲善、樂果、樂報。』羅睺羅！汝該作如此之身業。羅睺羅！汝正以身作業時，恰在其時，應省察汝之身業：『我今以身作此業，此我之身業轉起自害、亦轉起害他、亦轉起兩害也！此身業爲不善、苦果、苦報也。』

羅睺羅！若汝正於省察時，則知如是：『我今以身作此業，此我之身業轉起自害、亦轉起害他、亦轉起兩害者，此身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汝應捨如是身業。羅睺羅！又，若汝省察時則知如是：『我今以身作此業，此我之身業爲不轉起自害、亦不轉起害他、亦不轉起兩害者，此之身業爲善、樂果、樂報者也。』羅睺羅！汝對如是身業應續行之。羅睺羅！汝已作身業時，應省察汝之身業：『我已作身業，此我之身業爲轉起自害、亦轉起害他、亦轉起兩害也！此身業爲不善、苦果、苦報也。』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已作身業，此我之身業爲轉起自害、亦轉起害他、亦轉起兩害者，此身業爲不善、苦果、苦報也。』羅睺羅！汝之如是身業，當對師長、智者、同梵行者懺悔之、應發露之、應顯發之；懺悔已、發露已、顯發已，應成就將來之防護也（不再犯）。羅睺羅！又，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已以身作此業，此我之身業爲不轉起自害、亦不轉起害他、亦不轉起兩害者，此身業爲善、樂果、樂報也。』羅睺羅！如是汝當晝夜隨學善法，住喜悅中。

羅睺羅！若汝欲以口作業時，則其時應省察汝之口業：『我將作口業，我欲以

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可轉起自害、亦可轉起害他、亦可轉起兩害者也！此口業爲不善、成苦果、苦報也。』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將作口業，我欲以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乃至……可轉起兩害者，此口業爲不善、苦果、苦報也。』羅睺羅！我實不該作如此之口業。羅睺羅！若汝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將作口業我欲以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爲不轉起自害……乃至……不轉起兩害者，此口業爲善、樂果、樂報也。』羅睺羅！汝該作如此之口業。羅睺羅！汝正以口作業時，恰在其時，應省察汝之口業：『我今以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爲轉起自害、轉起害他、轉起兩害者也！此口業爲不善、苦果、苦報也。』羅睺羅！若汝正在省察時則知如是：『我今以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乃至……轉起兩害者，此口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汝應捨如是口業。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予今以口作此業，予之此口業爲不轉起自害……乃至……不轉起兩害者，此口業爲善、樂果、樂報者也。』羅睺羅！汝對如是口業宜續行之。羅睺羅！汝已作口業時，應省察汝之口業：『我已作口業，我已以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爲轉起自害、亦可轉起害他、亦可轉起兩害也！此口業爲不善、苦果、苦報也。』羅睺羅！

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已作口業，我已以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乃至……轉起兩害者，此口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汝之如是口業，當對於師長、智者、同梵行者懺悔之、應發露之、應顯發之；懺悔已、發露已、顯發已、應成就將來之防護也。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已以口作此業，此我之口業爲不轉起自害……乃至……不轉起兩害者，此口業爲善、樂果、樂報者也。』

羅睺羅！如是，汝當晝夜，隨學善法，住喜悅中。

羅睺羅！若汝欲以意作業時，則其時，應省察汝之意業：『我將作意業，我欲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爲可轉起自害、亦轉起害他、轉起兩害者也！此之意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將作意業我欲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乃至……可轉起兩害者，此意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汝實不該作如是之意業。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將作意業，我欲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爲不〔轉起〕自害……乃至……不轉起兩害者，此意業爲善、樂果、樂報者也。』羅睺羅！汝該作如此之意業。羅睺羅！汝正以意作業時，恰在其時，應省察汝之意業：『我今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實爲

轉起自害、轉起害他、轉起兩害者也！此意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今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乃至……轉起兩害者，此之意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汝應捨如是意業。羅睺羅！若汝省察時，則知如是：『我今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爲不（轉起）自害……乃至……不轉起兩害者，此之意業爲善、樂果、樂報者也。』羅睺羅！汝對如是意業宜續行之。羅睺羅！汝已作意業時，應省察汝之意業：『我已作意業，我已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爲轉起自害、亦轉起害他、亦轉起兩害者也！此意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已作意業，我已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乃至……轉起兩害者，此意業爲不善、苦果、苦報者也。』羅睺羅！對汝之意業，當煩惱之、可恥之、宜忌避之。煩惱、可恥、忌避、可成就將來之防護也。羅睺羅！若汝正省察時，則知如是：『我已以意作此業，此我之意業爲不轉起自害、不轉起害他、不轉起兩害者，此意業爲善、樂果、樂報者也。』羅睺羅！如是，汝當晝夜隨學善法，住喜悅中。

切，如是省察，又如是省察已、而淨化身業也；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口業也；已省察，省察已而淨化意業也。羅睺羅！凡未來世諸沙門或婆羅門，將淨化身業，將淨化口業，將淨化意業，彼等一切，如是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身業；將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口業；將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意業。羅睺羅！凡現在諸沙門或婆羅門，淨化身業、淨化口業、淨化意業，彼等一切，現如是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身業；現在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口業；現在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意業。羅睺羅！因此，實如是：『我等當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身業；當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口業；當省察，又省察已而淨化意業。』羅睺羅！汝等當如是學也。

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具壽羅睺羅，大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二 教誡羅睺羅大經

如是我聞。——

421
一時，世尊在舍衛城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晨早著衣，執持衣鉢，爲乞食入舍衛城。具壽羅睺羅晨早著衣，執持衣鉢，隨世尊後行之。於是，世尊回顧呼具壽羅睺羅曰：「羅睺羅！凡過去、未來、現在之色，或內、或外，或粗、或細，或卑、或貴，或在遠、或在近，一切之色乃【其〔色〕】非屬於我，我非是此〔色〕，此〔色〕非有我。如是，對其〔色〕應以正慧如實觀之。」（羅睺羅曰：）「世尊！唯色耶？善逝！唯色耶？」（世尊曰：）「羅睺羅！色和受；羅睺羅！〔色〕和想；羅睺羅〔色〕和行；羅睺羅！〔色〕和識；亦如是也。」

於是，具壽羅睺羅〔心念：〕「今誰從世尊面前已受教誡，而將入村里行乞者耶？」由其〔行乞〕還而於一樹下結跏趺坐，端身正置，面前現念〔分明〕。具壽舍利弗見具壽羅睺羅於一樹下結跏趺坐，端身正置，面前現念，對具壽羅睺羅曰：「羅睺羅！汝宜修習出入息念，羅睺羅！已修習，已多修習出入息念，則有大果、大福利也。」

於是，具壽羅睺羅於晡時宴默而起，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具壽羅睺羅白世尊曰：「師尊！出入息念如何修習之？如何多修習而有大果、大福利耶？」

〔世尊曰：〕「羅睺羅！凡獨自存於內身之堅粗物及依之而存在之物，即：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肝、肋膜、脾、肺、腸、腸間膜、胃物、糞，以及其他，所有獨自存於內身之堅、粗物與此等而存在之物，羅睺羅！此謂之內地界。內地界與外地界，即為地界也。而對：『其〔地〕非屬於我，我非是此〔地〕，此〔地〕非有我。』如是對此應以正慧如實觀之。如是對此〔地〕以正慧如實觀已，則厭離地界，心離地界貪。」⁴²²

羅睺羅！何為水界？〔水界〕為內水界與外水界也。羅睺羅！何為內水界？凡獨立存於內身之水及液態物，水及依其存之物，即：膽汁、痰、膿、血、汗、脂肪、淚、皮脂、唾、、關節、滑液、尿、與其他一切獨立存於內身之水及液態物，羅睺羅！此謂內水界。內水界與外水界，此即為水界也。而對『其〔水〕非屬於我，我非是此〔水〕，此水非有我。』應以正慧如實觀之。如是對此〔水〕，以正慧如實

觀已。則厭離水界，心離水界貪。

羅睺羅！何爲火界？〔火界〕爲內火界與外火界也。羅睺羅！何爲內火界？凡獨自存於內身之火以及火態物，與依之而存在之物，即以此〔火〕被熱之，以此〔火〕被衰老之，以此〔火〕被燒之，以此〔火〕噉、飲、嚼、味之至正常消化者，其他一切，各自內身所執受火、火態。羅睺羅！此謂之內火界。內火界與外火界，此即爲火界也。而對『其〔火〕非屬於我、我非是此〔火〕，此〔火〕非有我。』如是觀此應以正慧如實觀之。如是對此〔火〕以正慧如實觀已，則厭離火界，心離火界貪。

羅睺羅！何爲風界？〔風界〕有內風界與外風界？凡獨自存在於內身之風及風態者，以及依之而存者，即：上行風、下行風、腹（外）風、腹（內）風、肢體循環風、入息風、出息風等，與其他一切獨自存於內身之風及風態者，以及依之而存在者，羅睺羅！此謂內風界。此內風界及外風界，即爲風界也。而對『其〔風〕非屬於我，我非是此〔風〕，此〔風〕非有我。』應以正慧如實觀之；如是對此〔風〕以正慧如實觀已，則厭離風界，心離風界貪。

羅睺羅！何爲空界？〔空界〕有內空界與外空界也。羅睺羅！何爲內空界？凡

獨自存在於內身之空、空態者，以及依之而存在者，即：耳孔、鼻孔、口腔、及依其嚥下噉、飲、嚼、味，並於其處停留噉、飲、嚼、味，及依其由下方排泄噉、飲、嚼、味者，與其他一切獨自存在於內身之空，空態者，以及依之而存在者，羅！羅！此謂內空界。內空界與外空界，此即是空界也。而對「其〔空〕非屬於我，我非是此〔空〕，此〔空〕非有我。」如是對此應以正慧如實觀之。如是對此〔空〕以正慧如實觀已，則厭離空界，心離空界貪。

羅睺羅！汝應修習如地；羅睺羅！汝修習如地時，則所生喜，無喜之觸，不偏取心而住。羅睺羅！猶如於地無論投棄淨物，亦投棄不淨物、亦投棄糞便、亦投棄尿水、亦投棄唾液、亦投棄濃水、亦投棄血液）然地不以其〔淨物、不淨物等〕而惱之、或恥之、或忌避之。如是，羅睺羅！汝應修習如地。羅睺羅！汝修習如地，則所生之喜、無喜之觸、不偏取心而住。羅睺羅！汝應修習如水；羅睺羅！汝修習如水時，則所生喜，無喜之觸，不偏取心而住。羅睺羅！猶如於水洗淨物亦洗不淨物、亦洗糞便、亦洗尿水、亦洗唾液、亦洗濃水、亦洗血液；然水不以其〔淨物、不淨物等〕而惱之、或恥之、或忌避之。如是，羅睺羅！汝應修習如水……乃至……

〔不偏取心而〕住。

羅睺羅！汝應修習如火。羅睺羅！汝修習如火時，則所生喜、無喜之觸，不偏取心而住。羅睺羅！猶如火燒淨物，亦燒不淨物、亦燒糞便、亦燒尿水、亦燒唾液、亦燒濃水、亦燒血液，然火不以其〔淨物、不淨物等〕而惱之、或恥之、或忌避之。如是，羅睺羅！汝應修習如火……乃至……〔不偏取心而〕住。

羅睺羅！汝應修習風。羅睺羅！汝修習如風時，則所生喜，無喜之觸、不偏取心而住。羅睺羅！猶如風吹淨物、亦吹不淨物、亦吹糞便、亦吹尿水、亦吹唾液、亦吹濃水、亦吹血液〕然風不以其〔淨物、不淨物等〕而惱之、或恥之、或忌避之〕如是，羅睺羅！汝應修習如風……乃至……〔不偏取心而〕住。

羅睺羅！汝應修習如空。羅睺羅！汝修習如空時，則所生喜，無喜之觸，不偏取心而住。羅睺羅！猶如空不被固定在任何處。如是，羅睺羅！汝應修習如空；羅睺羅！汝修習如空時，則所生喜，無喜之觸，不偏取心而住。

羅睺羅！汝應修習慈〔心〕，羅睺羅！汝修習慈〔心〕時，則凡彼瞋恚將可被捨斷之。羅睺羅！汝應修習悲〔心〕。羅睺羅！汝正修習悲〔心〕時，凡彼惱害將可被

捨斷之。羅睺羅！汝應修習喜〔心〕；羅睺羅！汝正修習喜〔心〕時，凡彼喜樂將可被捨斷之。羅睺羅！汝應修習捨〔心〕；羅睺羅！汝正修習捨〔心〕時，則凡被一切感動對待將可被捨斷之。羅睺羅！汝應修習不淨觀。羅睺羅！汝正修習不淨觀時，⁴²⁵ 凡彼貪欲將可被捨斷之。羅睺羅！汝應修習無常想；羅睺羅！汝正修習無常想時，凡我慢將可被捨斷之。

羅睺羅！汝應修習出入息念；羅睺羅！由修習、多修習出入息念，則有大果、大福利。羅睺羅！如何修習出入息念？如何多修習，而有大果、大福利耶？羅睺羅！在此，比丘詣閑林、或樹下、或空閑處結跏趺坐，端身正置，面前現起念，彼具念而出息之，具念而入息之。或正在長出息時，彼知：『予出息長』；或正在長入息時，彼知：『予入息長』；或正在短出息時，彼知：『予出息短』；或正在短入息時，彼知：『予入息短』。感受偏〔息〕身者，修學：『予將〔感受偏息身而〕出息之。』感受偏〔息〕身者，修學：『予將〔感受偏息身而〕入息之。』正使身行安息者，修學：『予將〔使身行安息而〕入息之。』感受喜者，修學：『予將〔感受喜而〕出息之。』感受喜者，

修學：『予將〔感受喜而〕入息之。』感受樂者，修學：『予將〔感受樂而〕出息之。』感受樂者，修學『予將〔感受樂而〕入息之。』感受心行者，修學：『予將〔感受心行而〕出息之。』感受心行者，修學：『予將〔感受心行而〕入息之。』正使心行安息者，修學：『予將〔使心行安息而〕出息之。』正使心行安息者，修學：『予將〔使心行安息而〕入息之。』感受心者，修學：『予將〔感受心而〕出息之。』感受心者，修學：『予將〔感受心而〕入息之。』正使心大喜者，修學：『予將〔使心大喜而〕出息之。』正使心大喜者，修學：『予將〔使心大喜而〕入息之。』正使心定者，修學：『予將〔使心定而〕出息之。』正使心定者，修學：『予將〔使心定而〕入息之。』正使心解脫者，修學：『予將〔使心解脫而〕出息之。』隨觀無常者，修學：『予將〔隨觀無常而〕入息之。』隨觀無常者，修學：『予將〔隨觀無常而〕出息之。』隨觀離貪者，修學：『予將〔隨觀離貪而〕出息之。』隨觀離貪者，修學：『予將〔隨觀離貪而〕入息之。』隨觀滅盡者，修學：『予將〔隨觀滅盡而〕出息之。』隨觀滅盡者，修學：『予將〔隨觀滅盡而〕入息之。』隨觀定棄者，修學：

「予將〔隨觀定棄而〕出息之。」隨觀定棄者，修學：『予將〔隨觀定棄而〕入息之。』羅睺羅！對出入息念，實如是修習之，如是多修習之，則有大果、大福利。羅睺羅！因出入息念以如是修行，如是多修習者，從覺知其最後之出入息而入滅，非從不覺知。』

世尊斯說已，悅意之具壽羅睺羅大喜世尊之所教。

第六十三 摩羅迦小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在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獨住宴坐之具壽摩羅迦子心生如是思惟：「凡此等之見，世尊不記說、捨置、拒絕〔回答〕，即——世界爲常住，世界爲無常；世界爲有邊，世界爲無邊；命即身，命與身異；如來①死後有，如來死後無有，如來死後亦有亦無有，如來死後非有非非有；此等世尊對予不記說。世尊對予不記說此等，予不悅此、予不忍此。予今詣世尊問此義，若世尊對予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或『世界爲有邊也。』或『世界爲無邊也。』或『命即身也。』或『命與身異也。』或『如來死後有。』或『如來死後無。』或『如來死後亦有亦無。』或『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有』者，則予從於世尊所修梵行。若世尊對予不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爲非有非無」者，則予將放棄修學而②還俗。」

於是，具壽摩羅迦子從晡時宴默而起，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

坐於一面之具壽摩羅迦子白世尊曰：「師尊！予獨住宴坐時，心生如次思惟：『此等之見，世尊不記說、捨置、拒絕〔回答〕，即——世界爲常住，世界爲無常……乃至……如來死後非有非無——關於此等，世尊未曾對予記說，世尊對予不記說此等，予不悅此、予不忍此也。』予今詣世尊問此義，若世尊對予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非有非無』者，則予將於世尊處修梵行。若世尊對予不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非有非無』者，予則放棄修學而將還俗。若世尊知：『世界爲常住。』世尊宜對予說：『世界爲常住。』若世尊知：『世界爲無常。』世尊宜對予說：『世界爲無常。』又，若世尊不知：『世界爲常住。』或『世界爲無常。』實因不知、不見者，則言『予不知、予不見』爲正當也。若世尊知：『世界爲有邊。』世尊宜對予說：『世界爲無邊。』又，若世尊不知：『世界爲有邊』或『世界爲無邊。』實因不知、不見者，則言：『予不知，予不見』爲正當也。若世尊知：『命即身也。』則應對予說：『命即身也。』若世尊知：『命與身異也。』則應對予說：『命與身異也。』又，

428

若世尊不知：『命即身也。』或『命與身異也。』實因不知、不見者，則言『予不知、予不見』爲正當也。若世尊知：『如來死後有。』則應對予說：『如來死後有。』若世尊知：『如來死後無。』則應對予說：『如來死後無。』又，若世尊不知：『如來死後有。』或『如來死後無。』實因不知、不見者，則言『予不知，予不見』爲來死後有。』或『如來死後無。』實因不知、不見者，則言『予不知，予不見』爲正當也。若世尊知：『如來死後亦有亦無。』則應對予說：『如來死後亦有亦無。』若世尊知：『如來死後非有非無。』則應對予說：『如來死後非有非無。』又，若世尊不知：『如來死後亦有亦無。』或『如來死後非有非無。』實因不知、不見者，則言『予不知、予不見』爲正當也。』

〔世尊曰：〕「摩羅迦子，予曾否對汝言：『來！摩羅迦子！汝應於予處修梵行，予願爲汝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非有非無』耶？」〔摩羅迦子答曰：〕「實不然也，師尊！」〔世尊曰：〕「或汝對予如是言：『師尊！予願於世尊處修梵行，世尊當爲予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非有非無』耶？」〔摩羅迦子答曰：〕「實不然，師尊！」〔世尊曰：〕「摩羅迦子！然予實未對汝言：『來！摩羅迦子！汝應於予處修梵行，予願爲汝說世

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非有非無。」汝亦實未對予言：『師尊！予欲於世尊處修梵行。世尊當爲予言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爲非有非無』如是，愚人！是誰拒絕誰耶？』

摩羅迦子！有人可能如是言：『世尊對予不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爲非有非無」之期間，則予不在世尊處修梵行。』然而，⁴²⁹ 摩羅迦子！或許是如來還未說此時，彼人可能命終矣。摩羅迦子！猶有人被塗厚毒之箭所射，彼之親友、同事、親族、血緣爲彼遣請箭醫〔療治〕。然彼言：『尙未知射予之人是王族耶？婆羅門耶？庶民耶？或奴隸族耶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又彼言：『在未知射予之人是何名、是何姓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如是言：『在未知射予之人爲高、爲中、爲矮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如是言：『在未知射予之人爲黑色、或黃色、或金色皮膚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言：『在未知射予之人，爲在此或在彼村里之人耶？或聚落之人耶？或城市之人耶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如是言：『在未知射予之弓爲一般之弓耶？或爲勁弩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

或筋之弦耶？或摩樓瓦之弦耶？或乳葉樹^③之弦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如是言：「在未知射予之箭幹爲蘆耶？爲改良蘆^④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如是言：「在未知射予之箭幹之矢羽爲鷺或鷺耶？或鷹耶？或孔雀耶？或施蒂羅哈奴〔之羽〕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如是言：「在未知射予之箭幹是何筋以圈紮耶？或牛耶？或水牛耶？或鹿耶？或猿〔筋〕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彼又如是言：「在未知射予之箭是普通箭耶？或尖箭耶？或鈎箭耶？或那羅奢^⑤耶？或攢齒箭耶？或夾竹桃葉^⑥箭之期間，此箭不得取出。」摩羅迦子！如是，以彼人未知此，然而彼人可能已命終矣。摩羅迦子！如是若有人言：「世尊對予不說：『世界爲常住也、或世界爲無常也……乃至……或如來死後爲非有非無』之期間，則予不於世尊處修梵行。」然而，摩羅迦子！在如來尙未說此時，則彼人可能命終矣。

摩羅迦子！「於有見「世界爲常住也」之時，則有梵行住。」無如是事也。「於有見「世界爲無常也」之時，則有梵行住。」亦無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世界爲常住也。」之時，或於有見「世界爲無常也。」之時，有生、有老、有死，正有愁、悲、苦、憂、惱。以其爲「生、老……憂、惱」等故予於現法教以征服。摩羅迦子！「於

有見「世界爲有邊」之時，則有梵行住。」無有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世界爲無邊」之時，則有梵行住。』亦無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世界爲有邊」之時，或於有見「世界爲無邊」之時，有生、有老、有死、正有愁、悲、苦、憂、惱也。以其爲「生、老……憂、惱」等故予於現法教以征服。摩羅迦子！『於有見「命即身也」之時，則有梵行住。』無有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命與身異」之時，則有梵行住。』亦無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命即身也」之時，或於有見「命與身異」之時，有生、有老、有死，正有愁、悲、苦、憂、惱也。以其爲「生、老……憂、惱」等故予於現法教以征服。摩羅迦子！『於有見「如來死後爲有」之時，則有梵行住。』無有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如來死後無無」之時，則有梵行住。』亦無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如來死後爲有」之時，或於有見「如來死後爲無」之時，有生、有老、有死，正有愁、悲、苦、憂、惱也。以其爲「生、老……憂、惱」等故予於現法教以征服。摩羅迦子！『於有見「如來死後爲亦有亦無」之時，則有梵行住。』無有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如來死後爲非有非無」之時，則有梵行住。』亦無是事也。摩羅迦子！『於有見「如來爲死後非

有非無「之時，有生、有老、有死，正有愁、悲、苦、憂、惱也。以其爲「生、老、
……憂、惱」等故予於現法教以施設征服。

是故，摩羅迦子！由予不記說，當受持不記說；又，由予記說，當受持記說。
摩羅迦子！由予不記說者爲何耶？由予不記說：『世界爲常住也』；由予不記說『世
界爲無常也』；由予不記說『世界爲有邊也』；由予不記說『世界爲無邊也』；由予不
記說『命即身也』；由予不記說『命與身異也』；由予不記說『如來死後爲有』；由予
不記說『如來死後爲無』；由予不記說『如來死後亦有亦無』；由予不記說『如來死
後爲非有非無。』摩羅迦子！由何故予對此不記說之耶？摩羅迦子！實此非義利相
應，此非梵行根本，不導至厭、離欲、滅盡、寂靜、通智、正覺、涅槃也。摩羅迦
子！然由予記說者爲何耶？由予記說：『此爲苦也。』由予記說『此爲苦集也。』
由予記說『此爲苦之滅也。』由予記說『此爲苦滅之道也。』摩羅迦子！由何故，
予對此記說之耶？摩羅迦子！實此義相應、此爲梵行根本，導至厭、離欲、滅盡、
寂靜、通智、正覺、涅槃也。摩羅迦子！是故，由予不記說者當受持不記說；又，
由予記說者當受持記說。」

世尊如是說已，悅意之貝壽摩羅迦子大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四 摩羅迦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呼諸比丘曰：「諸比丘！」彼等比丘應世尊曰：「師尊！」世尊乃告曰：「諸比丘！由予所說之五下分結，汝等受持耶？」如是言已，具壽摩羅迦子白世尊曰：「師尊！由世尊所說之五下分結，予實受持之。」〔世尊曰：〕「摩羅迦子！由予所說之五下分結，汝如何受持之耶？」〔彼答曰：〕「師尊！予受持依世尊所說之身見^①爲下分結。師尊！予受持依世尊所說之疑爲下分結。師尊！予受持依世尊所說之戒禁取爲下分結。師尊！予受持由世尊所說之欲貪爲下分結。師尊！予受持依世尊所說之瞋恚爲下分結。師尊！實如是予受持依世尊所說之五下分結。」

〔世尊曰：〕「摩羅迦子！汝實爲何受持予所說如是五下分結耶？摩羅迦子！外道之出家者是否以此嬰兒之喻將詰難耶？」〔言：〕「摩羅迦子！實爲幼稚、遲鈍、仰臥之嬰兒，尚無此「有身」〔之觀念〕，由何處彼可生有身見耶？彼但有有身見隨眠^②

潛在之。摩羅迦子！實爲幼稚、遲鈍、仰臥之嬰兒、尙無此「法」「之觀念」，由何處於諸法生疑耶？彼但有疑隨眠潛在之。摩羅迦子！實幼稚、遲鈍、仰臥之嬰兒尙無此「戒」「之觀念」，由何處彼於諸戒可生戒禁取耶？彼但有戒禁取隨眠潛在之。摩羅迦子！實幼稚、遲鈍、仰臥之嬰兒，尙無此「欲」「之觀念」，由何處彼於諸欲可生欲貪耶？彼但有欲貪隨眠潛在之。摩羅迦子！實幼稚、遲鈍、仰臥之嬰兒，尙無此「有情」「之觀念」，由何處彼於諸有情可生瞋恚耶？彼但有瞋恚隨眠潛在之。』摩羅迦子！外道之出家者是否以此嬰兒之喻將詰難耶？『如是說已，具壽阿難白世尊曰：「世尊！〔今〕爲其時也，善逝！〔今〕爲其時也。世尊當說五下分結，比丘等聞世尊之「所說」將受持之。」「世尊曰：」「然，阿難！諦聽之、善思惟之，予今將說之。」具壽阿難應諾世尊：「願樂欲聞，師尊！」世尊乃說曰：

「阿難，此無聞凡夫，對諸聖之不認識者，聖法之不熟知者，於聖法所未導者，對諸聖人不認識者，諸聖人法不熟知者，於聖人法所未導者，具心被有身見所縛，有身見所征服而住之，爲生有身見不能如實而知出離；其有身見頑固難動爲彼下分

結也。具心被疑所縛，爲疑所征服而住之，爲生疑而不能如實知出離；其疑頑固難動爲彼下分結也。具心被戒禁取所縛，爲戒禁取所征服而住之，爲生戒禁取而不能如實知出離；其戒禁取頑固，難動爲彼下分結也。具心被欲貪所縛，爲欲貪所征服而住之，爲生欲貪而不能如實知出離；其欲貪頑固難動爲彼下分結也。具心被瞋恚所縛，爲瞋恚所征服而住之，爲生瞋恚而不能如實知出離；其瞋恚頑固難動爲彼下分結也。阿難！實多聞之聖弟子，對諸聖之認識者，聖者之法熟知者，於聖法所導者。對諸真人認識者，諸真人法之熟知者，於真人法所導者，具心不被有身見所縛，不爲有身見所征服而住之，爲生有身見而如實知出離；其有身見爲彼從隨眠被捨斷之。具心不被疑所縛，不爲疑所征服而住之，爲生疑而如實知出離；其疑爲彼從隨眠被捨斷之。具心不被戒禁取所縛，不爲戒禁取征服而住之，爲生戒禁取而如實知出離；其戒禁取爲彼從隨眠被捨斷之。具心不被欲貪所縛，不爲欲貪征服而住之，爲生欲貪而如實知出離；其欲貪爲彼從隨眠被捨斷之。具心不被瞋恚所縛，不爲瞋恚征服而住之，爲生瞋恚而如實知出離；其瞋恚爲彼從隨眠被捨斷之。

阿難！爲捨離五下分結有道、有道跡。不依其道、其道跡，而欲知、欲見、欲

捨斷五下分結者，無有是處也。阿難！猶如大樹有堅實心材，不截皮材、不截膚材、而可截〔取〕心材者，無有是處也。實如是，阿難！爲捨離五下分結有道、有道跡；不依其道、其道跡，而欲知、欲見，或欲捨斷五下分結者，無有是處。阿難！爲捨離五下分結有道、有道跡，依其道、其道跡，而欲知、欲見、欲捨斷五下分結者，有是處也。阿難！猶如大樹有堅實心材、截皮材、截膚材、而可截〔取〕心材，斯有是處也。如是，阿難！爲捨離五下分結有道、有道跡，依其道、其道跡，欲知、欲見、欲捨斷五下分結者，斯有是處。阿難！恰如恆伽河水滿、平岸、鳥易得飲；是時，一力弱人來云：『予可依臂橫斷此恆伽河之流、安穩至彼岸。』如彼依臂橫斷恆伽河之流，安穩至彼岸，爲不可能也。如是，阿難！凡爲滅有身見而說法時，其心不雀躍、不淨信、不確立、不解脫者、猶如彼弱力人，如是此等當見也。阿難。恰如，恆伽河水滿、平岸、鳥易得飲；是時，一力強之人來云：『予依臂可橫斷此恆伽河之流，安穩至彼岸。』彼得依臂橫斷恆伽河之流，安穩至彼岸。如是，阿難！凡爲滅有身見而說法時，其心雀躍、淨信、確立、解脫者，猶如彼強力人，如是此等當見也。

然而，阿難！爲捨斷五下分結有何等道，何等道跡耶？阿難！在此，比丘由離依，由捨諸不善法，由止息一切身之粗惡，而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之。若然，其時彼有屬色、受、想、行、識〔事物〕，隨觀彼等諸法如無常、如苦、如疾、如癌、如箭、如痛、如病、如敵、如壞、如空、如無我。彼由其等諸法而心解脫之。彼心由其等諸法解脫，則心集中於③甘露界：

『此爲寂靜也，此爲殊妙也，即一切行之息，一切依之定，渴愛之滅、離欲、滅盡、涅槃也。』彼住此處成就諸漏盡。又若雖不能成就漏盡，以彼法愛，以彼法喜，由五下分結之滅盡成爲化生者，從彼界成爲般涅槃者，不還來者。阿難！此道，此道跡實爲捨斷五下分結也。」

復次，阿難！此丘由尋伺之止息、內淨、心之專一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第二禪……第三禪……成就第四禪。若然，其時彼有屬色、受、想、行、識〔事物〕……乃至……從彼界成爲不還來者。可難！此道、此道跡實爲捨斷五下分結也。

復次，阿難！比丘超越一切色想、消滅有對想，由不作意種種想故〔作意……〕『虛空無邊也。』成就虛空無邊處而住之。若然，其時，彼有屬受、想、行、識〔事

物……乃至……從彼界成爲不還來者。阿難！此道、此道跡，實爲捨斷五下分結也。

復次，阿難！比丘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作意：」「識無邊也。」成就識無邊處而住之……乃至……超越一切識無邊處，「作意：」「無任何物也。」成就無所有處而住之。若然，其時彼有屬受、想、行、識〔事物〕隨觀彼等諸法如無常，如苦、如疾、如癌、如箭、如痛、如病、如敵、如壞、如空、如無我。彼由其等諸法而心解脫之，彼心由其等諸法而解脫，則心集中於甘露界：『此爲寂靜也，此爲殊妙也，即一切行之止息，一切依之棄，渴愛之滅、離欲、滅盡、涅槃也。』彼住此處成就諸漏盡。又若雖不能成就漏盡，以彼法愛，以彼法喜，由五下分結之滅盡，成爲化生者，從彼界成爲般涅槃者、不還來者。阿難！此道、此道跡實爲捨斷五下分結也。
〔阿難曰：〕「師尊！若此道、此道跡爲捨斷五下分結也。既然如此，爲何一類比丘爲心解脫者、或一類〔比丘〕爲慧解脫者耶？」〔世尊曰：〕「阿難！予說此因彼等之根差別性。」

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具壽阿難，大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五 跋陀利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呼諸比丘：「諸比丘！」彼等比丘應諾曰：「世尊！」世尊乃曰：「諸比丘！予受用一座食。諸比丘！予受用一座食〔時〕；『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氣、安穩住。諸比丘！汝等亦當受用一座食。諸比丘！汝等受用一座食〔時〕；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氣、安穩住。』」如是言已，具壽跋陀利白世尊言：「師尊！我實不堪受用一座食；師尊！由受用一座食，我會懊惱、會有心悔。」〔世尊曰：〕「跋陀利！然則汝於其處受招待，即於此一地方受食之，〔另一食〕持去〔他〕一地方，汝亦可受用之。跋陀利！如是受食者，汝得生存？」〔跋陀利曰：〕「師尊！如是受食，我實不堪受用之。師尊！因如是受食，我會有懊惱、會有心悔也。」於是，由世尊所制定學處，諸比丘衆受持學習時，具壽跋陀利宣說不能力行。然後，具壽跋陀利如此於師之教說，爲學非全分行者，整三個月間不能面對世尊。

其時，衆多比丘爲世尊作衣，〔念……〕「過三月，完成法衣，世尊將出發遊行〔教化〕。」此時，具壽跋陀利詣彼等比丘處。詣已，向彼等比丘問訊，問訊已，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後，坐於一面。彼等比丘對坐於一面之具壽跋陀利曰：「賢者跋陀利！我等爲世尊作衣。〔念……〕『過三月，完成法衣，世尊將出發遊行〔教化〕。』唉！賢者跋陀利，汝宜善思此教示，而後汝將無更多障難。」具壽跋陀利對彼等比丘答曰：「諸賢者如是！」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一面。坐於一面之具壽跋陀利白世尊言：「師尊！罪過征服我，如是愚癡、如是昏迷、如是不善〔征服我〕；即由世尊所制定學處，比丘衆受持學習時，我宣說：『不能力行。』師尊！爲此，我對罪過〔確認〕是罪過，願世尊受〔我之懺悔〕，〔我〕將來〔必〕爲防護也。」〔世尊曰……〕「跋陀利！確實！罪過征服汝，如是愚癡、如是昏迷、如是不善〔征服汝〕，即汝由予所制定之學處，比丘衆受持學習時，汝宣說：『不能力行也。』」

跋陀利！依汝於是時不理解：世尊住舍衛城，世尊知：『有比丘跋陀利，於師之教說，爲非學全分行者也。』跋陀利！此〔事〕依汝實是不通達者也。又，跋陀利！依汝〔對此事〕實是不通達者也：『衆多比丘於舍衛城入雨期安居，彼等亦將

我知「比丘名謂跋陀利，於師之教說，爲非學全分行者也。」跋陀利！「此事」依汝實是不通達者也。又，跋陀利！依汝「對此事」實是不通達者也：『衆多比丘尼於舍衛城雨期安居，彼等亦將我知……乃至……衆多優婆塞住舍衛城、彼等亦將我知……乃至……衆多優婆夷住舍衛城，彼等亦將我知「比丘名謂跋陀利，於師之教說爲非學全分行者也。』跋陀利！依汝對此「事」實是不通達者也。又，跋陀利！依汝對此「事」實是不通達者也：『衆多外道、沙門、婆羅門，於舍衛城入雨期安居，彼等亦將我知「名謂跋陀利，沙門瞿曇弟子，長老之一，於師之教說，爲非學全分行者也。』』跋陀利！依汝對此「事」實是不通達者也。「跋陀利曰：」「師尊！過誤征服我，如是愚癡、如是昏迷、如是不善者；即由世尊所制定學處，比丘衆受持學習時，我宣說：『不能力行。』」「師尊！爲此，我對罪過〔確認〕是罪過，願世尊接受我之懺悔，〔我〕將來〔必〕爲防護。」「世尊曰：」「跋陀利！確實！汝之過誤，如是愚癡、如是昏迷、如是不善者征服汝，即由予所制定學處，比丘衆受持學習時，汝宣說：『不能力行。』」

跋陀利！對其如何思耶？此處有比丘爲俱分解脫者，予對彼言：『來！比丘！

汝爲予於汚泥上成爲道！」彼或成爲道，或曲身依他方耶，或言『不』耶？」〔跋陀利曰：〕「不然，師尊！」〔世尊曰：〕『跋陀利！對其如何思耶？於此有比丘爲慧解脫者……身證者……見到者……信解者……隨法行者……隨信行者，予命彼『來！比丘！汝爲予於汚泥上成爲道！』彼或將成爲道，或曲身依他方，或言『否』耶？」〔跋陀利曰：〕「不然，師尊！」〔世尊曰：〕「跋陀利！對其如何思耶？汝於其時，得俱分解脫者耶？或慧解脫者、或身證者、或見到者、或信解者、或隨法行者、或隨信行者耶？」〔跋陀利曰：〕「不然，師尊！」〔世尊曰：〕「跋陀利！汝其時如空漠、虛無、過誤〔之狀態〕耶？」〔跋陀利曰：〕「然也，師尊！師尊！過誤征服我，如是愚癡、如是昏迷、如是不善者〔征服我〕，即由世尊所制定學處，比丘衆受持學習時，我宣說：『不能力行。』師尊！爲此，我對罪過〔確認〕是罪過，願世尊受〔我之懺悔〕，〔我〕將來〔必〕爲防護。」〔世尊曰：〕「跋陀利！確實也！過誤征服汝，如是愚癡、如是昏迷、如是不善〔征服汝〕，即由予所制定學處，比丘衆受持學習時，汝宣說不能力行。又，跋陀利！汝由過誤認出過誤，汝如法懺悔之，對此我等當容受汝。蓋，跋陀利！由過誤認出過誤，如法懺悔之，於將來謹慎防護，此實爲繁榮

於聖者之律也。

跋陀利！若有一類比丘於師之教爲非全分行者，彼〔念〕如是：『讓予親近遠離〔村落〕之牀座！即森林、樹下、山巖、石窟、山峽、塚間、林叢、露地、或稻草堆處。我或能以超人法作證，特殊之最勝知見。』對彼親近遠離之牀座，即森林、樹下、山巖、石窟、山峽、塚間、林叢、露地、或稻草堆處。如是遠離住者，師非難之，有隨知之智者同行者非難之，諸天亦非難之，自己亦對自己非難之。彼以師已非難，亦以諸隨知之智者、諸同行者已非難，亦以諸天已非難，以自己對自己已非難，不能以超人法作證特殊之最勝知見。何以故？跋陀利！此實如是，對彼如此於師之教爲非學全分行者也。

跋陀利！此處有一類比丘於師之教爲非學全分行者。彼〔念〕如是：『今我親近遠離之牀座，即森林、樹下、山巖、石窟、山峽、塚間、林叢、露地、或稻草堆處，我或能以超人法作證特殊之最勝知見。』彼親近遠離之牀座，即森林、樹下、山巖、石窟、山峽、塚間、林叢、露地、或稻草堆處，彼之如是遠離住者，師亦不加非難之，隨知之智者、同行者不加非難之，諸天亦不加非難之、自己亦不對自己

非難之，彼以師已不非難，以諸隨知之智者、同行者已不非難，以諸天亦已不非難，以自己對自己亦已不非難，能以超人法作證特殊之最勝知見。彼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之。何以故？跋陀利！此是，彼如是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也。又，跋陀利！比丘由尋伺之止息、內淨、心之專一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而住之。何以故？跋陀利！此是，彼如是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也。復次，跋陀利！比丘由喜之捨離，爲捨者而住，爲具念者，正知者而以身感受樂，即諸聖者所謂『捨者，具念者、樂住者。』成就第三禪而住之也。何以故？跋陀利！此是，彼如是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也。復次，跋陀利！比丘由捨樂、由捨苦，由先已滅喜、憂、不苦、不樂，由捨所生念之偏淨，成就第四禪而住之也。何以故？跋陀利！此是，彼如是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也。

彼如是心得等持、清淨、偏淨、清白、無穢、離隨煩惱，柔軟、適業、住立、得不動心、彼爲宿住隨念智對心轉向之，彼憶念種種宿住，彼如此：一生、二生……乃至……如是憶念共行相、共境遇、種種宿住。何以故？跋陀利！此是彼如是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也。如是心得等持、清淨、偏淨、清白、無穢、離隨煩惱、柔軟、適

442

業、住立、已得不動心，彼爲有情死生智對心轉向之。彼以清淨超人之天眼〔界〕，見諸有情之正在死、正在生、卑賤者、高貴者、美者、醜者、幸福者、不幸者……乃至……知各隨其業而成。何以故？跋陀利！此是彼如是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也。彼如是心得等持、清淨、徧淨、清白、無穢、離隨煩惱、柔軟、適業，住立、已得不動心，彼心轉向諸漏盡智，彼如實知「此是苦也」……乃至……如實知「此是至苦滅之道也」。如實知「此等是漏也」……乃至……如實知「此是至漏滅之道也」。彼之由如是知，由如是見，由欲漏而心解脫之、由有漏心解脫之、由無明漏而心解脫之。於解脫有「已解脫」之智；彼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輪迴〕狀態也。』何以故？跋陀利！此是，彼如是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也。

如是告己，具壽跋陀利向世尊言：「師尊！實以何因、何緣，對此一類比丘屢屢懲因對治耶？又何因、何緣，對彼一類比丘不作如是屢屢懲因對治耶？」〔世尊曰：〕「跋陀利！此一類比丘，是數數犯戒者、多犯戒者，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以異語迴避，移向於外言論之，現起忿怒、瞋恚、不滿、不正轉、不使毛倒（從順）、不作悔罪，不言：『我作其僧伽適意〔之事〕』。此時，跋陀利！諸比丘如是〔言〕：「諸賢！實

此比丘是數數犯戒者、多犯戒者，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以異語迴避，移向於外言論之、現起忿怒、瞋恚、不滿、不正轉、不使從順、不作悔罪，不言：『我作其僧伽適意「之事」。』善哉！諸賢實爲此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對此事不可能迅速決斷之。跋陀利！諸比丘爲彼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對此事件不急速決斷之。跋陀利！在此，又有一類比丘是數數犯戒者、多犯戒者，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不以異語迴避，不移向於外言論之，不現起忿怒、瞋恚、不滿，正轉，使從順、作悔罪，言：『我作其僧伽適意「之事」。』跋陀利！此時，諸比丘如是言：「諸賢！此比丘是數數犯戒者、多犯戒者，〔但〕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不以異語而迴避之，不對言論外移之，不生忿怒、瞋恚、不滿、正轉，使從順、作悔罪，言：『我作其僧伽適意「之事」。』善哉！諸賢！實爲此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可能對此事急速決斷之。』跋陀利！諸比丘爲彼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對此事急速決斷之。

跋陀利！在此有一類比丘，偶然（非故意）犯戒者，非多犯戒者，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以異語迴避，而移向於言論外，現起忿怒、瞋恚、不滿、不正轉、不從順、不贖罪，不言：『我作其僧伽適意「之事」。』跋陀利！此時，諸比丘如是言：「諸賢！

444

實此比丘爲偶然犯戒者、非多犯戒者。〔然〕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以異語迴避，而移向於言論外，現起忿怒、瞋恚、不滿，不正轉、不從順、不悔罪，不言：『我作其僧伽適意〔之事〕。』善哉！諸賢！實爲此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對此事不急速決斷之。」跋陀利！諸比丘爲彼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對此事不急速決斷之。跋陀利！在此有一類比丘是偶然犯戒者，非多犯戒者，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不以異語迴避，不移向於言論外，不現起忿怒、瞋恚、不滿、正轉、從順悔罪，言『我作其僧伽適當〔之事〕。』跋陀利！此時，諸比丘如是言：「諸賢！實此比丘是偶然犯戒者、非多犯戒者，彼對諸比丘之忠告，不以異語迴避，不移向於言論外，不現起忿怒、瞋恚、不滿、正轉、從順、悔罪，言：『我作其僧伽適意〔之事〕。』善哉！諸賢！實爲此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可能對此事急速決斷之。」跋陀利！諸比丘爲彼比丘如此如此考察，如是彼對此事急速決斷之。

跋陀利！在此有一類比丘少信、少愛而從事之。跋陀利！此時，諸比丘如是言：「諸賢！實此比丘少信、少愛而從事之；若我等對此比丘屢屢調治之，可能因此對彼小量之信、小量之愛損滅之。跋陀利！譬如人之〔有〕一眼者，彼之朋友、同事、

親族、血緣當護彼一眼，思：因此使彼一眼不損滅之；如是，跋陀利！於此有一類

比丘唯信、唯愛從事之。跋陀利！此時諸比丘如此曰：「諸賢！此比丘少信、少愛、從事之，若我等屢屢調治此比丘，可能因此對彼小量之信、小量之愛損滅之。」

跋陀利！實此是因也，此是緣也，以其在此有一類比丘，以此屢屢調治之。又，跋陀利！此是因也，此是緣也，以其在此有一類比丘，不以此屢屢調治之。」

445

〔跋陀利曰：〕「師尊！依何因、何緣，昔日學處較多而悟入住立之比丘較多耶？又，師尊！依何因、何緣，今日學處較多而悟入住立之比丘較少耶？」〔世尊曰：〕「跋陀利！其實如次：即於諸有情衰落、正法滅沒時，學處較多而悟入住立之比丘較少。跋陀利！在此少許漏住法不現於僧團之期間內，師對諸弟子不予制定學處。跋陀利！若有少許漏住法出現僧團中時，此時師爲防衛彼等諸漏住法，而爲諸弟子制定學處。跋陀利！僧衆達廣大期間時，在此，無少許漏住法出現於僧團中。然而，跋陀利！僧衆不達廣大期間，在此，少許漏住法出現於僧團中。此時，師爲防護彼等漏住法，對諸弟子制定學處也。跋陀利！僧團不達〔追求〕最勝利養……乃至……〔不〕達最勝名聞……〔不〕達〔世俗〕多聞……〔不〕達經驗豐富期間

(十臘)，在此無少許漏住法顯現於僧團中。然而，跋陀利！僧團到達經驗豐富時，在此，少許漏住法出現於僧團中。此時，師爲防衛彼等漏住法，對諸弟子制定學處也。

跋陀利！予爲汝等喻說良種幼馬法門時，其時汝等少數人也。跋陀利！汝記憶否？」（跋陀利曰：）「實非如是，師尊！」（世尊曰：）「於此處、跋陀利！汝了解何因耶？」（跋陀利曰：）「師尊！其實，我長時不具學師之學處、教法！」（世尊曰：）「跋陀利！實非只此爲因、此爲緣；然而，跋陀利！予於長夜以熟知汝心：『此愚癡人，依予於諸說法，不求義、作意、不爲一心之集中思念來傾耳聽法。』」跋陀利！然而予更爲汝喻說良種幼馬法門，對其諦聽之、善作意之，予將說之」。具壽跋陀利應諾世尊曰：「願樂欲聞，師尊！」世尊乃說示曰：

「跋陀利！猶如善巧御馬師、得一賢善良種馬，先用馬銜來調治〔其口〕；爲彼用馬銜之調治，但凡未曾調治者，即有其一切之性急，蹦跳、動轉，然，彼由不斷之調治，次第之調治，於此狀態被馴服之。跋陀利！賢善良種馬，由不斷之調治、次第之調治，於此狀態，被完全馴服者，御馬師更對彼馬用馬輶作調治；爲彼未曾

作調治者，〔今〕爲彼用馬輒作調治；即有其一切之性急、蹦跳、動轉，然，彼由不斷之調治、次第之調治，於此狀態被驍服之。跋陀利！賢善良種馬，由不斷之調治、次第之調治，於此狀態被完全驍服者，御馬師則更對彼馬用馬勒，於圖形馬場調練，於①跑走、競走、疾馳、又於②王德藝③王種能力，又於最上速力、最上馳力、最上調馴等作調治。彼未曾作懲治者，〔今〕爲彼於最上速力、最上馳力、最上調馴作調治；即有其一切之性急、蹦跳、動轉，然，彼由不斷之調治次第之調治，於此狀態被驍服者，御馬師更對彼馬施以彩色④飾環。跋陀利，具足此等十支賢善良種馬、適合王〔乘〕、食用王〔粟〕、得名「王之肢」也。如是，跋陀利！具足十法之比丘爲應供養者、應招請者、應布施者、應合掌禮拜者，世間無上福田也。何等十〔法〕？跋陀利！在此，比丘爲具足無學之正見，爲具足無學之正志，爲具足無學之正語，爲具足無學之正業，爲具足無學之正命，爲具足無學之正方便，爲具足無學之正念，爲具足無學之正定，爲具足無學之正智，爲具足無學之正解脫。跋陀利！具足此等十法之比丘爲應供養者，應招請者，應布施者，應合掌〔禮拜〕者，是世間之無上福

田也。

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具壽跋陀利大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六 鶴喻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在鳩崛多羅波（鳩伽北方水）地方。鳩崛多羅波有一鄉鎮名阿波那。爾時，世尊晨早，著衣，執持衣鉢，至阿波那行乞。於阿波那行乞已，食後由行乞而還，爲晝住（食後休息）而行至一叢林、深入叢林，於一樹下著座晝住。具壽優陀夷亦於晨早著衣，執持衣鉢，至阿波那行乞。於阿波那行乞已，食後由行乞而還，爲晝住而行至叢林，深入其叢林，於一樹下著座晝住。是時，獨處宴坐之具壽優陀夷心生如次之思惟：「世尊實爲予等數多苦法之排除者也，世尊實爲予等數多樂法之持來者也，世尊實爲予等數多不善法之排除者也，世尊實爲予等數多善法之持來者也。」於是，具壽優陀夷於晡時由宴坐起。詣世尊所。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具壽優陀夷白世尊言。

「師尊！在此，我獨處宴坐，心生起如次之思惟：『世尊實爲予等……〔乃至〕……數多善法之持來者也。』世尊！予等以前實爲晡時及晨早及晝之非時受食者。

然，師尊！曾有某時，世尊呼諸比丘曰：『喂！諸比丘！汝等宜捨斷午後非時食。』師尊！對其，我唯有異心，有憂悶：『凡是對我等有信心之居士，午後非時所施優美硬食、軟食，世尊告我等對其捨離；善逝告我等對其定棄。師尊！我等於世尊以親愛、尊重、慚愧觀故，捨彼午後非時食。師尊！如是我等於朝晡時及晨受食也。』

然曾有某時，世尊呼諸比丘曰：『喂！比丘等！汝等宜捨斷夜之非時食。』師尊！對其，我有異心、有憂悶：『凡此等二食中，我等稱爲比較勝妙者，世尊告我等對其捨離，善逝告我等對其定棄。師尊！往昔，某人口中得羹，如次言曰：『哈！〔今宜將〕此放置，晡時，我等皆集食之。』師尊！凡一切之料理，彼等皆在夜，在日中〔料理者〕少。師尊！我等於世尊以親愛、尊重、慚愧觀故，捨彼夜非時食。師尊！往昔，諸比丘夜、闇黑、黑夜行乞，或陷入村之入口池，或倒落於污水溝，或入荆棘叢，或撞眠牛，或既作或未作、或遭監賊、或女人對彼等以非正法招請。師尊！往昔^①我於夜闇黑、黑夜行乞，師尊！我見某婦人洗蕩容器於電光中，〔彼〕見予作驚叫：『唉！予，恐怖！鬼！』師尊！我聞〔彼女〕如此言時，予對彼婦人曰：『妹！非鬼，乃比丘因乞食，立〔於此〕也。』〔婦人咒曰：〕『令^②比丘之父

死！令比丘之母死！比丘！望汝以銳利屠刀切腹，而勿於夜、闇黑、黑夜因腹而行乞。」師尊！對其記憶之予有如是〔念〕：『世尊實爲予等之數多苦法排除者也，世尊實爲予等數多樂法之持來者也，世尊實爲予等數多不善法之排除者也，世尊實爲予等數多善法之持來者也。』

〔世尊曰：〕「優陀夷！如是，於此有一類愚癡人，依予正在言『宜捨此！』彼等如此言：『然則爲何此微小瑣細之〔事〕，此沙門乃過度^③削減〔欲〕者。』又，彼等對此不捨，且向予抱不滿，及彼等學處愛護比丘。優陀夷！對彼等其爲有力之縛、堅固之縛、強固之縛、不腐之縛、粗大圓木之〔繫柱〕也。優陀夷！恰如小鶉以腐蔓縛之，其或殺、或縛，或待斃。優陀夷！可如是言：『凡彼小鶉以腐蔓之縛所縛，於其處或殺、或縛或待斃，其爲彼無力之縛、微力之縛、腐朽之縛，無心材之繫〔柱〕也。』優婆夷！實彼正〔如是〕說者，乃正確說之耶？」〔優多夷言〕「實非如此。師尊！彼小鶉以腐蔓縛所縛，於其處或殺、或縛、或待斃，其實彼爲有力之縛、堅固之縛、強固之縛、不腐之縛，粗大圓木之〔之繫柱〕也。」〔世尊曰〕：「優陀夷！實如是，在此有一類愚癡人，依予正在言：『宜捨此！』彼等如此言：『然

450

則爲何此微小瑣細之〔事〕，此沙門乃過度削減〔欲〕者也。」又，彼等對此不捨，且於予及彼等學處愛護比丘抱不滿；又，然彼等比丘爲欲學習者也。優陀夷！對彼等其爲有力之縛、堅固之縛、強固之縛、不腐之縛，粗大圓木之〔繫柱〕也。

又，於此，優陀夷！有一類良家子，依予正在言：『宜捨此！』彼等如此言：「然則爲何此微小瑣細之〔事〕，世尊對我等言捨當捨之〔事〕，爲其善逝亦對我等言定棄。又彼等對此捨之，於予及彼等學處愛護比丘未抱不滿，彼等比丘亦欲學習者也。彼等已捨此，由不熱中、安靜、止息相應，如鹿之〔柔和〕心而住之。爲彼等，優陀夷！其爲無力之縛、微力之縛，腐朽之縛、無實心之繫〔柱〕也。優陀夷！恰如有轅之牙、狀大、良種、慣戰之王象，以諸堅固革紐之縛以縛之，但扭身容易拉斷諸縛，隨欲前行。優陀夷！可如此言：『彼有如轅之牙、壯大、良種、慣戰之王象、以諸堅固之革紐之縛以縛之，但扭身容易拉斷諸縛，隨欲前行。實對彼乃其等爲力強之縛、堅固之縛、不腐之縛、粗大圓木之〔繫柱〕也。』優陀夷！實彼〔如是〕說者，乃正確說之耶？〔優陀夷曰：〕『實非如此也，師尊！有如轅之牙，壯大、良種、慣戰之王象，以堅固之革紐之縛縛之，但扭身容易拉斷諸縛，隨欲前行。實

對彼，爲其無力之縛、微力之縛、腐朽之縛、無實心之繫〔柱〕也。」「世尊曰：」「優陀夷！實如是，在此有一類良家子，依予正在言：『宜捨此！』彼等如此言：『然則爲何此微小、瑣細、當捨之〔事〕，爲其世尊對我等言捨，善逝亦對我等言定棄。』又，彼等此捨之，於予及彼等學處愛護比丘未抱不滿，彼等比丘亦欲學習者也。彼等已捨此，由不熱中、安靜、止息相應，如鹿之〔柔和〕心而住之。爲彼等，優陀夷！其爲無力之縛、微力之縛，腐朽之縛、無實心之繫〔柱〕也。

優陀夷！恰如貪窮無所有，不幸之人，彼有一敗壞、④鳥鳥群〔集〕陋屋，於其處有一敗壞破牀，唯一瓶供播種之劣穀粒，一妻、不美；彼至森林見比丘，洗淨手足，喜悅攝食後，坐於涼爽樹蔭下於增上心相應。彼是念如：『實沙門法爲〔樂也〕實沙門法爲無病也，予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予願出家者。』彼不能捨敗壞、鳥群〔集〕之一陋屋、捨敗壞之一破牀、捨供播種之劣穀粒、捨一弊妻、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優陀夷！可如此言：『彼人，凡由彼等諸縛所縛，不可能捨去一陋屋……一弊妻，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實對彼，其爲無力之縛、微力之縛、腐朽之縛、無實心之繫〔柱〕也。』

實彼「如是」說者，乃正確之說耶？」〔優陀夷曰：〕「師尊！實不如此。師尊！彼人凡由諸縛所縛，不可能捨敗壞、烏鳥群〔集〕之陋屋、捨敗壞之一弊牀，捨供播種之一瓶劣穀粒、捨一弊妻、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實對彼，其爲力強之縛堅固之縛、強固之縛、不腐之縛，粗大圓木之〔繫柱〕也。」〔世尊曰：〕「實如是，優陀夷！在此有一類愚癡人，依予正在言：『宜捨此。』」彼等如是言：『此微小、瑣細之〔事〕，此沙門乃過度削減〔欲〕者也。』又，彼等對此不捨，且於予及彼等學處愛護比丘抱不滿。然彼等比丘爲欲學習者也。優陀夷！對彼等，其爲力強之縛、堅固之縛、強固之縛、不腐之縛，粗大圓木之〔繫柱〕也。

優陀夷！恰如富裕之居士，或居士子，爲多財物、多受用，多類金飾之集積者，多類穀物之集積者，多類田地之集積者，多類宅地之集積者，多類妻女之集積者，多類奴僕之集積者，多類婢女之集積者，彼至森林見比丘，洗淨手足，喜悅攝食後，坐於涼爽樹蔭下禪定。彼之如是念：『實沙門法爲樂也，實沙門法爲無病也，予當剃除鬚髮，著袈裟衣，予願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彼可能捨多類之金飾、捨多類之穀物、捨多類之田地、捨多類之宅地、捨多類之妻女、捨多類之奴僕、捨多類之

婢女、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優陀夷！可如此言：『凡彼被諸縛所縛之居士，或居士子，可能捨多類之金飾……捨多類之婢女、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實彼對其爲力強之縛，堅固之縛，強固之縛，不腐之縛，粗大圓木之〔繫柱〕也。』實彼正〔如是〕說者，乃正確說之耶？」〔優陀夷曰：〕「師尊！實不如此也。師尊！被諸縛所縛之居士，或居士子，可能捨多類之金飾、捨多類之穀物、捨多類之田地、捨多類之宅地、捨多類之妻女、捨多類之奴僕、捨多類之婢女、剃除鬚髮、著袈裟衣、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實對彼其爲無力之縛，微力之縛，腐朽之縛，無實心之〔繫柱〕也。」〔世尊曰：〕「優陀夷！實如是，在此有一類良家子，依予正在言：『宜捨此！』」彼等如是言：『然則爲何此微小、瑣細當捨之〔事〕，爲其世尊對我等言捨，善逝對我等言定棄。又，彼等對此捨之，於予及彼學處愛護比丘未抱不滿，彼等比丘亦欲學習者也。』彼等已捨此，由不熱中、安靜、止息相應，如鹿之〔柔和〕心而住之。優陀夷！爲彼等其爲無力之縛、微力之縛、腐朽之縛、無實心之繫〔柱〕也。

優陀夷！有此等四種人正現在於世間；何等爲四？優陀夷！在此有一類人，爲

捨斷依著（指生之根本）、定棄依愛著之行者，對彼捨斷依著、定棄依著行者，因依繫著，從依憶念與思惟現行。彼容受此等，不捨斷之、不遣除之、不終滅之、不使滅絕之。優陀夷！予言：『此人爲「依著」結合者也。』不言：『此人爲「依著」離縛者也。』何以故？優陀夷！實予知此人由其根性之差別也。又，優陀夷！在此有一類人，爲捨斷依著、定棄依著行者，對彼捨斷依著、定棄依著行者，因依繫著憶念與思惟現行之。彼不容受此等捨斷之、遣除之、終滅之、使滅絕之。優陀夷！予亦言：『此人爲「依著」結合者也。』不言：『「此人爲依著」離縛者也。』何以故？優陀夷！實予知此人，知其根性之差別也。又，優陀夷！在此有一類人，爲捨斷依著，定棄依著之行者，對彼捨斷依著，定棄依著行者，有時由念之混亂，由繫屬依著之憶念與思惟現行。優陀夷！念之生起爲徐緩，於是，對其快速捨斷之、遣除之、終滅之、使滅絕之。優陀夷！恰如有人，於日中晒熱之鐵盤，注下二三滴水，優陀夷！水滴之注下爲徐緩也。是時「熱盤中水滴之」滅盡，盡滅爲快速也。實如是，優陀夷！在此有一類人爲捨斷依著、定棄依著行者，對彼捨斷依著、定棄依著行者，有時由念之混亂，由繫屬依著之憶念與思惟現行。優陀夷！念之生起爲徐緩

也，於是對其快速捨斷之、遣除之、終滅之、使滅絕之。優陀夷！予亦言：『此人爲〔依著〕結合者也。』不言『〔此人爲依著〕離縛者也。』何以故？優陀夷！予實知此人其根性之差別也。優陀夷！又，在此有一類人，知：『依著是苦之根本，無依著，於依著之滅盡爲解脫者。』優陀夷！予言：『此人實爲離繫者也。』不言：『爲依著』結合者也。』何以故？優陀夷！實予知此人其根性之差別也。

優陀夷！有此等五種欲分，云何爲五？由眼所識色，愛、可樂、可意、喜色、欲相伴、貪染者；由耳所識聲……由鼻所識香……由舌所識味……由身所識觸，可愛、可樂、可意、受色、欲相伴、貪染者也。優陀夷！此等實爲五種欲分也。凡緣於此等五種欲分，生起樂、喜，此謂之欲樂、穢樂、凡夫樂、非聖樂也。予言對此樂不應習行之，不應修習之，亦不應多作之，應怖畏之！優陀夷！在此，比丘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之。由尋伺之止息、內淨、心之專一性、無尋、無伺，由定生喜樂，〔成就〕第二禪……乃至……第三禪……乃至……成就第四禪而住之。此謂離欲樂、遠離樂、寂靜樂、正覺樂。予言：『對此樂應習行之，應修習之，應多作之，不應怖畏之！』

優陀夷！在此，比丘離諸欲……乃至……成就初禪而住之。優陀夷！予說其於移動也。又，其時於移動爲如何？凡其時由尋伺未滅者，其時有此於移動也。優陀夷！在此比丘由尋伺之止息……乃至……成就第二禪而住之。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於移動也。又，其時於移動爲如何？凡其時由喜樂未滅者，其時有此於移動也。優陀夷！在此，比丘由喜之捨離……乃至……成就第三禪而住之。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於移動也。又，其時於移動爲如何？凡其時捨樂未滅者，其時有此於移動也。優陀夷！在此，比丘由捨樂及捨苦……乃至……成就第四禪而住之。優陀夷！予實說其爲於不移動也。

優陀夷！在此，比丘由離諸欲……乃至……成就初禪而住之。優陀夷！予說：『其爲未完成也。』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予說：『汝等應超越之！』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由尋伺之止息……乃至……成就第二禪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未完成也。』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予說：『汝等應超越之！』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由喜之捨離……乃至……成就第三禪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未完成也。』

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予說：『汝等應超越之！』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由捨樂……乃至……成就第四禪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未完成也。』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予說：『汝等應超越之！』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超越一切色想，消滅有對想，由不作意種種想法，〔作意〕「虛空爲無邊也。」成就虛空無邊處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未完成也。』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予說：『汝等應超越之！』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超越一切虛空無邊處，〔作意〕「識爲無邊也。」成就識無邊處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未完成也。』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予說：『汝等應超越之！』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超越一切無邊處，〔作意〕「無有任何物也。」成就無所有處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未完成也。』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超越一切無所有處，成就非想非非想處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予亦說：『其爲未完成也。』予說：『汝等應捨斷之！』予說：『汝等應超越之！』

云何爲彼之超越？優陀夷！在此，比丘超越一切非想非非想處，成就想受滅而住之，此爲彼之超越也。優陀夷！實如是予說：「非想非非想處亦捨斷之。」優陀夷！此不見或細或粗之結，予對其不說捨斷耶？」（優陀夷曰：）「實不如此，師尊！」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具壽優陀夷大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七 車頭聚落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車頭聚落，阿摩羅樹園。爾時，舍利弗、目犍連爲首五百比丘，爲見世尊來至車頭聚落。彼等新來比丘與常住比丘互相問訊，設置牀座，整備衣鉢而高聲、大聲。於是，世尊喚具壽阿難曰：「阿難！此等①如漁夫獲魚時，高聲、大聲者何人耶？」（阿難答曰：）「師尊！此等乃舍利弗、目犍連爲首五百比丘，爲見世尊來至車頭聚落，彼等新來比丘與常住比丘互相高聲、大聲問訊言談，設置牀座，整備衣鉢也。」（世尊曰：）「若然，阿難！汝以予之言喚彼等比丘：（師喚具壽等。）具壽阿難應諾世尊：「如是，師尊！」詣彼等比丘處，詣已，對彼等比丘言：「師喚具壽等。」（彼等比丘應諾具壽阿難：「如是，賢者！」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彼等比丘曰：「比丘等！汝等高聲、大聲，猶如漁夫獲魚時爲何耶？」（諸比丘曰：）「師尊！舍利弗、目犍連爲首等五百比丘，爲見世尊來至車頭聚落。此等新來比丘與常住比丘因互相問訊，設置牀座，整備衣鉢而高聲、大

聲也。」〔世尊曰：〕「諸比丘！汝等走開！予打發汝等走開，汝等勿住於予之面前。」彼等比丘應諾世尊：「如是，師尊！」由座而起，頂禮世尊，右繞，收拾臥坐具，執持衣鉢而去。

其時，車頭聚落之諸釋迦族人，以某要務集合於會議所。車頭聚落之諸釋迦族人，遙見彼等比丘行去，見已詣彼等比丘處，詣已，對彼等比丘如是言：「唉！汝等具壽去何處耶？」〔諸比丘曰：〕「諸賢！實由世尊打發比丘衆離去也。」〔彼等曰：〕「若然，具壽等，請稍坐，我等實可能略微使世尊歡喜。」彼等比丘應諾車頭聚落之諸釋迦族人曰：「如是，諸賢！」於是，車頭聚落之諸釋迦族人詣世尊處。詣已，敬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車頭聚落之諸釋迦族人白世尊曰：「師尊！願世尊對比丘衆歡喜；師尊！願世尊喜迎比丘衆也。」師尊！如世尊從前之攝受比丘衆，如是，如是，今願世尊攝受比丘衆也。師尊！此處有新入比丘，出家不久，最近入此法、律也，若彼等不能得見世尊時，易異心、易變心。師尊！譬如諸幼小種子不得水，易變性、易變壞，實如是，師尊！此處有新入之比丘，出家未久，最近入此法、律者，若不能得見世尊，易異心、易變心。師尊！譬如幼犢不見母，易異心、易變

心。如是，師尊！在此有新入比丘，出家未久，最近入此法、律者，若彼等不能得見世尊，易異心、易變心。師尊！願世尊對比丘衆歡喜；願世尊喜迎比丘衆也。師尊！如世尊從前攝受比丘衆，如是，如是，今願世尊攝受比丘衆也！」

是時，婆婆主梵天知世尊心中所思，如力士將屈臂伸直或將屈伸直臂，如是，速由梵天界消失，出現於世尊前。於是，婆婆主梵天上衣〔偏袒〕一肩，向世尊合掌，白世尊曰：「師尊！願世尊對比丘衆歡喜，世尊，願世尊喜迎比丘衆也。師尊！如世尊從前攝受比丘衆，如是，如是，今世尊攝受比丘衆也！師尊！在此有新入比丘，出家未久，最近入此法、律者，若彼等不能得見世尊，易異心、易變心。師尊！譬如幼小種子不得水，易變性、易變壞；實如是，師尊！此處有新入之比丘、出家未久，最近入此法、律者，若不能得見世尊，易異心、易變心。世尊！譬如幼獢不見母，易異心、易變心。如是，師尊！在此有新入之比丘，出家未久，最近入此法、律者，若不能得見世尊，易異心、易變心。師尊！願世尊對比丘衆歡喜。師尊！願世尊喜迎比丘衆也！如世尊從前攝受比丘衆，如是，如是，今願世尊攝受比丘衆也。」

車頭聚落之諸釋迦族人及婆婆主梵天，以種子喻及幼〔犢〕喻使世尊歡喜，於

是，具壽大目犍連呼諸比丘曰：「諸賢！起來！攝取衣鉢！由車頭聚落之諸釋迦族人及娑婆主梵天以種子喻及幼（犢）喻，世尊已歡喜矣！」彼等比丘應答具壽大目犍連曰：「如是，具壽！」由座立起，執持衣鉢，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具壽舍利弗，如是言：「舍利弗！由予打發比丘衆離去時，汝有何思耶？」〔舍利弗曰：〕「師尊！世尊打發比丘衆離去時，依我實如是〔思念〕：『今世尊是無爲者、是實踐者，而將住現法樂住；今我等亦當爲無爲者，實踐者而住現法樂住。』」〔世尊曰：〕「舍利弗！汝且待，舍利弗！暫待！舍利弗，汝勿再生起如是心。」於是世尊呼具壽大目犍連曰：「目犍連！由予於打發比丘衆離去時，汝有何思耶？」〔目犍連曰：〕「師尊！世尊打發比丘衆離去時，依我實有如是〔思念〕：『今世尊是無爲者，是實踐者而住現法樂住，今我及具壽舍利弗當看護比丘衆也。』」〔世尊曰：〕「善哉！善哉！目犍連！實予，或舍利弗、目犍連〔二人〕應看護比丘衆也。」

於是，世尊對諸比丘曰：「諸比丘！正下水中者宜豫期此等四種怖。何爲四？波浪之怖，蛟龍之怖，漩渦之怖，鱷魚之怖也。諸比丘！正下水中者宜豫期此等四種怖。實如是，諸比丘！在此有一類人於此法、律，由在家於已出家爲非家者時，宜

豫期此等四種怖。云何爲四？波浪之怖、蛟龍之怖、漩渦之怖、鱷魚之怖也。

諸比丘！何爲波浪之怖？諸比丘！關於此，有一類良家子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念〕：「予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憂、惱者，爲苦所陷，爲苦所征服。然，我知作此全苦蘊之邊。」對彼如是出家者，同梵行者教誡、教示彼〔一〕人曰：『如是汝宜進、如是汝宜退，如是汝宜前瞻，如是汝宜後顧，如是汝宜屈，如是汝宜伸，如是汝應執持衣鉢。』彼之〔念〕如是：『我等前同爲在家者時，對彼等教誡教示之。今此等〔同行者〕如我等之子者、孫者，然，此等應教誡教示我等。』〔因此〕彼捨學習而還俗。諸比丘！此謂波浪之怖畏者，爲捨學習而還俗者也。『波浪之怖』諸比丘！其實此乃忿惱之增上語也。

諸比丘！何爲蛟龍之怖？諸比丘！關於此，有一類良家子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念〕：「予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憂、惱者，爲苦所陷，爲苦所征服。然，我知作此全苦蘊之邊。」對彼如是出家者，同梵行者教誡、教示此〔一〕人曰：『汝應嚼此、不應嚼此，汝應噉此、不應噉此，汝應嘗此、不應嘗此，汝應飲此、不應飲此；汝應按規定嚼之，不按規定不應嚼之，汝應按規定噉之，不按規

定不應噉之，汝應按規定嘗之，不按規定不應嘗之，汝應按規定飲之，不按規定不應飲之；汝應正時嚼之，非時不應嚼之，汝應正時噉之，非時不應噉之，汝應正時嘗之，非時不應嘗之，汝應正時飲之，非時不應飲之。』彼之〔念〕如是：「我等前爲在家者時，凡嚼所欲，不嚼所不欲，凡噉所欲，不噉所不欲，凡嘗所欲，不嘗所不欲，凡飲所欲，不飲所不欲；按規定嚼之，亦不按規定嚼之，按規定嘉之，亦不按規定嘉之，按規定嘗之，亦不按規定嘗之，按規定飲之，亦不按規定飲之；於正時嚼之，亦於非時嚼之，於正時嘉之，亦於非時嘉之，於正時嘗之，亦於非時嘗之，於正時飲之，亦於非時飲之。凡對我等有信心之居士，於日中非時施予優美之嚼食噉食，其時彼等作口門也。」〔因此〕彼捨學習而還俗。諸比丘！此謂蛟龍之畏者，捨學習而還俗者也。諸比丘！『蛟龍之怖』，其實此乃飽食之增上語。諸比丘！何爲漩渦之怖？諸比丘！於此有一類良家子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念〕『予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憂、惱者，爲苦所陷、爲苦所征服。然，彼知作此全苦蘊之邊。』對彼如是出家者，午前適時著衣，執持衣鉢，以不守護身，以不守護口，以念不現前，不以守護諸根而入村里，或聚落行乞。彼於其處見五種欲分具備，具足

而娛樂之居士或居士子。彼之〔念〕如是：「予等過去爲在家者時，爲五種欲分具備者、具足而娛樂之；家有財物，而得享受財物，且得作功德也。」〔因此〕彼捨學習而還俗。諸比丘！此謂漩渦怖之畏者，爲捨學習而還俗者也。諸比丘！『漩渦之怖』其實此乃謂五種欲分之增上語也。

諸比丘！云何爲鱷魚之怖？諸比丘！於此，有一類良家子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念：〕「予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憂、惱者，爲苦所陷，爲苦所征服。然，彼知作此全苦蘊之邊。」對彼如是出家者，午前適時著衣，執持衣鉢，以不守護身，以不守護口，以念不現前，以不守護諸根而入村里、或聚落行乞。彼於其處見服裝不整或袒露〔身肌〕婦女。彼見服裝不整或袒露〔身肌〕婦女，而欲情破壞其心，彼依欲情破壞其心，〔因此〕捨學習而還俗。諸比丘！是謂鱷魚之怖畏者捨學習而還俗也。諸比丘！『鱷魚之怖。』其實此乃婦女之增上語也。

諸比丘！此等四種怖，於此，有一類人於此法、律，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時，所應豫期者也。」

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彼等比丘大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八 那羅伽波寧村經

如是我聞。—

463
一時，世尊在拘薩羅國那羅伽波寧村之巴羅沙（簇葉樹）林。爾時，衆多知名之良家子對世尊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即具壽阿那律陀，具壽難提，具壽金毘羅，具壽婆答，具壽軍頭波漠，具壽離婆，具壽離婆多，具壽阿難及其他知名之良家子等。其時，世尊爲此比丘衆圍繞坐於露地。於是，世尊關於彼等良家子〔事〕問諸比丘曰：「諸比丘！凡彼等良家子對予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諸比丘！彼等比丘是否歡喜梵行耶？」如是言已，彼等比丘默然。再度……乃至……三度，世尊關於彼等良家子〔事〕，問諸比丘曰：「諸比丘！凡彼等良家子，對予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諸比丘是否歡喜梵行耶？」三度，彼等比丘默然。

爾時，世尊之〔念〕爲此。「讓予〔直接〕問彼等良家子！」於是，世尊問具壽阿那律陀曰：「阿那律陀！汝等是否歡喜梵行耶？」〔阿那律陀曰：〕「實也！師尊！我等歡喜梵行。」世尊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等〕！阿那律陀！凡汝等以信由在

家而出家爲非家者，汝等能歡喜梵行，此〔事〕以汝等良家子，誠乃適當也。阿那律陀！凡汝等以具足吉祥、年青、以其最〔美好〕年代，此〔髮〕幼黑，能享受諸欲者，阿那律陀！汝等以具足吉祥、年青，以其最〔美好〕年代，此〔髮〕幼黑者，由在家出家爲非家者。阿那律陀！汝等非爲王所令，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非爲盜所引，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非爲負債訴訟……非爲怖畏訴訟……非爲活命，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然而〔念〕：『予實爲陷入生、老、死、愁、悲、苦、憂、惱者，爲苦所陷、爲苦所征服。然知作此全苦蘊之邊。』阿那律陀！實汝等以信由在家而出家爲非家者耶？』〔阿那律陀等曰：〕「如是，師尊！」〔世尊曰：〕「阿那律陀！依如是出家之良家子，應如何作耶？阿那律陀！由離諸欲，由離諸不善法〔所生〕喜樂，不證得之，或由其〔不證得〕其他更善者，貪欲偏取彼心而存續之，嗔恚亦偏取彼心而存續之，惛沈睡眠亦……掉舉追悔亦……疑惑亦……嫌惡亦……倦怠亦偏取彼心而存續之；阿那律陀等！〔彼〕由離諸欲，由離諸不善法〔所生〕喜樂不證得之，或……由其〔不證得〕其他更善者也。阿那律陀！由離諸欲，由離諸不善法〔所生〕喜樂證得之其他，亦由其〔證得〕更善者，貪欲不偏取彼心而存續

464

之，瞋恚亦不徧取彼心而存續之，惛沈睡眠亦……掉舉追悔亦……疑惑亦……嫌惡亦……倦怠亦不徧取彼心而存續之。阿那律陀！〔彼〕由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所生〕喜樂證得之，及證得其他更善者也。

阿那律陀！汝等於予有是思：『凡諸漏、雜染、再生、不幸、苦報，未來之生、老、死，彼等爲如來未捨斷；是故，如來考量後而從事某者，①或者考量後而忍受某者、考量後而回避某者、考量後而遣除某者也。』〔阿那律陀曰……〕「師尊！我等對於世尊實無如此〔思〕……『凡有漏、雜染、再生、不幸、苦報、未來之生、老、死，彼等爲如來未捨斷；是故，如來考量後而從事某者，考量後而忍受某者，考量後而回避某者，考量後而遣除某者也。』」師尊！我等於世尊有如此〔思〕……『凡有漏、雜染、再生、不幸、苦報、未來之生、老、死，彼等爲如來所捨斷；是故，如來考量後而從事某者，考量後而忍受某者，考量後而回避某者，考量後而遣除某者也。』」〔世尊曰……〕「善哉！善哉！阿那律陀！阿那律陀！凡諸漏、雜染、再生、不幸、苦報、未來之生、老、死，爲如來捨斷，斷根如截多羅樹頭，成爲非有，未來爲不生法。阿那律陀！恰如斷多羅樹頭、不能再增長。如是，阿那律陀！凡諸漏、雜染……

爲如來〔捨斷〕……乃至……未來爲不生法；^②是故，如來考量後而從事某者，考量後而忍受某者，考量後而回避某者，考量後而遣除某者也。」

阿那律陀！對此：『於弟子命終、死去、再生時，如來正觀何義趣而記別：彼已往生某處，彼已往生某處？』作何思耶？」⁴⁶⁵〔阿那律陀曰：〕「師尊！對諸法，我等以世尊爲根源，以世尊爲導師，以世尊爲歸依處。師尊！善哉！世尊開示此說之義，諸比丘聞世尊之〔所說〕必當受持之。」〔世尊曰：〕「阿那律陀！如來於弟子命終、死去、再生時以記別：彼已往生某處、彼已往生某處，非爲欺人，非向人吹噓，非爲利得、尊重、名譽、功德，亦非爲：如是人人令知予〔之偉神力〕之意義。

阿那律陀！又，實爲使良家子有信、大信受、大歡喜者，彼等聞此而^③如爲是心之集中。阿那律陀！其爲彼等永住饒益幸福也。」

阿那律陀！在此，比丘聞：『如是名之比丘命終，彼由世尊記別「住究竟智。」聽此而心專注之。』又，彼具壽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具壽爲如是〔持〕戒者也。』又，『彼具壽爲如是〔持〕法者也。』又，『彼具壽爲如是智慧者也。』又，『彼具壽爲如是〔樂〕住者也。』又，『彼具壽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

彼〔具壽〕之信，戒、聞、施、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比丘之安穩住。
又阿那律陀！於此，比丘聞：『如是名之比丘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五下分結之滅
盡、爲化生者、於彼處般涅槃者、從彼界不還者。』又，彼具壽可能爲自見者，或
有傳聞彼具壽爲如是；『持』戒者也。』又，『彼具壽爲如是〔持〕法者也。』……
乃至……『爲如是智慧者也……如是〔樂〕住者也……『彼具壽爲如是解脫者也。』
其如是憶念彼〔具壽〕之信……乃至……慧而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比丘之安穩
住也。又，阿那律陀！在此，比丘聞：『如是名之比丘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三
結之滅盡，貪瞋癡薄，爲一來者也，只一度來此〔欲〕界爲苦之最終。』又，彼具
壽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具壽爲如是〔持〕戒者也。』『彼具壽爲如是解脫
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具壽〕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
實爲比丘之安穩住也。又，阿那律陀！於此，比丘聞：『如是名之比丘命終，彼由
世尊記別：由三結之滅盡，爲預流者、不墮惡趣者、決定趣正覺者。』又，彼具壽
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具壽爲如是〔持〕戒者也。』『彼具壽爲如是解脫者
也。』其如是憶念彼〔具壽〕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

爲比丘之安穩住也。

阿那律陀！在此，比丘尼聞：『如是名之比丘尼命終，彼由世尊記別：「住究竟智。」彼姊妹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姊妹爲如是〔持〕戒者也。』又，『如是〔持〕法者也……乃至如是智慧者也……如是〔樂〕住者也……彼姊妹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姊妹〕之信……乃至……慧而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爲彼比丘尼之安穩住也。阿那律陀！在此，比丘尼聞如是名之比丘尼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五下分結之滅盡，爲化生者，於彼處般涅槃者、從彼界不還者。』彼姊妹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姊妹爲如是〔持〕戒者也。』……『彼姊妹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姊妹〕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比丘尼之安穩住也。阿那律陀！在此，比丘尼聞：『如是名之比丘尼命終，彼由世尊記別：三結之滅盡、貪瞋癡薄，爲一來者，只一度來此〔欲〕界爲苦之最終。』彼姊妹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姊妹爲如是〔持〕戒者也。』……『彼姊妹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姊妹〕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比丘尼之安穩住也。阿那律陀！在此，比丘尼聞：『如

467

是名之比丘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三結之滅盡，爲預流者，不墮惡趣者，決定趣正覺者。」彼姊妹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姊妹爲如是〔持〕戒者也。……『彼姊妹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姊妹〕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比丘尼之安穩住也。

阿那律陀！在此，優婆塞聞如是名之優婆塞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五下分結滅盡，爲化生者，於彼處般涅槃者，從彼界不還者。又，彼具壽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具壽爲如是〔持〕戒者也。」又，「彼……如是〔持〕法者也……乃至……有如是智慧者也。……如是〔樂〕住者也。……彼具壽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具壽〕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優婆塞之安穩住也。阿那律陀！在此，優婆塞聞如是名之優婆塞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三結之滅盡，貪瞋癡薄，爲一來者，只一來〔欲〕界爲苦之最終。」彼具壽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具壽爲如是〔持〕戒者也。」又，「彼具壽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具壽〕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優婆塞之安穩住也。阿那律陀！在此，優婆塞又聞如是名之優婆塞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三

結滅盡，爲預流者、不墮惡趣者、決定趣正覺者。彼具壽可能是自見者，或有傳聞：

『彼具壽爲如是〔持〕戒者也。』……『彼具壽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

〔具壽〕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爲優婆塞之安穩住也。

468
阿那律陀！在此，優婆夷聞如是名之優婆夷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五下分結之滅盡，爲化生者、於彼處般涅槃者、從彼處不還者。彼姊妹可能爲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姊妹爲如是〔持〕戒者也。』又，『彼姊妹爲如是〔持〕法者也。』……乃至……有如是智慧者也……如是〔樂〕住者也。』又，『彼姊妹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姊妹〕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優婆夷之安穩住也。阿那律陀！於此，優婆夷聞如是名之優婆夷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三結之滅盡，貪瞋癡薄，爲一來者，只一來〔欲〕界爲苦之最終。』彼姊妹可能是自見者，或有傳聞：『彼姊妹爲如是〔持〕戒者也。』……『彼姊妹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姊妹〕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優婆夷之安穩住也。阿那律陀！在此，優婆夷聞如是名之優婆夷命終，彼由世尊記別由三結之滅盡，爲預流者、不墮惡趣者、決定趣正覺者也。彼姊妹可能爲自見，或有

傳聞：『彼姊妹爲如是〔持〕戒者也。』又，『彼姊妹爲如是〔持〕法者也。』又，『彼姊妹爲如是智慧者也。』又，『彼姊妹爲如是解脫者也。』其如是憶念彼〔姊妹〕之信……乃至……慧而心專注之。阿那律陀！如是實爲優婆夷之安穩住也。

阿那律陀！實如是，如來於弟子命終、死去、再生時、記別「彼已往生某處，彼已往生某處。」此非爲欺人、非向人吹噓，非爲得利、尊重、名譽、功德，亦非使「如是人人令知予〔之偉神力〕」之意義。阿那律陀！良家子有信、大信受、大歡喜者，聞此而爲如是心之集中。阿那律陀！其爲彼等永住饒益幸福也。世尊說此已，悅意之具壽阿那律陀等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六十九 瞽尼師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之竹林，栗鼠飼養處。爾時，有名爲瞿尼師之比丘，爲林住者、谷間正行者；以某要事至僧伽中。於是，具壽舍利弗以有關比丘瞿尼師「之事」，告諸比丘曰：

「諸賢！林住比丘至僧伽、依僧伽中住者，對於諸同梵行者，應存尊重與恭順。諸賢！若林住比丘至僧伽、於僧伽中住者，對於諸同梵行者不尊重、不恭順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對同梵行者不尊重，又不恭順；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至僧伽、依僧伽中住者，對於同梵行者應存尊重與恭順。」

諸賢！以林住比丘，至僧伽，依僧伽中住者，應具座席之善巧，即『如是予當不侵坐長老比丘等之座席，又不擋開年少比丘等之座席。』諸賢！若林住比丘至僧伽，於僧伽中住者，是座席不善巧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

以無依住，而此具壽不知增上行儀法；有何〔意義〕耶？」是故，林住比丘至僧伽，依僧伽中住者，應具座席之善巧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住者，不應過早進入村里，不應中午還歸。諸賢！若林住比丘……住者，若過早進入村里，中午還歸者，則有關對彼語者，可能有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過早入村里，又中午還歸；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住者，不應過早入村里，不應中午還歸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住者，不應於食前、食後訪問諸善家。諸賢！若林住比丘……住者，於食前、食後訪問諸善家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經常非時行，彼慣行至僧伽中；此是實！」是故，以林住比丘……住者，不應於食前、食後訪問諸善家。

諸賢！以林住比丘……住者，不應掉舉、動搖。諸賢！若林住比丘……住者〔心〕具掉舉、〔身〕具搖擺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彼經常〔心〕掉舉，身搖擺，彼慣行至僧伽中；此是實！」。是故，以林住比丘……住者、不應〔心〕具掉舉、〔身〕具搖擺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不應具饒舌、雜語。諸賢！若林住比丘……住者、爲饒舌、雜語者，則有關對彼語者，可能有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饒舌、雜語有何〔意義〕耶？」以林住比丘……住者，不應具饒舌、雜語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至僧伽，依僧伽中住者，應具①易說諭、具善友。諸賢！若林住比丘至僧伽，於僧伽中住者，爲難說諭者、惡友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比丘至僧伽，於僧伽中住者，應具易說諭、具善友。」

諸賢！以林住比丘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爲難說諭者、惡友者。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至僧伽、依僧伽中住者，應具易說諭、具善友。

諸賢！以林住比丘於諸根，應具守護其門。諸賢！若林住比丘於諸根不守護門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行者，而此具壽於諸根爲不守護根門者，有何〔意義〕耶？」是故，依林住比丘於諸根，應具守護根門。

諸賢！以林住比丘，於食應具知量。諸賢！若林住比丘於食不知量，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於食不知量者，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於食應知量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應具專修警寤也。諸賢！若林住比丘不具專修警寤，則對彼

有人語之，言：「爲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不專修警寤，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應具專修警寤。

諸賢！以林住比丘應具發勤精進。諸賢！若林住比丘懈怠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懈怠，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應具發勤精進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應具念現前。諸賢！若林住比丘失念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失念，有何〔意義〕耶？」是故，林住比丘應具念現前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應具入定，諸賢！若林住比丘不入定者，則有關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不入定，有何〔意義〕耶？」是故，依林住比丘應具入定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應具智慧。諸賢！若林住比丘是惡慧者，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是惡慧，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應具智慧也。

諸賢！以林住比丘應遂行修習勝法②、勝律。諸賢！對林住比丘，於勝法、勝律諸有質問者。諸賢！若林住比丘於勝法、勝律之所質問，不能解答，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於勝法、勝律之所質問不能解答，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於勝法、勝律應遂行修習。

諸賢！以林住比丘，對彼等超越諸色爲無色之寂靜解脫，於其處應遂行修習。諸賢！對林住比丘，於超越諸色爲無色之寂靜解脫，諸有質問者。諸賢！若林住比丘對超越諸色爲無色之寂靜解脫之諸質問，於其處不能解答者，則對彼有人語者，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對超越諸色爲無色之寂靜解脫之質問，不能解答，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對超越諸色爲無色之寂靜解脫，於其處應遂行修習。

諸賢！以林住比丘應遂行修習超人法。諸賢！對林住比丘於超人法諸有質問者，若林住比丘於超人法之質問，不能解答，則對彼有人語之，言：「此林住具壽於一閑林以無依住，而此具壽爲何義出家，彼亦不知其義，有何〔意義〕耶？」是故，以林住比丘於超人法，應遂行修習。」

473

如是說已，具壽大目犍連白具壽舍利弗曰：「賢者舍利弗等！唯以林住比丘應遂行受持此等諸法耶？或住村落者亦然耶？」（舍利弗曰：）「賢者目犍連等！此等之諸法，爲林住比丘遂行受持，況住村落者（應遂行受持）更甚於此。」

第七十 枳吒山邑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與大比丘衆俱遊迦尸國。其時，世尊對諸比丘曰：「諸比丘！予除去夜食而受用〔食〕（過午不食）。諸比丘！予除去夜食而受食時，予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諸比丘！汝等亦應除去夜食而受〔用〕食。諸比丘！汝等亦除去夜食而受食時，汝等當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彼等比丘應諾世尊曰：「如是，師尊！」於是，世尊於迦尸國次第遊行至名爲枳吒山之迦尸族人之一聚落，世尊於此枳吒山迦尸族人之聚落住。其時，有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住於枳吒山。是時，此衆多比丘往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處，至已，對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曰：「諸賢！世尊及比丘僧伽除去夜食而受食。諸賢！除去夜食而受食時，汝等當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諸賢！亦應除去夜食而受食。諸賢！汝等亦除去夜食而受食時汝等當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告是已，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謂彼等比丘曰：「諸

賢！予等爲夕時、朝時、晝時，非時而食。予等夕時、朝時及晝時，非時而食時，亦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予等爲何捨現實之「利益」，而追求需時之「未來功德」耶？是以予等願夕時、朝時、晝時非時而食。」

彼等比丘於無法勸說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之後，於是，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比丘白世尊曰：「師尊！予等曾往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處。向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曰：『諸賢！世尊及比丘僧伽除去夜食而受食……乃至……安穩住也』。如是告已，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對予等曰：『諸賢！予等……乃至……及晝時非時食也。』師尊！予等無法勸說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於是，予等將此事奉告世尊。」於此，世尊呼一比丘曰：「來！比丘！汝以予之言，告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師喚具壽等。』」比丘應諾世尊：「如是，師尊！」至阿濕貝、弗那婆修之處，至已，告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曰：「師喚具壽等。」「如是，尊者！」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應諾此比丘，而詣世尊所。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阿濕貝、弗那婆修兩比丘問曰：「比丘等！聞說衆多比丘訪問汝等，曾語：『諸賢！世尊及比丘僧伽除去夜食而受食。除去夜食而

受食時，汝等當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諸賢！汝等亦應除去夜食而受食。諸賢！諸賢亦除去夜食而受食時，當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此爲真實否？而比丘等！汝等對彼等比丘又如是言曰：「諸賢！予等爲夕時、朝時及晝時非時食也。予等夕時、朝時及晝時非時而食時，亦覺知少病、少惱、起居輕利、有力、安穩住也。予等爲何捨現實之〔利益〕、而追求需時之〔未來功德〕耶？予等願夕時、朝時及晝時非時而食。」如是語爲實否？」〔諸比丘答曰：〕「如是，師尊！」

〔世尊曰：〕「諸比丘！汝等知予如是說法：『凡任何個人感受樂、或苦、或不苦不樂，彼之諸不善法將轉減，諸善法將轉增。』了解否？」〔諸比丘答曰：「實不〔然〕，師尊！」〕〔世尊曰：〕「諸比丘！汝等豈不知予之所說法：『關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樂受而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又，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樂受而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又，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苦受而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又，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不苦不樂受而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又，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不苦不樂受而不善法

轉減、善法轉增。」〔諸比丘曰：「如是，師尊！」

〔世尊曰：「諸比丘！善哉！諸比丘！假若予對此：『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樂受，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以慧而不知、不見、不覺、不證、不盡（領悟）；如是不知予說：『汝等當捨斷如是樂受！』諸比丘！此〔事〕對予爲正當否？」〕〔諸比丘曰：「此實不〔正當〕也，師尊！」〕〔世尊曰：「諸比丘！因予對此：『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樂受，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以慧而知、見、覺、證、盡，是故予說：『汝等當捨斷如是之樂受！』又，諸比丘！假若予對此：『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樂受、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以慧而不知、不見、不覺、不證、不盡；如是不知予說：『汝等當具足住如是樂受！』諸比丘！此〔事〕對予爲正當否？」〕〔諸比丘曰：「此實不〔正當〕也，師尊！」〕〔世尊曰：「諸比丘！因予對此：『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樂受，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已了知、見、覺、證、盡，是故予說：『汝等當具足住如是樂受！』。」

諸比丘！假若予對此：『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苦受……乃至……感受如是不苦不樂受、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不知、不見、不覺、不證、不盡；如是不

知者，予說：『汝等當捨斷如是不苦不樂受！』諸比丘！此「事」對予爲正當否？」
〔諸比丘曰：〕「此實不〔正當〕也，師尊！」〔世尊曰：〕「諸比丘！因爲予對此：
『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不苦不樂受，不善法轉增、善法轉減。』已了知、見、
覺、證、盡，是故予說：『汝等當捨斷如是之不苦不樂受！』諸比丘！假若予對此：
『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不苦不樂受，不善法轉減、善法轉增。』不知、不見、不
覺、不證、不盡；如是不知予說：『汝等當具足住如是不苦不樂受！』諸比丘！此
「事」對予爲正當否？」〔諸比丘曰：〕「此實不〔正當〕也，師尊！」〔世尊曰：〕：
「諸比丘！因爲予對此：『關於此，由一類感受如是之不苦不樂受，不善法轉減、善
法轉增。』已了知、見、覺、證、盡，是故予說：『汝等當具足住如是不苦不樂受
也。」

諸比丘！予對一切比丘，實不說『應作不放逸。』諸比丘！予又對一切比丘，
實不說「不應作不放逸。」諸比丘！凡諸比丘是阿羅漢，諸漏已盡者、梵行已立者、
所應作已作者、捨離重擔者、逮得己利者、有結滅盡者、正智、解脫者，諸比丘！
對如是諸比丘，予不說：『應作不放逸。』何以故？彼等已作不放逸〔成就阿羅漢〕，

彼等當（亦）不放逸也。諸比丘！又，諸學者比丘，心未成就〔目的〕，仍正在求住無上解脫安穩者。比丘等！對如是諸比丘，予說：「應以作不放逸〔成就阿羅漢〕。」何以故？『實此等具壽、受用正規之牀座、親近諸善友、制御諸根、諸良家子爲義，由在家出家爲無家者，其無上究竟梵行，願於現世自證知、自作證具足住之。』諸比丘！予實正觀此——此等比丘之不放逸果——〔故〕予說『應以作不放逸』也。

諸比丘！於世間，正有七種人；何等爲七〔種〕？俱分解脫者、慧解脫者、身證者、見到者、信解脫者、隨法行者、隨信行者也。

諸比丘！然，何人爲俱分解脫者？諸比丘！對此而論，有一類人，彼等爲寂靜解脫者，超越色而爲無色者，彼等以身已體驗〔解脫〕而住之；而彼等爲得以慧見，諸漏滅盡者也。諸比丘！是人被稱爲俱分解脫者。諸比丘！予對此比丘說：『不應作不放逸。』何以故？彼已作不放逸也，彼爲放逸之不可能者也。

諸比丘！然，何人爲慧解脫者？諸比丘！對此而論，有一類人，彼等爲寂靜解脫者、超越色而爲無色者，彼等未以身體驗〔八解脫〕而住之，然彼等是以慧見，諸漏滅盡者也。諸比丘！是人被稱爲慧解脫者。諸比丘！予對此比丘，說：『不應

作不放逸。』何以故？因彼已作不放逸矣，彼爲放逸之不可能者也。

諸比丘！然，何人爲身證者？諸比丘！對此而論，有一類人，彼等爲寂靜解脫者，超越色而爲無色者，彼等以身已體驗而住之，然彼等是以慧見，部份漏滅盡〔而已〕也。諸比丘！是人被稱爲身證者。諸比丘！予對此比丘說：『應作不放逸』。何以故？「實此具壽受用正規之牀座、親近諸善友、制御諸根、良家子爲義，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者，其無上究竟梵行，願於現世具足住自證知、自作證之。」諸比丘！予實正觀此——此等比丘之不放逸果——〔故〕予說：『應作不放逸也。』

諸比丘！然，何人爲見到者？諸比丘！對此而論，有一類人，彼等爲寂靜解脫者，超越色而爲無色者，彼等未以身體驗而住之，然彼等是以慧見，部份漏滅盡〔而已〕也，且從如來之教法，以慧已善瞭解、已善洞察也。諸比丘！是人被稱爲見到者。諸比丘！予亦對此比丘說：『應作不放逸。』何以故？實此具壽受用正規之牀座……乃至願……具足住之也。諸比丘！予實正觀此——比丘之不放逸果——〔故〕予說：『應作不放逸也。』

比丘等！然，何人爲信解脫者？諸比丘！就此而論，有一類人，彼等爲寂靜解

479

脫者，超越色而爲無色者，彼等未以身體驗而住之，然彼等是以慧見，部份漏滅盡〔而已〕也，且〔彼〕於如來信已住立，根已生、已確立。諸比丘！是人被稱爲信解脫者。諸比丘！予亦對此比丘說：『應作不放逸。』何以故？實此具壽受用正規之牀座……乃至願……具足住之。諸比丘！予實正觀此——比丘之不放逸果——〔故〕予說：『應作不放逸也。』

諸比丘！然，何人爲隨法行者？諸比丘！對此而論，有一類人，彼等爲寂靜解脫者，超越色而爲無色者，彼等未以身體驗而住之，然彼等〔雖〕是以慧見，諸漏〔尙〕未滅盡，且從如來之教法，唯以〔少〕慧審諦容忍之。亦有此等諸法，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也。諸比丘！是人被稱爲隨法行者。比丘等！予亦對此比丘說：『應作不放逸也。』何以故？實此具壽受用正規之牀座……乃至願……具足住之，諸比丘予實正觀此——比丘之不放逸果——〔故〕予說：『應作不放逸也。』

比丘等！然，何人爲隨信行者？諸比丘，對此而論，有一類人，彼等爲寂靜解脫者，超越色而爲無色者，彼等未以身體驗而住之，然彼等雖以慧見，諸漏未滅盡，

又於如來唯淨信、唯敬愛，亦有此等諸法，即：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也。諸比丘！是人被稱爲謂隨信行者。諸比丘！予亦對此比丘說：「應作不放逸也。」何以故？實此具壽受用正規之牀座，親近諸善友，制御諸根、良家子爲義，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者，其無上究竟梵行，願於現世自證知、自作證具足住之。予實正觀此——比丘之不放逸果——〔故〕予說：「應作不放逸也。」

諸比丘！予不說：『唯以最初之〔學習〕即有完全智之成就。』再者，諸比丘！
由次第學，次第作、次第實踐，而有完全智之成就也。然，諸比丘！如何次第學、
次第作、次第實踐，而有完全智之成就耶？諸比丘，對此而論，生信者即往詣之；
往詣者即恭敬之；恭敬者即對耳傾之；傾耳者即對法聽之；聽〔聞法〕者即對法憶
持之；諸受持法者即對〔法〕義考察之；考察〔法〕義者，即對法審諦容忍之；於
法正有審諦容忍時，志欲即生之；志欲生已即力行之。力行已即考量之，考量已即
精勤之，已正精勤者即以身自證最上諦、且以慧對其〔最上諦〕見通達之。諸比丘！
確實無彼信；諸比丘！又實無彼往詣；諸比丘！又實無彼恭敬；諸比丘！又實無彼
傾耳；諸比丘！又實無彼聽法；諸比丘！又實無彼受持法；諸比丘！又實無彼考察

〔法〕義，諸比丘！又實無彼審諦容忍法；諸比丘！又實無彼志欲；諸比丘！又實無彼力行；諸比丘！又實無彼考量；諸比丘！又實無彼精勤。諸比丘！汝等陷於謬道；諸比丘！汝等陷於邪道，諸比丘！看此等愚癡人，相去此法、律如何之遠哉！

諸比丘！有四句記說，對其所略說：「智者以智慧瞬息即能理解其意義。諸比丘！爲汝等予將說之，依予，汝等將了知之！」（彼等比丘問曰：）「師尊！予等是誰耶？法之了知者是誰耶？」世尊曰：「諸比丘！即使彼注重財物，相續財物之師，以財物爲伍而住之，對彼亦謂此：『如是予等可能有，是時予等可能對其作之。』又，如是予等不可能有者，予等對其不作之！」如是不從事這類商賈交易。諸比丘！何況是從一切財物離繫而住之如來耶？諸比丘！有信弟子，於師之教說已深解^①，已遂行者，有此如法：「世尊爲師，予爲弟子；世尊知之，予不知之。」諸比丘！有信弟子，於師之教說已深解、已遂行者，乃應興隆^②師之教說，具滋養者也。諸比丘！有信弟子，於師之教說已深解、已遂行者，有此如法：「願於身唯留皮、腱、骨、血肉乾燥，仍以丈夫之剛毅、丈夫之精進、丈夫之勇猛，所應得者尙未得時，當無精進之止息。諸比丘！有信弟子，於師之教說已深解、已遂行者，應以二果中

之一果爲所豫期！或於現法爲完全智，或於^③有餘依爲不還位也」。

世尊說此已，彼等悅意之比丘大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三品 普行者品

第七十一 婆蹉衢多三明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毘舍離城之大林重閣講堂。爾時，有婆蹉姓之普行者，定居在普行者園之耶伽芬多利伽。是時，世尊晨著衣，執持衣鉢，入毘舍離城行乞。爾時，世尊有「此念」：「於毘舍離城行乞尚早，讓予往普行者園耶伽芬多利伽一婆蹉姓之普行者處！」於是，世尊往訪普行者園耶伽芬多利伽一婆蹉姓之普行者。婆蹉姓之普行者遙見世尊來，見世尊已，言：「師尊！世尊善來，師尊！善來世尊。師尊！終於安排來此也。師尊！世尊請坐此所設之座。」世尊即坐於所設之座，婆蹉姓之普行者亦取一卑座，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婆蹉姓普行者白世尊曰：

「世尊！予如是聞：沙門瞿曇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也，以認完全之知見，自稱

『予之行、住、眠、寤，常時現起不斷知見也。』世尊！沙門瞿曇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以認完全之知見，自稱：「予之行、住、眠、寤，常時現起不斷知見也。」如是說者，世尊！彼等對世尊是實語者耶？抑或以非真實誣謗世尊耶？又對於法以語適法者耶？又同行者，種種議論時，應不至被訶責耶？」〔世尊曰：〕「婆蹉！沙門瞿曇是一切知者，一切見者，以認完全之知見，自稱：「予之行、住、眠、寤，常時現起不斷知見也。」如是說者，彼等對予是非真實語，彼等以不實，虛偽而誣謗予也。」〔婆蹉曰：〕「世尊！我等如何記說者，則對世尊是真實語，對世尊非以不實誣謗者，且對於法語適法者，而同行者種種議論時，不至被訶責耶？」〔世尊曰：〕「婆蹉！於記說『沙門瞿曇有三明者。』則對予是語真實者，非以不實誣謗予，且對法是語適法者，而同行者種種議論時，應不至被訶責也。婆蹉！若予隨意則可，憶念種種宿命，即如：『一生、二生……乃至……如是憶念一一之相、及詳細狀況之種種宿命。婆蹉！若予隨意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見諸有情之生、死、卑賤、高貴、美、醜、幸、不幸……乃至……了知〔諸有情〕隨其業。婆蹉！予實由滅諸漏，於現法自知、自證，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而安之住。婆蹉！記說：『沙門瞿曇有三明者。』」

則對予是真實語，非以不實誹謗予者，且對於法，以語適法者，而同行者之種種議論時，應不被呵責也。」

如是說已，婆蹉姓之普行者白世尊曰：「卿瞿曇！是否實有任何在家者不捨斷在家之結，於身壞命終時，得苦之邊際〔證阿羅漢果〕否？」〔世尊曰：〕「婆蹉！實無有任何在家者不捨斷在家之結，于身壞命終時得此聖果者也。」〔婆蹉曰：〕「卿瞿曇！有任何在家者不捨斷在家之結，身壞〔命終〕昇天者否？」〔世尊曰：〕「婆蹉！在家者不捨斷在家之結，身壞昇天者，不祇百、不祇二百、不祇三百、不祇四百、不祇五百，乃至更多也。」〔婆蹉曰：〕「卿瞿曇！有任何邪命外道，于身壞命終時證涅槃聖果者否？」〔世尊曰：〕「婆蹉！任何邪命外道，身壞命終無有終盡苦彼岸者也。」〔婆蹉曰：〕「卿瞿曇！有任何邪命外道，身壞爲昇天者否？」〔世尊曰：〕「婆蹉！實從此〔以前〕彼九十一劫，予憶之，予不證知任何邪命外道是昇天者，但除一人，然彼亦爲①業論者，作業論者也。」〔婆蹉曰：〕「卿瞿曇，如是，此外道所依處是空，對昇天亦爲落空耶？」〔世尊曰：〕「婆蹉！然，如是，彼外道所依之境〔是空〕，昇天亦爲空也！」世尊說此已，婆蹉姓之普行者喜悅世尊之所說，歡喜信

受
。

七一
婆蹉衝多三明經

二六三

第七十二 婆蹉衢多火〔喻〕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舍衛城之祇陀林，給孤獨園。爾時，婆蹉姓之普行者詣世尊處。
484 詣已，問訊世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後，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婆蹉姓普行者對世

尊言：

「卿瞿曇！究竟如何：『世界是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餘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世界是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餘是虛偽也』之見。」（婆蹉曰：）「卿瞿曇！又，究竟如何：『世界是非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餘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世界是非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餘是虛偽也』之見。」（婆蹉曰：）「卿瞿曇！又，究竟如何：『世界是有邊也，唯此是真實也，其餘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世界是有邊也，唯此是真實也，其餘是虛偽也』之見。」（婆蹉曰：）「卿瞿曇！又，究竟如何：『世界是無邊也，唯此是真實也，

其他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世界是無邊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之見也。」〔婆蹉曰：〕「卿瞿曇！又，究竟如何其命即是其身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其命（即是）其身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之見。」〔婆蹉曰：〕「卿瞿曇！究竟如何『異命與異身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異命是異身。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婆蹉曰：〕「卿瞿曇！『如來①死後尚存，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如來死後尚存，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之見。」〔婆蹉曰：〕「卿瞿曇！又，究竟如何：『如來死後無存，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如來死後無存，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婆蹉曰：〕「卿瞿曇！究竟如何：『如來死後亦有亦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如來死後亦有亦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婆蹉曰：〕「卿瞿曇！又，究竟如何：『如來死後非有亦非

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卿瞿曇有如是見否？」〔世尊曰：〕「婆蹉！予實無『如來死後非有亦非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

〔婆蹉曰：〕「卿瞿曇！究竟爲何：『世界是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沙門瞿曇有如是見否？」正有如是問時，〔汝言：〕「婆蹉！予實無『世界是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婆蹉曰：〕「卿瞿曇！又，究竟如何：『世界是非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沙門瞿曇有如是見否？」正有如是問時，汝言：「婆蹉！予實無『世界是非常住也，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乃至……卿瞿曇！究竟如何：『如來死後亦有亦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乃至……卿瞿曇！究竟如何：『如來死後亦有亦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卿瞿曇！又，究竟如何：「『如來死後非有亦非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沙門瞿曇有如是見否？」正有如是問時，汝言：「婆蹉！予實無『如來死後非有亦非無，唯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之見。」卿瞿曇！正觀如何過患，而爲如是此等一切成見之不隨行者耶？」

〔世尊曰：〕「婆蹉！『世界是常住也。』此乃見之謬誤、見之稠林、見之險道、

見之歪曲、見之動轉、見之結縛、伴苦、伴惱害、伴愁悶、伴熱惱，不爲厭離、不爲離欲、不爲滅盡、不爲寂止、不爲通智、不爲正覺、不爲涅槃轉起之。婆蹉！『世界是非常住也。』……乃至……婆蹉！『世界是有邊也。』……婆蹉！『世界是無邊也。』……婆蹉！『其命〔與〕其身同。』……婆蹉！『其命〔異〕身異也。』……婆蹉！『如來死後有。』……婆蹉！『如來死後無。』……婆蹉！『如來死後亦有亦無。』……婆蹉！『如來死後非有亦非無。』此乃見之謬誤、見之稠林、見之險道、見之歪曲、見之動轉、見之結縛也。伴苦、伴惱害、伴愁悶、伴熱惱，不爲厭離、不爲離欲、不爲滅盡、不爲寂止、不爲通智、不爲正覺、不爲涅槃轉起之。婆蹉！予正觀此過患時，而爲如是此等一切成見之不隨行者也。」（婆蹉曰：）然，卿瞿曇有任何見之謬誤否？」（世尊曰：）「婆蹉！所謂見之謬誤者，其爲如來所除卻也。婆蹉！以如來實有此見：『如色、如色之集、如色之滅；如受、如受之集、如受之滅；如想、如想之集、如想之滅；如行、如行之集、如行之滅；如識、如識之集、如識之滅也。』是故，予說：『如來對一切妄想、一切顛倒、一切我見、我所見、慢隨眠^②等，爲滅盡而以離、欲、滅、捨、捨棄、無所取而爲解脫者。』」

〔婆蹉曰：〕「卿瞿曇！有如是心解脫之比丘，往生何處耶？」〔世尊曰：〕「婆蹉！謂『往生。』實不合適。」〔婆蹉曰：〕「卿瞿曇！依此〔說法〕實無往生否？」〔世尊曰：〕「婆蹉！謂『無往生。』實不合適。」〔婆蹉曰：〕「卿瞿曇！依此〔說法〕實亦有往生亦無往生否？」〔世尊曰：〕「婆蹉！謂『亦有往生亦無往生。』實不合適。」〔婆蹉曰：〕「卿瞿曇！依此〔說法〕實非有往生亦非無往生否？」〔世尊曰：〕「婆蹉！謂『非有往生亦非無往生。』實不合適也。」

〔婆蹉曰：〕「卿瞿曇！予問『有如是心解脫之比丘，往生何處耶？』之時，汝言：『婆蹉！謂『往生。』實不合適。』卿瞿曇！予問：『依此〔說法〕實無往生否？』之時，汝言：『婆蹉！謂『無往生。』實不合適。』卿瞿曇！予問：『依此〔說法〕實亦有往生亦無往生否？』之時，汝言：『婆蹉！謂『亦有往生亦無往生。』實不合適。』卿瞿曇！予問：『依此〔說法〕實非有往生亦非無往生否？』之時，汝言：『婆蹉！謂『非有往生亦非無往生。』實不合適。』卿瞿曇！於此，我顯示無智、顯示迷妄、凡〔我〕與卿瞿曇會談之前，僅有之諸信仰，彼〔信仰〕，我今已令之消失矣。」

世尊曰：「婆蹉！汝當然無智、〔汝〕當然迷妄。婆蹉！此法是甚深、難見、難隨覺，寂靜、殊勝、超越尋伺境界，聰敏之智者當知之也。故，彼具異見者、具異信忍者、具異愛好者、具異觀行者、具異修行者是難知者也。婆蹉！今我以此問，就實如汝〔意〕其回答之。婆蹉！對此，汝如何思耶？若汝之前，燃火時，汝可知：『予之前，此火燃燒』否。」〔婆蹉曰：〕「卿瞿曇！若予之前，已燃火時，予可知：『予之前，此火燃燒』。」〔世尊曰〕「婆蹉！又，若如是問：『汝之前，此火燃燒，此火緣何而燃耶？』婆蹉！如是詢問，然，汝如何回答耶？」〔婆蹉曰：〕「卿瞿曇！若如是問我：『汝之前，此火燃燒，此火緣何而燃耶？』如是詢問，卿瞿曇！我當如是答：『予之前，此火燃燒，此火緣於草、薪、燃料而燃也。』」〔世尊曰：〕「婆蹉！若汝之前，彼火消滅，汝可知：『予之前，此火已熄滅』否？」〔婆蹉曰：〕「卿瞿曇！若予之前，彼火熄滅，我當知：『予之前，此火已熄滅也。』」〔世尊曰：〕「婆蹉！若如是問：『汝之前，此火已熄滅，彼火是由此處至何方耶？或東方、或西方、或北方、或南方耶？』婆蹉！如是詢問，然，汝如何回答耶？」〔婆蹉曰：〕「卿瞿曇！不適合也；卿瞿曇！實彼火緣於草、薪、燃料而燃，因其〔燃料〕之滅盡，又，

其他之〔燃料〕不持來；彼可謂『無〔火之〕食〔燃料〕而熄滅』之名稱也。」〔世尊曰：〕「實如是，婆蹉！凡以色施設如來使知者，其色爲如來所捨，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成爲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婆蹉！如來實是解脫色之名稱者，〔智〕甚深者、不可量者、難以深解者，猶如大海；云『〔如來〕往生』是不適當，云『〔如來〕不往生』是不適當，云『〔如來〕往生亦不往生』是不適當，言『〔如來〕不往生亦非不往生』是不適當。又，凡以受施設如來使知者，其受爲如來所捨，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成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婆蹉！如來實是解脫受之名稱者，〔智〕甚深者，不可量者，難以深解者，猶如大海；云『〔如來往生〕是不適當，云『〔如來〕不往生』是不適當，云『〔如來〕往生亦不往生』是不適當，云『〔如來〕不往生亦非不往生』是不適當。凡以想施設如來使知者，其想（凡夫之知見）爲如來所捨，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成爲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婆蹉！如來實是解脫想之名稱者，〔智〕甚深者，不可量者……乃至……云『〔不往生亦非不往生〕是不適當也。凡以諸行施設如來使知者，其諸行爲如來所捨，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成爲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婆蹉！如來實是解脫諸行之名稱者，〔智〕甚深者，不可量

者……乃至……云『(如來)不往生亦非不往生』是不適當也。凡以識施設如來使知者，其識爲如來所捨，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成爲非有，未來爲不生法。婆蹉！如來實是解脫識之名稱者，〔智〕甚深者，不可量者，難以深解者，猶如大海。云『往生』是不適當，云『不往生』是不適當，云『往生亦不往生』是不適當，云『不往生亦非不往生』是不適當。」

如是說已，婆蹉姓之普行者白世尊曰：「卿瞿曇！猶如於村里或鄉鎮附近，有大娑羅樹，彼之無常性，破壞枝、葉、破壞外皮、皮材，破壞膚材；彼〔樹〕以他日枝、葉脫落，外皮、皮材脫落，膚材脫落，唯於心材住立。如是，卿瞿曇之教語是枝、葉脫落，外皮、皮材脫落、膚材脫落，唯於心材確立。希有哉，卿瞿曇！希有哉，卿瞿曇！『猶如扶起顛倒者，揭露被覆者，對迷路者告〔以道〕，於黑闇中持油燈，使有眼者見諸色。』實如是，卿瞿曇以種種方便說示教法。此予歸依師尊瞿曇，〔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願師尊瞿曇，容受予自今以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七十三 婆蹉衢多大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之竹林栗鼠飼養處。爾時，婆蹉姓之普行者詣世尊之處。詣已，問訊世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婆蹉姓普行者白世尊曰：「長時來，予不曾與世尊交談矣。善哉！願卿瞿曇爲予略示善、不善。」〔世尊曰：〕「婆蹉！予可爲汝略示善、不善也。」婆蹉！予亦可爲汝廣說善、不善也。然而，婆蹉！予今爲汝略示善、不善。汝宜諦聽，善思之，予將說之。」婆蹉姓普行者應世尊：「卿！願樂欲聞。」世尊曰：

「婆蹉！貪是不善，不貪是善也；瞋是不善，不瞋是善也；癡是不善、不癡是善也。婆蹉！如是，此等是三不善法，〔及〕三善法也。婆蹉！殺生是不善，離殺生是善也；婆蹉！不與取是不善，離不與取是善也；婆蹉！於諸欲邪行是不善，於諸欲離邪行是善也；婆蹉！妄語是不善，離妄語是善也；婆蹉！離間語是不善，離離間語是善也；婆蹉！粗惡語是不善，離粗惡語是善也；婆蹉！綺語是不善，離綺語是

善也。婆蹉！貪求是不善，不貪求是善也。婆蹉！瞋恚是不善，不瞋恚是善也。婆蹉！邪見是不善，正見是善也。」婆蹉！如是此等是十不善法，〔及〕十善法也。婆蹉！凡比丘斷捨渴愛之根者，如截多羅樹頭，成爲非有，未來成爲不生法，彼比丘成阿羅漢，諸漏已盡，修行成滿，無漏心解脫，捨離重擔，逮得己利，有結滅盡，正智解脫者也。」

〔婆蹉曰：〕「卿瞿曇且置之！卿瞿曇之比丘弟子中，有依慧滅盡諸漏於今生今世，自證無漏之心解脫，知自作證而住之否？」〔世尊曰：〕「婆蹉！予之比丘弟子中，依解脫慧滅盡諸漏於今生今世，自證無漏之心解脫，知自作證而住之者，實不祇百、不祇二百、不祇三百、不祇四百、不祇五百，尙有更多〔比丘弟子〕也。」〔婆蹉曰：〕「卿瞿曇且置之！又，諸比丘且置之，卿瞿曇之比丘尼弟子中，有依解脫慧，於今生今世滅盡諸漏，自證無漏之心解脫，自作證而住之者否？」〔世尊曰：〕「婆蹉！予之比丘尼弟子中，依解脫慧滅盡諸漏，於今生今世自證無漏之心解脫，自作證而住之者，實不祇百、不祇二百、不祇三百、不祇四百、不祇五百，尙有更多〔比丘尼弟子〕也。」〔婆蹉曰：〕「卿瞿曇且置之，又，諸比丘、諸比丘尼且置之，卿

瞿曇之某一優婆塞弟子，在家者，著白衣〔而〕梵行者，由滅盡五下分結，爲化生者（不還果者），於彼處涅槃，由彼界而成爲不還（此欲界）者否？」〔世尊曰：〕「婆蹉！予之優婆塞弟子，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由滅盡五下分結，爲化生者，於彼處涅槃，由彼界而爲不還（此欲界）者，實不祇百……乃至……不祇五百，尙有更多〔優婆塞弟子〕。」〔婆蹉曰：〕「卿瞿曇且置之，諸比丘且置之，諸比丘尼且置之，諸優婆塞且置之，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又，卿瞿曇之優婆塞弟子中，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依教說奉行者，依教誠懺悔者，度疑者，離惑者，得無所畏者，於師之教不依他者而住之否？」〔世尊曰：〕「婆蹉！予之優婆塞弟子，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依教說奉行者，依教誠懺悔者，度疑者，離惑者，得無所畏者，於師之教不依他而住之者，實不祇百……乃至……不祇五百，尙有更多〔優婆塞弟子〕。」〔婆蹉曰：〕「卿瞿曇且置之，諸比丘且置之，諸比丘尼且置之，諸優婆塞且置之，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諸優婆塞且置之，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又，有卿瞿曇之優婆夷弟子，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由滅盡五下分結，爲化生者，於彼處般涅槃，由彼界而爲不還者否？」〔世尊曰：〕「婆蹉！予之

優婆夷弟子，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由滅盡五下分結，爲化生者，於彼處般涅槃，由彼界而爲不還者，實不祇百……乃至……不祇五百，尙有更多「優婆夷弟子」。」〔婆蹉曰：〕「卿瞿曇且置之，諸比丘且置之，諸比丘尼且置之，諸優婆塞且置之，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諸優婆塞且置之，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諸優婆夷且置之，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又，有卿瞿曇之某一優婆夷弟子，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依教說奉行者，依教誡懺悔者，度疑者，離惑者，得無所畏者，以師教而不依他緣而住者否？」〔世尊曰：〕「婆蹉！予之優婆夷弟子，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依教說奉行者，依教誡懺悔者，度疑者，離惑者，得無所畏者，以師之教而不依他緣而住之者，實不祇百……乃至……不祇五百，尙有更多「優婆夷弟子」。」

〔婆蹉曰：〕「卿瞿曇！若只有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又，諸比丘是非完成者。
如是，此梵行是以其支分而不完全也。然而，卿瞿曇！因爲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諸比丘亦爲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完全也。卿瞿曇！若只有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然諸比丘尼是非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

分而爲不完全也。然而，卿瞿曇！因爲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亦是完成者，是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完全也。卿瞿曇！若只有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然諸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是非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不完全也。然而，卿瞿曇！因爲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亦爲完成者，是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完全也。卿瞿曇！若只有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是完成者，然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不是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不完全也。然而，卿瞿曇！因爲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亦是完成者，是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爲完全也。卿瞿曇！若只有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諸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亦是完

成者，然優婆夷、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不是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不完全也。然而，卿瞿曇！因爲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夷、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亦是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完全也。卿瞿曇！若只有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爲受欲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夷、在家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亦是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不完全也。而，卿瞿曇！因爲卿瞿曇是此法之完成者，及諸比丘是完成者，及諸比丘尼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夷、在家者、白衣〔而〕梵行者是完成者，及優婆塞，在家者，白衣〔而〕受欲者亦是完成者。如是，此梵行以其支分而爲完全也。

卿瞿曇！猶如恒河傾向大海，斜向大海，傾斜向大海，注大海而安住之；如是，

卿瞿曇之此共在家，出家衆，傾向涅槃，傾向涅槃，觸（達）涅槃而安住之。偉哉！卿瞿曇！偉哉！卿瞿曇！卿瞿曇恰如能扶起倒者，能揭露被覆者，對迷者告之以道，於闔中持來明燈，使有眼者見諸色。如是，卿瞿曇以種種方便說示教法。因此，予歸依卿瞿曇，〔歸依〕法，〔歸依〕比丘僧伽。願得於卿瞿曇之面前出家，願得進入

①受具足戒。」〔世尊曰：〕「婆蹉！曾爲外道者，欲依此法、律出家，欲受具足戒者，彼應有四個月間學習別住之，經四個月學習，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受具足戒成爲比丘身份也。然對此，予認有個人之差別也。」〔婆蹉曰：〕「師尊！若諸曾爲外道者，欲依此法、律出家，欲受具足戒者，應於四個月間學習別住之，經四個月學習，勵志決心者，諸比丘允使出家，受具足戒或爲比丘身份；則予願四年間學習別住之，經四年學習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受具足戒成爲比丘身份。」爾時，婆蹉姓普行者得於世尊之面前出家，得受具足也。

具壽婆蹉衢多受具足戒不久，即受具足半個月時，往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具壽婆蹉衢多白世尊曰：「師尊！予已學得有學者應學之智。願世尊對予開示增上法。」〔世尊曰：〕「婆蹉！然，汝應增上修習二法：止與觀

也。婆蹉！汝對此等二法，即止與觀實增上修習者，其將導致通達種種界。」

婆蹉！對彼〔神通〕倘若汝作是願：「予願經驗種種神通力、即一〔身〕而能成爲種種〔身〕，或種種〔身〕能成爲一〔身〕；或顯、或隱，又如穿壁、透牆、越山、能通行無礙，猶如於虛空；於地上能作出沒，猶如於水中；能行於水上而不沈，猶如行於地上；跏趺〔坐〕於虛空中能〔飛〕行，如有翼之鳥；又能接觸、能捫摸日、月，有如是大神力，如是大威力、乃至梵天界、以身得自在轉之。」，汝可於一切處、一切境將能應願得自證。

婆蹉！對彼〔天耳〕倘若汝願：「予以清淨而超人之天耳界能聞人間或天界、遠或近兩方之聲。」汝可於一切處、一切境能（應願）得自證。

婆蹉！對彼〔知他心〕倘若汝願：「予對他之有情及他人，從〔自〕心能熟知〔他〕心；即對有貪心，能知『有貪心也。』或對無貪心，能知『無貪心也。』或對有瞋心，能知『有瞋心也。』或對無瞋心，能知『無瞋心也。』或對有癡心，能知『有癡心也。』或對無癡心，能知『無癡心也。』或對攝心，能知『攝心也。』或對散亂心，能知『散亂心也。』或對高廣心，能知『高廣心也。』或對非高廣心，能知

『非高廣心也。』或對有上心，能知『有上心也。』或對無上心，能知『無上心也。』或對得定心，能知『得定心也。』或對未得定心，能知『未得定心也。』或對心解脫，能知『心解脫也。』或對心未解脫，能知『心未解脫也。』汝可於一切處，一切境能應願得自證之。

婆蹉！彼〔宿住〕如汝〔所願〕：『予憶念種種宿住，即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生……百千生；多數之壞劫，多數之成劫，多數之壞成劫，於其處予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壽終；彼〔予〕從其處死、彼處生，於彼處（再生之），予有如是名、如是姓、如是階級、如是食、如是受苦樂、如是壽終；又，彼〔予〕從其處死，（再）生此處。如是，共行相，共境遇，隨種種宿住，而憶念之。』汝可於一切處，一切境能應願得自證之。

婆蹉！就彼〔天眼〕倘若汝願：『予以清淨超人之天眼〔界〕，能觀諸有情之正在死、正在再生，〔爲〕卑賤者、高貴者、美者、醜者、幸福者、不幸者。能知諸有情隨其業而遭遇〔報應〕，即：『實此等尊貴有情正是以身具足惡行，以口具足惡行，

以意具足惡行，是嘲罵諸聖者，執邪見者，持邪見業者。彼等身壞命終，往生惡處、惡趣、墮處、地獄。又，〔他之〕此等尊貴有情，正是以身具足善行，以口具足善行，以意具足善行，是具讚揚諸聖者，具正見者，持正見業者。彼等身壞命終，往生善趣、天界。」如是，予能以清淨超人之天眼〔界〕，觀諸有情之正在死、正在再生，〔爲〕卑賤者、高貴者、美者、醜者、幸福者、不幸者。能知諸有情隨其業而遭遇〔報應〕。汝可於一切處、一切境，能應願得自證。」

婆蹉！對彼〔諸漏滅盡〕倘若汝願：」予能於現法，由滅盡諸漏，而爲無漏心解脫、慧解脫，自己以通智自作證具足住。」汝可於一切處、一切境、能應願得自證。

爾時，具壽婆蹉衢多對世尊之教示，歡喜、隨喜已，由座起立，頂禮世尊，右繞而離去。於是，具壽婆蹉衢多爲獨住者、遠離者、不放逸者、熱心精勤者、自勵而住者，不久之後，凡良家子爲義由在家而出家爲無家者，彼於無上梵行之究竟，於現法以自己通智自作證具足住：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作，不更爲此〔輪迴〕狀態。又，具壽婆蹉衢多即成爲阿羅漢之一。

497

爾時，衆多比丘欲往見世尊，具壽婆蹉衢多遙見彼等比丘前來，乃往彼等比丘處；詣已，對彼等比丘曰：「哈！汝等比丘往何處耶？」（彼等曰：）「賢者！予等（欲）往見世尊也。」（婆蹉曰：）「若然，諸具壽，代予頂禮世尊足，（曰：）『師尊！比丘婆蹉衢多頂禮世尊足，』言：『予恭敬世尊，予恭敬善逝。』」彼等比丘應諾比丘婆蹉衢多曰：「如是，賢者！」於是，彼等比丘詣世尊處；詣已，頂禮世尊，坐於一面，坐於一面之彼等比丘白世尊言：「師尊！比丘婆蹉衢多頂禮世尊足，言：『予恭敬世尊，予恭敬善逝。』」（世尊曰：）「諸比丘！前比丘婆蹉衢多，由〔予〕心悉知〔其〕心：『比丘婆蹉衢多是三明者，〔有〕大神力者，大威德者。』」諸天亦告予此義：『師尊！比丘婆蹉衢多是三明者、〔有〕大神力者、大威德。』」
世尊說此已，彼等意悅之此丘皆歡喜世尊之所說。

第七十四 長爪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王舍城鷲峰山須伽羅伽陀（豚掘穴）洞。爾時，普行者長爪詣世尊處，詣已，問訊世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立於一面。立於一面之普行者長爪白世尊言：

498
「卿瞿曇！予實如是說、如是見者：『予不容忍一切〔見〕。』」〔世尊曰：〕「火種居士！汝之此見『予不容忍一切〔見〕』。依汝對此見亦不容忍耶？」〔長爪曰：〕「卿瞿曇！予若容忍此見，對其應爲如是、對其應爲如是。」〔世尊曰：〕「此故，火種居士！凡彼等如是言：『對其應爲如是，對其應爲如是。』而不捨其見，且執他見者，於世間多之又多。此故，火種居士！凡彼等如是言：『對其應爲如是，對其應爲如是。』而捨其見、且不執他見者，於世間少之又少。」

〔世尊曰：〕「火種居士！有一些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一切〔見〕也。』」火種居士！〔另〕有一群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不

容忍一切〔見〕也。」火種居士！〔又另〕有一群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某些〔見〕，予不容忍某些〔見〕也。』火種居士！此處，凡彼等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一切〔見〕也。』對彼等，此見爲貪著現於前、繫縛現於前、歡喜現於前、耽著現於前、取著現於前。火種居士！此處，凡彼等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不容忍一切〔見〕也。』對彼等，此見爲無貪著現於前、無繫縛現於前、無歡喜現於前、無耽著現於前、無取著現於前。』如是言已，普行者長爪白世尊言：「卿瞿曇稱揚予之成見，卿瞿曇讚歎予之成見。」〔世尊曰：〕「火種居士！此處，凡彼等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某些〔見〕，予不容忍某些〔見〕也。』凡彼等所容忍之此見，實爲貪著現於前、繫縛現於前、歡喜現於前、耽著現於前、取著現於前；而彼等所不容忍之此見，實爲無貪著現於前、無繫縛現於前、無歡喜現於前、無耽著現於前、無取著現於前也。」

火種居士！在此，凡彼等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一切〔見〕也。』其時，有識之士作如此之深慮：『凡予示此見：「予容忍一切〔見〕也。」對此見，予若以剛毅執取之，執著之，斷言：「只此是真實也，其他是虛偽也。」則予

可能和二者有異執：「（一者）凡此沙門或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不容忍一切〔見〕也。』〔二者〕凡此沙門或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某些〔見〕；予不容忍某些〔見〕也。』予與此等二者有異執。如是有異執時則有諍論，有諍論時則有反論；有反論時則有惱害。」如是於自己正在正觀異執、諍論、反論、惱害之後，捨斷此見及不執取他見；如是有彼等諸見之捨斷，如是有彼等諸見之定棄。

火種居士！在此，凡彼等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不容忍一切〔見〕也。』其時，有識之士作如此之深慮：『凡予之此見：『予不容忍一切〔見〕也。』對此見，予若以剛毅執取之、執著之，斷言：「只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偽。」則予可能與二者有異執：「（一者）凡此沙門或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一切〔見〕也。』〔二者〕凡此沙門或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某些〔見〕；予不容忍某些〔見〕也。』予與此等二者有異執。如是有異執時則有諍論，有諍論時則有反論；有反論時則有惱害。」如是於自己正在正觀異執、諍論、反論、惱害之後，捨斷此見及不執取他見；如是有彼等諸見之捨斷，如是有彼等諸見之定棄。

火種居士！在此，凡彼等沙門、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某些〔見〕；

予不容忍某些〔見〕也。」其時，若有識之士作如此之深慮：『若予示此見：「予容忍某些〔見〕；予不容忍某些〔見〕也。」對此見，予若以剛毅執取之，執著之，斷言：「只此是真實，其他是虛偽。」則予可能與二者有異執：〔一者〕凡此沙門或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容忍一切〔見〕也。」〔二者〕凡此沙門或婆羅門如是說、如是見者：「予不容忍一切〔見〕也。」予與此等二者有異執。如是有異執時則有諍論；有諍論時則有反論；有反論時則有惱害。』如是於自己正在正觀異執、諍論、反論、惱害之後，捨斷此見及不執取他見；如是有彼等諸見之捨斷、如是有離彼等之諸見。

火種居士！此身由色而成、四大而成、父母所生、飯、乳所長養，是無常、削滅、磨滅、變壞、分散之法；應隨觀〔此等〕是無常、苦、疾、癌、箭、痛、病、敵、滅壞、空、無我也。此身以無常、苦、疾、癌、箭、痛、病、敵、壞滅、空、無我、隨觀之者；即捨去著於此身之身欲、於身之愛著、於身之征服。

火種居士！此等有三受，曰：「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也。」人若受樂受時，即不受苦受，亦不受不苦不樂受，於其時唯受樂受。火種居士！人若受苦受時，即

不受樂受，亦不受不苦不樂受，於其時唯受苦受。火種居士！人若受不苦不樂受時，即不受樂受，亦不受苦受，於其時唯受不苦不樂受。火種居士！樂受是無常，有爲，由緣生而是滅法、壞法、衰法、滅盡法。火種居士！苦受亦是無常、有爲，由緣生而是滅法、壞法、衰法、滅盡法。火種居士！不苦不樂受亦是無常、有爲，由緣生而是滅法、壞法、衰法、滅盡法也。火種居士！如是見，多聞之聖弟子，厭樂受、厭苦受、厭不苦不樂受。由厭而離，由離而解脫，解脫已，有解脫智，即知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此之後有。火種居士！如是心解脫之比丘，無共任何之和，無共任何之爭。而於世間之說，決斷而不爲所迷。

501

其時，具壽舍利弗立於世尊背後，對世尊扇風。是時，具壽舍利弗如是念：「世尊實已證知，而爲我等說彼等諸法之捨斷；善逝實已證知，而爲我等說彼等諸法之定棄」正作如是深慮之尊者舍利弗之心，已無取著，而從諸漏解脫也。又，普行者長爪亦遠塵、離垢法眼生起，悟得：『凡任何由緣所生之法皆是滅盡之法也。』於是，普行者長爪是已見法者、得法者、知法者、已深入法者、已度疑者、已離惑者、已得無所畏者、於師教不依他者，白世尊言：「偉哉！尊者瞿曇！偉哉，尊者瞿

曇！尊者瞿曇猶如能扶起顛倒者，能揭露被覆者，對迷者能導之以道，於闇中能持來明燈，使有眼者得見諸色。如是，尊者瞿曇以種種方便之法開示。因此，予歸依尊者瞿曇，〔歸依〕法，及〔歸依〕比丘僧伽。願師尊瞿曇容受予自今後，終生歸依〔佛、法、僧〕爲優婆塞。

第七十五 摩犍提經

如是我聞。—

502

一時，世尊在拘樓國中名爲劍魔瑟曇邑拘樓人聚落之婆羅墮闍姓婆羅門之聖火堂草座。爾時，世尊晨早，著衣，執持衣鉢，爲乞食入劍魔瑟曇邑，於劍魔瑟曇邑行乞已，從乞食歸返，食後，爲晝住行近某一叢林，深入其叢林中，坐於一樹下。

爾時，普行者摩犍提徘徊步行詣婆羅墮闍姓婆羅門之聖火堂。普行者摩犍提見婆羅墮闍姓婆羅門之於聖火堂所設之草座；見已，對婆羅墮闍姓婆羅門曰：「卿婆羅墮闍於聖火堂所設之此草座是爲誰耶？予以爲似爲沙門〔所設之〕牀座也。」〔婆羅門曰：〕「卿摩犍提！有釋迦族之子，由釋迦族出家之沙門瞿曇者，彼尊者瞿曇有如是善美高揚之名聲：『如是，彼世尊爲應供者、等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者、世間解者、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也！』此乃爲彼尊者瞿曇所設之牀座也。」〔普行者曰：〕「卿婆羅墮闍！予等實見惡見也，即予等見爲彼世間破壞①者瞿曇所設之牀座也。」〔婆羅門曰：〕「摩犍提！宜留心此語，摩犍提！宜留

心此語。彼尊者瞿曇實是衆多王族之智者，婆羅門之智者，居士之智者及沙門之智者，對彼尊者瞿曇信仰，並被導於聖道、善法。」〔普行者曰：〕「卿婆羅墮闍！即使予等親見彼尊者瞿曇，予等當面亦應語：「沙門瞿曇是殺生者也！」何以故？『予等之經中實如是宣判也。』」〔婆羅門曰：〕「倘若卿摩健提不介意，予願爲沙門瞿曇告此〔言〕。」〔普行者曰：〕「如卿婆羅墮闍所言，汝可安心如是對彼語之。」

世尊以清淨超人之天耳，聞此婆羅墮闍姓婆羅門與普行者摩健提之共語；於是，世尊由晡時宴默出定，往訪婆羅墮闍姓婆羅門之聖火堂。至已，就坐於所設之草座。於是，婆羅墮闍姓婆羅門詣世尊處。詣已，問訊世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婆羅墮闍姓之婆羅門曰：「婆羅墮闍！汝與普行者摩健提，有關此草座，曾有任何共話否？」如是言已，婆羅門婆羅墮闍慄然〔身〕毛豎立，向世尊曰：「此〔事〕予等欲告世尊也；然而尊者瞿曇已說出〔予等〕所未說者。」

而在此，世尊與婆羅墮闍姓之婆羅門之共話，尙未終結時，普行者摩健提步行徘徊來詣婆羅墮闍姓婆羅門之聖火堂世尊處。詣已，問訊世尊，交換友誼禮讓之語，坐於一面。世尊對坐於一面之普行者摩健提曰：「摩健提！此嗜好色、愛好色、喜悅色

之眼，爲如來所調御、所守護、所保護、所防護也；又爲防護其（眼）而說法也。摩犍提！汝是否因此而說：『沙門瞿曇是世間破壞者也？』」「（普行者曰：）卿瞿曇！關於〔眼〕，予實因如是而說：『沙門瞿曇是世間破壞者也。』何以故？「於予等之經中實如是宣判也。」〔世尊曰：〕「摩犍提，此嗜好聲……乃至……之耳；嗜好香……乃至……之鼻；嗜好味、愛好味、喜悅味之舌，其爲如來所調御、所守護、所保護、所防護也，又，爲防護其（舌）而說法也。摩犍提！關於此（舌），汝是否因此而說：『沙門瞿曇是世間破壞者也？』」「（普行者曰：）卿瞿曇！關於（舌），予實因如是而說：『沙門瞿曇是世間破壞者也。』何以故？於予等之經中實如是宣判也。」「（世尊曰：）「摩犍提！此嗜好觸、喜悅觸……乃至……之身；嗜好法、愛好法、喜悅法之意，其爲如來所調御、所守護、所保護、所防護也，又爲防護其（意）而說法也。摩犍提！汝是否因此而說：『沙門瞿曇是世間破壞者也？』」「（普行者曰：）「卿瞿曇！予實因如是而說：『沙門瞿曇是世間破壞者也。』何以故？於予等之經中實如是宣判也。」

〔世尊曰：〕「摩犍提！汝如何思此：『在此，有一類人，曾耽迷於依眼所識之

可愛、可樂、可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色，彼於他日如實知色之集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捨斷對色之渴愛、排除對色之熱惱，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摩健提！對此汝有何可言？」（普行者曰：）「卿瞿曇！無任何〔可言〕也。」

〔世尊曰：〕「摩健提！汝如何思此？『在此，有一類人，曾耽迷於依耳所識……乃至……之聲；依鼻所識……乃至……之香；依舌所識……乃至……之味；依身所識之可愛、可樂、可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觸；彼於他日如實知觸之集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捨斷對觸之渴愛、排除對觸之熱惱、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摩健提！對此汝有何可言？」（普行者曰：）「卿瞿曇！無任何〔可言〕也。」

〔世尊曰：〕「摩健提！予過去爲在家者時，爲五種欲具備者、具足而娛樂之；〔五種欲者，即：〕依眼所識之可愛、可樂、適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色；依耳所識……乃至……之聲；依鼻所識……乃至……之香；依舌所識……乃至……之味；依身所識之可愛、可樂、適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觸也。摩健提！予爲在家者時予有三殿堂：一爲雨季者、一爲冬季者、一爲夏季者。摩健提！彼時予於雨季殿，在雨季四個月間，有玉女之音樂爲樂，未曾由殿堂下來。彼時予於他日如實

知諸欲之集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捨斷對諸欲之渴愛，排除對諸欲之熱惱，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彼時予見其他諸有情，於諸欲不離貪，爲諸欲之渴愛所食、爲諸欲之熱惱所燒、從事追求諸欲；彼時予不羨慕彼等，對此，予不欣喜之。何以故？摩犍提！因除此諸欲惡不善心法之外，亦有愛好於獲得天樂；對此卑下之人間五欲歡樂，予不羨慕之，對此，予不欣喜之。

摩犍提！譬如居士或居士子爲多富裕、多財物、多受用者，爲五種欲分具備者。

具足者而得娛樂之。（五種欲分者，即：）依眼所識可愛、可樂、適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色；依耳所識……乃至……之聲；依鼻所識……乃至……之香；依舌所識……乃至……之味；依身所識可愛、可樂、適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觸者也。彼以身行善行，以口行善行、以意行善行；身壞命終後，得往生善趣、天界、與三十三天共住。彼於其處之歡喜林，爲天女衆所圍繞，以具備天之五種欲分，具足而得娛樂之。彼得見居士或居士子以具備五種欲分，而正在娛樂者。摩犍提！汝如何思此：『於彼歡喜林爲天女衆所圍繞，以具備天之五種欲分，具足而正在娛樂之天子，會羨慕此居士或居士子之人間五種欲分耶？欲依人之諸欲〔分〕而欲迴向否？』

〔普行者曰：〕「實無此也，卿瞿曇！何以故？卿瞿曇！與人類之諸欲〔分相比〕，天之諸欲爲更勝又更妙也。」〔世尊曰：〕「摩犍提！實如是，予過去爲在家者時，以具備五種欲分，具足而娛樂之，〔即：〕依眼所識……乃至……之色；依耳所識……乃至……之聲；依鼻所識……乃至……之香；依舌所識……乃至……之味；依身所識之可愛、可樂、適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觸者也。彼時予於他日實知諸欲之集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捨斷對欲之渴愛，排除對欲之熱惱，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彼時予見其他諸有情於欲不離貪、爲諸欲之渴愛所食、爲諸欲之熱惱所燒、從事追求諸欲；彼時不羨慕彼等，就此，予不欣喜之。何以故？摩犍提！因除諸欲、惡不善法之外，亦有愛好於獲得天樂；對此卑下之人間五欲，歡樂予不羨慕之，對此，予不欣喜之。

摩犍提！譬如癩病者，肢體生瘡，肢體腐爛，爲蟲所蛀，以爪搔裂瘡口，於火坑燒身（治療）。朋友、同事、親戚、血緣者，爲彼雇請外科醫師；該外科醫師爲彼用藥（治療），彼受其治療得解脫癩病，成爲無病、安樂、自主、自在、以其所欲而行者。彼見其他癩病者，肢體生瘡，肢體腐爛，爲蟲所蛀，以爪搔裂瘡口、於火坑

燒身。摩犍提！汝如何思此：『是否彼人對此一癩病者之於火坑燒身，或受治療而生羨慕耶？』〔普行者曰：〕『實無此也，卿瞿曇！何以故？卿瞿曇！於有病時，有治療之必要；無病時，則無治療之必要也。』〔世尊曰：〕「摩犍提！實如是，予過去爲在家者時，以具備五種欲分、具足而娛樂之。〔五種欲分者，即〕：依眼所識……乃至……之色；依耳所識……乃至……之聲；依鼻所識……乃至……之香；依舌所識……乃至……之味；依身所識之可愛、可樂、適意、所愛色、伴欲、貪染之觸者也。彼時予於他日如實知諸欲之集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捨斷對欲之渴愛、排除對欲之熱惱，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予見其他諸有情於諸欲不離貪、爲諸欲之渴愛所食、爲諸欲之熱惱所燒、從事追求諸欲；彼時予不羨慕彼等，就此，予不欣喜之。何以故？摩犍提！因除此諸欲、惡不善法之外，亦有愛好於獲得天樂；對此卑下之人間五欲歡樂，予不羨慕之，對此，予不欣喜之。

摩犍提！譬如癩病者，肢體生瘡，肢體腐爛，爲蟲所蛀，以爪搔裂瘡口，於火坑燒身。朋友、同事、親戚、血緣者，爲彼雇請外科醫師；彼外科醫師爲彼治療，彼受其治療得解脫癩病，成爲無病、安樂、自主、自在、以其所欲而行者。但有二

強力之人各握其一臂引曳火坑。摩犍提！汝如何思此：『是否彼人今將身如斯如斯扭曲（以抗拒）否？』〔普行者曰：〕「如是，卿瞿曇！何以故？卿瞿曇！彼火實是苦觸、極大熱、大熱惱者也。」〔世尊曰：〕「摩犍提！汝如何思此：彼火是否只於今爲苦觸，極大熱、大熱惱者否？或者彼火於過去亦爲苦觸，極大熱、大熱惱者否？」〔普行者曰：〕「卿瞿曇！彼火於今爲苦觸，極大熱、大熱惱；於過去亦爲苦觸，極大熱、大熱惱也。又，卿瞿曇！彼癩病者，肢體生瘡，肢體腐爛，爲蟲所蛀，以爪搔裂瘡口，根敗壞，而『於火之苦觸爲樂者』是得顛倒想也。」〔世尊曰：〕「摩犍提！如是，過去之諸欲爲苦觸，極大熱、大熱惱者也；未來之諸欲亦爲苦觸、極大熱、大熱惱者也；於現在之諸欲亦爲苦觸，極大熱、大熱惱者也。摩犍提！而此等有情於諸欲不離貪、爲諸欲之渴愛所食、爲諸欲之熱惱所燒、諸根敗壞，而『於諸欲之苦觸實爲樂者』。」是得顛倒想也。

摩犍提！譬如癩病者，肢體生瘡、肢體腐爛，爲蟲所蛀，以爪搔裂瘡口、於火坑燒身。摩犍提！如是彼癩病者，肢體生瘡，肢體腐爛，爲蟲所蛀，以爪搔裂瘡口，於火坑燒身，其瘡口則愈增不淨，惡臭腐爛也。然即因諸瘡口之癢感，有某些程度

之悅意，快味而已也。摩犍提！如是，有情實於諸欲不離貪、爲諸欲之渴愛所食、爲諸欲之熱惱所燒、從事追求諸欲。摩犍提！凡如是有情，爲於諸欲不離貪、爲諸欲之渴愛所食、爲諸欲之熱惱所燒、從事追求欲者，則彼等有情愈益增長欲愛，彼等爲諸欲之熱惱所燒也；然即緣於五種欲分，有某些程度之悅意、快味而已也。

摩犍提！汝如何思此：『王或王之宰相，爲具備五種欲分、具足而娛樂者。不捨斷欲愛，不排除欲熱惱，然而脫離渴望之，自心寂靜而住之，或今住之、或將住之。』汝是否見之或聞之耶？〔普行者曰：〕「實無此，卿瞿曇！」〔世尊曰：〕「摩犍提！善哉！摩犍提！予亦未曾見，未曾聞：『王或王之宰相，爲具備五種欲分、具足而娛樂者，不捨斷欲愛，不排除欲熱惱，然而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或今住之，或將住之，或將住之也。』」然而，摩犍提！凡任何沙門或婆羅門，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或今住之，或將住之者，彼等如實知諸欲之集起、滅沒、愛味、過患、出離、已捨斷欲愛，已排除欲熱惱，脫離渴望，自心寂靜而住之，或今住之，或將住之也。」

於是，世尊於彼時發此感興語曰：

無病第一利 涅槃第一樂

聖之八正道 致安穩不死

如是言已，普行者摩犍提白世尊曰：「希有哉！卿瞿曇！未曾有哉！卿瞿曇！卿瞿曇善說此：」

「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

卿瞿曇！予亦聞昔之諸普行者之師，及師中之師之言說：

「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

卿瞿曇！彼之言「與卿之言」一致也。〔世尊曰：〕摩犍提！汝亦聞昔之普行者之師，及師中之師之言說：

「無病第一利，涅槃第一樂。」

「何者是其無病耶？何者是其涅槃耶？」如是言已，普行者摩犍提以手順次捫摸自己肢體曰：「卿瞿曇！此（予身）是其無病也；此是其涅槃也。卿瞿曇！予今實是無病安樂者也，無任何事苦惱予者也。」

〔世尊曰：〕「摩犍提！譬如天生盲人，彼不能見黑色、白色、青色、黃色、赤

色、深紅色，不能見同異、星光、日月。彼聞有眼者言：「卿！此白衣是精巧、美麗、無垢、清淨也。」而彼往求白〔衣〕。他人以污染油塵之粗衣欺彼曰：『喂！人！此是汝〔所求〕之美麗、無垢、清淨之白衣也。』彼領受其〔衣〕，領受已則穿著之，穿著已則悅意、出悅意之語：「卿！此白衣是精巧、美麗、無垢、清淨也。」摩犍提！汝如何思此：是否彼天生盲人能知見、能領受其污染油塵之粗衣，能領受能穿著之，穿著已則悅意、出悅意之聲曰：「卿！此白衣是精巧、美麗、無垢、清淨也」否？或者已信有眼者所說否？」〔普行者曰：〕「卿瞿曇！彼天生盲人實爲不知者、不見者，而領受其污染油塵之粗衣，領受已則穿著之，穿著已則悅意，出悅意之語：「卿！此白衣是精巧、美麗、無垢、清淨也。」〔並且〕已信有眼者所說也。」〔世尊曰：〕「如是，摩犍提！諸異學普行者實爲盲目者、無眼者、不知無病、不見涅槃者，於此又說此偈：

無病第一利 涅槃第一樂

聖之八正道 致安穩不死

其偈依次第展轉至人間，摩犍提！此身由疾所成、由腫所成、由箭所成、由禍

所成、由病所成者也；汝對此疾所成、腫所成、箭所成、禍所成、病所成之身，說：『卿瞿曇！此〔予身〕是無病也；此是涅槃也。』摩犍提！以汝無此聖眼；汝若以聖眼當知無病、當見涅槃也。』

〔普行者曰：〕「對卿瞿曇，予爲如是淨信者：『卿瞿曇能對予之得知無病、得見涅槃之道，即如是對予說法。』」〔世尊曰：〕「摩犍提！譬如有天生盲人，彼不能見黑色、白色、青色、黃色、赤色、深紅色，不能見同異、星光、日月；而朋友、同事、親戚、血緣者爲彼雇請外科醫師。該外科醫師爲彼用藥（治療）。彼以此治療而兩眼仍不能（視），兩眼不能清淨。摩犍提！汝如何思此：『是否該〔外科〕醫師只能有此疲勞、困惱之分耶？』」〔普行者曰：〕「如是，卿瞿曇！」〔世尊曰：〕「如是，摩犍提！予對汝說法：『此是無病也，此是涅槃也。』汝不能知無病、不能見涅槃，其應爲予疲勞，其應爲予之辛苦也。」

〔普行者曰：〕「對卿瞿曇，予爲如是淨信者：『卿瞿曇能對予之得知無病、得見涅槃之道，即如是對予說法。』」〔世尊曰：〕「摩犍提！譬如天生盲人，彼不能見黑色、白色、青色、黃色、赤色、深紅色，不能見同異、星光、日月；彼聞有眼

者言：『卿！此白衣實是精巧、美麗、無垢、清淨也。』而彼往求白〔衣〕，他人以污染油塵之粗衣欺彼曰：『喂！人！此是汝所求精美、無垢、清淨之白衣也。』彼領受其〔衣〕、領受口則穿著之。朋友、同事、親戚、血緣者，爲彼雇請外科醫師給于治療。該外科醫師爲彼用藥（治療），即上吐劑、下痢劑、點眼藥、塗藥油、灌鼻（治療）。彼以此治療，而兩眼得（見）、兩眼得清淨；彼眼已能（視），凡於污染油塵粗衣之欲貪，彼當捨之；彼認定該人非友，而認定爲敵人，甚至欲奪取生命，思量：『友！予實長時被此人以污染油塵之粗衣所瞞、所欺、所誑』〔即：〕『喂！人！此是汝所求之精美、無垢、清淨之白衣也。』如是，摩犍提！予對汝說法，言：『此是無病也，此是涅槃也。』汝應知無病，應見涅槃。於汝眼能〔視〕之同時，於五取蘊之欲貪，汝應捨斷之；汝更應有如是〔思〕：『友！予實長久被此心〔以五取蘊〕所瞞、所欺、所誑也。』予實爲取色之正取者、取受之正取者、取行之正取者、取識之正取者也。對彼時之予、緣取而〔有〕有、緣有而〔有〕生、緣生而〔有〕老、死、愁、悲、苦、憂、腦生成之；如是有此全苦蘊之集起。』

普行者曰：「對卿瞿曇、予爲如是淨信者：『卿瞿曇能對予如此說法，如是予成

爲非盲（明眼）者，能從此座起立。」〔世尊曰：〕「摩犍提！爲此，汝宜親近諸善士。摩犍提！汝若親近善士，摩犍提！汝將聞正法。摩犍提！汝若聞正法，摩犍提！汝隨一切法行。摩犍提！汝若隨一切行，摩犍提！汝將自知自見：『此等是疾、腫、箭也；就此（世），疾、腫、箭則滅盡無餘。予由取之滅，（而有）有之滅，由有之滅（而有）生之滅，由生滅（而有）老、死、愁、悲、苦、憂、惱之滅；如是有此全苦蘊之滅也。』」

已如是說時，普行者摩犍提白世尊曰：「偉哉！卿瞿曇！偉哉！卿瞿曇！正如是依卿瞿曇以種種方便所開示之法，猶如將能扶起已倒者，能揭露被覆者，對迷者告之以道，於黑闇中能持來明燈，使具眼者能見諸色也。予歸依師尊瞿曇、〔歸依〕法及〔歸依〕比丘僧伽。予願得於師尊瞿曇之面前出家，願得受具足戒。」〔世尊曰：〕「摩犍提！凡曾爲外道者、欲依此法、律中出家、欲受具足戒者，彼應於四個月間學習別住之；經四個月學習，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允使受具足戒方可爲比丘身分。但對此，予以其個人之差別而定也。」〔普行者曰：〕「師尊！若諸曾爲外道者，欲依於此法、律出家，欲於此法、律中受具足戒者，應有四個月之學習別住；

經四個月之學習，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允使受具足戒，方可爲比丘身分。予願四年間之學習別住，經四年勵志決心，諸比丘允使出家、允使受具足戒後，方爲比丘身分。」如是，普行者摩健提於世尊之面前得出家、得受具足戒也。受具足戒後不久，尊者摩健提爲獨住者、遠離者、不放逸者、熱情者、自勵而住者；不久之後，良家子正當地由在家而出家成爲無家者，彼於無上梵行已究竟體證，於今生今世自己依通智作證而具足住之，不久，彼證知：「予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此〔輪迴〕狀態也。」具壽摩健提，成爲阿羅漢之一。

第七十六 則陀迦經

如是我聞。——

一時，世尊住憍賞彌城瞿師羅園。爾時，普行者則陀迦與五百大普行衆俱，住於無花果石窟。是時，具壽阿難晡時由宴默起出，對諸比丘曰：「諸賢！予等，爲見石窟，當俱詣天造溝。」彼等比丘應尊者阿難：「然也，賢者！」於是，具壽阿難與衆比丘俱詣天造溝。爾時，普行者則陀迦與大普行衆共坐，以叫聲、高聲、大聲談論種種〔非出離〕之富生論。即如：王論、盜賊論、大臣論、軍論、怖畏論、戰爭論、食物論、飲物論、衣服論、臥具論、華鬘論、香料論、親族論、車乘論、村里論、鄉鎮論、都城論、地方論、婦女論、勇士論、街路論、瓶取水處論、先亡論、種種異性論、世界起源論、海洋起源論、如是有無論等等。普行者則陀迦見具壽阿難正從遠方而來。見已，令自己之會衆靜止：「諸賢！令聲細，諸賢！汝等勿作聲。此沙門瞿曇之弟子沙門阿難，即將〔向此〕前來。沙門瞿曇之諸弟子住於憍賞彌者，此沙門阿難爲其中之一也。彼具壽好細聲、被導於寂靜，爲寂靜之稱讚者也。(予)想

彼已得知肅靜之衆會在此而來也。」於是，彼等普行者成爲沈默者。爾時具壽阿難至普行者刪陀迦處。於是，普行者刪陀迦對具壽阿難曰：「賢者阿難請進！賢者阿難善來！賢者阿難終於作此安排，即來到此處；賢者阿難請坐此特設之座。」具壽阿難坐於所施設之座，普行者刪陀迦亦取一卑坐於一面。

具壽阿難對坐於一面之普行者刪陀迦曰：「刪陀迦！汝等是爲何論說而共（此處）耶？又，汝等會談爲何中斷耶？」（刪陀迦曰：）「賢者阿難！予等坐此所談，令止之！其話對賢者阿難爲非難得，於後亦將聞也。對賢者阿難於自己師尊處之法語，請現示之，則實爲幸甚也。」阿難曰：「若然，刪陀迦，諦聽、善思念之！予將說之。」普行者刪陀迦應具壽阿難曰：「如是，賢者！」具壽阿難曰：「刪陀迦！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說此等四種非梵行住及說四種非安息之梵行；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但不得正理、善法也。」（刪陀迦曰：）「賢者阿難！又，何等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四種非梵行住？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耶？」

〔阿難曰：〕「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爲如是說、如是見者：『無^①布施、無供犧牲、無供養、無善惡業果報，無此世界、無他世界，無母、無父、無化生有情，無沙門、婆羅門。由正行、正行道者，於世間，自己依通智自作證教化此世界、他世界。此人爲四大所成，命終後，地進入、還歸地，水進入、還歸水，火進入、還歸火，風進入、還歸風。諸根併入虛空。四人擔死者而行，彼輿牀爲第五，於〔至〕墓地之間，〔雖〕諸句讚嘆死者〔功德〕，被死者知之，〔火化後〕〔屍骨〕成爲灰白色，犧牲祭〔物〕終於成灰，對愚鈍者之教說，即此布施；凡任何說死後之存在者、彼等是虛偽、虛妄、戲論。諸愚者及諸智者皆由身壞，斷滅之、消失之；死後無所有。』其時，刪陀迦！智者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爲如是說、如是見者：『無布施、無供犧牲……乃至……死後無所有。』」若此尊師之語是真實，則以予之未曾作，於此已作也；以予之未曾完成，於此已完成也。於此而論我等兩者同等得沙門位也。然予不說：「兩者由身壞，則皆將斷滅之、消失之，死後將無所有。」又，此尊師實是過度之裸形、禿頭、蹲踞行、拔鬚髮、（出家勵志修梵行）者，而予爲忍住於多子之林、（在家非梵行）者，受用迦尸國之栴檀、持用華鬘、塗香、脂粉、受用金銀，

而予共此尊師，死後將（再生）同等之趣者也。予何所知、何所見，而欲於此師處修梵行耶？」彼已知：「此是非梵行住也。」因此彼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爲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一非梵行住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但不得正理、善法也。

復次，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爲如是說、如是見者：「〔無論②如何傷害他人之事〕、其作者、令作者、切者、令切者、烤者、令烤者、令愁者、令疲勞者、戰慄者、令戰慄者、殺者、令殺生者、令不與取者、穿入家者、掠奪者、盜竊者、立路傍（搶劫）者、通姦者、妄語者、〔如是〕作者，令作者無罪惡。又，以利劍輪將此大地上之生類，作成一肉團、一肉山，由其因緣無有罪惡，亦無有罪惡之果報。又，行於恆河之南岸，害之、殺之、截之、令截之、烤之、令烤之、由其因緣無有罪惡、亦無有罪惡之果報；又，行於恆河北岸布施之、令布施之、祭祀之、令祭祀之、由其因緣無有功德、亦無功德之果報；依布施、調御、自制、實語、並無功德、亦無有功德之果報。」

刪陀迦！其時，智著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如是說、如是見者：〔無論如何

傷害他人之事，」其作者，令作者……乃至……無有功德之果報。』若此尊師之語是真實，則以予之未曾作，於此而論爲已作也；以予之未曾完成，於此而論爲已完成也。於此我等兩者，得同等於沙門位也。然予不說：『〔予等〕之放任作〔業〕，多無罪惡。又，此尊師實是過度之……乃至……修梵行耶？』彼已知：『此是非梵行住也。』因此彼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二非梵行住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復次，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爲如是說、如是見者：「有情^③之雜染爲無因無緣；由無因無緣而諸有情被雜染。有情之清淨亦無因無緣；由無因無緣而諸有情被清淨。無力、無精進、無人之勢力、無人之勇猛、一切有情、一切生類、一切有類、一切有命者，無自在、無力、無精進，而由〔宿世〕命運、〔階級〕結合、〔自性〕而轉變；於六種階級感受樂苦。」

刪陀迦！其時，智者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如是說、如是見者：「有情之雜染爲無因無緣……乃至……感受樂苦。」若此尊師之語是真實，則以予之未曾作，於

此而論爲已作也。以予之未曾完成，於此而論爲已完成也。於此予等兩者得同等沙門位也。然予不說。『〔予等〕兩者由無因無緣而清淨之。又，此尊師實是過度之……乃至……修梵行耶？』彼已知：『此是非梵行住也。』因此彼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三非梵行住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復次，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爲如是說、如是見者：「^④此等七身是非所作者，非屬所作者之類，非所化作者，非使化作者，〔如〕石女，〔如〕山頂不動，如石柱住立〔不動〕也。彼等不動、不變易、互相無害、無互相之爲樂、爲苦、或爲樂苦也。何等爲七（身）耶？地身、水身、火身、風身、樂、苦、命，此等〔爲七身〕也。此等七身是非作者，非屬所作者之類，非所化作者，非使化作者，〔如〕石女，〔如〕山頂不動，如石柱住立〔不動〕也。彼等不動、不變易、相互無害、無相互之爲樂，爲苦或爲樂苦也。此處無殺者、或令殺者、或聞者、或令聞者、或識者、或令識者。凡以利劍斷頭，任何人無奪取任何人之生命。只是在七身之間隙揮過刀劍^⑤而已。此等^⑥成見經過百四十萬六千六百之胎（生）、有^⑦五百（種）業、五

業、三業、一業、半業。六十二道跡，有六十二中劫，^⑧六階級，^⑨八人地，〔經歷〕四千九百之生活（職業）法、四千九百之普行法，四千九百之龍住處，二千根。有三千地獄，有三十六塵界，有^⑩七有想胎、^⑪七無想胎、七（節）繫胎，七天、七人、七鬼、^⑫七湖、^⑬七山、七百山、七崖、七百崖，七夢、七百夢、有八百四十萬大劫；其間愚者、智者輪迴已、流轉已、將至苦之邊際。然其處無有：『予依此戒、或誓戒、或苦行、或梵行、對未熟之業，予將使偏熟之；對已熟業，次第受報而予將結束〔有漏業〕。』實無如是〔之事情〕。樂與苦是以斗定量也，輪迴亦有〔定量之〕限制，於此無增減，亦無盛衰。猶如糸綯持線頭於高處投下，裂開而線脫之至解完爲止；如是，愚者及智者輪迴已、流轉已，而將至作苦之邊際也。』

刪陀迦！此智者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爲如是說、如是見者：『此等七身……乃至……將至作苦之邊際也。』」若此尊師之語爲真實，則以予之未曾作，於此而論爲已作也；以予之未曾完成，於此而論爲已完成也。於此予等兩者得同等沙門位也。然予不說：『〔予等〕兩者流轉已、輪迴已、將至苦之邊際也。』又，此尊師實是過度之裸形、禿頭、蹲踞行、拔鬚髮（出家修梵行者），而予忍住於多子之牀（在家）、

受用迦尸國產之栴檀、持用華蓋塗香、脂粉、受用金銀，而予與此尊師死後將是同趣者也。彼時予何知、何見、而欲於此師處修梵行耶？彼已知：『此是非梵行住也。』因此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四非梵行住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519 刪陀迦！此等是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四種非梵行住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刪陀迦曰：〕「希有哉！卿阿難！未曾有哉！卿阿難！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四種非梵行住，正是非梵行住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卿阿難！又，何等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四種非安息之梵行；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耶？」

〔阿難曰：〕「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爲一切知者、一切見者，自認智見無餘〔而言〕：『予之行、住、眠、寤、智見時常繼續現起。』彼入空屋，又不得食物，

又被狗咬，又遇惡象，又遇惡馬，又遇惡牛……又彼問女及男之名及姓，又彼詢問村里鄉鎮之名及道路。彼正是：「此爲何耶？」之問者：「予應入空屋，故予入之也。」予不應得食物，故予不得也；「有人」應被狗咬，故予被咬也；「有人」應遇惡象，故予遇也；「有人」應遇惡馬，故予遇也；「有人」應遇惡牛，故予遇之也；「有人」應問女及男之名及姓，故予問之也；「有人」應問村里、鄉鎮之名及道路；故予問之也。」刪陀迦！於此智者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爲一切知者，一切見者……乃至……故予問之也。」彼已知：「此是非安息之梵行也。」因此，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一非安息之梵行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復次，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爲傳聞者，以傳聞爲眞者也，彼依傳聞依輾轉相傳，依聖藏之教而說法。刪陀迦！爲傳聞者，以傳聞爲眞者之師，亦有善憶念、亦有惡憶念；亦有如者、亦有異者也。刪陀迦！其時，智者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爲傳聞者、以傳聞爲眞者；彼依傳聞，依輾轉相傳，依聖藏之教而說法。依傳聞

者，爲眞者之師，亦有善憶念、亦有惡憶念；亦有如者、亦有異者也。」彼已知：『此是非安息之梵行也。』因此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二非安息之梵行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復次，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是理論家、審察家，彼被理論所錘敲、隨順審察而行，依自己辯才說法。刪陀迦！理論家、審察家之師，亦有善理論、亦有惡理論；亦有如者、亦有異者也。刪陀迦！其時，智著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是理論家、審察家，彼被理論所錘敲、隨順審察而行、依自己辯才說法；理論家、審察家者，亦有善理論、亦有惡理論；亦有如者、亦有異者也。』彼已知『此是非安息之梵行也。』因此，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三非安息之梵行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復次，刪陀迦！於此，有一類師是遲鈍者、極愚者也；彼因遲鈍、因極愚，處處以問題尋問之，以致言語混亂，（回答）「如」^⑭ 魚亂竄（難捉）；「對予非如是；

對予亦非如是；對予亦非異是；對予亦非：『無也。』對予亦非：『非無也。』刪陀迦！其時，智者作如是深慮：「此尊師實是遲鈍者，極愚者也……乃至……對予，亦非『非無也』。」彼已知：『此是非安息之梵行也。』因此，厭惡此梵行而離去。刪陀迦！此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第四非安息之梵行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

刪陀迦！此等是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四種非安息之梵行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刪陀迦曰：）「希有哉！卿阿難！未曾有哉！卿阿難！依彼世尊、知者、見者、應供者、等正覺者所說之四種非安息之梵行，正是非安息之梵行也。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不住（錯誤之）梵行。或雖住之，亦不得正理、善法也。卿阿難！於其處，智者宜盡可能住（正確之）梵行，住之，可得正理。善法者；彼師是何說者？何論者耶？」

刪陀迦！關於此，如來、應供者、等正覺者、明行具足者、善逝者、世間解者、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覺者、世尊。彼於此天之世界……乃至……自知、自

證而教導……乃至……示梵行。或爲居士、或爲居士子、或爲其他族姓之再生者、以聽聞其法……（〔中部經典第五十一經〕如遊行者經如是所廣說）……彼由於捨此等五蓋——心穢，慧羸，離諸欲，離諸不善法，有尋，有伺，由離生喜樂，成就初禪而住之。刪陀迦！於彼師、弟子證得如是優異殊勝，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住於（正確之）梵行。住之，則得正理、善法也。復次，刪陀迦！比丘由尋伺之止息……乃至……第二禪……第三禪……第四禪、具足而住之。刪陀迦！於彼師、弟子……得正理、善法也。

彼如是，於心得定、偏淨、清白、無穢、離隨煩惱、柔軟、適（合作）業、住立、已得不動，彼心向於居住隨念智。彼對種種居住能憶念之。即如：一生、二生……乃至……如是，共行相、共境遇，種種居住而憶念之。刪陀迦！於彼師、弟子……得正理、善法。彼如是於心得定、偏淨、清白、無穢、離隨煩惱、柔軟、適業、住立、已得不動，彼心向於諸有情之死生智。彼以清淨超人之天眼，觀諸有情之正在死、生者。貴賤者、美醜者、幸福及不幸者……乃至……知諸有情各隨其業而受報。刪陀迦！於彼師之弟子……乃至……得正理、善法。彼如是於心得定、偏淨、

清白、無穢、離隨煩惱、柔軟、適業、住立、已得不動，彼心向於諸漏盡智。彼如實知：『此是苦也。』……乃至……如實知：『此是漏盡之道也。』彼由如是知、如是見故，由欲漏而心解脫，由有漏而心解脫，由無明漏而心解脫；於解脫有『已解脫』之智；彼知『（予）生已盡，梵行已立，應作已辦，不更受此〔輪迴〕狀態也。』刪陀迦！於彼師、弟子證得如是優異、殊勝；於其處，智者盡可能住於（正確之）梵行。住之，則得正理、善法也。

〔刪陀迦曰：〕「卿阿難！彼比丘爲阿羅漢、諸漏已盡者、修行成滿者、所應作已作者、棄諸重擔者、逮得己利者、有結滅盡者、正智解脫者，彼受用諸欲否？」（阿難曰：）「刪陀迦！凡彼比丘爲阿羅漢、諸漏已盡者、修行成滿者、所應作已作者、棄諸重擔者、逮得己利者、有結滅盡者、正智解脫者，彼不可能是此五種狀況之實踐者：即漏盡比丘不可能故意奪取生類之生命，漏盡比丘不可能取不與者而被稱偷盜，漏盡比丘不可能從事淫法，漏盡比丘不可能故意說妄語，漏盡比丘不可能於欲受用貯藏物，如以前爲在家者。刪陀迦！凡彼比丘爲阿羅漢、諸漏已盡者、修行成滿者、所應作已作者、棄諸重擔者、逮得己利者、有結滅盡者、正智解脫者，彼不

可能是此等五種狀況之實踐者也。」

〔刪陀迦曰：〕「又，卿阿難！凡彼比丘爲阿羅漢、諸漏已盡者、修行成滿者、所應作已作者、棄諸重擔者、逮得已利者、有結滅盡者、正智解脫者、彼於行、住、眠、寤時，智見時常繼續現起：『對予，諸漏已盡耶？』」「阿難曰：」〔爲此，刪陀迦！爲汝說喻；有關此，依喻有一類智者，善知所說之意義也。刪陀迦！猶如人之手足截斷者，彼於行、住、眠、寤時，時常繼續〔呈現知見〕手足已截斷；並且於省察時知：『予之手足是已截斷也。』刪陀迦！如是，凡彼比丘爲阿羅漢、諸漏已盡者、修行成滿者、所應作已作者、棄諸重擔者、逮得已利者、有結滅盡者、正智解脫者，彼於行、住、眠、寤時、時常繼續〔現起智見〕諸漏已盡，並於省察時知：『對予，諸漏是已盡也。』」

〔刪陀迦曰：〕「卿阿難！於此法、律之先導者，其數爲更多耶？」〔阿難曰：〕「刪陀迦！且說於此法、律之先導者，不祇百、不祇二百、不祇三百、不祇四百、不祇五百、乃至有更多。」「〔刪陀迦曰：〕「希有哉！卿阿難！未曾有哉！卿阿難！實不舉讚自教法，又不輕視他教法；又於處（契機）說法，又有爲數更多之先導者被

524

認知。然而，此等邪命外道是無子女人之諸子，只稱揚自己等，輕視他人等；祇告知三位先導者，即：難陀越闍，基沙山吉闍，末伽梨瞿舍羅。

是時普行者刪陀迦呼自己之會衆曰：「諸賢！去矣！梵行住是在沙門瞿曇處；今我等不易於利養、恭敬、名聲偏捨之！」實如是，此普行者刪陀迦遺散自己之會衆，於世尊處行梵行。

註第四十一

①杖罰所護之女人。(saparidanda)依佛音註：「往如是女之處者，即構成如是之罪。明示其名、家或道，爲定罰之女人。即由與其女之交往而得罰之所定的女人。」

第四十一

①「有明」(vedalla)《曇中船經典》註第九之③。

第四十四

①無有渴歎，慚愍中船經典一，註無九之③。

②身體莊住見(sakkāya-ditthi)，正體德身見。於此，所謂正體，普通執爲自我。執其自我者，執爲常住不變之存在而稱謂見。

③我、色都(rūpavantam vā attānam)悉皆註此，以我爲色，而釋論「如木以持蘿。」

第四十五

①「復法(dhammasamādāna)」之意，法者，於此指對於行現在之般，及未來之果報。

第四十七

①「相等於凡夫者」以原語tammayā譯之，在字義為「其程度者」，依佛音sat-anpho訛「持渴愛者」之意，指不覺悟之凡夫。

②「黑口俱備」以原語Karhasukhasappatibhāgīn譯之。北傳此處為「除黑口」。

第四十八

①「復歸」者，是vutthāna的翻譯，是由罪的復歸。示知復歸之罪，想是指僧殘(sanghādisesa, SK.sanghavasesa)以下之罪，其等於一定的時間謹慎別住，或由悔罪，或由血口的告白，許准復歸於僧伽的罪。

第四十九

①婆伽(Baka) | 梵天之個有名，因梵天很多，各有個定之名。

②「生物」參照中韶經典一、註第一句^④。

③「照耀一切處」原文^३sabbatopabham，佛道^४sabaso pabhāsampannām譯爲「黑光耀一切處，長部第十一經最後偈之始，有與此同義句。但在此有sabbato paham學者間有異譯，如板本幸男譯註所示，其意義同爲「光輝」或「偏通」之謂。

第五十

①「疋多羅」(無類者)vidhura依「去負擔者」之義而譯的，於suttanipata 996頁「無帶者」之意，即譯爲「無類者。」

②增地獄ussada突出之意。故附加突出大地獄之四門故，關於增地獄參照俱舍論頌疏卷十一等。

③「起出取」原文vutthānimam此語之構造不明，以遷羅皇室出版本，在本典本及註譯本均有vutthānam，乎從此譯之，註釋本釋此vipaka-vutthānam vedanam(由果報起出取，)此比大地獄之

苦更苦者也)。

④毘 (kanha) 比惡魔。

⑤此語參照經集註釋之三三六頁。

⑥此下之語中部卷三十七經中有。

卷五十一

①密林(gahana)巴利聖典協會出版註釋本有gahana(取著)其釋義及見次文，還是gahana較正確，密林者，如密林深茂之幽暗，應為衆生被深重罪惡所蔽，不易脫出之意。

②顯露處(uttānaka)以人為密林，以獸類罪淺露於表面。卻易防禦之意。

③以下之文參照中部第六十經。

④最高者，以brahmabkūta體之。

⑤以下對此節參照中部經典I。

第五十四

①「依多種」(nānattasita)在此釋，意為依五種欲分(pañca-kāmaguṇa)。次「依一種」(ekattasita)指第四禪之捨。想起前者於感情情緒等處中性(即捨受)，後者擔心完全平靜狀態(行捨)。

②火坑(aṅgārakāsu)廿一部第11十一經釋爲灰窰。

第五十五

①耆婆迦養童子(jivaka-komārabkacca)，耆婆迦是「有壽命者」之意，養童子是「依依王子給而所養」之意，依傳述是姪婦所生之子。捨而被王舍城無畏王子拾養故稱耆婆迦養童子。捨時還有命，故稱爲「有壽命者。」後成爲名號，北傳有譜尊耆婆迦王，童子諸王耆域等。

第五十六

①漉酒人 參照中部經典第11十五經、註②

②麻洗 參照中部經典第11十五經、註③

③意著天 (manosatta) 於生前，意有執著者之往生處。

④以下四制戒文 sabbavārivārito sabbavāriyuto sabbavāridhuto sabbavāriphuto 之取第十一經亦有同文。vāri譯水之齋，如之「廻此意義，予亦依此意而譯之」。第十一以至照這樣即不通，vāri屬於其次，見有vārita 之有略，不如本文譯之。但依佛音註以水爲vāri、vāraṇa (柯訛押) 也。第十一以至解據後者之意或然亦說不知。原來此句，本來是和完全同文亦是不明白。現在著那教典中柯訛此句，未嘗記。如北傳漢譯亦未曾見。故本來如何意義，如何文句以不得明瞭。予即如本文譯之，並附記佛音之註。

⑤以「鶯敵對者」於原文柯譯 paccanikātabbarñ 奴達迦譯 pscsnkñ kātabbarñ 譯之。

⑥罪惡 (okara) 此譯，於原譯不誤，中華經典一 (原文一 1 五頁)，予處用avakār 來翻，譯墮落。王德音註譯avakār-añ迦義譯，同時併記 lāmakabhāva (罪惡) 也。我在此取其後者之譯，而爲罪惡。北傳有相應於此者有「生死」，以合其次之穢字，故有「生死穢穢」。想是原文之文字，故唯有如此之譯。

⑦度一切 (vessantara) 佛音疏此度會欲無惱 (rāgādi-visama) 有牽強之嫌。vessam 吹 vissam (拔薩 visam) (1 積) 同來的解爲度一切者甚難開釋。vessantara 吹出本生故事中菩薩之名，(南傳本生經最後者) 南傳之註釋vessa 生於市鎮之 (莊武族) 括vessa-antara 吹鶯 (生於庶民族間) 此亦是牽強附會之譯。說爲從度一切

者之德而來大聖讚歎。

(8)「薩拔薩」(pannachhaia)罷戰勝而終。

(9)「無七但」(isisattama)禦去大佛之次，釋爲第七佛，以第七仙稱釋尊。

(10)「提毘明」(tevija)者，謂得憶宿命智、天眼智、漏盡智。迦羅門類比此，示爲通三吠陀。

(11)「槃梵天」(Brahmapatta)者，信梵天爲最高者，「信梵天者，信爲達最高者，如達梵天，如是達最高者」
之類。

(12)破城希鞞(purindadassa sakkassa)佛音以purindada譯「與最勝之法施者。」sakka~~或~~sakya(有可能者
之意)其意義無多大關係，但在譯語，當然可近於本來之意譯之。

(13)譯爲無畏，據迦羅門類王版本有appabhita巴利聖典協會本有appahina恐是錯譯。

(14)應亦供養原語yakkha譯之，此語北傳音譯爲普通夜叉，非天、非人，爲毘沙門天之從屬者，此語俗語之原解
釋✓yaj由(供養)之語來的，爲應供養之意。怕此頌亦豫想其意義想不出，於此而譯之。

第五十七

(1)進入請看中部無七經註①。

第五十八

①「共其他三人」(atta-catuttha)其文字之意即「以第四爲頭」，最細目以外有三人。

第五十九

①古八段 日利聖典協會本，此處有atthasatam vedanāsatam pi 遷羅迦葉正鑒本及日利聖典協會本相應部之原文。atthasatam pi vedanāsatam 諸譯有atthasatam vedanāsatam 說明。沒有vedanāsatam satam 說明，故依遷羅迦葉正鑒本翻譯如本文。

第六十

①無戲謔法 (apannaka-dhamma) 翻此譯語參照南傳藏11十八 註①於此panna譯pañca大譯，pañca譯parpanca大譯同意義。予亦從此譯之，曰panna或譯pañca大譯，pañca或譯parpanca本來均是「擴大」之意，因此從多岐互意，多岐互迷譯論之意想可釋爲戲謔。然不取此panna或譯pañca譯變，可見此panna(羽，葉)益轉變。即於羽於葉二者均爲多數故apannaka可譯解爲「二又或不分爲多數」之意，可見是不多岐指根本一道，即中道。佛音常註

aviruddha(無讐)advejhagāmin(不交讐)ekānsāgahika(攝於一匣)ナ前，panṇak解爲羽、葉，但原語之意結果是回譯。

②此說參照張詮譯[1]經[1]七中始譯四十一經第七十六經等。

③「蹠」(dus)此[2]巴利聖典協會本及譯羅摩翻出版本及本典亦無，註釋本之譯羅皇室出版本有應取其有的之義。

④說有論和(athikavāda)與前著之無戲論和(nathikavāda)。

⑤「莊荅」原文作karato默長作karoto莊荅作karontassa莊荅即譯作

⑥此說長部第11經[1]〇·廿始譯七十六經等參照。

⑦「捉」apānakam前面譯爲戲謔，此用譯副譯，不多歧如前註①，用譯副譯故譯「捉」。

⑧以下參照中始譯五十一經。

第六十二

①如來參照中始譯[1]十五經註③。

②「麁生俗。」日利聖典協會本之此處有而後有又麁羅皇家出版本前後一致，故前者誤字是不容致疑。

③乳葉樹 (*khirapannī*) 以此樹葉狀如乳而得名。

④改良蘆 (*ropima*) 此或依移植使生長之意而譯之。

⑤那羅耆 (*nārācca*) 簡的一種，何物不詳。註釋亦無說明。但此簡用於狩獵等在本生故事三九七意生獅子本生譯。

⑥夾竹桃葉箭 (*karavirapatta*) 此怕是由其形似夾竹桃葉故名之。

第六十四

①取眼 (*sakkāya-ditṭhi*) 中論第十一經回註②第四十四經註②。

②隨睡 (*anusaya*) 中論第九經註①。

③劫盡界 (*amata-dhātu*) 照好譯者為不死界。

第六十五

①原文有 *khurakāya* 據麁羅家出版本等譯 *khurakāsa* 謂之。

②王德範(rājaguna)依佛音註、王欲騎馬渡水，馬怕毛之毛被水濕，將王落入水中而不渡，王持馬毛以超速力地越過，得如此而稱王德藝。

③王種能力(rājavamsa)依覺音註，在任何時候乘者於敵地而不落，謂有如歸來之能力。

④飾環，原文valiya或譯valaya，見與(頸環、腕環、腰環、等環狀之飾品)同，故為飾環。見遷羅皇室出版本**有**baliya亦同。

第六十六

①「我」於北傳不作爲「我」而爲「比丘。」

②「比丘之父死」[K]H (bhikkhusa ātu māri etc.)依佛音註「有父母爲給父母食物故不得於夜行乞、因父母死、於夜行乞」之意義。於北傳不爲「死」，且有「令是沙門父母早死，今是沙門種族絕滅」[K]。

③削減見中部第二經註①

④「鳥群」原文kakātīdāyin有(與甚多鳥)想是「任鳥所啄〔食〕」之意。遷羅皇室出版本註有kākātipāyin此想是「鳥來飲甚多水」之意，誰是正確雖是不明，結果多同意義。予仍如本文譯之。

第六十八

①或者(eka)佛音註爲ekacca。依阿毘達磨集異門足論等之說明，「或者應令受用」，如法之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等。「或者應令忍受」乃身心之苦痛等。「或者應令遠離」乃惡象、惡馬等、株機毒刺等，坑塹崖谷等，惡友等。「或者應令除卻」乃已起之欲尋、恚尋、害尋等。然，此等受用、忍受、遠離、除卻之四，稱爲四依(apasena)。北傳中舍非四、乃五(所除、所用、所堪、所止、所吐)也。

②北傳爲是處非「其故」。特別舉其理由「如來唯此身故，又因六處故，又因壽命故。」

③如(tathatta)如是之事，本來之意思可譯爲眞如、乃正覺之內容。但此語本來謂「如是」之意思，於此亦譯爲「如是」，其意思可見是指命終往生者之前所修及死後之運命。奢如馬斯卿之英譯及北傳漢譯者，如其意義，予唯見更深一層之意義譯爲「如」。

第六十九

①「說易」(suvaca)也對彼說，彼善容取之，因此對彼之他即說易也。其次「說難。」(dubbaca)者，即其相反。

②「勝法、勝律」(abhidhamma, abhinivaya) 指翻譯經典之論藏與律藏，此應不甚適當，此仍然是「勝法、勝遊」最應解釋佛教之法與律之意義。

第七十

①「祇生蘇廿」原文pariyogāya 聲牒與翻譯本有pariyogayha 後者比較正確。

②「應興隆」原文有trumhaniyam 聲牒與翻譯本有rūhaniyam 又翻譯作rohaniyam 不鏽是由✓uh來的。

③「有依」(upādisesa) 參蘇廿始無十經註①。

第七十一

①「業論者」(ksmavādin) 有作用論者(kiriyavādin) 普遍之邪命外道者，是自然論者，即不承認業，又不承認靈魂之作用者，唯命一人昇天乃承認業者，是(業論者)，承認靈魂之作用者，是(有作用論者)之意。

第七十二

①如來(tathāgata) 蘇廿部] 十五經註③。

②隨跋『*anusaya*』見中部第九經註^⑩。

第七十二

①進入(*upasampadā*)見中部第七經註^⑦。

第七十五

①「*出間破壞者*」原作bhūnahuno。遺譯皇室出版本亦同，可見此乃由bhūman-hut(半圓犧牲者)而來吧！然在麁羅皇室版註釋本作bhūnahanaassa，此註解爲bhavudhino martyādakārakassa有(以害繁榮、作規制者)，此似由bhūman-han(殺世間者)來的。半採用此而譯之，結果得與前者同義。無論如何bhūma因很久以來既誤寫爲bhūna。北傳漢譯爲「敗壞地」應是bhūma-han點之。然想不着漢譯，應見爲bhūna。由bhūta-N誤寫。

第七十六

①此說參照中部第四十一經、第六十經、長部第111經111(南傳六)。

②此說參照中部第六十經，長部第十一經一七。

③此說參照中部第六十經，長部第十一經一〇。

④此說，參照長部第十一經，二六。

⑤以上長部第十一經舉拘陀迦栴延之說，以下後半是舉拘薩羅末加黎力說。

⑥此說，參照長部第十一經，一〇。

⑦「五百業」從舉者註是他人個人的見解無可意義。五業是從五根而有故，三業是身，口，意三業。一業是身與口各一業。半業以意兼總半業。

⑧「大薩級」見中部第六十經。

⑨八人地(āṭha-purisabhūmiyo)都，捺訥mandā(默滅)，曷訥khīḍā(遊戲)，威訥vimāṇa(飛車)，ujugata(圓丘)，
sekha(跡)，僕訥ssmāṇa(僕)，jina(盡都)，Panna(曬)。

⑩七釋蟲(satta-asāñīgabbha)都，捺訥sāli(米)，yava(穀)，godhūma(小穀)mugga(糞)，kangu(糞)，
varaka(糞)，kudrūsaka(一種穀物糞)。

⑫ 七處祇kannamunḍaka, Rathakāra, Anotatta, Sihappapātaka, Tiyaggala, Mucalinda, kūṇāladaha。

⑬ 「三」區叉祇pavutā(祇)。祇詰ganthika(編)，或乃編織之三，祇叉三山祇parvata(山)。Pab.

bata)或曰parvan(名)，捨於三pavuta祇pabbata(祇)。

⑭ 五山 亦詰或祇祇 | 繩 || 乃 || 一 |

中 文 索 引

—一劃—

一家受食者	30, 79	大梵天	54
一切依之棄	201	大目犍連	63, 64, 230, 248
一切行	302	三衣	93
一切見者	311, 261	三行	22
一切知者	260, 261, 311, 312	三結	238, 239, 240, 241
一日三浴行者	80	三十三天	6, 293
		三聚	21
		三明	135, 260, 261, 282

—二劃—

人中之獅王	134
八支聖道	20, 21
八正道	298, 299
八人地	310
七正法	95, 96, 98, 99
七百崖	310
七百夢	310
七夢	310

—四劃—

不還位	259
不苦不樂受	23, 24, 25, 149,
	150, 251, 253,
	286, 287
不解者	199
不瞋恚心	84
不殺生	102
不善法	13, 24, 31, 84, 97, 151, 157,

—三劃—

口罰	117, 118, 120, 122, 123, 124	158, 161, 162, 164, 170, 200,
大拘稀羅	10, 18	207, 215, 217,
大地獄	69	223, 235, 315

不兩舌	104	——五劃——	
天人師	1, 8, 81, 97, 155,	他化自在天	6
	289, 314	白衣者	76
少淨天	6	外道弟子	121, 129
化生者	200, 201, 238,	世間解	1, 8, 81, 97, 155,
	239, 241, 274,		289, 314
	275		
化樂天	6	尼拘律園	94
王種能力	213	甘露界	200, 201
王德藝	213	甘露門	92
火坑	108, 109, 294,	出入息	22, 180, 181,
	295, 296		185, 187
六階級	310	四種制戒防護	123
六解處之地獄	69	四大所成	306
心穢	84, 170, 315	四天王天	61
心解脫	13, 186, 201	正見業	86, 281
心解脫果	13	正解脫	213
心解脫者	186, 201	正思惟	20, 21, 158, 159,
五下分結	89, 92, 196, 197,		162, 163, 166
	198, 200, 201,	正精進	20, 21
	238, 239, 240,	正道者	6, 74, 75
	241, 274, 275		
五種欲分	151, 223, 232,	——六劃——	
	233, 293, 294,	自在	58
	295, 297	自性	163, 164, 308
牛行者	137, 138, 139,	地界	181
	141	地獄	2, 4, 8, 9, 27, 29,
			31, 37, 38, 66

	69, 70, 86, 136,	吉祥草	31, 80, 81
	165, 281, 310	吉祥天女	55
行界	14	百八受	150
行具足	99, 289, 314	多受經	149
行取蘊	19	在家之結	262
行之集	267		
行之滅	267	——七劃——	
色究竟天	6	定期食	79
色取蘊	19	究竟智	239
色之集	267, 292	車頭聚落經	226
色之滅	267	那羅伽波寧	234
有恚	139, 140	那羅伽波寧村經	234
有恚界	140	那爛陀	117, 123, 124,
有爲	21, 287, 317		126
有因論者	166	見者	4, 5, 37, 38, 39,
有學經	94, 95		54, 86, 92, 114,
有上心	280		115, 138, 139,
有情生死智	171		156, 163, 164.
有對想	91, 152, 200, 225		165, 166, 167.
有明小經	19		168, 169, 189,
有明大經	10		190, 237, 238,
存在之滅	168, 169		239, 240, 241,
存在之物	181, 182		242, 261, 269,
成壞劫	85		281, 283, 284,
成劫	85, 280		285, 286, 305,
妄語者	3, 4, 5, 37, 38,		306, 307, 308,
	39, 104, 159,		309, 310, 311,
	160, 307		312, 313, 314

見之結縛	267	法眼	127
見之稠林	266, 267	法授	19
身見	20, 196, 197,	法性	46
	198, 199	非時行	244
身業	48, 118, 119,	非時食	83, 216, 250, 251
	174, 175, 179	非想非非想處天	6, 153, 225
身根	14	非法行	2, 3, 49
身證者	205, 254, 255	非梵行住	305, 307, 308,
身罰	117, 118, 120,		309, 311
	122, 123, 124	明行具足	99, 189, 314
戒禁取	196, 197, 198	定根	256, 257
戒聚	21, 83, 84	定聚	21
邪見業	86, 281	定心	280
邪命外道	262	阿毘浮	58, 59
沙門性	172, 173	阿羅漢	75, 142, 155,
我見	3, 5, 216, 268		157, 158, 161,
我所見	268		162, 165, 166,
我慢	185		253, 254, 262,
妙高山	72		273, 281, 303,
			316, 317

——八剉——

拔鬚髮行者	31, 80	狗行者	137, 138, 139,
長爪經	283	狗行者經	137
無穢	81, 156, 158, 306	拘薩羅	1, 155, 234
東方毘提訶	72	拘留孫	64, 66, 67, 68,
乳葉樹	192		69, 70
忿惱	231	受取蘊	19
明具足	99	受之集	267

受之滅	267	眞實語者	82,113
空心解脫	16,17	真人	198
兩舌者	3,5,37,38,39, 105	宴坐	188,189,215
		宴默	10,172,181, 188,290,304
——九劃——			
苦蘊	231,232,233, 235,301,302	根門	95,96,98,245
苦之集	86	哺多利	101,102,107
苦滅之道	86,194,208	哺多利經	101
苦之滅	86,194	高廣	279,280
迦尸	249,306,311	俱分解脫	204,205,254
迦蘭陀迦尼婆波	19	娑婆主梵天	229,230
信解脫者	254,255,256	般涅槃	89,92,169,201, 238,239,240
思察經	42	倦怠	66,235,236
枳吒山	249	恐怖林	63
枳吒山吧經	249	衰法	287
臥棘刺行者	31,80	——十一劃——	
毘舍離	88,92,260	貪隨眠	24,197
度使	65,67,68,69,70	第三禪	32,85,97,170, 207,223,224,
重闔講堂	260		315
首陀	131	第四禪	85,97,170,207, 223,315
恒河	277	第七仙	135
持律	133	第二禪	32,85,89,97, 152,170,207
——十劃——			
眞實語	82,104,113, 261,262		

	223, 224, 315		197, 198, 301
捨心解脫	91	欲樂	40, 78, 108, 151,
菴婆蘂林教誡羅	172		223
睞羅經		欲漏	86, 171, 208, 316
教誡羅 羅大經	180	梵行者	48, 82, 175, 177,
寂止	13, 50, 267		231, 243, 274,
寂靜	15, 82, 84, 135,		275, 276, 277
	149, 194, 200,	梵行住	192, 193, 305,
	201, 247, 254,		306, 307, 308,
	255, 256, 269,		309, 311, 318
	292, 293, 294,	梵衆天	6
	295, 297, 304,	梵天界	53, 72, 279
寂靜心	84	梵天請經	53
鹿子母講堂	70	貪著	114, 284
掉舉	84, 235, 236, 244	貪欲	3, 5, 37, 38, 39,
常蹲踞行者	31		43, 44, 77, 78,
常位行者	31, 80		81, 83, 84, 86,
淨行者	82		95, 96, 105, 169,
婆蹉衝多	260, 264, 272,		167, 168, 169,
	278, 282, 281		170, 171, 185,
婆蹉衝多火〔喻〕	264		235
經		兜率天	6
婆蹉衝多三明經	260	袈裟衣	82, 219, 220, 221
婆蹉衝多大經	272	理論家	313
婆蹉姓	260, 262, 264,	惛沈睡眠	84, 235
	271, 272, 278	執著	22, 169, 284,
欲染	151		285, 286
欲貪	14, 20, 50, 196,	密林	76, 77

殺生	2, 4, 37, 38, 39, 82, 103, 113, 116, 123, 159, 190, 272, 289, 290, 291, 307	虛空無邊處	168, 247, 254, 255, 256 6, 91, 152, 200, 201, 225
殺生者	2, 37, 38, 39, 103, 159, 160, 289, 290, 291, 307	虛無論者	158
粗惡語	3, 5, 37, 38, 39, 82, 272	無色之存在	13
粗惡語者	3, 37, 38, 39	無取著	169, 284, 287
量因	17	無所畏	127, 135, 274, 275, 287
無畏王子經	143	無所有處	12, 17, 92, 153, 201, 225
無爲	230	無所有心解脫	16, 17
無因論者	165	無上士	1, 8, 81, 134,
無依	136, 223, 243, 244, 245, 246, 247	無上心	155, 289, 314 280
無害	5, 17, 90, 114, 115, 309	無常想	185
無學	213	無相觸	23
無願觸	23	無相心解脫	16, 17
無戲論經	155	無熱天	6
無恚	5, 17, 90, 114, 115, 140	無煩天	6
無恚界	140	無明隨眠	24
無色	13, 166, 167,	無明漏	86, 171, 208, 316
		無量光天	6
		無量淨天	6
		無量心解脫	17, 16
		無漏	7, 99, 111, 261,
			273, 281

最高者	77, 78, 81, 86,		281
	169, 170, 171	惡趣	2, 4, 8, 9, 27, 29, 31, 37, 38, 66
最後身	134		
最勝知見	206, 207		86, 102, 104,
最上諦	256		105, 106, 165
勝法	247		158, 162, 165,
勝律	247		168, 238, 241,
跋陀利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81
		惡生	2, 4, 8, 9, 27, 29, 31, 37, 38, 66, 86, 106, 165, 158, 162, 165,
跋陀利經	202		168, 241
給孤獨園	8, 10, 33, 42, 53, 149, 180, 188, 196, 202, 264	惡不善法	97, 159, 161, 165, 294, 295
		惡魔	54, 55, 60, 61,
等正覺者	42, 45, 60, 61, 64, 65, 67, 68, 69, 74, 75, 81, 88, 89, 90, 92, 97, 133, 155, 170, 289, 305, 306, 307, 308, 311, 312, 313, 314		62, 63, 64, 68, 72, 73
		善惡業	156, 158, 306
		善行	5, 45, 86, 157, 158, 161, 162,
			164, 165, 281,
			293
		善見天	6
		善現天	6
惡行	5, 86, 97, 157, 158, 161, 162, 164, 165, 280,	善趣	2, 6, 9, 31, 32, 39, 68, 86, 159, 163, 166, 281

	297		92, 107, 108,
善逝	1, 8, 78, 81, 97, 135, 180, 197, 216, 218, 219, 221, 282, 287, 289, 314		109, 110, 168, 169, 194, 200, 201, 222, 267, 269, 273, 274, 275, 281, 287,
善法殿	71		302, 316, 317
發勤精進	97, 246	源盡法	287
黑白俱備	45	慈意業	48
渴愛	13, 19, 136, 200, 201, 273,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慈口業	48
		慈心解脫	90
		慈身業	48
		慈悲心	2, 4
提婆達多	143, 144, 145	愚癡	48, 134, 203,
焰摩天	6		204, 205, 212,
普行者	74, 260, 262, 264, 271, 272, 278, 283, 284, 287, 290, 291, 292,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塚間衣	217, 220, 257 80
		罪惡	127,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4, 166, 307, 308
		聖火堂	289, 290
		聖者之律	206
		聖藏	312
超人法	206, 207, 247	業盡者	162, 163, 262
		極光天	6
——十三劃——		意所成	167
減盡	7, 43, 44, 88, 89,	意著天	122

意罰 117, 118, 120,
122, 123, 124

想受滅 64, 153, 226

想所成 167, 168

想之集 267

想之滅 267

愛樂 169

愛盡解脫 71

預流果 52

預流者 240, 241

過慢者 106

感興語 297

—十五劃—

緣生 127, 287, 301

樂受 23, 24, 25, 149,

150, 251, 252,

253, 286, 287

調御丈夫 1, 8, 81, 97, 155,

314

熱惱 103, 104, 105,

106, 267,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廣果天 6, 58, 59

慧解脫 7, 13, 99, 111,

205, 254, 261

—十四劃—

漏盡智 171, 208, 316

漏之集 86

漏之滅 6

對論 13, 120

障礙法 96

精進根 256, 259

種想 91, 152, 200, 225

塵界 310

毒行 15

厭離 181, 182, 183,

267

慚愧 82, 216

慧解脫果 13

慧根 256, 257

慧聚 21

慧贏 315

瞋恚心者 3, 37, 39

瞋隨眠 24, 25

摩犍提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摩犍提經 289

摩羅迦子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優婆夷	127, 128, 129, 204, 217, 241, 242, 274, 275, 278
摩羅迦小經	188	優婆塞	7, 9, 19, 25, 26, 112, 116, 125
摩羅迦大經	196		126, 127, 128,
增上慧學	52		129, 141, 148
增上戒學	52		171, 204, 240,
增上心學	52, 95, 97, 98, 99		241, 271, 274 276

——十六劃——

隨信行者	205, 254, 256, 257	優波離	117,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隨法行者	205, 254		130, 131, 136
隨眠	23, 24, 197, 198, 267	優波離經	117

——十八劃——

——十七劃——

禪思者	66	瞿師羅	47, 304
糞掃衣	31, 80	睢尼師經	243, 244
優陀夷	149, 150, 215,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十九劃——	
		壞劫	85, 280
		壞法	287
		鶺鴒經	215
		顛倒想	296

離繫派	117, 118, 119,	魔訶責經	63
	121, 122, 126,	歡善林	293
	127, 128, 129,		
	130, 145		

識取蘊	19
-----	----

識無邊處	6, 12, 17, 91, 92,
	152, 153, 201,
	225,

識無邊處天	6
-------	---

魔訶責經	
歡善林	293

—二十三劃—

顯露處	76, 77
-----	--------

—二十五劃—

觀想	20, 21
----	--------

—二十劃—

警寤	95, 96, 99, 245,
	246

覺者	42, 45, 60, 61,
	64, 66, 67, 68,
	69, 74, 75, 81,
	88, 89, 90, 92,
	97, 133, 136,
	155, 170, 238,
	240, 241, 289,
	305, 307, 306,
	307, 308, 309,
	311, 312, 313,
	314

—二十一劃—

雞園	88
攝心	279